

第一章

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

怎么所有的飞禽走兽，纷纷往北窜飞？

张家全站在山腰的矮林前，困惑地向西麓眺望，居高临下，俯瞰小漳河河谷一带，无缘无故地感到心神不宁。

也许，是飞禽走兽的北避，引起他某些联想吧！

当然，这种联想决不会是好的联想。

在记忆中，自懂人事以来，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似乎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了。

天灾、人祸。

饥荒、瘟疫、刀兵、流血……

除了死亡，还是死亡，死亡。

潞安府、沁州，短短的廿年中，人口从一百廿万，减至目前的廿三万，这是说五个人中死掉了四个，其中还不包括出生的人。

他就是在战乱中出生的，十八年来，他始终在死亡中挣扎。

正式换朝换代，还不足四年。

流寇、太行山贼，把这一带搞得烟消火灭，前后廿几年，他就是在血流成河中长大的。

然后，是金虏的铁骑光临。

然后，金虏被称为满州。

然后，又称为大清朝。

结果，他的脑袋前半部披剃光，后半部头发编成一条小猪尾巴，而且发根剃掉一寸宽的边。

他不敢不剃不留，因为山西巡抚大人申朝纪，所公布的皇榜，高悬在州衙的公布栏内，写得明明白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在南方，剃发令晚颁了十几年。

他当然要留头，只好不留前半部腊袋的头发。

以往，大男人谁肯花时间去结辫子？

但现在头发只有一半，要是不结辫子，那像什么？

顺民，就是这个鬼样子。

说顺民，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是奴才。

大清皇朝自皇帝以下，都只有一种人：奴才。大官们是大奴才，小官们是小奴才，全是奴才，只有一个主子。

他一身猎装，手中有弓，腰间有猎刀。从八岁起，他就在太行山数千里山区狩猎，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度过。

家，那只是十余间破败的古老房屋，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他的母亲，是他在九年前，他老爹披征入潞王府当差后一年，派到太原一带打仗时去世的。

那一年，他正好十岁。

十余间破败的房舍，只有他一个十岁的小孩。

人，都死光了。

天下太平了，州城西隅的兴文街张宅，就剩下他一个人，因此，他更少回家了。

张家的东面不远处，是原来的州学舍，目前除了断瓦秃垣，已经看不见一栋像样的房屋整条兴文街，真正完好的房屋，不会超过十家。虽则太平已经三四年，仍然是满目疮痍南方仍在打仗，这里，官兵民壮不时向土匪强盗出动围剿。

一般说来，大事不生，小事不断，太平的气象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庄稼收成好，市面正以快速的脚步复苏。

顺民的日子还满好过的，只要不造反，不叫什么勤王、不高呼大明皇朝万岁，就可以活得愉快。

他看过满州人、蒙古人，不怎么样嘛，还不是一样的面孔？和他一样，一个鬼样子，实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话他听不懂。

山下，是至太原府的官道。

官道沿小漳河河谷上行，在六月盛暑的炎阳下，平时车马往来不绝，商旅往来络绎于途是了，这条官道不对劲。

前后十里地，鬼影俱无，没有车，没有马，甚至没有一个步行的旅客。

怎么一同事？

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怎么官道上竟缱鬼影俱无？当然不对劲。

“我得下去看看。”他向自己说。

挟了弓，他分枝拨叶向下走。

这里群山起伏，往南卅余里是州城。

沁州是直隶州，直隶太原府。下面这条河叫小漳河，也叫西漳或浊漳，发源在北面数里的滑山。

这是说，官道过了滑山西麓，便离开小漳河谷了。

滑山东麓还有另一条河，甲河。

小漳河流经州城西面两里地，也叫铜河。

滑山一带，飞禽走兽特别多，有豹、有熊、也有虎。兵荒马乱数十年，人都快死光了，飞禽走兽真是满坑满谷。

所以，他成了业余的猎户，日子相当好过，他的猎猛兽技巧，在方圆千里内找不出第二固。

他老爹张昆山，廿年前景武林的悍将，江湖亡命的代表性人物，绰号叫四海潜龙。流寇的第一号悍将飞天虎傅群，兵败郑州带了十六名悍贼，在卫辉府拦路抢劫，不幸虎劫龙自取灭亡，十七名巨寇片刻间横方圆三丈地。

闾王李自成，曾经出赏格黄金千两购买他的头。

四海潜龙成家之后，返回老家沁州，从此有了妻儿、有了家累，也从此任人宰割，先是成为民壮的小队长，然后被编入潞王府的亲卫军。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是四海潜龙。兵赴太原之后，太原不久沦陷，他从此失了踪，是否已经阵亡，谁也不知道。

总之，四海潜龙曾经在国破家亡时，确曾为大明皇朝尽了一分心力。

天下太平了，虽然南方仍在打仗，大明皇朝仍在孤臣孽子手中撑持，北方的确正大踏步向太平盛世迈进。

可是，十年来，张宅的老主人四海潜龙，依然音讯全无。

这也就是张家全不肯离开故乡的原因，他眼巴巴地等候老父归来团聚。

十年的数千里狩猎生涯，他也从儿童成长成青年。

茹毛饮血，出生入死，他不但体格健壮得像一头成长的豹，性情也像豹，甚至也具有豹的嗜血性。

降下一道山梁，他突然向草丛中一钻，形影俱消。

这就是豹，发现猎物或劲敌时，悄然隐伏待机，与猛虎大吼大叫的特性完全不同。

三个育衣人，正悄然潜行，越过前面的树林，悄然登上可俯瞰五皇外山脚下的官道，在山脊潜伏在草中，向下面指指点点，低声商量。

两男一女，两个中年男人不是顺民，没剃头，梳了道士髻。

假使披官兵或捕快捉佐，砍下脑袋，发髻正好用手提，提到州衙可以领到十两银子赏金天下太平了，人口少，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麦子。

这就是一条命的价码：十石麦子。

女的穿紧身骑装，青布包头，仍是官府所谓的“汉装”（严禁说明装）。

汉人（不许说明人）实在也很可爱的，不知是那一位仁兄自我解嘲，说汉人做顺民的条件是：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因此，死了以后，入棺可以穿明代衣冠，墓碑也沿袭旧制云云。

女不降，也是迫于现实。

把汉家女人强迫穿旗装放天足，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要叫一个女人放天足丢掉裹脚布，她宁可去跳河。

女人如果都死了，男人岂不都去拿刀枪拼命？

四海潜龙如果不是有了妻儿，恐怕至今仍是做啸天下的亡命。

这位女的相当健美，身材高挑，眉目如画。

天气热穿得少，骑装紧身更显得玲珑剔透，该高的高，该窄的窄。总之，这是一位年近双十，成熟健美的可爱女郎。

至于她腰带上插着的宝剑，和腰间的沉甸甸百宝囊，可就不怎么可爱了，那是可怕的杀人家伙。

两个中年人相貌堂堂，一双虎目冷电森森锐利极了，一佩刀一挂剑，全身绽发出强悍、冷酷、机警等等慑人的气息。

“真不妙。”那位佩刀的中年人说：“戒严，不是好兆头，可能走漏了风声，要不就是咱们有了内奸，披奸细出卖了，不然怎会戒严封市？”

“不可能，周叔。”骑装女郎语气中充满自信：“咱们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在太原潜伏的河东三杰绝对可以信任，沿途传讯的太行三仙更是铁血男儿……”“可别忘了，他们本来是太行山最凶残的悍匪首领。”挂剑的中年人苦笑：“把虎豹的斑毛刮掉，仍然是虎豹。”

他们放下屠刀不过五六年，扮成玄门弟子便称起仙来愚弄人，只要有人给他们重赏，要他们去挖他老爹的坟，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拿起锄头来干。扬姑娘，你找来的这些所谓忠义铁血之士，还真是些人才。”

“吴叔，晚辈已走投无路，怎办？”骑装女郎无可奈何地说：“能找得到的人，就是那么几个。”

要不是河东三杰肯仗义代为找人，晚辈恐怕连一个人都找不到呢！有些人听说要抢救的人是家姐，一个个变色而走……”

“这就叫树倒砑塌散。”周叔摇摇头：“怪也该怪令姐不该攀龙附凤嫁给龙子龙孙，怪也该怪朱家皇朝的贵胄们太争气了。”

令姐夫山阴王在蒲州，老实说，真心真意同情他的人，就没有几个。

算了吧！不提这些，规在这条路上戒严，官兵都睬在各处蔽地理戒备，显然已走漏了消息，你打算怎辨？”

“周叔，晚辈已六神无主。”

“那……依我看，还是暂且放弃在这条路上抢救的计画，到前途去候机。此至京师迢迢数千里，下手的地方多着呢。”

“周兄，夜长梦多。”吴叔断然反对：“多拖一天，多一分凶险，对方戒备也就日益森严，绝对不能拖。”

“吴兄，你的意思……”“必须在弥州以北动手。”吴叔沉声说：“潞州府城有满狗一位参领兼城守卫，有一千五百名八旗兵，很可能派一两个佐领率兵马护送南下，咱们那有机会抢救？所以，势在必行“好吧！咱们等河东三鲢赶来，再商议行止。杨姑娘，这就前往会合处，先前往看看天色。”

“好的。”杨姑娘向北面丛山一指：“越过前面的峰腰，山脚下有条小溪就是会合处。”

“不走大道，你认识方向知道怎么走吗？”

“以这座山为指标，大概错不了。”

三人掩起身形，绕山而走。

张家全隐身在廿步外的树林内，他耳力极为锐敏，三人的话虽则声音甚低，但他听了个字字入耳，心中一动，决定看看究竟。

原来是戒严，有官兵藏在山林内，难怪走兽飞禽纷纷离去。

小溪就是甲河的源头，向东流。一山两河源，一向东一向西流，复在三百里外会合，同是漳河的支流。

山谷中小溪会合口，溪旁搭建了一座猎人度宿的小茅屋，屋前站着一位满脸横肉，穿道装的中年道人。

道人背负七星剑，手中有拂尘，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远远地目迎向下降的周叔三男女，鹰目中有阴森的笑意。

“飞云道长怎么来了？”急急奔到的周叔颇感不悦：“官道戒严，是怎么一回事？”

“平常事，周施主。”飞云老道阴笑：“你要知道，这次山西地区朱家诸王孙进京朝圣，是极为重大的事。

山西巡抚申狗官重责在身，为免沿途发生意外，戒严颇为正常。要知道这些王孙学家进京，库藏与眷口一同动身，施主可知道有多少人，打库藏的主意？再说，山西的民众，对这些混帐王孙可说恨之入骨，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变故？

诸位请进屋里歇息，贫道当将沿途所获的消息，与诸位参详，也可让杨姑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吴叔突然一拉周叔的手膀，炯炯虎目狠盯着虚掩的柴门，警觉地将剑挪至趁手处。

“飞云道长，你一个人来的？”吴叔冷然问。

“怎么啦？”飞云老道狞笑问。

“屋子里。”吴叔向柴房一指。

“江南剑客吴剑虹，果然名不虚传。”飞云老道闪在一旁：“老江湖见微知着，佩服佩服。呵呵！屋子里有几位施主，诸位当不至于陌生。”

“什么人？”周叔沉声问，已看出警兆。

“诸位进去就知道了。”

扬姑娘脸上涌规惊讶的神色，举步向柴门走去。

“且慢！”江南剑客伸手虚拦：“去不得，退！”

屋内突然传出三声金铃响，柴门自启。

江南剑客大吃一惊，拉了杨姑娘急退。

“慑魂谷慑魂仙姬蔡红妨的慑魂金铃。”他脸上有恐惧的神情：“这妖道出卖了我们，杨姑娘，快退……”柴门闾处，出来了两名一身桃色衣裙的少女，佩剑挂囊清丽出尘，一看便知是侍女。

“走不掉了，吴兄，来不及啦！”周兄的刀按上了刀靶：“咱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听她们摆布，或者全力生死一拼。”

又出来了两名相同打扮，相同装束的侍女。

香风入鼻，红影入目。

随后出来的火红色劲装女郎，红得像一团火，长得也像一团火，成熟女人的体态极为撩人，可惜劲装却带来刚强与威严，令人不敢亵渎，不敢想入非非。

“周三爷不愧称江湖怪杰八方刀，对江湖情势了解得相当清楚，知道走也走不掉。”红衣女郎微笑着说，笑容极为动人：“其实，慑魂谷的人并非洪水猛兽，没有什么好怕的，本姑娘也讲理，是不是？”

“蔡姑娘，你们……”杨姑娘惶然叫。

“扬姑娘，你不要怕。其实，本谷的人前来，与你抢救令姐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慑魂仙姬的确没有敌对的神情流露。

“你是说……”

“这次进京受改封的王孙，共有五位王爷与两名管理，五座王府的库藏，也一同搬运进京。

三位道长已经答应与本谷合作，一方面救令姐，一方面要取库藏的百万金珠宝玩。杨姑娘，你不会反对吧？”

“这……我不但不反对，还得谢谢你们。”扬姑娘戒心尽除，感激地说。

“不过，有意夺取库藏的人，不只本谷这一批。据本姑娘所知，不下五批之多，其中有五行堡冯家、一别庄沈家。

所以，我希望你江南剑客吴剑虹大侠、八方刀周方大侠，与及由姑娘你直接合作的河东三杰，与本谷的人采联合行动，诸位意下如何？”

“我的天，你们这些妖魔鬼怪，都一窝蜂赶来发国难财！”江南剑客叫苦不迭：“你说，我们有选择吗？”

“恐怕没有了。”慑魂仙姬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都是有基业的人，不怕满人报复？”

“你说过，这是发国难财，发国难财必须把握时机。目前他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打天下，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故分心，正是大好良机，一旦天下太平，机会就永不会来了。所以，这件事让本谷来耽心吧！”

“在下无需耽心。”江南剑客苦笑：“反正吴某孤家寡人一个，国破家亡，过一天算一天，谁知道那一天丢头送命？”

“你阁下如果不肯合作，就会立即丢头送命。”慑魂仙姬语气充满威胁。

“我知道，好吧！我听你的。”江南剑客屈服了。

“周兄，你我一剑一刀，在水深火热血流飘杵中闯荡过，像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蚱蜢，飞不了你，蹦不了我。”八方刀也见机表示意向：“你既然认了，我还能逞英雄？就算是多闯一次刀山，将命运付之上苍吧！看来，慑

魂仙姬，主事人非你莫属了。”“当仁不让。”慑魂仙姬做然地说。

“好，芳驾有何计策？”

“本姑娘可以概略的告诉你们。”

“在下恭聆高见。”

“人马到了这一段行程，先半日将发生些少耽误，必须晚一个半时辰左右，不能及待赶到沁州宿站，约黄昏待光抵达此地附近，也正是动手的好时机。详细行动计划，日后自知，反正还有半天工夫，正好从长计议。诸位，谕进。”

柴门关上了，飞云老道隐身在屋角的树林警戒。

张家全悄然退走，懒得过问这些人的闲事。

山西全境朱家的龙子龙孙很多，以浑王支系与代王支系为主。

以此地来说，除了潞安王之外，还有沁源王的食邑与襄垣王的食邑。

潞安王失效鏊，已在去年初披解送至太原囚禁。

六合王朱效奎、山阴王朱廷理，也在三月初在蒲州被俘。

这些朱家皇朝的龙子龙孙，自下在太原受到颇为周到的招待，甚至王库的金珠宝物，也一同解送太原归各王掌管。

满人此举在于安抚人心，鼓励大明的官民投降。

山西巡抚申朝纪，就是标准的汉奸。他本人对朱家皇朝的子孙并无好感，但秉承主子的意思，把这些投降或被俘的王亲国戚，招待有如贵宾，也因此而继续把那些逃匿的龙子龙孙引诱出来，一一请到太原享福。

张家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感到兴趣的是沁州父老的安全。

这些家伙如果在沁州境内劫人劫财，那么，沁州的人（州辖沁源、武乡两县）可就惨了，将会有不少无辜人头落地，至少一年之内不能脱离军管。

他向南退走，一面走一面思索该如何把这些人赶离州境，让他们到潞安以南去行凶。

绕过一处山脚，蓦地，他站住了，手一动，右手多了三文鹰翎箭。

他从箭袋抽箭的手法，速度骇人听，似乎那不是抽动，而是变戏法般变出来的。

他的一双冷电四射的虎目，不转瞬地狠盯着前面廿步外的一丛丈高的擢木。

久久，声息俱无。

他屹立如山，在烈日下丝纹不动。

久久，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

“这小子够机警、够沉着。”树丛中有人说话：“年轻人有这种修养，真不简单。安老，该咱们出去了。”

踱出两个灰袍老人，居然剃了头留了猪尾巴，所佩的剑古色斑烂，各背了一只小包裹。

“喂！”那位山羊胡出现斑白的人，向对面荆棘丛挥手示意：“冯堡主，你们也该现身了吧？”

出来了七个人，五男两女。

为首的中年人虬髯戟立，虎目炯炯有神。

四位长随皆是所谓熊黑之士，一位穿黑劲装美若天仙冷若冰霜的少女，和娇美的十五六岁俏女婢。

七男女清一色佩剑，长随各携有一只包裹。

一主四仆，皆剃了头留了辮，戴了后来被称为瓜皮帽的六合帽。

主人的紫衣长衫，外面加了件正在流行的所谓马褂，其实是原来很少人穿的褚子，型色与皮背心一样，只是不是皮制的。

张家全并不是对外面的情势一无所知。

他在太行山区数百里内狩猎，与那些土匪强盗、逃兵流民，避祸的浪人、寻仇的武林高手，难免有所接触。

返家度年节，也与州城的人和旅客交往，多少也了解一些脉络。

可是，对那些远道的高人，就所知有限了。

不久之前，他曾经听慑魂仙姬谈及五行堡冯家。

那是北面平定州摩天岭的一座堡，万山丛中的一处严禁外人接近的绝地。

堡主指断魂冯威，有名的江湖亦盗亦侠的巨擘，也不是绿林强盗。

总之，什么都不是，威震江湖名号响亮。天下大乱期间，他成了暴发户，五行堡真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

据江湖传闻，这家伙是替八旗兵带路攻掠山西的汉奸，得了不少好处。

另一个传闻，说他与军机处的飞龙队有密切的往来。

流寇蹂躏天下期间。满人的飞龙队入关秘密活动，就与五行堡的人取得谅解订了密约云云。

飞龙队是对外的称呼，对内称“龙飞”，取龙飞九五的意思；满人在入关之前，便已有龙飞九五的野心了。

张家全曾经到过摩天岭，但不曾见过冯堡主。看了这位冯堡主的像貌，猜想一定是指断魂来了。

“不是咱们要等的人。”冯堡主含笑缓步而来，神情倒还友好：“两位老哥大概早就发现冯某了，现在才打招呼，是不是有欠妥当？”

“呵呵！咱们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那位寿眉入鬓的安老怪笑：“老实说，从太原跟来的人，人同此心，见者有分，当仁不让。”

山西的财富，两百多年来，几乎全集中在全境十七王府的库藏内，好不容易来一次大搬运，不趁机捞一笔，才是天下一等一的大笨瓜。”

“所谓捷足先登。”留山羊胡的老人也怪笑：“呵呵！咱们中条二孤老如果向你这位地主攀交情，那还有咱们的分？这小辈虽然不是你我要等的人，但看他的装束……”“是本地的猎户。”冯堡主接口。

“所以，一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安老说。

“对，很有用。”冯堡主点头同意。

黑衣女郎冷森森的凤目，有了些柔和的光芒流露，对冷然屹立的张家全，显然甚有好感“人是老朽先看到的。”安老明显地自命是得主。

“真的呀？”冯堡主笑笑：“别忘了，冯某是地主，喧宾夺主，像话吗？”

“五行堡比老朽的中条山孤谷，近不了两百里。”

“够近了，安老。”

“哼！”

“不要哼，安老，你无法证明是你先看到的，这样吧，一同问消息，不伤和气如何？”

中条二孤低声商量片刻，小有争执。

“好吧！樊老哥也同意了。”安老最后说：“为了各方利益，先由老朽问

如何？”

“冯某尊重两位老哥的意见，请吧！”冯堡主大方地同意了。

反正双方都在扬，先问后问都是一样，双方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中条二老满意地一笑，并肩向廿步外的张家全走去。

张家全仍然屹立如故，韶并未搭上弦，虎目冷然注视两个狞恶奸笑的老人接近。

他不知道中条二孤老是何来路，也不知道中条山有这么一座孤谷。

“好雄壮的小伙子。”安老邪邪地笑：“呵呵！你是本地人？”

“不错。”他沉静地点头。

“是猎户？”

“不错。”

“贵姓呀？”

“姓张。”

“张，大姓嘛，呵呵！大名是……”“家全，一家安全的意思。”他多说了几句，可能是有感而发：“可是，天灾人祸整整荼毒了二十年，家不但不能全，甚且家亡国破，我的名字实在取得太奢望了，所以遭到鬼忌神妒，哀哉！”

“小朋友，破家的不只你一个人。”

“我知道，万家哭，但我不怨天尤人。”

“好！有志气，你在这附近猎到了些什么？”

“今早才来的，未发现该猎的畜生。”他意有所指，畜生两字说得十分刺耳。

“附近曾经有人走动，对不对？”

“不错。”他又懒得多说了。

“看到些什么人？”

“有男有女。”

“在何处？多少人？”

“那边。”他向后一指：“你们自己可以去找。”

“你不必打猎了。”安老掏出一锭碎银：“给你，带我们去找。”

“抱歉，我不是花子。”他断然拒绝。

“不要就算，但你一定要带我们去。”

“为何？”

“因为我们要你带。”安老偌大年纪，说话却霸道得很：“先别忙，可以把那些人的长像、人数、或者特征先说来听听。”

“无可奉告。”

“什么？你拒绝说？”

“不错。”

“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一定的。”安老几乎要跳起来。

“十几年来我活得好好地，一点也没不耐烦。老人家，你不要活得不耐烦，不要惹我，你们走吧！”

“可恶！没有人敢在我绝孤安乾面前，用这种口吻向老夫说话。”安老真冒火了。

“现在你碰上一个了。”

“该死！”

他在山中狩猎，十几年来过的是弱肉强食生活，本身就带有三分兽性，几乎也将对他怀有恶意的人看成猛兽，那种面对威胁就会无情攻击的冲动，随时都可能发作。

安老真不该引发他的兽性，尤其不该伸手扣他的手肘，更不该毫无顾忌地直接徙正面冲上贴身。

一声弦响，他双手齐动，如何将箭搭上弓的？

连旁观的自力超人高手冯堡主也未看清。

“哎……”安老的惊叫随弦声发出，伸出的手掌穿着一支韶，箭贯穿掌心，锋尖距安老肩并不足三寸。

这是说，韶已穿透两尺以上。

近身发韶，势不可能，但事实俱在。

安老急退两步，快速地折断箭捍。

“樊老哥，毙……毙了他……”安老拔韶厉叫：“我……我的右手……”樊老大吃一惊，立即超越上扑。

弓弓拉满，镞尖在阳光下闪闪生光。

“冲上来！”张家全沉声叫。

相距仅五六尺，樊老惊骇地止步。

箭的速度本来就快得自力无法看到，相距似乎伸手可及，矢尖正对着胸口，任何人也无法避开这一箭，怎能冲上来？

冯堡主大感吃惊，七个人身形一闪，便到了三丈外，却不敢再接近抢救，也无法抢救。

“樊老，退！”冯堡主沉着的嗓音传到：“这是三个力的弓，任何高明的气功也抗拒不了近距离的攒射。这位小老弟动了杀机，小心。”

安老握住血淋漓的手，老眼中放射出怨毒无比的光芒。手掌被箭贯穿，这痛楚真可以令人发疯，但老家伙居然忍受得了，连哼都没一声。

樊老脸色铁青，极不情愿地向后退。

“小老弟，出手伤人，你是不是太狠了？”冯堡主背着手，若无其事地走近，说话和颜悦色：“这是不公平的，你知道吗？”

“你的指责，是真的吗？”张家全也和颜悦色反问。

“小老弟，你知道我所说不假。”

“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甚至是一个昧着良心说话的人。”

“噢！你……”冯堡主光火了。

“你明明知道那老家伙的手上有鬼，他那一抓存心要抓裂我的肩肘，我射伤他的手，可说是最公平的事了。本来，我有权一箭射死他的。站住！你靠得太近了。”

“你怕我接近？为何？”

“我不信任你。”

冯堡主在丈外止步，仍然背着手，眼中的异光一闪即没，笑容令人心安。

“此时此地，你不信任我是人之常情。”冯堡主一点也不生气：“你以为我是他们一路的？”

“你是吗？”

“你认为如何？”有身分的人，说话一定很技巧，不会直截了当肯定地回答，冯堡主也不例外，因为他是有身分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他们一路的，最好不要惹我。”

“你很厉害。”

“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而是你必须权衡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猎户，双肩担一口，死了拉倒。而你呢？算了，到此为止。”

他向后退，拉满的弓开始松弛。

“小老弟且慢……”冯堡主含笑举手相招。

这瞬间，突变已生。

一道肉眼难辨的淡芒，从冯堡主的手中逸出。

黑衣女郎身形急射，好快，但见黑色的淡淡人影迎面射来，廿步空间一闪创至。

谁会料到一个含笑招手的人突出杀着？

张家全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怎知人心险恶？刚发现不对，迎面飞来的淡芒已经及体淡芒体型小，对面看更细小，决不是肉眼所能及待发现的，何况对方在神色上，看不出丝毫敌意，即使事先有所防备，也来不及了。

是细小的针形暗器，奇准地贯入右肩井。

黑衣女郎到了，飞扑而上。

啪一声响，大弓坠地。

一声怒吼，张家全的左手仓猝间吐出一掌。

“啪！”接住了黑衣女郎伸来的右手。

张家全只能用上三成劲，右半身似已废了，力道大打折扣，左手能发三成劲已经不错了闷哼一声，身躯急向后倒，感到整条左臂一阵麻。

奇怪的，令他气血涣散的怪劲，自女郎的手传入他的掌心，触电似的立即传抵身躯，震力也像怒涛般涌到，把他震得向后急倒。

黑衣女郎仅身形一顿，随即飞跃而上，纤手疾伸，要下手擒人。

灰影自草丛中电射而出，不像是人，倒像是鬼魅幻形，一闪即至。

“哎呀……”黑衣女郎惊呼，被一阵神奇的劲道震得向后飞退。

“什么人大朋……”冯堡主怒吼，一跃而上。

灰影抓起了张家全，一闪便远出三四丈外，再一跃便进入密密麻麻的树林，一闪即逝。

冯堡主的轻功十分惊人，但比起灰影来，却又像小巫见大巫，差了一大截。

侍女急掠而至，扶住了摇摇欲倒的黑衣女郎。

“小姐，怎……怎么了……”侍女惊问。

“扶我行功引气。”黑衣女郎脸色泛青：“气机受到震撼，气血不……不顺……”冯堡主悚然止步，不敢追入林中。

樊老随后纵到，也止步不迫。

“冯堡主，是……什么人？”樊老心有余悸：“好快的身法，极像传说中的流光遁影，老朽竟……竟然来不及看清。”

“一个灰衫老人。”冯堡主的自力比樊老锐利得多：“鬼影功，可能是专和江湖朋友捣蛋的鬼谷老人。他应该死在六七年前开封围城战役的，但这人的轻功的确极像他的鬼影功。”

“如果是这老鬼，咱们有麻烦了。”樊老打一冷战：“这老鬼天生的冷血，下手不留情。快看看令媛受伤的情形，或可看出这人的武功路数。”

黑衣女郎，是冯堡主的爱女冯秀秀，在江湖闯荡了四五年，已经年华

双十，依然小姑独处，仍在江湖耀武扬威，绰号叫黑牡丹。

当她穿起高贵的黑缎绣白云纹滚边衣裙待，高贵得像一朵牡丹花，但由于黑白分明，并非吉服，所以也有人戏称之为丧门女霸。

冯秀秀的伤并不重，气血未能归流而已，这是受到强劲力道重击，对方的内功深厚，所造成的最普通震伤，无法看出对方的武功路数，只要定下心神，运气行功引气血归流便可恢复原状。

冯堡主要留下等候爱女行勿，樊老只好急急扶了绝孤安乾，匆匆离开找地方裹伤。

“在四周戒备。”冯堡主向四长随与侍女小春下令：“任何人接近，杀无赦！”

第二章

五天前，太原府城张灯结彩，全城军民喜气洋洋。

巡抚大人申朝纪，率领文武官员，欢送车队出城，场面十分感人。

车队是故明的藩王与及王府的眷口、辎重，其中包括王府的库藏。

山西已结束军管。

山西各地共有十七位藩王，全部集中在太原，受到新朝官吏的优待，聚居在原来的晋王府。

年初接到摄政王的圣旨，着令山西巡抚将故明各藩王护送入京。

因安顿故明朱家子孙的府第皆已先后建妥，各地藩王必须进京就第，由朝廷恩养，该封爵的封爵，该封官的封官，朝廷对故明的子孙是极为宽大的。

改朝换代，满清人比汉人更讲人道，不追究朱家子孙的既往，希望自下在南方负隅顽抗的南明诸王，赶快投降共享富贵。

山西朱家的龙子龙孙甚多，有些已经战死，有些已经潜逃，有些投降，有些披捉，自下仍有十七个王，八名管理。

预定分三批护送入京，这是第一批。

第一批是蒲州以南地区的藩王，其中包括潞王系的潞安王朱效镛、六合王朱效銮、保定王朱效金（双贝首）、沁源王朱效否（金旁）、清源王朱效滔（金旁）、宁宣管理朱霭会（金旁）。

代王系的有山阴王朱廷理、隰州管理朱廷羽（金旁）。

效字辈是潞王系的第八代，廷字辈是代王系的第七代，焘字辈是第八代。

这是说，朱家皇朝在山西的子孙，祖先排辈二十代中，仅传至第七及第八代，就天仓告终，两百余年的江山，拱手让与满清人。

护送至京，该走平定州出真定府。

但南走潞州的理由，是给山西以南的民众看，让这些故藩王经过他们以往的藩地食邑，让百姓们知道大清皇朝对故明的王族是多么的宽大、多么的够仁义，甚至让王族们，带走他们搜括两百多年的金银珍宝库藏。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宜，让当地的百姓为历史作证。

护送的官兵，由山西镇守使，威武大将军所属的一位满州佐领、一位蒙古佐领、一位汉军骁骑校，率领三百铁骑护送南行。

另有一队所谓游骑兵押队，这些游骑兵衣甲一点也不鲜明，简直就像一队杂牌军，他们毫不起眼，像是打杂的军夫。

仅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游骑兵的底细，当然山西巡抚申朝纪知道，威武大将军西林觉罗鄂尔和达知道。

奇怪的是，民众并没有夹道欢送，表现得出乎意外的冷淡。

反而是满蒙人士，兴高采烈地列队欢呼相送。

大队车马出了城，竟然只有三二十个民众送行，一个个如丧考妣痛哭流涕，表现出心怀故国的赤诚。

车马离开了五里亭，送行的人纷纷返驾。

西林觉罗鄂尔和达大将军的亲信，骁骑校钮钴禄舒林，偕同三名甲士，赶上了车队，找到了游骑兵的领队伊尔根觉罗阿林，递过一只公文袋，相对意会地一笑，策马驰返府城。

伊尔根觉罗·阿林，是一个满脸横肉，高颧骨深目稀胡的壮汉，所佩的雁翎刀相当沉重，内行人听到这古怪的名字，一定心中打鼓。

伊尔根觉罗，是满州天璜八姓之一。

阿林，意思是山。

一个贵族，怎会干上这么一个窝囊的杂牌游骑兵？山，这位仁兄的外表，真像一座又高又坚强的山，山是没有感情的。

足有廿八部双头马车，载了内眷和金银珍宝。

车马次日动身时，前后便陆续出现一些不明身分的旅客。

伊尔根觉罗阿林，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伪装旅客的人。

第五天，预定在沁州投宿。

沁州至潞安府仅有两日旅程，先锋游骑已经提前两天到达，潞州府将出现盛大的欢迎故王返府场面。

张家全瑟缩在草堆中发抖。

天杀的！肩井上那枚扁针，其实是一只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指环，弹力极为强韧，扳直射入人体，虽说长度仅有三寸六，但那突然恢复环形的劲道一收，把肌肉拼命扣拉，真会把人痛昏。

左臂也痛得烦人，似乎黑衣女郎那纤柔可爱的玉手，一定练了些什么可怕的怪功，沾上了就受不了。

整条左臂内肌骨中，似有无数蛇行蚁走，要把肌骨穿洞、分裂……老天爷，这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他忍受下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击不倒他。

救他的那位灰衣老人，乾瘦得好像饿了廿年的人乾，可能整个天下大乱廿年期间，不曾吃过一顿饱饭。

老人坐在一株大树的横枝上，写意地咬嚼着手中的草梗，居高临下盯着他怪笑。

“小子，我等着你求救，呵呵呵……”老人笑得像刚下蛋得意的老母鸡。

“条件不合，我……我宁可痛……痛死。”他咬牙说：“决……决不向你求……救。”

“老夫等着，呵呵！老夫是很有耐心的，小子，痛的是你。”

“我……我受得了。”

“你会痛死的。”

“不会，你脱掉我的衣服就……就知道了。”

老人颇感兴趣的跳下树，解开他的上衣察看。

“老天爷！”老人摇头：“你浑身都是可怕的伤疤。好小子，你是怎么啦？你怎么还活着？”

“你……你赤手空拳搏……搏斗过七……七头金钱大豹吗？豹是不……不成群的，成……”

“成群一……一定有……有祸事。”

“没有。”

“你……你能凭……凭一把刀，一……一举搏……搏杀七……七士茗悍……悍贼吗？”

“没有，你？”

“不错，那……那时，我……我十三岁。！”“老天爷！”

“我徒不叫……叫天。”

“我服了你。”老人让步了：“这样好了，你负责替我把人背出来，不要你掩护。”

“一句话，必须在潞州以南动手，其他免谈。”他说得坚定有力，咬字不再发抖。说完，又开始抖索了。”

“你小子……”“我是沁州人，我……我有家有……有业，我……”“别说了。”老人烦躁地说：“在潞州以南动手，那一带的人同样会遭殃。”

“我管不了那……那么多，我……我承认我……我自私，我……我不希望再……再次破家，我……我对沁州的父老有……有感情。”

“好吧！依你，弥州以南。”

“依你，潞州以南。”他再次强忍痛苦，吐字稳定：“请……请帮助我。”

老人笑了，一掌把他拍昏，伸手指硬把那枚扁针扳直、拔出，在百宝囊中抓把药散塞住创口。

片刻，他的身躯开始放松，抽紧的肌肉逐渐松弛。

老人把他弄醒，扶他坐好。

“你一定练了内功。”老人说。

“六岁基。”他信心十足地说。

“玄门？佛门？正宗内功？”

“两仪相成大真力。”

“咦？不骗人？”老人显然吃了一惊。

“小可没有骗老伯的必要。”

“令尊是……”“家父昆山公。”

“四海潜龙？”老人更吃惊了。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你爹的绰号？”

“家父从来没说……”他将成长的经过概略地说了。

“难怪，你连一个只能名列武林二流高手的五行堡主也对付不了。”老人恍然：“你从来没和这些无耻阴毒的混蛋打过交道，不知道这些家伙所玩弄的阴谋诡计是如何可怕。”

“含笑举手谋杀，这些天杀的贱种，哼！他咬牙切齿：“一次经验一次乖，

下次，哼“那女的是他的女儿，黑牡丹冯秀秀，似乎心更黑，更会含笑杀人。”

“我记住了。”

“她用阴煞潜能暗算你。”

“原来如此，我可以驱出阴煞潜能。”

“你能么？”老人一怔：“你的火候……”“我相信我能。”他语气坚定无比。

“好，我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请问老伯贵姓大名。”

“鬼谷老人公冶方。”老人说：“老了，快进棺材了。活着，是很痛苦的事，脑袋后面没留猪尾巴，不知那一天会被人砍掉去领赏？跟我办事，你得留些神，我把流光遁影与缩骨术两门绝学传给你，免得带进坟墓。”

“我的务影换形轻功够用了。”

“还不够，小子。”鬼谷老人正色说：“相辅相成，你一定可以练至飞腾变化境界。

来，我助你行勿。”

扁针所造成的创口不大，而张家全却是一个铁打铜浇的人，加以鬼谷老人的金创药极具神效，暂时把右膀用中吊起，活动待仅感到些少不方便而已。

要在潞州以南动手，必须把准备在此动手的人赶跑才行，时辰不多，一老一小立即展开行动。

张家全将所见过的人，一一向鬼谷老人说出。

“那是山阴王朱廷理的妻妹，叫杨芷姑。”鬼谷老人说：“杨家是蒲州的望族，杨芷姑的姐姐做了王妃，十分风光。

尤其是朱廷理在小时候就改封为长孙，成为代王府的第一继承人，她更是得意。看来，杨芷姑请人来救她姐姐，是不会成功的。”

“为何？”

“她姐姐不会跟她走的。因为京师的东华门外，山阴王恩养的府第已经整理完竣。每一位王爷都曾经派人上京，看过新朝替他们准备的府第，认为日后富贵未可限量，新朝仍可大展鸿图，她怎肯从此随妹妹亡命？”

“老伯，那你要救的人，是否肯随你离开呢？”他忍不住发问。

“会的。”

“老伯能这么肯定？”

“我十分了解这个人。”

“但愿如此。”他仍然抱有怀疑态度。

老实说，他对这些颜事敌的朱家皇朝子孙，不仅是厌恶，而且近乎憎恨。

满人南下期间，各地的龙子龙孙们，真正抱着与江山共存亡决心起而奋战的人，真数不出几个，投降的却多。

两人立即准备动身，争取待效。

张家全丢掉箭袋，没有弓要箭何用？

他佩的狭锋猎刀品质不差，背厚沿薄，发出晶亮的光华，可知平时磨得狠勤。靴统内，还暗藏了一把尺二长的匕首。

护腰有飞刀插带，共有十二把使用不太容易的回风柳叶刀，是他用来

射击猛兽双目的利器。

猛兽的皮最有价值，击瞎双目一定可以获得完整的兽皮，非万不得已，他不用刀格斗猛兽，击双目再赤手空拳相搏。从没失手过。

两人向北走，穿林入伏悄然潜行。

“既然戒严了，可知护送人员已经知道有警。”鬼谷老人一面走一面分析：“如果在这一带动手，九死一生。喂，你小子坚持不在这段路上动手是对的。”

“我猜，来这里计划劫夺的人中，一定有官方的奸细混入。”他说+。“所以老伯的意图，千万不要露丝毫口风。”

“对，小子，藉口呢？”

“现成的。”

“怎么现成？”

“冯堡主。”

“报一针一击之仇？呵呵！好小子，真想不到，你还会用心机呢。”

“不用心机，早就死掉啦，老伯。”

“对，生逢乱世，真该用心机。唔！你看，那是谁？”鬼谷老人立即闪在一株大树下。

前面百十步，矮林中有四个青衣人排枝而行。

“我不认识任何人。”他伏在另一株大树下：“连五行堡主也闻名而从未谋面，相见不相识。”

“那是霍山的盗魁四狼，年初披官兵剿没，这四个家伙逃掉了，恶性不改，定然是意图抢劫王库宝藏而来。”鬼谷老人感慨地叹息：“说来惭愧，也是咱们汉人的耻辱。两百多年来，边阙年年有警，与蒙古人在边疆作生死斗，天天鱿鱼蒙人南下牧马。而现在，满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蒙人征服了。

边墙边关已成了废物，今后太原以北可能永远不会有烽烟兵祸了。你说，咱们汉人真的这么差劲无用吗？”

“这不叫差劲无用，叫老大，叫物腐。”他信口说：“然后衍生了自私、贪鄙、懒惰、怯懦，然后……”“不要再然后了。”鬼谷老人苦笑：“猓后是头顶留辮（元人发式），然后是后脑留猪尾巴，然后……就然后个没完没了啦，怎样？”

“怎么怎样？”

“动手驱逐呀！”

“等一等。”他沉着地说。

“等什么？”

“等那两个人亲身。”他用大姆指向左后方一指。

“那儿有两个人？”鬼谷老人意似不信：“多远？”

“十步以外，廿步以内，两个。”

“真的？你是不是把鬼当成人了？”鬼谷老人用目光向左后方的树林草丛搜索：“我看，鬼都没有半个。”

“公冶老怕，在城市里，你老人家也许是最了不起的人。在郊区山野里，我却是最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在廿步之内，我可以分辨潜行的兔子是雌是雄。”

“鬼话！”鬼谷老人笑骂……“你真会说笑话。”

“两个人，一男一女。”他笑笑：“并伏在一起，正在附耳说悄悄话，目标可能是四狼；他们还不曾发现我们，我们最好静观其变。”

“嗨！你好像说得像真的一样呢。”鬼谷老人仍然不相信后面有人潜伏。

“半点不假，敢打赌吗？”

两人也是附耳悄悄说话，语音绝对不可能传出三步外。

所以鬼谷老人认为他说笑话，假使左后方廿步外真有一男一女潜伏的话，也决不可能听到他们耳语。

“也许我真的老了，耳朵不中用了，不和你这种野人赌。”鬼谷老人微笑拒绝：“好家伙，过来了。”

霍山四狼似乎也在步步提防意外，避避闪闪穿越矮林，进入左前方的树丛，不易看清确切的身影了。

四狼身材粗壮，所佩的单刀外形有点像雁翎刀，但刀尖单面开锋，雁翎刀则锋开双面。

老大走在前面，左颊有一条刀疤，极易分辨，深陷的双目真像饿狼的眼睛，绰号就叫饿狼。

入林六七步，这位饿狼咦了一声。

十步外，大树下并肩站着一男一女，身材高挑，育色劲装剑系在背。男的有如玉树临风，女的刚健婀娜，美艳中透露出慑人的英风豪气。

“弟兄们，真碰上人了。”饿狼兴奋地高叫。

青衣美女格格娇笑，笑容美极了。

“哥，这几个浑球以为见了鬼。”女郎向男的说，原来是兄妹俩：“说的也不是人话，难道我们不像人？”

“所以他说碰上人了，并没说错呀！”男的也笑吟吟一国和气：“的确没把我们当成鬼“不要大家在嘴皮子上损人。”饿狼居然没现出狼像，怪和气的：“喂，两位，是那条线上的？”

“要盘道吗？”青衣女郎撇撇嘴：“没有必要，咱们兄妹也不在乎你们的来历。”

“好，你这位姑娘还真有点光棍味。”饿狼的嗓门也流露出豪气和江湖味：“在这一带出现的人，必定与路上的红货有关。”

“车上的？”男的肩手向官道方向一指。

“对，咱们是否有志一同？”

“对，有志一同。”

“那边。”饿狼信手向山那边一指：“有好几拨人，他娘的七弄八搞便凑成联盟，咱们霍山四狼便显得势孤力单了。喂！两位有与趣联手吗？”

“联手？”女的笑笑：“咱们兄妹能分得多少？三分一？二一添作五？”

“见鬼啦？啦啦啦啦……”饿狼狂笑：“小姑娘，看你长得那么标镫，大家风华，怎么说话这么小家子气？”

“我又怎么啦？”青衣女郎不悦地问。

“你说能分得多少。我告诉你，任何一部大车中，都有四只藏珍箱，随便你拿，能拿多少算多少，没有人分你的。

问题是，你能携带得多少，而又跑得快。跑得快不能靠坐骑，咱们这些人的骑术，决难胜得了满清人，所以必须往丛山峻岭里跑，你能带得了多少？”

“两位，藏珍箱带不动的。”老二恶狼接口：“太大太重，那里面有朱家那些混蛋王爷，两百多年搜刮得来的山西金银财宝，必须打开拣值钱财带走，抓一把足够好好活半辈子。”

“有那么多？”青衣女郎向乃兄打限色。

“出乎你想像的多。”老三魔狼说：“在下有几位朋友，跟随闾王打天下，打到洛阳，那位狗王在城危待，居然不打开王库用钱粮招募勇士守城。

城破之后，闾王把他放在金银珠宝中，活活把他饿死再分。那王库里的金银珠宝，真的堆成一座山，你想想看，你能拿多少？”

“好，我们干啦！”男的欣然说。

“一言为定，咱们是有志一同。”饿狼兴奋无比：“我霍山四狼的老大，饿狼戚忠、老二恶狼谢孝、老三魔狼邹仁、老四阴狼仑义。喂！你们呢？”

“我，海山；她，舍妹海秀。”男的抱拳行礼：“天下大乱，猎食维生；猎财宝之食。

“武功怎样？”

“要不要试试？”海秀姑娘秀眉一挑。

“算了算了，凡是敢来的人，一定有两把刷子，不用试啦！”老大饿狼戚忠不想节外生枝：“咱们这就往官道探，可不要让人捷足先登了。”

“据在下所知，有三百铁骑护送，咱们……”海山显得相当消息灵通。

“哈哈，你的消息过待了。”饿狼说：“三百铁骑一到太谷，便有两百向后转，一百骑加上三四十名散漫的游骑兵，不是在下兄弟夸海口，真还禁不起咱们四头狼三两下冲击，何况铬窄而陡，两旁山高林茂，没有什么好伯的，放心啦！”

“哦！你们的消息怪灵通的。”

“没什么，车队里有咱们的眼线，好了，这就走……噢，又有人来了。”

鬼谷老人与张家全，不知何时便站在右方不远处的大树下，缓步移出，被饿狼发现了。

“好家伙，老夫听了老半天，原来你们是准备到官道轳路的一伙强盗。”鬼谷老人怪叫：“你们好大的胆子，该死！”

“老狗可恶！你是什么人？”饿狼沉叱。

“本地人。”张家全大声说：“这条铬上不许强盗横行，给我滚，滚出沁州地境。”

“这混蛋打扮不一样。”恶狼谢孝怪叫：“一定是卫队派来的探子，快毙了以免走漏风声，快。”

张家全穿了猎装，与这些人的劲装当然不同。

灭口一定要快，恶狼的行动真获有快的其中三昧，声落入已近身，刀已半途出鞘，人刀合一猛扑而上，刀的啸风声有如隐隐风雷，刀法与劲道皆狂野无匹，难怪敢吹牛说三两冲击，便可瓦解一百铁骑。

张家全身形一闪，身动、刀出、伤敌，一气呵成，快得令人目眩，徙恶狼的漫天刀影空隙中切入、逸走。

一照面胜负立判，没有什么好看的，反正刀光人影乍现乍敛，如此而已。

“噢……”恶狼狂号着挺刀踉跄前冲，右颊裂了一条缝，肌肉翻绽，可看到牙床，鲜血狂流而出。

“下一个。”张家全横刀屹立，叱声如沉雷。

鬼谷老人一愣，接着大喜过望。

“好，天下大可去得。”鬼谷老人欣然叫：“刀光如电，石破天惊，小子，不要留一手，能杀就一刀了断，杀一个就替人间除去一个祸害。”

海山兄妹也吃惊地目定口呆，盯着威猛如天神的张家全发怔。

魔狼一声不吭，悄然徙侧方猛扑鬼谷老人，也许是来不及拔刀，也可能是认为一个糟老颈不值得拔刀，双手箕张来一记饿虎扑羊，扑上了。

眼一花，鬼谷老人不见了。

一扑落空，魔狼随即感到背心一震，可震裂内腑的打击力道及体，脊骨立碎，人向下一璞，爬伏在地叫号。

两人都是一照面便完了，真快。

“老天爷……” 饿狼吃惊地叫，刀已出鞘一半，叫声中，扭头撒腿狂奔。

阴狼工于心计，立即从另一方飞跃而走，丢下同伴不顾死活，溜之大吉。

“救……我……” 魔狼虚脱地叫。

恶狼一手掩住裂颊，发狂般奔逃。

张家全转身面向海山兄妹，虎目中冷电四射。

“你们，走！” 他沉声说：“走得远远地，走了就不要回来，沁州地面，决不许可你们横行。”

“好哇！我看你倒是很骄傲的。” 海秀凤目放光，却不是发怒的光芒：“你以为你出其不意砍倒了一个毛贼，就自以为了不起吗？”

“你们……” “我们不是毛贼，也无意与这霍山四狼分赃。” 海秀脸上有笑意：“我兄妹是另有所图，你如果把我们看成毛贼，你将后悔莫及。”

“你们本来就是毛贼。” 张家全毫不退让：“在下听得一清二楚，你们赖也赖不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海秀黛眉一挑，冷然拔剑。

海山退在一旁，盯着鬼谷老人微笑，并没有拔剑的打算，因为鬼谷老人两手空空，假使鬼谷老人想要出手，必定难逃海山的有效拦阻。

“你真会挖苦人。” 海秀打断张家全的话：“我一定要你永远后悔。”

“真的呀？” 张家全冷笑。

一声娇叱，剑影漫天，海秀立即发起空前猛烈财政击，剑动风雷骤发，抢制机先无畏地切入，真有男子汉的狂野气概，剑上所发的剑气极为浑雄，剑招快逾电火流光，以射星逸虹狼招首先发难。

张家全够刀势，也狂野无匹，毫不退让硬接硬拼，刀起处光华连闪，刀气进射隐发风雷“铮铮铮……” 刀剑接触声如连珠炮爆炸，光芒闪烁险象环生，射星逸虹化解，刀疯狂地乘隙楔入。

片刻间，海秀连换八次方位，仍难摆脱刀的紧迫纠缠，陷入刀网中无法自拔，改采守势亦难挽回颓势。

一个自负的姑娘，多少有点输不起的倾向，被迫急了，冒火啦！银牙一咬，挺而走险。

一声娇叱，剑光疾变，利刃破风的锐啸成了慑人心魄的异鸣，可怖的电芒突然迸发、分张、贯入……

“铮铮！” 两声雷鸣传出，狂吼的人影倏然中分。

“天绝三剑！鬼谷老人惊呼：“庐山天绝狂叟的剑道绝学，果然有鬼神莫测的威力。”

“如此而已。” 张家全沉声说，猎刀一引，滑步逼进，虎目中冷电森森，杀气腾腾。

海秀一阵娇喘，脸色泛白。

“再拼百招。”她怒叫：“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如此而已。”

“且慢，家全！”鬼谷老人叫。

“怎么啦？”张家全脚下一慢，刀气已开始涌发，豪勇的气概，令海秀心中暗惊。

“我问问他们。”

张家全收刀后退，但随时都准备扑上，完全像一头猛兽的反应，不扑则已，扑则势如雷霆。

他那股豪勇无匹的气势，真可令胆气不够的人心胆俱寒。

“两位与庐山天绝狂叟包江右有何渊源？”鬼谷老人正色现。

“乃是在下兄妹的外祖父。”海山瞥了乃妹一限，语气稳定，神态自若。

“老朽与令外祖一北一南，虽则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令外祖一代狂侠，做啸大江南北，为人嫉恶如仇，正直不阿。

两位为何沦为盗贼，委实令人失望，不怕有污令外祖昭昭侠名？”鬼谷老人的语气，有显明的责难。

“舍妹曾经表明过，我兄妹不是盗贼。”海山朗朗发话，气机风标当然毫无贼态：“途经贵地，恰逢道路戒严，商旅绝迹，只好抄道越山而行，偏偏碰上霍山四个毛贼，存心戏弄他们，如此而已。”

“令妹也说过另有所图。”

“不错。”

“所图为何？”

“恕难奉告。”

“与故藩车队有关？”

“恕难奉告，可以奉告的是，绝对与王库珍藏无关。”海山的话有所保留，但已明示意句。

聪明人常常自以为是，鬼谷老人人老成精，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也难脱自以为是的臼窠。

“请不要在沁州地境有所行动。”鬼谷老人说：“这里有一大群各方豪强，都在打王库珍藏的主意，两位如果能稍加忍耐，便可不伤和气，如何？”

“老丈的意思是……”“潞州以南是下手的好地方。”鬼谷老人笑笑：“老朽与这位张小友，就是预定往南有所图谋的人。”

“哦！希望彼此不至于利害冲突。”

“贤兄妹既然志不在珍藏，就不会有利害冲突。”

“好，就依老丈所示，咱们兄妹往南待机。”

“两位先走一步，也许日后会走在一起。”

“但愿如此，后会有期。”

海秀瞪了张家全一眼，缓缓收剑。

张家全呼出一口气，也收刀入鞘。

“我在南面等你。”海秀凶巴巴地说。

“我记住了。”张家全拍拍胸膛。

“不见不散。”

“在下也有此同感。”

“你的刀法狼不错。”海秀突然俏皮地一笑。

“你的剑术也不赖。”张家全也怒火全消。

“我真的等你。”姑娘嫣然一笑，绽起嘴角的笑涡，好美好美。

“我会去的。”

“一起走，好不好。”海秀简直在恳求他了。

“一时还走不开，日后见。”张家全脸一红，对这位美丽的、喜怒不明的小姑娘，有说不出的好感。

一双火爆性情男女，说打就打，说好就好，那像一双对头冤家？

简直就是一双无拘无束的童稚小玩伴，为了一句话可以哭一顿，为了一颗糖也会吵上老半天。

“要来哦，再见。”海秀嫣然一笑，纤手一挥，偕乃兄雀跃地走了。

草木中留下一星星血迹，有心人一定可以找得到去向，也可以从草木践踏的遗痕，循踪追寻。

恶狼晦气星照命，一照面脸颊便挨了一刀。

这一刀如果不是张家全有意刀下留情，他的脑袋一定会丢掉一半，不仅是挨了一刀伤面颊而已。

逃出里外，这家伙才停下来上药裹伤。伤太重，眼以下缠得满满地，仅留下口鼻两个洞呼吸，人完全走了样，气色差极了。

以一个在刀口上讨生活的强盗来说，这点伤其实不算太重，总比断手断脚好得多。

他坐下来歇息，等候同伴跟来会合。

事先并没约定走散时会合的地方，只好坐下来等啦，同伴知道他受了伤，必定会循踪寻来。

“但愿老大他们能毙了那一老一少。”他心中不住思量：“海山兄妹想必不会坐视。”

胡思乱想中，限巴巴地等，上了金创药的创口麻麻地，痛楚已经控制住了。

冥想中，他突然兴奋地挣扎而起。

海山兄妹，出现在他的面前。

“两位。”他欣然说：“那一老一少怎样了？在下的兄弟呢？”

“死了一个魔狼。”海山笑吟吟地说：“另两个嘛！逃掉了。哦！他们没来找你？”

“什么？逃走了？”他吃了一惊：“老三他……”“他死了，老人一掌拍碎了他的背脊。”

“你们……”“与咱们兄妹无关，那是你们狗咬狗的恩恩怨怨。”

“什么？你……”“我很好。”海山仍在笑：“有件事问你。”

“你……”“你说车队中有你们的眼线，那是些什么人？”

“不关你的事，你……”他已经嗅出危机，向后退。

“我一定要知道，你非说不可。”海山斩钉截铁地说，保持同样的速度逼进。

“休想，你……呃……”砰一声响，他被抓住摔翻在地，被海山一脚踏住下裆，剑出鞘有如电光一闪，抵在他的右肩井上。

“不说，我要戳你一千个洞。”海山凶狠地说：“再一块瑰卸你，不信立可分晓，你最好是相信，以免变成千百瑰零碎。”

“哎……哎……你……”“说！”剑光已刺破肌肤，压力渐增。

“我说，我……我……”他崩溃了。

“我在听。”

“有……有两个，一……一是叫柳……柳飞的车夫，一……一个是沁……沁源王……王妃的奶……奶娘，叫……叫郝氏……”

第三章

绕过一处山坡，林子里人影快速地纵出。

“就是他们，他们……”老大饿狼发狂般大叫：“他们要阻止咱们劫车队，杀了咱们两位弟兄，一定是满人的奸细，至少也是汉奸，汉奸。”

人一大堆，江南剑客、八方刀、杨芷姑、太行三仙飞云、飞霓、飞霞，一身红的慑魂仙姬与四侍女。

老四阴狼最聪明，不像饿狼那么激动，悄然跟在最后，畏畏缩缩落在后面，谴别人打头阵。

一声刀，张家全拔刀出鞘。

这是纯野性的反应，对方人多，声势汹汹，他本能地拔刀自卫。

鬼谷老人手急眼快，一把拉住了他。

慑魂仙姬有相当丰富的江湖经验，一眼便看出鬼谷老人的身分。

“你闭嘴！”她佐了暴跳如雷的饿狼：“那是鬼谷老人公冶老前辈，你怎么胡说八道指他是汉奸？你这没安好心，难怪匆匆忙忙闯来要求入伙，哼！”

“在下是实话实说。”饿狼大声分辩：“他们如果不是汉奸，为何要阻止咱们劫王库宝物？”

“公冶老前辈，是吗？”慑魂仙姬诘然问。

“老夫阻止他们抢劫，确有其事。”鬼谷老人微笑着说，老眼不住打量在扬的人，最后目光落在太行三仙身上，眼中冷电乍现。

“这……”慑魂仙姬更惊讶了。

“但老夫决不是汉奸。”

“晚辈希望知道理由何在。”

“首先，必须正名。”鬼谷老人不笑了：“请教，诸位要抢劫的，是些什么人？”

“这……”“不会是满人吧？”鬼谷老人语气转厉：“是故藩王的王库珍藏，对不对？大明皇朝完蛋了，你们不但不起而勤王，反而趁机抢劫故王，你们是汉奸呢，抑或老夫是汉奸？老夫听你们解释。”

“一群发国难财，比汉奸更汉好的汉奸。”张家全厉声说，笃得十分刹莓。

众人本来就在鬼谷老人的指责下，下不了台，他这两句话像是投下一枚炸弹，立即引起众怒，咒骂声此起彼落，撤兵珥之声大起。

“小畜生可恶！”飞云老道恼羞成怒：“贫道要你吞回所说的话，你该死！”

咒骂声中，老道发疯似的拔剑飞跃而上，左手拂尘右手剑，气势汹汹扑上，拂沉剑发，风吼雷鸣。

缩在后面的阴狼，摇摇头叫了一声糟。

一声虎吼，钢刀幻化流光，以快三倍的奇速，钻入拂网剑山中，金刃破风声锐利刺耳，人影乍合，随即电光激射，人影流泻而出，在两丈外倏然

而止。

“啊……”飞云老道冲出两丈外，腹开肠裂，下身一片腥红，狂叫了一声，扭曲着向下一栽，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挣命。

张家全已从鬼谷老人憎恨的目光中，看出三老道必定不是好东西，所以出手便是杀着，以雷霆万钧的声势，一刀剖开了飞云老道的肚腹，拼命单刀，贴身搏击惊险万分，一照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一击又勇猛又疯狂，可把所有的人吓了一大跳。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刀的手法，更没料到他胆敢强切入拂网剑山中行雷霆一击。

飞霓老道眼都红了，手一动长剑入手。

“让我来！”慑魂仙姬怒叫，纤手一抬。

人影疾闪，乍隐乍现。

张家全出现在慑魂仙姬对面一丈左右，太快了。

他曾经听过慑魂金铃的声音，曾经见过慑魂仙姬威迫过杨芷姑、江南剑客、八方刀就范红抽在纤手上抬待向下褪滑，露出温润的粉臂，腕上有一只金环，环上悬着五只小金铃，有一条小绿带绕住，必须抖开绿带，小金铃才能自由发声。

“不要动你的慑魂金铃，蔡红姑。”张家全声如沉雷：“当你药铃的丝带滑落的刹那间，你可能没有机会使用这可发魔音的金铃了。”

“真的。”慑魂仙姬一怔。

“半点不假。”

“本姑娘却是不信。”

“肩不信由你，反正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了。”

“你能…… - “你可以乘飞退的机会弄手脚，但决不会成功。”他沉声说：“你决难像闪电般远出三丈外而不受伤，却可能在身形乍动时立即去见阎王。”

“你威胁我吗？”慑魂仙姬心虚了。

张家全那无所畏惧、强大的慑人气势，真撼动了她。

“一试便知，你最好不要试。”

“蔡仙姬，千万不要试。”鬼谷老人说：“这位小朋友的飞刀，可以在三丈内击中脱兔的双目。姑娘，你有脱兔那样快吗？”

“他那有飞刀？”慑魂仙姬死盯着张家全的左手，的确没看到飞刀。

张家全的回风柳叶刀长汉四寸，正好藏在掌心内。他的左手半垂在腿外侧，掌心半开半向下，不现一星刀光，必须走近抬手才能看得到。

“你可以赌。”鬼谷老人说：“不过，十赌九输，即使你是个亡命的女赌徒老赌家，赢的机会也不大，所以最好不要赌。”

慑魂仙姬僵住了。

人影暴射，悲愤的飞霓老道悄然璞上了。

张家全的左手一晃，彷彿不知道老道从左前方扑来，他的虎目仍然紧吸住慑魂仙姬的限神，身形丝纹不动，冷静得像个石人，似乎天宇下无物无我，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连眼皮都不曾眨动半下。

“砰！”飞霓道人在丈五六处冲倒，拂尘抛掉了，剑也脱手滑出，人贴地向后滑，直滑至张家全脚前，身躯开始抽搐，口中发出含糊的呻吟。

眉心，四寸飞刀全没入头颅，仅露出一星刀尾尖。

张家全丝纹未动，目不稍瞬。

慑魂仙姬没看见飞刀飞行，也没看到老道眉心中刀，不知张家全到底用什么可怕的器物杀了老道，只感到冷流起自尾闾，沿脊梁快速冒升，瞬即传抵心坎，升上天灵盖。

“妖术！”有人惊叫。

她的手徐徐下降，红抽滑落，没有勇气动用威震江湖的慑魂金铃，可能是她破天荒第一次在强敌之前丧失信心，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会记住你。”她脸色泛青：“贵姓？”

“张。”

“大名？”

“家全。自下，家不再全，国破家亡。”

“为何要阻止我们？”

“这不难明白，沁州将有无数无辜人头落地，而我是本地人。”

“你阻止不了我们，最少也有五批人在附近待机。这件事经过周详的策划与准备，势在必行，机会不再，下力不可回天。”

“在下将尽力而为。”

一阵狂笑声从右方的树林传出，踱出一位罗衣胜雪、眉目如画的秀丽少女，一双深潭也似的秋水明眸，闪亮着慧黠活泼的光芒。

后面是两名雄伟的青衫中年人，其中一个背了大包裹。少女的明媚活泼与中年人的沉凝老练，形成强烈的对比，但相当调和。

笑声是那位佩了古剑的青衫客所发，声如洪钟直薄耳膜，震得人耳中轰鸣，头脑有点如受重击般晕眩。

“你们真是愚不可及，硬往满人的罗网里钻。”青衫客朗声说，在三丈外止步：“你们如果把满人看成笨驴，那你们一定比笨驴更笨一百倍。”

“你胡说些什么？”慑魂仙姬的怒意转移目标，目光凶狠地落在嫣然微笑、秀丽出尘的罗衣少女身上。

同性相斥，骄傲美丽的女人，见不得比自己美的同性，理所当然。

“在下来致诸佐出网罗。”青衫客笑笑：“可不要把好心肝当成驴肝肺。”

“你昏了头，哼！”

“诸位想想看，山西各藩王宝库，已在各藩王被俘时移往太原，从太原至京师，不走平定州而绕走潞安，远走千里以上，你们以为满人全是傻瓜白痴？”

“故藩王走路安，目的是……”“是安民心，可以促使汉人死心塌地做顺民。可是，你们却志了，这些藩王其实一文不值，改朝换代，唯一铲除后患的是杀光前朝的皇室人物。”

南方用兵如火如荼，正需要大批钱粮，你以为满人会会议这些藩王拥有这些财物？未免荒谬绝伦。

你们所要抢劫的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一些砖块杂物，你们的计划早就让满人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将计就计，要扫荡你们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亡命歹徒，你们真可怜。”

“一千弓弩手，已经在五天前秘密潜伏在几处山洼里。”罗衣少女声如黄莺出谷：“你们要是不信邪，可以派人悄悄沿河谷搜索河西岸的蔽地。

所派去的人，必须是功臻化境，来去如飞的高手中的高手，不然恐怕就回不来了，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少女说得狼俏皮，说到肉包子打狗这句不杂的话，居然做鬼脸伸伸舌头。

众人发了一会见呆，你看我我看你做声不得。

“你们怎知道的？”慑魂仙姬心虚地问。

“我们是从太原城跟来的。”青衫客接口。

“你们也想趁火打劫，哼！”

“正相反，我们是看热闹来的。”

“贵姓？”

“家小姐姓尹，家住黄山狮子林。”

“我叫尹香君。”罗衣少女接口。

“行空天马。”慑魂仙姬脸色一变。

“那是家父。”

慑魂仙姬抖了一下，举手一挥，领着四女侍举步。

“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见面的。”临行，她向张家全凶狠地说：“我会找到你的。”

“不必找，我会在天底下人间世等你。”张家全冷冷地说。

“蔡大姐，你应该感谢他。”尹香君娇叫。

“哼！为何要感谢他？”

“威震关外，出身长春门下的燕山三剑客全来了，诸位决不是他们的敌手，如果这位张兄不及时阻止你们，你们能活着逃出的机会决不会超出百分之一。”

“本姑娘不是被吓大的。”慑魂仙姬色厉内荏：“我会派人去踩探，如果你骗人，我会找你的。哼！”

她走了，江南剑客一拉杨芷姑的衣袖，也悄然撤走。

鬼谷老人向张家全一打手式，两人突然展开绝顶轻功，一跃三四丈，飞掠而走。

“喂！等一等……”尹香君娇叫，身形乍起，有如劲矢离弦。

“小姐，不可鲁莽……”青衫客急叫，两人急起直追。

三人轻功之佳，骇人听闻。

车队在漳源镇以北的山道上，果然出了问题。

已经是未牌初，午膳不过半个时辰。

起初，是两辆大车折了辕，好不容易停下来修妥，然后是藩王们以及女卷，包括在抱的婴儿，突然上吐下泻肚子疼，麻烦大了。

无法再动程，官兵们只好列帐以待，由军方的军医替这些病患医治。

据说，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就是有人在食物中弄了手脚，很可能是中毒，或许是中暑。

当然，中暑势不可能，不是中暑的症状。

游骑兵的队长伊尔根觉罗阿林一点也不介意，他带了十余骑手下，在附近的山林中闲逛倒是那百名铁骑，却满怀同事地结阵、放哨、搜索，严加戒备如临大敌，煞有介事，处处表现出是一枝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沙场健将铁的队伍，与那些散漫的游骑兵迥然不同那些废王们与及少数几个仆从，皆乘坐骑赶路，大热天，一个个晒得叫苦连天，要不是家破国亡，他们那曾受过这种罪？

在心理上，他们是相当愉快的，新朝的主子们，对他们实在够宽厚了，在京城里建了安养的府第，发还他们的千万库藏，数千里迢迢，护送他们进京享福，这是多么幸运的恩遇！

唯一遗憾的是，以前的卫军没有了，仆徙星散，只有少数几个人留下来伺候他们，难免照顾不到。

好在日后到京安顿之后，再买百十个奴仆，依然可以纳福，说不定还可以在新朝再谋个什么伯爵子爵，或者一官半职风光一番呢！

当然，他们也有不满，那就是那些满州兵，对他们从不假以词色，嘻笑呵斥平常得狠，甚至向他们那些王妃评头论足，一点也不尊重他们的身分。

对于这一点，山阴王朱廷理尤其不满，经常向游骑兵的队长伊尔根觉罗阿林提出抗议，阿林给他的回答，只是一阵毫不礼貌的狂笑。

这些废王中，朱廷理算是家长。

皇家名字下一字的偏旁部首排行，次序是火、土、金、水、木。

廷理的理字，按序应该是土旁，那岂不是成了埋人的埋？因此多加了一横，成了理字，仍算是土的排行。

所以，廷字辈比效字斐局一辈，土的排行次序比其他金字排行也在前面，因此他是这些废王中的老大。

老大的抗议无效，其他的人更不敢提啦！

每一个王，拥有四部大车，其中一部载女眷，三部各载了四只大型箱柜，里面盛了各王府府库的金银珠宝。

可是，大将军锁的锁匙，由伊尔根觉罗的亲兵保管，必需到达京城才能发还。

理由是，避免沿途这些废王们，把珍宝偷偷交给各地的“叛军”作军费。

申牌左右，伊尔根觉罗阿林队长，在山林内接见一位神秘的探子，立即赶回营地，冒火地下令撤营动身，不再理会那些病还没好的人抗议。

护军的佐领兆佳赫勒，出身也是次贵族八姓，军阶比阿林高，但处处都得听阿林的。

得到拔营的指示，兆佳赫勒大感诧异，立即找到阿林询问。

“总领，是怎么一同事？”兆佳赫勒惑然记：“还差半个时辰呢，有变？”

“足够，有变。”伊尔根觉罗阿林余怒犹在。

“怎么变？”

“消息走漏了。”阿林拍着拳头说：“该死的！那些蛮子都是怕死鬼，已经开始溜走了那时，满人蒙人都称汉人为“蛮子”。

汉人不论满人或蒙人，统称为“鞑子。”

“哎呀！这岂不是白费工夫？”

“所以，可恶。所以，蛮子只配做奴才。”阿林恨恨地说：“都是些怕死鬼，所以几千万人，也敌不过我们十几万人，奴才！”

“可惜！”

“你们可以放心大朋走了。”阿林似乎仍以不能歼灭强盗为憾事：“潞安守备的兵马，要明晨才能撤回。告诉你的部属，或许会有几个不怕死的蛮子，不死心前来骚扰，不必拦阻，让他们来，知道吗？”

“兆佳赫勒知道。”兆佳赫勒恭顺地答。

“好，立即动身。”

车马浩浩荡荡出发，傍晚时分平安通过漳源镇。

夕阳吻上了西山头，山区里仍然余辉灿烂。

一位相貌威猛的中年人，率领着八名虎背熊腰的随从，离开河谷的山区，觅路向南走。

绕过一处山脚，夕阳下，对面不远处的短草山坡上，并立着两位英俊美丽的年轻男女，微笑着目迎匆匆排草赶路的九位武林豪客。

中年人仅瞥了对方一眼，不加理会。

双方渐来渐近，势将碰头。

“诸位？怎么啦？就走？”年轻英俊的人打招呼：“哈哈，不会是害怕吧？”

“无礼！”中年人虎目彪圆，在丈外止步：“该死！你说什么？”

“哈哈！要再说一遍吗？”

“混蛋！你知道你在向谁说话？”

“你呀。不过，恕在下眼拙，真的不知道下是那座庙的大菩萨，请教！”

“沈鸿烈。”

“哦！一别庄的沈庄主，失敬失敬。”年轻人笑笑，语气可并不怎么敬：“我，海山；舍妹海秀。呵呵！诸位不是来劫王库宝藏来的吗？”

“不错。”

“有志一同。”海山仍在笑：“车队快要到了，我兄妹正感人孤势单，沈庄主，何不联手？”

“鬼才和你联手。”沈庄主撇撇嘴：“你们，行吗？哼！”

“行的，沈庄主。”海秀的笑容动人极了：“咱们兄妹两把剑，可挡上百健将。”

“吹牛。”沈庄主摇头：“告诉你们，挡上百人是不够的，要挡上千才算工夫。”

“上千？”

“不错，已经证实了。”沈庄主大概对漂亮女人怀有几分惜：“慑魂谷的人去踩探，已经证实了埋伏有上千官兵，去不得，小姑娘。”

“那你们……”“识时势明利害，沈某正要动身离开。”

“你不能离开。”海秀装腔作势地说。

“你说什么？”沈庄主厉声问。

“你不能离开。”海秀认真地说：“价值千百万的珍宝，怎能轻易放弃？沈庄主，咱们一定要联手，我兄妹打头阵，我不相信你一别庄的人全是怕死鬼。”

“想送死，你们去，本庄主怒不奉陪，让路。”沈庄主要冒火了。

“我说，你非去不可。”海秀坚决地说。

“岂有此理，混蛋！”沈庄主真的冒火了：“不知死活的女人，上去一个人，要活的。”

一名健壮如狮的大汉应喏一声，大踏步上前，威风凛凛地逼近至八尺内，双手叉腰目空一初。

“小女人。”大汉狂妄地说：“你的话得罪了庄主，必须受到惩罚。现在，去向庄主跪下求饶，庄主很喜欢标致的女人，不会对你怎样，去！”

“好吧！”海秀满脸委屈像，向大汉伸出线素手：“我就跟你去好了。”

大汉不知死活，真以为姑娘要他牵领呢，邪邪地一笑，伸手拉住了那柔若无骨、又白又嫩的玉手。

柔若无骨的可爱小手，突然变成可怕的大铁钳。

砰一声大震，大汉不知怎地，突然飞起、摔落，地亦为之震动，有骨折声传出。

“哎……”大汉只叫了半声。

海秀仍紧卧住对方的手，向上拉，鹿皮蛮靴踏在大汉的咽喉上，猛地一跺脚。

大汉手臂已被翻转拉断，咽喉也立即被踏破。

“怎么？纸糊的？”海秀放手说。

致命的一摔，可把沈庄主吓了一跳，一位小姑娘，怎会用这种武功与男人贴身相搏的？

立即，他惊怒交加。

“毙了他们！”他火冒三千丈怒吼。

七大汉冲出四个，两个对付一个。

两个大汉四条铁胳膊，老鹰抓小鸡似的向海秀抓去，四手四合，有如网罗乍收。

剑光突然分张，两大汉根本不知剑是如何撤出的，看到剑光打闪，锋刃已经及体，一个胸裂，一个腰开，四只手也折了两只。

姑娘前掠三尺，两大汉倒在她身后挣命。

“沈庄主，你的人真是纸糊的吗？”姑娘笑吟吟地说，含笑杀人点尘不惊：“现在，联手好吗？还来得及。我已经证明给你看，我行。”

沈庄主感到脊梁发冷，脸色泛灰。

另两名扑向海山的大汉，似乎死得更快，一近海山，便看到剑光一闪即没，两人的胸腹全裂了，内脏一塌糊涂往外迸流。

“你……你们好……好狠……”沈庄主声如狼嗅，咬牙初茵拔出金背刀。

另三名大汉，已先一步拔刀戒备。

“你，是我的。”海山用剑向沈庄主一指：“除非你答应跟我下山抢劫车队，不然，从此一别，你再也同不了一别庄。”

海秀似乎比乃兄更喜欢杀人、更勇猛更泼辣，一声娇笑，挥剑猛扑三名大汉，剑起处风云变色，光影流转中血雨纷飞。

沈庄主刀沉力猛，真有猛虎般声威，刀一动朋气蓬勃，虎吼声中，一连八刀，把海山逼得连换七次方位，剑不敢与沉重的金背刀接触。

沈庄主勇气倍增，抢尽了先机，再一次虎吼，招发乘风破浪追击，金背刀斜劈横椎，连人带刀豪勇地切入，利刃破风声令人闻之头皮发炸。

“铮！”剑终于与刀接触。

金背刀竟然向下疾沉，竟然禁不起剑向下的一搭。

剑光再闪，向上一挑。

“呃……”沈庄主突然浑身一震。

咽喉破了，下颚也中分裂开，口张得大大地，气泡血浆从中裂的喉管中涌出，金背刀跌落。

人猛地前冲，像是疯虎。

海山向侧迈出一步，收剑入鞘，让沈庄主几乎擦身冲过，冲倒在两丈外。

“浪得虚名。”他扭头扫了倒地的沈庄主一眼：“自今一别，相见无期，所以庄名一别，似乎，他还不配名列一流高手呢。”

梅秀宰了最后一名穴汉，在一名大汉的身上，拭抹剑上的血迹。

“哥，找找看，看还能找到些什么人。”她说，收剑入鞘。

“也许，可以找得到他。”海山笑笑。

“他？那一个他？”海秀的脸突然出现红晕。

“当然是他呀。”

“啐！你……”“真要找到他，怎么办？”

“这……”“拔剑？”

“你知道不是时候，走吧。”

“不找他了？”

“你再胡说，我可要恼了。”

“好，不胡说。大概没有几个人了。我们往南走，这些怕死鬼成不了事。”

“奇怪！怎么没碰上一个真正的高手。”海秀摇摇头：“也许那个什么慑魂仙姬不至于浪得虚名，我要找她？”

“他难道不是高手？”

“这……”海秀弩眉紧锁：“哥，天绝三剑怎会克制不了他的刀法的？他刀上的暗劲很怪，时刚时柔，诡奇得很，到底是那一门的刀技？我还没想出克制的办法呢。”

“我也想不到。”

“你旁观者清……”“怎能清？你两人出招太快，根本就看不出刀招剑路，而且我在旁着急，替你捏了一把冷汗，更看不清啦，天色不早，走吧！”两人踏着苍茫暮色，向南走了。

站在堆中，两人直发楞。

张家全拾起沈庄主的金背刀，仔细地察看，然后再察看沈庄主的创口。

“是这样的。”他向鬼谷老人说：“剑向下压点着刀身，剑的力道十分强劲，刀上所以留下锋刃所及的一线遗痕。”

刀向下沉，剑顺势滑进、上挑，所以无法闪避，这位剑术高手不仅是剑术可怕，内力也十分惊人。”

“奇怪，谁能轻易地一举屠光了一别庄的人？”鬼谷老人眉心紧锁：“一别庄主一把金背刀，在江湖罕逢敌手，如按刀上所留剑痕估计，他这招该是推刀的追击招术，对手一定已经还手乏力，可是……”“难道不许对方用诱招？”他说：“引谛金背刀长驱直入，并非难事，问题是，谁下毒手的？”

“前来到宝的人，互相胁迫联手乃是事实。”鬼谷老人摇头苦笑：“宝没有劫成，反而变成了自相残杀，真是可悲。”

“那些护送的官兵，一定牙齿都笑掉了。”张家全丢掉金背刀：“东面有个大土坑，我们把他们埋了吧。人死入土为安。”

“好的。”鬼谷老人同意：“事了咱们往南走，先找地方住下来，你我切磋切磋，日后很可能碰上可怕的高手，得好好防备。”

两人掩了体，找到东面的一处山洼下降的大洞，将体往里丢。

埋妥了死，已经是暮色苍凉了。

三天后，潞安府城热闹非常。

渾王府已成为守备衙门，所以厩王们安顿在府衙。

市民们对故王的返驾，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只是知府大人下令庆祝，市民们不敢不遵。

潞安王朱钊，在潞安并不怎么得人心。

朱家的龙子龙孙在天下各地，都并不怎么得人心。

一些故老们，多少还有点念旧，在知府大人的催促下，少不了亲自前来府衙进谒，相对唏嘘，少不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最精彩的一幕，是打开了一只大箱，选了一些珍饰，赐赏给那些故老亲朋，博得与会的人大加赞扬。

在府城逗留了两天，动身时，少不了全城宜民恭送如仪，当然也有人痛哭流涕表演一番从此，潞安城的好市民们，不再得到任何有关故王进京后的消息。

后来清康熙卅八年，康熙大帝猫哭老鼠，下诏天下访求明裔奉守明祀。大意是：前明皇室的香火无人照管，必须找一两个失家子孙来奉祀香火，别让人家皇室香火断灭，怎么一个都不见了？赶快给我找。

后来大学士等人覆奏称：“明亡已久，子孙湮灭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

其实，那时为了一个遍缉不获的假朱三太子，闲得天下谣言四起，各地官府疲于奔命。

失明享祚三百年，亲王郡王封藩天下，朱元璋本人就有廿八个儿子。前后九代，少说些，没有一千也该有八百个龙子龙孙，怎能说灭绝就灭绝了？

可是，竟然一个都没有了。

死绝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怎么会死绝的？

满清人知道得最清楚。

天下姓朱的人很多，朱姓是大族。

但这些姓朱的人很幸运，因为他们不是皇族，与朱‘兀璋沾不上任何关系，也没享有富贵，所以能保住脑袋。

大队车马浩浩荡荡北上，走上了死亡的旅途。

车队像黑夜荒野中的火光，吸引飞蛾前来扑火。

北行第一站，四十余里潞城县。

说小城真是小，潞城更可称小中之小，站在北门城头大叫一声，城南的鸡犬都会吓得跳起来。

走潞城，是至广平府的路。

在丛中绕来绕去，一天走上四十里，已经是不错了。

为何要走广平府？

因为山广人稀。

假使南下走泽州出河南怀庆、卫辉，再绕大官道北上，要远了四五百里。

想抢劫车队的草莽龙蛇，都往南赶到前面待机，却不知车队向北走了，在南下途中眼巴巴地等，像呆鸟般坐着向官道发楞。

只有一些消息灵通的人，与及后来的人能跟得上。

张家全与鬼谷老人，几乎是与车队同行的，所以不至于走错了方向。

潞城的县衙，只是一座一连三进的，稍像样的土瓦屋，把所有的衙役胥吏全赶走，也只能住下三五十个人，而且没有房间可住。

东大街的县学舍、驿站，成了安顿贵宾的地方。

因此，共分为三处地方安顿。

警戒一点也不森严，全二处地方安顿，满州兵懒得管，游骑兵不愿管，仅各派了一名卫兵，两名巡逻，意思意思而已。谅这些废王们不会逃，更不怕强盗进城来抢劫。

山阴王一家，佐在潞城驿的驿馆，内眷有一妃、两侍、两王子、一奶娘、一仆妇。

一烛荧然，破败的馆舍门塌窗坏，蚊子嗡嗡叫，又臭又脏委实令人受不了，这些脑满肠肥终日养尊处优的王眷们，莫不叫苦连天。

仆妇采来了一些黄荆条，用来薰蚊子，满屋余烟未散，小王子的尖厉凄惨哭闹声，令王妃杨氏感到头晕脑胀，不知如何是好。

驿馆到处都在忙，膳后忙着找地方睡觉，廊屋墙角都可以铺上一块布，将将就就宿一夜，谁也不管谁的闲账，落难赶铭嘛！

王妃杨芯妨，快四十岁的人了，两个王子一个五岁，一个六岁，都是妾侍生的。她本人的两个王子，都在职乱时在蒲州王府死掉了。

人都在忙，不知何时多了陌生人而不自知。

“不要再让孩子叫了。”王妃不胜烦恼地，向两位妾侍挥手叫：“带出去走走吧，这里的烟散了再回来。去去去，烦都烦死了。”

人都走了，朦胧中，房门口却多了一个人，烛光黯淡，余烟未散，难免看不真功。

“谁呀？”王妃坐在木榻上问。

“姐！”传来陌生而又不陌生的叫声。

“哦……芷……小妹……”她狂喜地叫，抢出一把抱住了乃妹杨芷姑，泪如雨下：“小妹，小妹……天可怜见，你……你是怎么来的？”

“我跟来的，姐。”杨芷姑扶乃姐走近床前坐下，拭泪说：“我一直就躲在太原，等你王妃不住饮位：“家里怎样了？在太原，不准接见任何人，看管的人都是满兵，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断了一切消息，苦哦！小妹！”

“散了，都散了！”芷姑一阵惨然：“凡是与王府沾亲带故的人，一律逮捕，家产充公，人丁流放或囚崇，不许再回原籍。

我逃走了，整整二年，流落江湖与亡命为伍。爹娘失了踪，是被蒙古兵捉走的，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姐，我们一家，好……好惨。”

“这……这怎么可能？他们说过，既往不究，有功者一样封爵……”“姐，那是骗你们的，你们囚禁两年，不知道外面的事。”

“小妹，你不要危言耸听，王爷去年派人到京里看过恩赐的新府第，皇上亲颁恩养终始的圣旨我们都看过了。”

“那是天大的骗局，姐。”芷姑郑重地说：“亲友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你这一进京，有如羊落虎口，你可千万不要上当，满人的皇帝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又生……”“小妹，你可不要胡说。”王妃不以为然：“君无戏言……”“什么狗屁君无戏言！芷姑的江湖口吻冲口而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如果相信，死无葬身之地！姐，我是为此而来的。”

“你是说……”“我要救你出去。”芷姑坚决地说：“我来了好些人，在外面接应。姐，我们家只剩下你我姐妹两人了，我一定要救你出去，一进京，

我就无能为力了。 - “妄动！”王妃正色说：“你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新朝皇上亲颁圣旨，满汉大臣信誓旦旦，恩养终始圣眷甚隆，你怎么红口白舌乱造谣？倒是你，等我到了京城，你再来找我吧，我只有你这一位妹妹……”

“你住口！”芷姑跳起来：“你是想重享荣华富贵想昏了头，像扑火的飞蛾进京去送死“小妹！”妃厉声叫。

“我要带你走，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不定！”王妃无比的坚决：“你对新朝有成见，你不能坑害我。”

“什么？我坑害你？你……”“你走吧！”王妃也感到自己言重了：“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到京里去看我，免得我替你耽心，知道吗？”

“我……”“我不会跟你走的，你快走吧！王爷马上就要来了。”王妃将芷妨往门口推。

芷姑一咬牙，失声长叹。

门口出现江南剑客的身影，也黯然叹息。

“杨姑娘走吧！”江南剑客酸楚地说：“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勉强不得。万事不由人计算，一生都是命安排，认命吧！姑娘，有人来了，我等你。”

声落，人一闪不见。

“姐，保重……”芷姑哭泣着说，一跺脚，向外飞奔而走。

履声橐橐，王爷来了。

县学有四五间房舍，迄今仍然关门。

以往有廿名学生，十余名附生。新人新政，在新学业课程未领定之前，学舍乏人照料，破坏的情景比驿馆更甚。

六合王朱效銮一家，与及清源王一家皆安顿在这里。

六合王人丁少，一家人在职乱中死伤惨重，自下仅有一母一妻同行。一位老王母的仆妇，带了一位小伺候。

这位小小福儿，其实是仆妇在职乱期间，偷偷收养的王子，是六合王的亲骨肉，自下随仆妇姓方，方小福，已经有八岁了。

按王室辈序，方小福应该叫朱迥煌，辈名迥（湮王系第九代），排行长（火）。

斗室凄凉，一床一桌，一烛摇红，蚊虫飞鸣。

仆妇方媵一手拉着小福儿，匆匆进入斗室。

六合王年近半百，但已经是白发及半。

“王爷，公冶老伯来了。”方媵低声急急地说。

“真来了？快请！”王爷离座，神色有点慌张。

客人不谙自来，鬼谷老人偕张家全急闪而入。

后面，海山闪在门房戒备，海秀则在外面把风。

“王爷好。”鬼谷老人抱拳为礼：“草民来迟，王爷怒罪。”

“不要再叫王爷了，公冷老哥。”王爷苦笑：“望眼欲穿，你总算来了，谢谢上苍。”

“风声紧急，不能再耽误了，语王爷立即动身。”鬼谷老人匆匆地说：“外面警戒已经消除，谕方嫂去请王妃，要快。”

“不必了，老哥。”王爷说：“走不掉的，满人会大索天下……”

“什么？王爷，你不是要改变计画吧？”鬼谷老人脸色一变：“难道说，你真以为进京便可恩养终始？”

“老哥言重了，国破家亡，我从来没奢望满人会对我朱家的子孙有所礼遇；我不死于国难，已经愧对祖宗、愧对百姓，再苟且偷生，情何以堪？”

“王爷，你……”“他。”王爷拖过小福，将小福的手交到鬼谷老人手中：“带他走吧，他是我唯一的骨肉；以后，卅年一世，再让他改姓归宗。老哥，一切拜托你了，能教则教，能养则养，要不”王爷，你……你怎么说这种话？”鬼谷老人泪下如珠：“公冶方要不鞠躬尽瘁，神明殛之。”

当年刘先主临死大玩权术，托孤时把阿斗托给诸葛亮，说能辅则辅，不能可取而代之，一下子把诸葛亮套牢，套得死死地。

结果，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东吴的孙策，也玩同样的把戏。

“原来是托孤。”站在门旁的海山突然走近说：“这位小哥真是王爷的骨肉？”

王爷不知海山是谁，反正随鬼谷老人前来的朋友，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人。

“是的。”王爷不假思索地说：“他出生在兵荒马乱中，当时由方媪哺养，并没让外人得悉。”

“应该，留一条后路，人之常情。”海山轻抚小福的头：“好可爱的王子……”旁立的张家全，家父一掌猛劈海山的鼻梁，这一掌如果击中，双目立爆脑骨裂开。

海山反应超人，仰面急退。

“哎……”小福尖叫。

小辫子断了，在海山的手中。

“把人带走！”张家全急叫，如影附形跟上又是一掌吐出。

海山仓卒间双掌齐推，封住了，啪一声巨响，身形倒飞，随即背部撞上了墙壁，木壁隆然崩塌，房屋摇摇，跌出外面去了。

一声娇叱，海秀挺剑急抢而入，闪电似的点到张家全的右肋。

人影急撞而来，凶猛地撞偏了剑，她自己却被剑锋割破了胸膛，嗯了一声，伏剑而倒，是方嫂。

鬼谷老人闻声知警，火速用腰带背起了方小福。

张家全及时撤刀，铮一声崩开了海秀的第二剑。

地方狭窄，力大者胜，拼命单刀在这种地方，威力发挥至极致，一连工刀，把海秀逼出房外去了。

鬼谷老人趁机窜出，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大事不妙，撤！”鬼谷老人急叫。

五个人影抢到，到得最快的两个人，两把雁翎刀势如雷霆，超越海秀同向张家全攻到。

是伊尔根觉罗阿林，铮一声架住了张家全向海秀的一刀，火星直冒。

“捉奸细……”有人大叫，人影飘摇。

张家全不敢逗留，闪开海秀反璞的一剑，鱼龙反跃升上屋顶，先撤出再说。

鬼谷老人已先一步登屋，正越过屋脊，黑影暴起，两个黑影奇快地到了身后，双刀齐挥事急矣，眼看老人背上的小王子要毙在刀下。

回风柳叶刀光一刹那到达，几乎同时贯入两黑影的背心，正中心坎部位，从肋骨缝贯透心房。

张家全也到了，他用了全力，流光遁影轻功全力施展，真有如电光一闪，抛掉刀分别抓住两黑影左右一掀，两黑影连人带刀飞起、掬出。

他向前一窜，恰好接住自己抛起的刀，猛地旋身大喝一声，第三把飞刀毫无感情地，向刚纵上的海秀破空飞去，下手不留情。

也许是海秀命不该绝，一脚踏上瓦檐，屋本来就破败不堪，风一吹都会落瓦，一脚踏空，人往下掉。

另一个黑影恰好跟着纵上，仿了替死鬼，双脚还没沾瓦，飞刀便贯入腹腔。

张家全已无暇察看结果，飞刀出手，他已跟上了鬼谷老人。

“向南，向南。”他急低声叫：“那两个汉好一定在退路上另布了埋伏。天杀的狗东西，我和他们没完没了，天绝狂叟竟然调教出这种可恶的汉好。”

全城沸腾，两人穿房越屋，如飞向南急遁。

少福居然安静的反常，也许是惊呆了，幸好小孩的头发脆弱，辫子披抓掉，头皮幸好不曾拉脱。

同一期间，县衙也沸沸扬扬。

县衙安顿着沁源王、清源王、宁宣管理三家老小。

士一只主忧铁珍宝箱，排放在签押房，每只箱都有一具一斤重的大将军锁，用刀砍也无可奈何。

两名警卫把守在房外，天气热，带甲守卫真热得受不了，蚊虫也让这些关外鞑子头疼。

正在怨天恨地昏暗中，突然香风扑鼻，人影似是幻化出来的。

两女两男，以快速狠辣的手法，一下子就割断了两名誉卫的咽喉。

接着人影涌到，慑魂仙姬首先领两侍女冲入，后面的五行堡主父女，与四仆一婢潮水般涌至。

四剑齐下，内力注入锋珪，裹铁珍宝箱四分五裂。

“天杀的杂种，骗得咱们好苦。”冯堡主跳起来大声咒骂。

那有什么金银珍宝？

全是些用麦楷塞得满满的碎砖块，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慑魂仙姬不信邪，一发狠，一阵乱砍，十二只裹铁大珍宝箱全部砍开了。

全是碎砖，半文不值。

“咱们中计了。”这位女英雌气得粉脸铁青。

外面，杀声四起。

“走，咱们上当了。”冯堡主断然下令撤走。

这时他才知道上当，知道得太晚了。

县东南有一座伏牛山，有处名胜玉海，距城十五六里，据说，在唐载曾经有龙出现。

天亮了，山南的丛林内，张家全正在烧花子鸡，香味四溢。

朱小福在树下的草丛中睡着了，眼角还留有泪痕。

鬼谷老人坐在火旁唉声叹气，也怨天恨地。

“都是你。”张家全转动着木架上的鸡：“你把天绝狂叟说得多么了不起，多么忠肝义胆。你看吧！这两个汉奸，就是忠肝义胆的天绝狂叟，调教出来

的好门人，还是他的外孙呢“我……我只是听人说的。”老人家为之气结：“我又没见过那老狂叟。”

“你老人家只会听人说？”

“这……”“传闻非真，有时候连眼见的事都靠不住。本来我反对他们同来，偏偏你老人家鬼迷心窍，被他们甜言蜜语一哄，就让他们跟来坏事。”

“我找你也是不得已。”鬼谷老人讪讪地说：“人手缺乏，按计划，我要把王爷夫妻全带走，事先还不知道他们有一个儿子，所以我要找你，所以……”“所以你把猛兽当作羊来乱搞。”

“你怎么知道海山那家伙要下毒手的？”

“经验，老人家。”张家全说：“再就是气息，那种危险的气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最后是那家伙的举动引起我的疑心。

他限中突然出现的杀机引起我的反应。其实我还不能确定，不然，那一掌我就可以要他的命。”

“罢了！真是阴沟里翻船，卅岁的老娘倒绷孩儿。”鬼谷老人自怨自艾：“阐了一辈子江湖，到头来栽在两个毛孩子手里，反而没有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娃娃强，我真该进棺材了。”

“少废话，你现在有何打算？”

“把小王爷送到南方去，交给他们朱家的人。”鬼谷老人苦笑：“南方还在苦战，朱家的人还有可为，拼老命我也得跑一趟，你呢？”

“我？完蛋了。”张家全长叹一声：“海山兄妹已经知道我的身世，我还能回家等死？”

“这……和我跑一趟南方吧，小老弟。”

“抱歉，敬谢不敏。”他一口拒绝：“我对南方一点也不了解，我宁可在北方做浪人。”

“可是……”“别说了，烦人。”

车队并不因昨晚的意外变故而停顿，自有人负责善后，天一亮，车队热热闹闹地启程。

沿途除了山，还是山。

近午时分，抵达一座长岭下，前不见村，后不见店，小官道上行旅绝迹，满目全是草连天，岭连天，连树木都长得稀稀疏疏。

伊尔根觉罗阿林下令扎营中伙，警哨立即派出了。

在铭东的草岭扎营，一阵忙碌。

兵士们的扎营区在北面，与车队相距百步，中间用长绳系战马分隔。游骑兵不设营，在南面系马。

膳毕，伊尔根觉罗阿林带了四位亲随，直入兆佳赫勒的军帐。

“总领好。”护军队长兆佳赫勒佐领赶忙行礼。

“退徙人。”伊尔根觉罗阿林沉声说。

兆佳赫勒举手一挥，帐中的八名护军行礼退出帐外。

伊尔根觉罗从一位亲随手中接过一只用黄绫包妥的公文袋，取出一卷公文。

“这是墨勒根岱青六月十一日所颁密旨，看了之后，立即照办。”

兆佳赫勒吃了一惊，捧着密旨立即跪下了。

墨勒根岱青，是爵号，意思是贤睿的统治者。

墨勒根王，也就是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顺治皇帝的叔叔。

墨勒根与多尔衮，都是入关以后用汉文书写时的称谓，文杂了许多。未入关前，叫多里哄，书写时也写多里哄，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名。

跪着展开密旨，看了头两行，兆佳赫勒已打了三次冷战，最后手都在抖了。

“兆佳赫勒知道。”兆佳赫勒卷起密旨磕头：“墨勒根岱育千千岁。”

多尔衮是摄政王，还不能称万岁。

片刻，一阵大乱。

全付甲冑的一百铁骑，加上四十名游骑兵，开始捉人，上绑。

哭号声震野，不久，男女分列，男妇老幼共计七十二人，分为三串以长绳贯连。

男的是一串，女的是一串，小孩是一串。

岭东是一处山洼，早已有十名游骑兵在该处的草坪中等候。

哭声凄惨极了，三串人连拖带拉到了草坪。

兵士们开始在王妃这一串女人之间走动，动手动脚乱摸乱掏，甚至拉开衣襟察看胴体，少不了引来更痛苦的号哭声。

“这个，不要。”伊尔根觉罗阿林锡了六合王的老王妃一脚：“太老了，没人要的。”

立即上来两名护军，解开老王妃的串索，拖至男人的一串困受。

共有七个年老的、姿色差的女人，披改串在男人的串绳内。

“你……你们，要……要干什么？”六合王颤抖着向踱近的伊尔根觉罗阿林问。

“你们的时辰到了。”伊尔植觉罗阿林冷冷地说。

“这……”六合王跪下了，腿站不牢啦。

“奉摄政王密旨，送你们上路。”

“我……我要见你……你们的圣上……”“圣上还是小孩子。”

“我……我要见摄……摄政王……”“摄政王在京城。”

“我……”“想当年，你们杀蒙人的后裔，一样的。你们家朱元璋，杀功臣忠臣，男的受尽酷刑而死，女的发配教坊为娼。我们是学你们的样。”

“天啊……”“我们比你们仁慈。”伊尔根觉罗阿林后退，举手一挥，大吼：“拖去，轨！”

哭声震天，人头纷纷落地。

十七名小孩，一一人头落地。

一个时辰之后，车队继续登程。

两辆大车中，传出妇女们哀哀的号哭声。

一个月后，另一批故王的车队，走平定州出真定府。到达京城时，车终人散，谁也不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

第四章

官方并没宣布戒严。

走脱了六合王小王子朱迴煌的消息，只有海山兄妹知道内情。伊尔根觉罗阿林呈报摄政王多尔衮的名单中，列了沿途奴隶们死亡的详情。

在潞城死亡的除名单中，记载的是六合王的仆妇方氏，小孩方少福，被盗贼杀死，具名签证的是满州理事宜伊尔根觉罗阿林，由兆佳赫勒佐领另呈兵部存档。

潞城官方缉拿盗贼的事，当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城内城外公人遍野大索，结果抓了一大批流民混混，真正的强盗早就鸿飞杳杳了。

张家全送鬼谷老人与方少福，抄山径东走平顺县，掩护老少两远走高飞，严防追兵，直送出平顺以东百里外，这才往圆走。

他当然不知道以后所发生的事，下意识中，他有回乡看看风色的愿望。

沁州，有他的家；沁州，有他的根。

也许，有一天，他那生死不明的父亲，可能会奇迹地出现在他眼前。

这就是他这十年来，守住这个家，不想向外飞翔的原因所在。

虽则他内心深处知道，总有一天，他要向外面广阔的天空飞的，必须飞，呆在追山区闻闭塞的小城苟活，太艰难了。

尤其是当他知道，他老爹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四海潜龙之后，他飞的心更强烈了。

四海潜龙！多美妙、多豪壮的绰号。

他在想，我这位老爹真可爱，真沉得住气，在外面轰轰烈烈闯荡到三十岁，回家、娶妻、养孩子，居然本地的人不知城里住了一条龙，妻儿也不知道有条龙窝在家里，真是妙透了“爹是潜龙，我要成为飞龙！”他向自己大叫。

龙也是有窟的，沁州就是他的窟，他爹的窟。

海山兄妹是汉奸，必定会通知沁州的官府抄他的家。

至少，他得潜回去看看才能放心。

归家的心念，驱使他走向归途。

他是猎人，狠会掩藏自己。

为了守候伺伏那些机警的猛兽，有时候他必须改变自己的外形，一等就是三五天，甚至十天八天，与伺伏处的环境完全一致。

蛰伏不动，需要极为坚忍的意志与耐心，还有技巧。他换了装，不再是猎人，完全是一个跑天下的青皮小伙子打扮，而且把剑眉略加整修，消除了一些悍野的气质，脸色也因少晒太阳而白皙了些。

张全，这是他的新名字，家，不要了。

这些日子以来，鬼谷老人灌输他不少江湖门径，也将鬼影勿与缩骨功的绝学倾囊相授，他懂得很多，概略知道外面广大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官道上一切如恒，看不见异状，嗅不出危机，似乎一直就是这样的太平，一直不曾发生任何变故。

紧了紧背上的包裹，洒开大步，踏入旅客匆忙进出的府城大东门。

已经是未牌时分，还可以赶一程，没有在府城逗留的必要。

这座太行山区最大的城，由于交通发达，是南行北上必经的要地，市面的繁荣可想而知，廿余里的城周，足比他的家乡沁州大六倍。

自南至北，须经过王府大街，目前的浑王府，已改成守备衙门，后面正大兴土木，据说是兴建督抚或藩署。

原来的卫城改为满城，不久之后，将有满人前来居住，接受奴才们供奉。

刚绕过雄伟的守备府前的大旗杆，便瞥见右角门出来了两个箭衣的军官，跟在一位公子爷打扮的年轻人身后，有说有笑地向外走。

他眼都红了，但外表的神情不变。

是海山，这汉奸！

走不成了，这里有他的猎物。

西关的长治老店，是府城的三大客栈之一，金字招牌百年老店。店东五路福星原吉，人长得富富泰泰，真像个福星，是颇有名气的本城地棍头头。

由于他的姓很少见，因此熟朋友见面，拍拍肩膀戏称他一声“原来如此”，他的五路福星绰号反而没有“原来如此”闪亮。

站在店门口向东北望，街尽处便是府衙，再往东，是守备府。

府衙以西，飞龙宫的画龙楼瑰丽中已现衰颓，圣瑞阁更是残垣斑剥，令人慨然想起，唐明王安在？上党十九瑞应安在？

大明安在？浑王安在？

大大的店堂，但依然热浪逼人，好在是名店，几个店伙总算穿得整整齐齐，没有人敢袒胸露腹恶形恶像。

外面有旅客进门，里面同时有一位敞开外襟的露胸大汉，莽牛般冲出店堂。

“他娘的混帐！”大汉口中不乾不净地吼叫：“这鬼地方真不能住了，大白天都会闹鬼“客官，别胡说好不好？”一名店伙好心地上前阻止大汉叫嚷：“兵祸匪乱二十年，的确到处都有鬼，但本店绝对不会有鬼……”“去你娘的蛋！”大汉伸手一推，店伙跟随急退，向进店的海山背撞而去。

海山大手一伸，轻轻抵住了店伙。

“你这位果仁兄未免太霸道，大热天火气旺，何不到水井边泡泡凉水？”海山有点不快：

“凉快凉快对你一定大有好处”大汉一看是个公子哥儿，火气转旺。

“少管你娘的闲事。”大汉转移目标：“为免得你老娘哭，给我站到一边去。”

海山不是一个好修养的人，立即俊面罩上浓霜。

“如果你老兄死了，你老娘不哭吗？”海山直逼至大汉面前，伸手可及：“除非你是你老娘在兵荒马乱期间，拾来养的讨债杂种。”

骂得刻毒，任何人都受不了。

一声怒吼，大汉飞出一拳。

店伙们同声惊呼中，砰声大震，大汉来一记大前空翻，背脊着地手脚一软，地面似乎也在撼动。

“哎……嗨……”大汉狂叫，手脚吃力地挣扎。

海山哼了一声，便待飞起一脚收拾大汉，里面恰好涌出三名大汉。

“不许行凶！”一名大汉沉，一纵而上，到了海山身后，马步拉开了。

海山缓缓转过身来，轻蔑地瞥了三大汉一眼。

“有人要讲理吗？”他沉声问：“不讲理，讲拳头大，在下奉陪。”

另一名大汉吃了一惊，立即运功戒备。

“在山区，我见过这个人，一定足道上的。”大汉向同伴招呼：“大家小

心。”

“你认识我？”海山的虎目中杀机怒涌。

“不认识，你……”“在沁州？”

“山区。”

“你们是……”“咱们是五行堡的人。”

海山一怔，眼中的杀机隐去。

“唔！在下知道太行山摩天岭，有这么一座五行堡。”他脸上有一丝飘忽的笑意：“堡主叫指断魂冯威。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你打了咱们的人。”

披摔掉半条命的大汉，挣扎着正摇摇晃晃站起，哼哼哈哈直冒冷汗。

“他本来已经死定了。”海山笑笑：“出口伤人，出手打人，他实在非常的幸运，老命保住了。”

“你……”“告诉冯堡主，有暇在下要拜望他。”

“尊驾高名上姓？”

“海山，姓海名山，记住了吧？很好记。”海山大眼眨动两下：“江湖人喜欢绰号，在下嘛，绰号是……飞……飞熊，对，能飞的熊。”

香风入鼻，白衣裙的美丽少女亭亭玉立，似乎是从店堂内飘出来的仙女，嫣然微笑，绝代风华令人目眩。

“这位公子爷真会愚弄人，你壮得不像是熊。”白衣少女大方得很，根本不悛富贵人家不苟言笑的千金小姐：“能飞倒是不假，为何不说是龙？飞龙，响亮多了，不是吗？”

海山虎目生光，蓦然心动。

“姑娘真会说话。”他脸上涌起令升性动情的笑容：“是不是有意赠送绰号呀？”

“赠？公子爷言重了，身分、地位、名头，你看我具备了配赠的条件吗？”

“姑娘绝代仙姿，谁敢说不配。”他一语双关：“在下姓海，海山，请教芳名。”

“小姓尹。”白衣少女梨涡浅笑，动人极了：“当然没有五行堡主的名额响亮。但我也是不白不黑，不侠不盗，不正不邪的江珊女浪人，你可不要让我这一身大家闺秀的打扮愚弄了。”

江湖人忌讳甚多，逢人且说三分话，露底便是忌讳之一，我相信你也不会把底细告诉任何人。”

“正相反，在下认为没有什么好忌讲的，在下姓海，当然没有什么显赫可言，但提起家外祖天绝狂叟，相信还可以充充门面。”

“哦！庐山天绝狂叟包老包江右？真的呀？”

“如假包换。”

“失敬失敬。”尹姑娘笑容依旧，语气令人莫测高深：“打扰你们活动筋骨啦，少陪！”

“尹姑娘住在店里？”

“是呀！”

“改天，改天再来拜望姑娘，再见。”

尹姑娘玉手轻挥，笑吟吟地出店。

“好美的姑娘。”柜旁一位大汉脱口叫：“不食人间烟火味，假使我有幸得亲芳泽……”

大汉的话，被吓回喉咙去了，因为海山的凶狠凌厉目光正利镞似的射过来。

“你将死亦甘心，是吗？”海山的话，也锋利得像一把利刃。

“你……”大汉要冒火了。

“你再说一句看看？”海山像即将发威的猛虎。

大汉打一冷战，大概想起刚才海山挠五行堡大汉的气势，冒起的火迅速消散，狼狈地冲出店外去了。

海山冷冷一笑，不再理会。

进入二进院的东跨院一间上房前，砰一声一脚踢在房门上。

院子里有旅客活动，锡门声引起一阵惊讶的骚动。

东面迤北的廊柱下，站着一位同样英俊，同样穿得体面，同样年轻的年轻佩剑人，似乎在观赏院子里的一些盆景，对海山的鲁莽神气踢门举动毫不在意，更没感到惊讶。

左右两间上房的房门倏然而开，四位穿红色衣裙的侍女动作迅速绝伦，瞬即完成包围，四双凤目紧盯着这位英俊的不速之客。

“你要干什么？”一名侍女厉声问。

“找蔡红姑。”他直截了当。

“无礼！你……”他再次踢门，门在砰然声中震开了，红影乍现，掌风迎面刮到。

他左手一拂，涌来的如山掌劲应掌散。

红影是慑魂仙姬蔡红姑，门开便下毒手，用可怕的掌力袭击，一掌无功，第二掌续发，然后是第三掌……

海山屹立如山，堵住了房门，双手左拂右拨，双脚钉牢了地面，见招破招毫不退让，连接七掌，反而把慑魂仙姬逼退入房。

啪一声巨响，第八掌他用快速的手法硬接。

劲风四荡，他已进入房中。

四侍女还来不及跟入，人影一闪即至，先前站在廊下的年轻人，已堵住了房门。

“冲上来，试试看？”英俊的年轻人虎目中冷电四射，那做视天苍目空一切的神态，极为引人反感。

第一位侍女应声冲上，不是试，而是无畏地抢攻，纤手一伸，二龙争珠取双目，下面莲足疾飞。

年轻人不理睬攻上盘的手，身形下沉，一把扣住了挑来的莲足疾退。

“哎呀！”侍女惊叫，仰面便倒。

年轻人及待向上一掀，双手重新挺”止。

侍女来一记狼狈的后空翻，幸好在着地前披同伴接住扶正飘落，花容变色。

“轮到你了。”年轻人向另一名侍女招手：“在下要一个个把你们整治得灰头土脸。”

侍女一拉马步，不敢再贸然冲上，沉静地徐徐逼进，一双纤掌五指半屈半伸，是鹰爪功的功架。

“缺乏勇悍的气魄。”年轻人嘲弄地说：“凭你们这种气势，在下真不明白，怎能做女强盗？”

侍女哼了一声，猛地切入一爪抓出，金雕献爪这招的火候不差，又快

又狠又准。

年轻人的手一动，侍女突然僵住了。

“你还有脚可以攻击。”年轻人说。

侍女怎敢再动脚？

右手脉门已在不知不觉间被人扣住了，神奥的怪劲自手臂传入体内，气机一窒，全身发软，已无法挣扎脱身。

“乖乖给我在外面等着。”年轻人放手，侍女踉跄急退：“你们的主人有惊无险，最好等候结果，要动手，你们差得太远了。”

“你…… - “我，姓费，刚才进去的人是在下的同伴，找蔡姑娘有事商量。”

“商量？你们简直…… - “像霸王，是吗？不错，本来就干能对你们这些女强盗客气，免得宠坏你们，！”

房内，慑魂仙姬已到了生死关头。

两人的手相互交扣，各扣住对方的左肘，神勿默运，较上了内功。

海山的手掌大指粗，似乎不消三两下，就可以扣碎慑魂仙姬那柔若无骨的纤手，事实却没有那么容易。

摄魂仙姬所练的九阴潜能，已届阴极阳生的化境，纤手在柔若无骨中，另有一股坚韧无比的怪劲，消去了海山手中传来的强烈扣力。

内功修为半斤八两，短期间难分轩轻。

但慑魂仙姬心中暗惊，也感到焦灼，再拖下去，她的手支持干了多久的。而她感到自己所扣住的手肘，曲池穴所传出的抗力，一阵比一阵强劲，自己的五指扣力显然已无法再增强，拖下去同样会力散功消。

“在下要震散你的气机。”海山说话了：“你这种歹毒的阴功火候仍千够精纯，支持干多久的，除非你肯合作，不然，哼！”

“合作什……么？”慑魂仙姬语气有点不稳定了。

“对双方有利可图的合作。”

“哼！你是用这种手段要求合作的？”

“在下不会在你可以施用慑魂金铃的情况下，找你谈合作事宜，在下必须保持占上风的有利情势，才能保证完满达成目标。”

“这…… - “你答应合作吗？”

“本姑娘不会在胁迫下低头。”

“好，在下迫散了你的气机，再把你交给官府，潞城行劫毁藏珍箱的事犯了，你会上法场。现在，你愿意上法场么？”

慑魂仙姬倒抽一口凉气，并非海山要将她送交官府而令她吃惊，而是她感到对方的扣力似乎突然增加了一倍，自己的手已经开始发麻，真力有散逸消褪的现象了。

“好吧。”她口气一软：“只要有利可图，本姑娘冲有利份上，会与任何人合作，甚至不会拒绝与魔鬼合作，你说吧！”

两人开始徐徐撤劲。

化敌为友并不难，有利可图就成。天下间事，利害的结合不仅能化敌为友，甚至血海深仇也可以弃置不究。

“听说，你在沁州山区，准备行劫王府车队时，曾经与张家全这个人有过冲突。”海山开门见山把话挑明。

“不错。”慑魂仙姬心中一动。

“这人的底细你知道多少？”

“不知道。”

“有兴趣合作吗？”

“张家全？”

“对，我要活的。”

“可否多透露一点？”

“不能，张家全与鬼谷老人。活的，每人银子一千两，如果不能要活的，伤的也好，但不能死。合作的事，是他的下落行踪，你都要无条件供给。 -

“哦！这……”“当然，因通风报信而捉获，一千两银子照付。”

“我答应了。”慑魂仙姬欣然说：“看你不出，鲁莽是鲁莽了一点，倒是个大好人。”

“好说好说。”

“这种合作，不妨多来几次，你贵姓呀？”

“姓海，名山。”

“唔！你不像是道上的人……”“有关系吗？”

“没有，怎样联络？”

“口信带到鸿宾客栈西进上房，一问即知，我派有专人接待，希望姑娘多费心，谢谢。”

条件谈妥，他变得谦恭有礼了，笑容可亲，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

“别客气。”慑魂仙姬心花怒放：“海兄，我是愈来愈喜欢你了，我们一定可以合作愉快。 - “保持你对我的喜欢吧，一定可以合作愉快。哦！有件事请教。”

“请教不敢当，说啦。”

“店里住了一位姓尹的女客，姑娘可知道她的来历？”

“哦！你呀，动什么怪念头？”慑魂仙姬会错了意，发出一阵冶荡的娇笑：“小心，海兄，那是一朵带刺的花，美艳绝伦，可是会刺伤人，何必呢？天地间比她美的人多得狠，以你的人才武功，气概风标，可说无往不利，何必……”“世间美女多得是，话是不错，但要谈及倩爱，得靠一个缘字，我觉得这位姓尹的姑娘很合我的胃口，如此而已。”

比方说，蔡姑娘你的美，就不见得比她逊色，成熟姑娘的风华，决不是一个毛丫头可以比拟的。

但我认为你是江湖女英豪，你我之间，只有不是你强就是我强的印象，不可能细钿腻腻地款款契合……”“唷！你把我说得真像是一头雌老虎呢，我同样可以温柔地款待你。”慑魂仙姬明亮的眸子闪烁着另一种光彩：“告诉你，她比我更厉害。”

“真的呀？”

“她的家在黄山狮子林，她老爹是名震江湖的武林怪杰行空天马尹骥，她的武功，我望尘莫及。”

假使你拂逆了她，保证你灰头土脸焦头烂额，要不是我对她心怀顾忌，在沁州山区我就解决她了。”

“她也参加了沁州劫王府车队的阴谋？”

“你去猜好了。”

“我会的。姑娘，再见。”

门外，阻挡四侍女姓费的年轻人，已失一步离开，在原处廊柱下泰然

背手而立，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事故，他只是店中的一位普通住客。

海山并没住在南大街的鸿宾客栈，那儿只是他的一处连络站而已。

他的妹妹海秀，躲在西大街的高升客栈内，距慑魂仙姬落脚的长治老店只隔了百十闲店面。

那位自称姓费的年轻人，就住在长治老店中。

海山住在飞龙宫，相当隐秘。

飞龙宫是本城的名胜古迹，平时禁止闲人接近，官府派有丁勇把守，是唐朝的唐明皇故第。

明皇登极之后，改建为飞龙宫，他自己曾带了百官回来住了一段待日。因此，自古以来，这座宫从来就不曾开放让民众登临。

海山并非公开住在飞龙宫的，他从后面的耳门悄然出入。

不管他是怎样住进去的，可知他的身份的确不正常。

返同飞龙宫后不久，来了两位青巾齐眉盖的神秘访客，三个人至小室里商量。

“少爷，小的真的不明白。”那位鹰目高鹳的人说：“放着一群已经查明的江洋大盗不管，偏偏要倾全力搜捕什么不关痛痒的鬼谷老人和张家全，岂不是本末倒置，不务正业吗？”

“你不懂。”海山不胜烦恼地说。

“小的……”“你们什么都不要管，把人抓住就成。”

“可是……”“我告诉你。”海山拍桌叫：“假使那两个家伙的秘密被揭穿，我的脑袋，加上你的脑袋，还有许多人的脑袋，都要乾净俐落地搬家。”

“有这么严重？”那人大吃一惊。

“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严重，所以，你最好积极布署，在抓获之后，严禁任何人盘问口供，知道吗？”“小的知道。”

“任何消息都要用快传。”

“小的知道。”

“三天之后如无消息，叫沁州的人注意，我到沁州进一步布网。”

“小的立即发送消息。”

“走吧！快去准备。”

姓费的年轻人离开了长治老店，信步向东走。天气炎热，街上行人不多，偶或有一辆马车经过，车轮也似乎转得有气无力。

前面走着两个像貌狞恶的人，是死剩的饿狼和阴狼。

两人一面走，一面低声交谈，没料到身后的人用心倾听。

“该死的，丢了老二老三，一事无成，快要囊空如洗了。”饿狼怨天恨地发牢骚：“穷跟了一二十天，到头来人死老本空，怎么回去？”

“只有设法在路口上做两票了。”阴狼无可奈何地说。

“还能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路上巡逻的官兵增加了两倍，重要的客商纷纷组队话镖客保护，做起来一定得不偿失。”

“那怎办？去偷？”

“偷？去你娘的，做强盗已经够窝囊了，还能沦落成毛贼？老四，眼前倒有个好机会。

“什么机会？”

“隔壁邻房那个漂亮的女客。”

“怎么啦，劫色？”

“财色兼收，我亲眼看到他所提的包裹中，有许多值钱的财物，那只漂亮的珍宝匣一定有不少珍饰。”

“对呀！而且她只有一个人。”阴狼眼放光，是贪婪的光。

“可是，她带了剑。”

“老大，你怕吗？”

“这…… - “你的返魂香没用光吧？”

“不要说了，回去再商量。”

两人不再多说，前面高升客栈在望。

他们没留意，姓费的人在后面不住冷笑，虎目中冷电森森，杀气炽盛。

高升客栈只是一家三流的小客栈，虽然也设有单人房间，但没有上房。

上房是设有内间的，单身客却需要用公厕、公浴等等，所以住的都是三流穷旅客，躲在这种地方，自然不会引人注意。

店面小，客室也狭隘，里面走道曲曲折折，天井小，院子窄，人住在里面又闷又热。尤其是住大统铺的人多，满室臭味简直令人受不了。

晚膳毕，整座店热浪蒸腾，因此有些旅客干脆不点灯，大家都跑到天井或院子里歇凉，所以那些曲曲折折的走道里，少见有人行走，而且幽暗。

只有走道转角处，挂上那么一盏鬼火似的小灯笼，朦胧幽光下，走动的人似乎都变成了鬼。

那边的一盏灯笼不知怎地自行熄灭了，因此走道的两端，黑黝黝的人影难辨。

两个鬼影般的人启门外出，闪在邻房的门旁和窗下，用目凑近壁隙往里瞧。

房内有三只烛台，烛光明亮。普通的客房只有一根烛，这里有三根，客人一定相当阔绰。

外面的两个有偷窥狂的人，片刻便气息粗重出现异象，有点邪门。

床前堆放着衣物，这种简陋的单人房简陋得很，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容纳衣橱台等等奢侈物。

海秀大姑娘云鬓高挽，脱掉了上装，露出赛月欺霜的上体，一双高耸挺拔的玉乳，在烛光下更显得完美无瑕，令人一看便销魂，再看更魂销。

她在擦身，脚下的大木盆盛满了水。

大姑娘怎好到公共浴室梳洗？

她只好马马虎虎在房里净身，不知房外有人偷窥春色。

她一面擦拭，一面哼着两个偷窥客半字不懂的小调，有意无意地不待将动人心魄的酥胸转向外，似乎有意让偷窥者大饱眼福，脸上怡然自得的笑容，更增添五七分媚力。

饿狼不是没见过赤身露体女人的草包，却也看得神魂出窍气息沉浊，心跳如鼓，百脉贲张。

微风飒然而过，他毫无所觉。

“咻！咻！”在门缝偷窥的阴狼，悄悄传来信号，意思是说：还不动手？时不我留。

他神魂入窍，勉强定下心神，在百宝囊里掏，显得有点心慌意乱。

片刻，他到了阴狼身旁。

“我的喷香管呢？”他向阴狼附耳问。

“见你的大头鬼。”阴狼舍不得收回目光，含糊地说：“我什么时候动过你的宝贝玩意？”

“这……”“怎么啦？”

“不见了。”

“什么？”阴狼的眼离开了门缝：“会不会留在房里？快去找来。”

“不可能够，该死的，大概是丢了！”

“再找找看。”

“在不在我还不知道？找个屁，哼！”

“那……”“来硬的，老四。”

“且慢！”阴狼的目光又回到门缝上：“老大，有点不对。”

“什么不对？”

“我总觉得，这小娘们有点眼熟，你再详细看看。”阴狼让开一旁。

“我一点也没觉得眼熟。”饿狼向里面瞄了片刻：“你这辈子见过成千上万的女人，脱光了的女人看来都差不多。你是看花了眼，老四。”

“我再看看。”阴狼又瞄了片刻：“唔！不对，真有点面熟。”

“管他娘面熟不面熟，进去。”饿狼等不及了，快被欲火焚毁了心，如果再多瞄几眼，不爆炸才怪。

阴狼刚想起是在沁州山区，碰上答应联手劫宝的海秀姑娘，刚想出声警告，饿狼已经砰一声将门撞开了，来不及啦！

其实房门没上闩，用不着费力撞，一推就开。

假使饿狼不是昏了头，色迷心窍命该如此，就应该想想可疑的征候。

一个单身的美丽小姑娘，住二流客栈的简陋房间内脱衣擦拭身子，怎敢不顾房门的？

就算山区里缺水穷困，有些女人在家里有待不穿上衣赤身露体事属平常；但海秀天生丽质，衣衫非绸部缎，住在三流客栈已经不近情理，光着身子还在唱小调，没有一个本地姑娘们有这么大胆肆无忌惮。

有如开门让客，海秀姑娘笑面相对闯入的暴客，仅用浴巾半掩住高耸的酥胸，居然毫无羞态，本来流露着英气的面庞，却绽起令人心荡的微笑。

“又碰上你们啦！”她大方地伸出光赤的玉手，向房中唯一的长凳一伸：“请坐，等会儿咱们好好谈谈，没想到你们也住在这间客栈里。”

饿狼这才吃了一惊，但欲火更旺。他这一辈子，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朋的女人，而且如此美丽的女人。

阴狼不得不随后跟进来，也怔住了，竟然忘了随手关门，被眼前活色生香的情景楞住了“海秀姑娘！”阴狼终于神魂入窍，终于想起来了。

“是呀，你们总算不善忘，坐！”海秀竟然不急于抓衣衫穿上，反而用中轻拭酥胸毫不在意：“关于贵伴当被鬼谷老人与张家全所杀的事……”“不谈这些。”饿狼眼中欲火炽盛，向姑娘接近：“咱们干这一行的，杀人与被人杀小事一件，死了，只怪自己学艺不精命该如此。海姑娘，我们真该好好谈谈，在床上谈……”他一双毛手，放肆地一挽小蛮腰，一往那惊心动魄的高耸玉乳探，暖玉温香在握。

“老大……呃……”后面的阴狼出声制止，但已经来不及了。

有人从身后伸来一只大手，五指如钩，扣住了他的顶门，立即传出骨裂声。

“这叫海青瓜。”身后有人说。

阴狼已经听不见了，上半部脑袋成了一团碎骨肉，红的是血，白的是脑浆，可怕极了，红红白白一齐流。

“不要杀他……”同一刹那传来海秀的急叫声，当然也来不及了。

玉人在握的饿狼闻声知警，猛然回顾，双手仍然握着战利品：右手有腰，左手有乳。

海秀毫不抗拒，也不挣扎，若无其事，毫不在乎。

饿狼却吓掉了三魂，老四正往下倒，可怕的脑袋惨象触目惊心。

是姓费的年轻人，另一手中有一具迷香喷筒，他不认识姓费的，却知道迷香喷筒喷自己的宝贝。

惊吓是一同事，求生的本能是一同事，他本能的反应，星工即双手扣住了姑娘的脖子。

“不要过来。”他厉叫：“不然我扭断海秀姑娘的脖子，站住……”姓费的不理他，徐徐举步接近。

海秀姑娘也不理会他招在脖子上的毛手。

“可惜，老三，他们本来还有利用价值。”海秀笑笑：“你这一来，失去机会了。”

“这狗东西的手，触摸到你的身上，绝对不可以。”姓费的指指饿狼：“你知道该怎么做，二姐。”

“我是自愿的。”

“那就交给我。”

饿狼的手，已经用劲发力，但感到这白嫩温腻的粉颈弹性奇佳，多用一分劲，便增加一分分反弹力，似乎那不是人的脖子，而是坚韧无比的铁线蛇，更像千年老藤。

他推、他扳、他扭、他拖……

毫无用处，海秀含笑卓立绿纹不动。

“你去吧！看你的造化了。”海秀向他说，面面对，吐气如兰，可爱极了。

纤纤玉掌贴上了他的胸膛，五指微收，他便感到浑身如中电殛，手不由自主地一松，随即被一股强劲的力道推送，背部向姓费的撞去。

“海青瓜。”姓费的说，爪搭上了他的顶门。

“饶……命……”他叫。

叫声倏止，他什么都知道了。

姓费的在木盆中浇出水洗手，脸上恢复了常态。

二姐，不要在这些卑劣的下流浑球身上打主意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些人只有一个字可以管用，杀！”姓费的说：“告诉我，大哥要姓张的，是为你而捉吗？”

海秀继续绞巾拭身，一点也不在乎在姓费的面前赤身露体。而姓费的也怪，也丝毫不以为意，眼中毫无欲念，甚至不曾注视那令人目眩的酥胸玉乳，神色安祥，似是司空见惯，中值得大惊小怪。

“你刚来不久，我不好擅出主意告诉你。”海秀丢下巾，泰然自若穿衣：“该告诉你待，大哥会告诉你的，本来起初是我要他，后来事情闹大了，大

哥比我还要急，这可不是好玩的，老三。”

“真有这么严重？大哥为何不早告诉我？”

“他怕你担心。”

“什么话？你告诉我。”

“这……”“我一定要知道。”姓费的坚决地说。

“你知道那个走脱了的，姓方的小孩子是什么人？”

“一个仆妇的儿子，不是吗？”

“不是。”

“是什么？”

“六合王的儿子，假托姓方，出生时就着意隐瞒了。也许六合王知道一定有那么一天，所以……”“哎呀！糟了！”姓费的大惊失色：“这种重大的事，大哥为何不早说？老天！喇珠！”

喇珠两个字，声音怪怪的，听不懂的人，一定以为他在说蜡烛。

“瞧你，不是在担心了吗？”

“我不该担心吗？废话，我去找大哥，喇珠！”

姓费的不等话说完，最后一句口头禅余音未落，人已拉开门走了。

“等一等，体！海秀急叫。

姓费的重新奔入，一手挟起一头狼，冲出门走了。

慑魂仙姬不是善男信女。敢于挥刀舞剑胡作非为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

她是江湖的名女人，接触面广，探索的触角伸得又远又长，对蛇路鼠路相当熟悉。比方说，潞州府城附近，隐有些什么龙蛇，她都摸得相当清楚。

可是，她就摸不清外地来的龙蛇。

海山这个人是何来路？

她找本地的龙蛇打听，结果令她十分失望，居然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英俊、武功高不可测的年轻外地人是何方神圣。

她曾经派侍女跟踪海山，但一到市街便将人跟丢了。

在各处客店探索，也一无所获。

二更未三更初，她带了一位侍女，悄然溜出店走了。

她是个老江湖，功臻化境聪明机警，经验丰富，但居然不曾发现身后有人跟踪。

延唐寺在飞龙宫北面的一条小街上，天一黑附近行人绝迹。

三进殿，规模不小，但兵荒马乱期间，僧人都陆续捏盘，生活太清苦，后继的出家人少之又少，自下仅有二三十名僧人。

后面的禅房有两列，其中大多数是空的。早些天，来了两个孤苦老人，不住禅房而借住静室。

静室，是有道高僧坐关的地方，裏面空无一物，只有一个破蒲团而已。

两个孤苦的老人银子多多，不借住禅房借静室，有点反常。后来僧人发掘，他们不是来修心养性的，而是来秘密治伤。

是中条二孤老，绝孤安乾，厉孤樊坤。

绝孤安乾的右手掌，被张家全射穿了一个洞，这地方真不容易愈合，必须找地方好好医治。

两个老孤仇家很多，躲在古寺的静室养伤有其必要。

偏偏就有人找得到他们，躲是躲不住的。

今晚，厉孤樊坤喝了壶高粱烧，独自坐在静室外的小院子裏纳凉，三更天了，还没有睡意。

他更是成了精的老江湖，早已对寺内的环境摸得一清二楚，那一棵树是什么形状，稍有变异他都能及早发觉。

这是老江湖求生保命的本能。

现在，对面那丛不灰木就有点异样。

那是一种本县以东所产的砧木，枝桠伸张甚广，据说这种树燃烧之后不成灰，只能成不再燃的炭，所以叫不灰木。

同时，鼻中嗅入女性的脂粉香。

“女人最好不要做贼。”他沉声说：“尤其是那些爱漂亮喜打扮的女人。”

“真不错，樊老头，你确是成了精啦！”树下踱出慑魂仙姬，他那一身红在黑夜中看是黑色的：“听说你老大挂了彩……”“来探病？少来这一套。唔！还有一个，怎不出来？想干吗？”

屋顶上的侍女，应声飘然而降。

“我承认无事不登三宝殿。”慑魂仙姬走近说。

“哈哈！三宝殿在前面。而且，你不能进三宝殿。”

“有理由吗？”

“你绰号称仙姬，仙佛不相容。废话少说，有事问，有话就讲，有屁就放。”

“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樊老头，你与五行堡冯堡主打过交道，对不对？”

“照过面而已，老夫欠了他一份情，怎样？”

“你老大安老头挨了姓张的一箭。”

“也不错。”“有一个叫海山的人，年轻人，要捉姓张的。五行堡主也放出空气传出话，要捉姓张的和鬼谷老人。请教，内情如何？”

“这……”“这居一盒金饰。”慑魂仙姬抛过一只小首饰盒：“要嘛，你就收下。”

“老夫从五行堡主那儿，只听到他无意中走漏的一些口风，不知是否有用？”

“不管有用无用，都值得。”

“那就谢啦！”厉孤将首饰盒纳入怀中：“五行堡其实在做着一些狗屁事，冯堡主与京师方面……呃……他……他是汉……呃……”慑魂仙姬反应甚快，身形疾闪，猛扑院角的角门，手一伸，金针破空而飞。

黑影一闪不见，好快。

厉孤向下伏倒，虚脱地、茫然地挣扎。

“小姐，快来……”侍女急叫：“樊老头快完了，快听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慑魂仙姬一击落空，心中暗惊，立即急射而圆。

“樊老，樊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扳起樊老猛烈抽搐的身躯大声问。

“五……五……他……他是……是……汉……”身躯一震，头一歪，气息若游丝，有出无进入）

语音模糊，但慑魂仙姬总算听到最后三个字：“他是汉……”汉什么？没有下文了。

“他完了。”她颓然放手：“天知道他到底要说些什么？可惜！”

“小姐，一定是有关五行堡的秘密。”侍女说：“一定是五行堡的人暗杀了他，刚才的凶手，一定是从容店跟来的，冯堡主就住在长洽老店裏。”

慑魂仙姬立即检查樊老的身躯，只消按凶手所处的方向探索，便可知致命暗器所中的部位。

摸到一把三透风镖的镖尾，五寸锥贯入左肋深抵心坎下方。

是一种很普通的暗器，头重尾轻，因此不必加添定向穗，打的手法有多种，普通，但十分霸道。

“不是五行堡的人。”慑魂仙姬拔出锥亮了亮：“用这种暗器的人很多。”

“小婢仍然认为是五行堡的人所为。”

“不可能，除了冯堡主父女，没有人能躲得过我猝然一击，身法快得不可思议。”

“他堡中高手如云……”“冯堡主绰号叫指断魂，他致命的暗器是扁针形的指环，运内力强出，入体收缩痛苦万状，不是他。——那……说不定是樊老的仇家。”

慑魂仙姬急奔静室，推开门，她立即却步。

“安老头也完了。”她悚然说。

唯一的小窗是开着的，里面传出络孤安乾濒死的最后一声凄切、颤抖的叹息。

暗器是从小窗向内射击的，小窗恰在凶手隐伏的一边，凶手下手之快，骇人听闻。

“走吧！凶手一定还在附近。”她低声向侍女说：“千万小心，我断后。”

两人飞登屋顶，如飞而遁。

第五章

慑魂仙姬主婢住在长洽老店，按跟踪的禁忌，回程根本不需继续跟在后面，只要先周到客店等候，人一定会回来的。

一个淡淡的灰影，一直就在后面钉紧不曾离开。

慑魂仙姬不曾发现有人跟来，但凭她的经验，她已感觉出一定有人跟踪，刺杀中条二孤老的凶手，一定不会轻易罢手，一定与她找消息的事有关。

对方一定要找出她的意图，她也要知道对方的意向。

她的慑魂金铃为武林一绝，但不能在城市里使用，除非附近没有不相干的人，伤害到无辜，将引起公愤的。

飞越一条横街，她追上了侍女。

“从小巷走。”她低声交代：“分头潜伏，我要找出这个人来。”

“直接回客店吧，小姐。”侍女说：“凶手一定会跟来的，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了。”

“回到客店，就不可能发现他了。”

两人往下一跳，消失在黑暗的小巷里。

不久，淡淡的黑影出现在巷尾。

那是一个灰衣人，身材修长，剑插在腰带上，轻功骇人听闻，闪动间

乍隐乍现，有若鬼魅幻形。

这次，幻现之后便不再移动了，站在幽暗的巷尾不言不勋，像个鬼魂。

久久，有人沉不住气了。

“叮铃……”奇异的，令人闻之心向下沉，脑门如被利锥所刺的金铃声，自缓至急，一阵阵向屹立的灰衣人涌去，一阵紧似一阵。

灰衣人屹立如故，充耳不闻。

“叮铃铃……”每一声皆可令人心肌猛地抽紧一共，脑门也像挨了一锥般缩抽搐一次，慑魂的威力也加深了一层，真有令人感到天地混沌，身躯已空，神魂已被抽离躯体的感觉灰衣人丝纹不动，不像个活人。

巷尾是一处瓦砾扬，杂草荆棘丛生。

传出两声凄厉的犬号，受惊的野犬疯狂地逃走。

铃声急骤，但劳而无功，可以把野犬惊得疯狂而逃，却无法撼动鬼魂似的神秘灰衣人。

最后，铃声徐敛。

剧吟声入耳，有人撒剑了。

灰衣人毫无异动，黑夜中，他那双怪眼似乎可以将星光反射出来，真带有七八分鬼气。

“你到底有何用意。”暗影中传出慑魂仙姬的问声，这位女英雄沉不住气了。

灰衣人哼了一声，表是他仍然是一个活人，并没被慑魂金铃把魂慑走，哼声也带有阴森的鬼气。

“阁下练了克音之学，便认为可以吃定本姑娘了？”慑魂仙姬的语气，显然色厉内荏。

“在下知道芳驾的武功不差，剑术学有专精，梅花金针暗器也相当了不起。”灰衣人说话了：“真要拼命，你可以支持百十招。”

“阁下很自负。”

“对付你慑魂仙姬，谅无困难。”

慑魂仙姬亲身在三丈外，侍女也出现在灰衣人的左侧不远处。

“下贵姓？”

“不必问来历。”灰衣人冷冷地说。

“为何杀死中条二孤老？”

“这些亡命，早晚要死的。在他们还有利用价值时，本来还可以容许他们苟活，但一旦危害到正事，便没有容许他们活的必要了。”

“他们危害到什么正事？”

“无可奉告。”

“你到底……”“我问你，为何要查问张家全的事？”

“我只是好奇。”

“好奇会送命的，知道得愈多，死的机会也愈多。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承认我恨张家全。”

“所以你愿意对付他。”

“同时，我也觉得欠了他什么。”

“为何？”

“如果不是他出面阻止我劫车队，我可能已经中埋伏死了。海山这个人，我一无所知。”

冯堡主也是受惠者之一，他没有理由也倾全力对付张家全。

鬼谷老人亦正亦邪，对我们这类人所构成的威胁不大。我不明白，何以有人会出重赏对付他们？

我承认我慑魂仙姬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好奇，也有点恩怨分明的劣根性，所以我要找出原因来，以便增加一点见识，理由充分吗？”

“有根多事，不需要理由。对付张家全，就是这种事之一。我告诉你，中条二孤老，就是因为养伤期间，闲不住而生好奇心，终至困好奇所获得的秘密而送命。蔡姑娘，明白在下的意思吗？”

“不需下点醒。”

“听在下的劝告，不要再好奇，不要再妄动，为缉获张家全而努力吧！旁事不必问闻。

“是警告吗？”

“对，也是威胁。”

“哼！你是……”“言尽于此，你会遵守吗？”

“本姑娘……”“下次，你不会如此幸运了。祝好运……”慑魂仙姬一声娇叱，挥剑一跃而上。

侍女也不慢，自斜方向长剑一挥，无畏地夹攻。

灰衣人身形一闪，眨眼间便远出三丈外去了，哼了一声，不屑拔剑反击，再一闪，蓦尔失踪。

慑魂仙姬大吃一惊，住侍女，惊疑地疾退，从黑暗的小巷急急撤走。片刻，灰衣人在原处重现。

扬中多了另一个灰衣人，像是徙地底下突然卖出来的。

“为何阻止我杀她？”重同原处的灰衣人沉声问。

“你永远学不乖。”新来的灰衣人说：“所以不能独当一面，你必须记住，必须重视利用价值。增加一个可以利用的人手，永远比增加一个敌人有利。”

“这鬼女人好奇，有恩怨分明的愚松念头，她寻根究底，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

“不然，她是个聪明人，今后不会再犯错误。她这种人江湖经脸丰富，手面广，找消息的手段很高明，所以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我阻止你杀她。”

“幸好事先有所准备，不然就坏事，想不到中条二孤老知道得那么多。”

“人老成精，咱们就是忽略了这两个老鬼，几乎误了大事。走吧！今晚不必再去客店监视了。”

两人举步向巷子蓑走，蕙地左右一分，形影俱消。

夜空寂寂，巷尾的废墟中除了虫声唧唧之外，鬼影俱无，听不到任何异响。

久久，毫无动静。

久久，原来的灰衣人重现，但不在原处，在右方的最后一家破败小屋旁。

另一个灰衣人，则在对面的断墙下亲身。

“奇怪，真听错了？”原来的灰衣人用怀疑的口吻说：“也许是夜乌的呻吟声，躲在废屋裏发声折传，所以我们听错了。”

“所以疑心生暗鬼。”上空突然传来陌生的语音。

两人一怔，先侧闪丈外，再机警地举头上望。

半塌的屋脊跨坐着一个黑影，似乎相当悠闲，拿屋脊当马骑。

“格格格格……”黑影发出一阵怪笑，声如泉啼，不但刺耳难听，而且令人感到寒意阴森如闻鬼哭。

“什么人？”原先的灰衣人沉声问。

“格格格格……是鬼。”黑影笑着说。

“下来说话。”

“来了。”

声音入耳，上面已不见人踪。

“从容店跟踪你们到延唐寺，然后又跟回来，真辛苦。你们跟踪慑魂仙姬的身法，真是可圈可点，在下几乎跟不上呢。”黑影在三丈外一堆瓦砾中发话。

两个灰衣人轻功已臻化境，自力超人，听觉更是锐敏。可是，竟然不知道黑影是如何下来的，又如何能鬼魅似的幻现的。

“为何跟踪我们？”

“白天，我看到海山进入客店，以为他住在该处，所以准备晚间去拜望他。”黑慰泰然自若发话：“岂知他根本就不在长治老店落脚，白来了。

刚好碰上你们两位仁兄，一左一右跟踪慑魂仙姬，我也一待好奇，所以跟来了。也许，我的好奇也将因此而途命呢。”

“是的，你将因此而送命，贵姓呀？”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张家全。”

- 语惊人，两个灰影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兴奋敬狂，身形一闪即至，一左一右夹住了张家全，形成夹攻阵势，气氛一紧。

“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的黑影欣然说。

“得来十分费工夫。”张家全嘲弄地接口：“我猜，你们所站的部位，适宜使用三透风锥，交叉发射，十拿九稳。”

“阁下，咱们奉命要活的。”

“呵呵，奉谁之命呀？”

“让你清三次。”灰衣人调侃的口吻中，充满了得意和自信。

“你们知道吗？我不打算要活的。”

“废话。”

“我是个猎人，对挖坑装陷阱毫无兴趣，太辛苦太麻烦，我喜欢乾脆俐落面对猛兽格斗，我认为猛兽也有发挥长处的权利。

你们知道吗？与猛兽格斗，必须一击致命，受伤后的猛兽，危险性增加十倍。所以，我从来就不打算要活的，活的猛兽携带起来真不方便哪！两位。”

人影一闪一晃，幅度很小，随即在原地重现。

利器破风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共有六枚三透风锥在空间里以高速飞行，远出五丈外，啸风声仍然锐利刺耳，可知劲道极了。

两个灰衣人说要活的，已表明不用暗器，但却乘张家全说话分心的机会，用暗器行致命一击。

估计张家全会向两侧闪避，估计却落了空。

“我告诉你们。”张家全的语音平静极了：“你们整天为生活奔忙，为计算别人而用尽心机。

而我，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昼夜千断锻自己，在深山大泽中出生入死，与毒虫猛兽命。

每天要花两个时辰以上练暗器，二十年来从不间断。如果你们两个人就能用暗器毙了我，我岂不是白活了二十年。”

剑鸣似龙吟，两个灰衣人同时拔剑。

“你们知道吗？”张家全摆出教训人的面孔：“一头猛兽攻击时，有四条腿二十个利爪可用，还得加上一条可攻击的尾巴，庞然巨物如山岳般压倒，危险性可想而知。而一个人手上有刀剑，必定寄望在刀剑上，攻击时只能算一点攻击，比猛兽少了四倍的攻击力量。老兄们，你们两个加起来，不客气地说，还不如一头猛兽。”

剑光如电，两把剑吐出万道金蛇，剑气澈骨裂肤，罩住了正说得津津有味张家全。

剑山压到，蓦地刀光如千百道光华闪烁，爰风大作，刀光与聚合的剑虹陡然交织。

光华闪烁中，乍明乍灭，聚合、穿织、飞散、逸出。

一触即分，光华乍敛，风止雷息。

人影三方分立，都换了位置。

“呃……啊……”原先的灰影发出可怕的叫号，身形一晃，噗一声剑脱手坠地。再一晃，向前扭曲着栽倒。

“一击致命。”张家全平静的嗓音在夜空中传出：“人是跑不赢猛兽的，必须一击便中。强存弱亡，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另一个灰衣人的信心与勇气，因此致命一击而迅速消退沉落。

他不再抢攻，长剑一领，布下了严密的防卫网，小心翼翼地移位以巩固自己的防衡地势张家全抱刀屹立，任由对方移位，仅徐徐转动身躯，保持面向敌的泰然姿势。

“我说过。”他的语气似乎更为平静，也显得更为冷酷：“猛兽也有发挥长处的权利，因此多年以来，我决不偷袭，一定给予猛兽公平的格斗机会。

猛兽有猛兽的尊严，人也应该有。你两个狗东西就没有尊严，你们根本就给中条二孤老任何机会。上！”

“快……逃……”倒地的灰衣人，发出濒死的呼叫，在自己的血泊中猛烈地一呼，开始断绝呼吸。

灰衣人不敢上，蓦地向后飞退。

一声豹吼，人到刀到。

好狂，好野，雷霆万钧，风云变色。人与刀浑如一体，刀出处恍若电光激射，那股威势足以令对手心神崩溃，如羊见虎。

灰衣人逸走如电的身法，仍然不够快。

刀气压体中，灰衣人大旋身剑发穿心一剑，不再保护自己，要给张家全致命一击，同归于尽。

“铮！”火星暴射，刀崩开剑，随即排空直入，血光崩现。

握着剑的手飞出三丈外，刀光再闪，刀背噗一声敲在灰衣人的右膝上，人体倒地。

脚踏住了胸膛，刀尖抵在咽喉下。

“海山到底是什么人？”问声似沉雷。

“哎……”灰衣人痛得不住狂叫。

“说！”

“是……是要……要杀你的人……”“他为何要杀那些废王？”

“我……我不知道……”“报你的名号。”

“我……”“说！”

“先……先救我，我的血……快……快要流尽了……”灰衣人的右手齐肘而断，鲜血如泉。

“报名号，我放你一马。”

“呃……”灰衣人浑身一震，手脚一松。

张家全颓然将脚挪开，懊丧地收刀。他的脚已控制了对方的气海，但对方仍能自断心脉，大出他意料之外。

对方根本没将一代女魔慑魂仙姬放在眼下，可知定是武功超绝的高手，但居然在受制中自断心脉，可知必定比他所估计的份量更重更高。

“海山兄妹居然有这种特等高手在暗中听候差遣，委实令人莫测高深。”他心中暗忖：

“看来，真得用些心机与他周旋才行。”

他将两具体丢入废墟，失望地离去。

尹香君的客房在三进后的独院内，她包下了这间独院。两位长随住在邻房照料，负责与店中派来的两名仆妇联络，处处表现出老练、精明、细心，妄想前来窥探的人，真得千万小心。

其实她为人随和，谈吐不脱江湖儿女本色，打扮虽然像大家闺秀，外表却仍然不待流露出不知世情险恶的童稚，当然也俏皮慧黠。

三更天，它仍然在烛下整理自己的衣裙，脱线的地方须加几针，该补的地方就补。

一位姑娘家遨游天下，身边没带有侍女，长随却又是骠悍粗豪的两个中年人，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她是那么细心专住，针线女红的功夫不差，烛光下，一身罗裳充满女性的魅力，美丽的面庞显得更添美丽。

她在补一件月白春衫，似乎右袖边脱了线，一针一线，细心而安详真像在深闺缝嫁衣的小姑娘。

房门悄然徐启，无声无息。

客房宽润，有内间，她在外间补缝，外间本来就可以当客室使用。

- 张圆桌，两只烛台。

她是面向内间的，身后的房门她不可能看得到。

而且，房门开启悄然无声。

这是说，门臼一定事先点了油，或者注了水。

“自己拉凳子坐。”她似乎在向烛台说话：“我知道你要来。桌上有菜，刚沏的。”

海山一身轻劲装 - - 做贼的装，夜行衣。

有脚步声了，不需偷偷摸摸啦！

拖出右首的长凳，海山笑吟吟地坐下了，大大方方地自己拖过茶具盘，自己斟茶，也替姑娘斟了一杯。

“姑娘好精巧的手艺，江南女红天下闻名。”他将茶递过：“幸会幸会。”

“很难说，海公子。”姑娘俏巧地咬断一根线头，那细柔的举动充满美感，抬头注视着英俊的海山嫣然微笑，笑容更美，颊边绽起梨涡，大概形容美的“梨涡浅笑”，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难说呢？”海山笑笑，喝了一口茶。

“不相识的人，很少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家。”姑娘放下针线：“即使有一方不幸家破人亡，也不是有意造成的，天灾人祸，势不由人，不幸与灾难只能付诸天命，不能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认识的人，就不一样了，往往最知己的朋友，会变成不共戴天的死仇大敌。”

“姑娘意何所指？”

“你呀！”

“我？”

“是呀！以往，你我不认识。”

“不错。”

“你如果夜侵客室，我不认塞这是不共戴天的罪行，这只是偶发事件，你我本来就互不相识——这……”——“但今天在店堂，你我认识了，彼此一团和气，像朋友般打招呼。现在，你就穿上一身贼衣，身上带了剑，扮偷香贼登堂入室。你说，怎么说？”

假使姑娘大吵大闹，兴师问罪，一定会让对方恼羞成怒，出下策来硬的，反正人不要脸万事可为，甚至会举出一千个理由表示自己有权霸王硬上弓。

但她细声细语，微笑如花，像在向知心的人倾诉，情调美极了，谁又能煞风景破坏这美好的情调？

海山脸红耳赤，发了一阵僵。

任何人都会找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保护自己的天生本能。

任何歹徒恶棍，都会编出理由，来为自己所做的伤天害理勾当辩护，把自己说成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行为，决无例外。

海山也不例外，呆了一呆，就找到正当的理由。

“尹姑娘，你是不是武断了些？”他脸上换了笑意：“要不，就是误会了我的来意。”

“真的呀？”姑娘笑问，笑得甜甜地。

“我知道我现在的行径，容易让人误解。”

“真意为何？”姑娘紧问：“我是一个很好的，很不令人烦的好听众。”

“姑娘也参予了沁州劫车事件？”

“我否认。你可以去问慑魂仙姬蔡大姐，是我劝她们不要轻举妄动的。不瞒你说，我是受害人。”

“受害人？”

“我从北面路过，官道戒严，误了我的行程，不是受害人又是什么？为了赶路，所以我绕路而行，中途碰上了这些男女强盗，如此而已。海公子，你不是官方的人吧？怎么追究起这件胎死的罪案来了？”

“我不是公门人。”海山一口否认：“只是对一些事颇感困惑。”

“请说。”

“姑娘曾经向蔡红姑说过一些话。”

“对，你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守不住秘密的。”

“姑娘曾经说，威镇关外，出身长春门下的燕山三剑客全来了。”

“不错。”

“姑娘的消息来自何处？燕山三剑客又是什么来历？希望……”“我一定

要答覆吗？”

“我在请求。”

“好，我说。”姑娘将衣物放回工篮：“途经太谷，当时护军大半留驻，次日方折返太原，我就住在太谷老店中。”

太谷老店设有酒肆，有些护军到酒肆轰饮，三杯黄汤下肚，口没遮拦百无禁忌，我就是从护军口中，知道有这么三位关外高手在暗中保护车队。

至于燕山三剑客的来历，抱歉，我是江南人，一辈子没听说过江北的事，更不用说迢迢万里外的关外高人了。不过，倒曾听人说过有关长春门的一些传闻。”

“姑娘知道些什么？”

“那是家父说的。”

“令尊行空天马，天下奇士，见闻广博自在意中。”

“公子夸奖。长春门开创祖师，是元初仙师长春真人丘处机。当时蒙人仇视汉人，一度曾有火焚天下杀绝南人的计画，后来总算被首相耶律楚材亟力反对而取消。蒙人信佛，又在西域带来回教，因此对佛道弟子稍为宽大。

的仙长就利用玄门包庇了许多抗元志士，这就是长春门受到北地武林同道崇敬的原因，长春门也因此而成为天下名门。

大明建国之后，燕王国师道衍仇视长春门，长春门便退出关外，从此与关内不通往来。

海公子，你出身庐山天绝狂叟门下，问这些有何用意？”

“我只想了解一些武林情势而已。”

“满人入主天下，长春门当然也随之而君临中原，你要了解长春门的底细，恐怕得向关外人士打听了。至于军中有没有长春门下，也得向满人打听。找我，那是问道于盲。”

“承教了，打扰姑娘，告辞。”海山推杯而起。

“海公子仅达到一半目的。”姑娘也站起嫣然一笑。

“呵呵！姑娘知道我另一半目的？”

“知道。”

“请教！”

“毕竟我是一位姑娘，不便说。不过，即使你想达到，也不会成功。”

“真的呀？”海山脸色有点异样。

“你外面的三个人，绝对摆平不了我那两位叔叔。你，还不可能把我的衣裙撕掉。”

“你很有自信？”

“不错。”

海山手一抬，阴风乍起，一道看不见的罡风劲流，指向姑娘的胸口七坎要穴。

刹那间，另一手五指像鹰爪，似乎在一伸之下，平空加长了一尺。

隔着圆桌，姑娘淡淡一笑，左手轻轻一拂，迎面袭来的罡风劲流，似乎速度增加了一倍，折向斜走。

啪一声轻响，近邻的一座茶几，突然在八尺外崩裂。

同一瞬间，她的纤纤玉指，像一把钢锥，指向抓来的手爪掌心。

海山是行家，行家中的行家，指发的罡风劲流被引偏，已知碰上了可怕的劲敌，怎敢寄望在爪上？

他猛地疾退八尺，烛火摇摇。

身形未稳，姑娘的左掌猛地一拂，看似无力无劲，但她庄严肃穆的神情，已可表示她这一掌反拂，已经神功默运，非同小可。

一声沉叱，海山连发两掌，风雷迸发！

两支烛像在狂风中扬撼，桌上的茶具不向外飞，反而向上一蹦，在半空中炸裂成碎屑，纷纷向下直坠在桌面上。

海山已退至壁根，脸色泛白。

“你最好不要拔剑。”姑娘神色庄严，凤目中突然光芒闪烁：“我告诉你，我遨游天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谁想要我的命，我不会饶他。”

海山的手，已经抓住了剑靶。

“顺便告诉你。”姑娘粉面上杀气涌现：“我不敢说我如何了不起，至少在兵慌马乱中，我可以自保。

不要惹起我的杀机，对你将大有好处。像我这种人，隐起身来将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白昼闹市杀人，不会有踪迹可寻。所以，你最好不要动其他不好的念头。夜已深，不便久鱿，你可以走了。”

海山发出一声低喝，目光落在虚掩的房门上。

“来了来了，不要发讯号。”外面有人叫。

房门推开了，人一涌而入。

三个穿夜行衣，戴了只露双目的头罩，目光迟滞的人，被尹姑娘的两位长随推入。

海山大吃一惊，自己的三个武功出类拔萃的人，怎么不经过过打，就变成这副德性？

俘虏，一点也不假，他的三个同伴，不明不白就成了对方的俘虏。

“他们劳累过度。”一位长随笑笑：“在外面打瞌睡，快醒啦！”

“熊叔，放了他们吧。”姑娘同复了娇艳的笑容，大概不再生气了。

“是，小姐！”熊叔笑吟吟地说，拍拍第一个人的背心。

那人打冷战，眼睛开始动了。

“海公子，我这位熊叔叔的绰号，才真的叫飞熊。”姑娘向海山笑说：“所以在白天，我请你改绰号为飞龙，以免混淆。其实你只是信口胡说绰号吓唬冯堡主那些随从，飞熊的绰号并不悦耳呢！”

“真巧，可能是巧合，也许是你我有缘。”熊叔笑吟吟地说：“在下熊海，姓熊名海，名成了你的姓，你说巧不巧？”

“在下记住诸位了。”海山恨恨地说。

“我姓罗，单名维。”另一名长随接口：“不妨向江湖朋友打听我这号人物，就知道你该怎么对付我了。我其实手底下不甚了了，浪得虚名不难对付。”

“诸位，请便。”飞熊举手送客。

海山总算很有风度，向姑娘抱拳施礼。

“诸多唐突，恕罪！后会有期。”他强笑着说。

“好说好说。海公子，不送。”

海山再向熊、罗两人行礼，带了三个人狼狈而走。

他们是从屋上走的，到了店右的屋顶，暗影中闪出一个夜行人。

“你是谁？”海山低声问。

“五行。”

“哦！两个人，熊海、罗维，是何来路？”

“人在这里？”

“是的。”

“离开他们远一点。”

“怎么？”

“飞熊熊海，摘星手罗维。二十年前他们出道，功臻化境，游戏风尘，号称江珊八杰之二，神出鬼没，还没听说有人对付得了他们。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知道了，退！”

“是！”黑影应诺着隐去。

“告诉所有的人，留意他们。”海山向身后的三个同伴交代。

“遵命！”

第六章

一个不易看清的淡淡人影，恰好在海山四个人跳下小巷时，出现在他们先前站立的屋顶，毫不迟疑地飞掠而过，无巧不巧地纵落在尹姑娘所住的独院屋顶上。

人影乍现，飞熊轻灵地迎面截住了。

双方都快，也遭遇得仓促，来不及看清形影，劈面撞上了。

飞熊以为是海山的人，去而复来未免太可恶，也就不再客气，劈面就是一掌劈出。

已经知道对方身怀绝学，岂敢大意，这一掌当然威力无伦，石破天惊。

黑影是张家全，他要继续踩探海山的下落。

先是掌声乍爆，然后是瓦裂椽折，一阵怪响急震中，飞熊倒飞而出，翻腾着下坠。

张家全脚下断了两根瓦椽，这种老屋真不够结实，人随着大破洞向下沉落，压垮了年代久远的承尘，轰然下坠。

这可妙，百年老店的承尘上，积压真有三寸厚，这一出现五尺大的破洞，几乎所有的积尘随着往下倾泻，烟尘弥漫，呛得人受不了。

下面的住客更受不了，真应了一句话：祸从天降。

又是妙，这是尹姑娘的内间。

她刚就寝，天气热，仅穿了亵衣裤。

亵衣其实该称胸围子，露出香肩和一双粉臂。中衣倒还像样，绸质的薄薄长裤，这是江南人的习惯，本地人可不穿这种累赘。

床头的烛台幸好未被波及，但烛火摇摇视度不良，加以尘埃纷落滚滚弥漫，那分得清下坠的人是老几？

她被响声惊得从床上飞跃而起，碎瓦、折木、裂板、尘埃……可把她弄得狼狈万分，一大堆乱七八糟暴雨般向下落，灰头土脸一塌糊涂。

混乱中，她隐约地看到下降的人。

一声娇叱，她在尘埃滚滚中，双手排开下砸的碎承尘板，愤怒地扑上了。

张家全由于发掌拒敌太过仓猝，未能发挥真力，而飞熊是全力施展，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手臂发麻，头脑有点晕眩，尘埃也呛得他受不了，那知自己身在何处？

听到叱声，看到朦胧贴身的人影，身形还没完全飘落，百忙中双掌齐推，本能地出手自保。

双方贴身，手一伸便及体。

幸好双方都在狼狈忙乱中，突然的出手攻击劲道有限，来不及运注内力，不然这一击必定出入命。

双方都有一只手掌，拍中对方的胸口，同在尘埃飞扬中暴退，都禁受得起打击。

张家全吃了一惊，神智一清，这才看清自己所攻击的是一位半裸的女人，不等身形稳下，单足一点地，一鹤冲霄扶摇直上，穿被洞重登瓦面，如飞而遁。

“对不起……”临行他向破洞口叫。

摘星手上来了，但已慢了一步，追之不及。

“这鬼地方真不能住了！”下面传出尹香君窘急的叫喊声。

五行堡的人，在店中进进出出，一个个鬼鬼祟祟。

而且，人数一天天增加，三三两两男男女女，来去匆匆，连店伙也弄不清五行堡到底有多少人住店。

昨晚店中不安静，但五行堡的人毫不介意。

一早，所有的人几乎都匆匆离店走了，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留在店中的人，似乎只有黑牡丹冯秀秀主婢。

尹姑娘换了独院改住上房，恰好与姓费的神秘年轻人住在同一进。

二更天，张家全出现在守备府的幽暗角落中。

他没有帮手，江湖门径不熟。

府城虽然算得是他的地盘，但却没有半个熟悉的朋友，因此不可能打听到确实的消息，一初都不得在暗地里摸索。

海山是跟踪的能手，也是摆脱追踪的行家。

凭张家全的能耐，怎能钉牢这个神出鬼没的老江湖？所以只好自以为是地，有耐心地逐步探索。

他曾经在无意中发现海山从守备府的角门出来，因此决定在守备府搜索。

猛兽有一定的活动地盘，只要有耐心，一定可以找出兽踪的。

守备府是原来的王府，王府本身就建有囚室。

目下的守备府权力大得出奇，知府和长治知县，比一个听差还不如，守备府一手掌握了军、民二政。

衙门里的囚犯，知府知县是不敢过问的。

囚房的另一端是秘密刑讯室，这天晚上灯火通明。

堂上，高坐着一位校尉，一旁是狱官、司书、检校……另一旁，高坐着伊尔根觉罗阿林，与三名游骑兵的军官，他们是贵宾。

堂下，可怜的太行三仙之一的飞霞老道，手被反铐，脚下有三十斤的脚镣，脖子有拖，在四名精壮的狱卒连拖带推下，压跪在堂下动弹不得。

问案校尉向伊尔根觉罗阿林打手式，阿林点点头回答，表示就是这个

人。

“烙刑伺候！”问案校尉大声叫。

堂下的宜兵们应嗜一声，片刻，便弄来了火炭熊熊的火鼎和烙铁，往案下排放停当。

天气本来就够热，加上这么一座热流汤漾的火鼎，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冒汗，火气更旺了飞霞道人却感到浑身发冷，冷得发抖。

刑抬来了，穿架着老道的双腋，老道便失去了活动能力，向下一压，老道的双脚也不能动了。

四个刑手对付他，有如老鹰捉小鸡。

两名刑手在搬弄烙铁，怪眼盯着他像饿狼觅食。

一名刑手拉开了他的胸襟，露出长了黄毛的胸膛。

“你必须真供，老道。”问案校尉声如阎王问案：“以免皮肉受苦。口供不对，每次烙三分。”

“你……你们要……要问什么？”他心胆俱裂叫号。

“沁州阴谋抢劫车队，有你一份？”

“是……是的，但……但小道不……不是劫……劫车，而……而是想见……见一个人。

“谁？——山……山阴王的妃……杨……杨氏。”

“唔！你很合作。有那些同谋？”

“扬妃的妹妹杨……杨芷姑，江南剑客吴……吴剑虹，八方刀周……周三畏，还有……

还有慑魂仙姬一……一群女人。”老道有问必答，不敢不答，烙铁如果烙在胸膛上，那可不是好玩的。

“到目前为止，你的合作口供总算大致相符。”问案校尉一阵阴笑：“好好保持合作吧！本官不希望把你烙死烙焦，就看你的了。失败了，你为何又来？”

“杨芷姑不……不肯放弃……”“不放弃什么？”

“救走她……她的姐姐。因此，我……我们……”“那些人？”

“杨芷姑、小道、吴剑虹、周三畏……”“慑魂仙姬呢？”

“她在沁……沁州，就……就不管了。”

“唔！大致相符。你们以后怎样？”

“往北跟……跟到黎城，跟……：跟到东阳关，发觉车……车队全……全变了，人……人都不见了，车队也……也七零八落。

因此便往回……回找。小道不愿意……便独自离开了。傍……傍晚……一进城，便被公……公爷们捉来了。”

伊尔根觉罗阿林向问案校尉连打手式。

问案校尉不住点头。

“你是在什么地方离开他们的？”换了伊尔根觉罗阿林讯问。

“在东阳关。”

“他们呢？”

“小道口……口知道他们要……要往回路寻……寻踪，以后的事就……就不知道了。”

伊尔根觉罗阿林向问案校尉口打手式，其中砍头的手式极为明显，然后离座，带了徒八匆匆走了。

刑讯室前面的院子暗影中，张家全也悄然撤走。

十二匹骏马叫开了城门，向北络尘而去，领队的人，正是伊尔根觉罗阿林。

张家全想起与鬼谷老人救六合王的事，心中一动。
海山这汉奸，与他的私人仇恨，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有跟去看看杨芷姑的冲动。
他越城而出，次日在城外买了坐骑，向北急赶。

第二天近午待分，处决废王们的刑场北面两里地，官道旁的一座小凉亭，一位老农在亭中歇脚，一看便知是附近的良民。

杨芷姑一身村姑装，长包裹中里有剑。

吴剑虹与周三畏也是乡民打扮，刀剑裹在衣内，从北面向凉亭接近，神色不安，眉梢眼角有重忧。

“歇歇脚口水。”江南剑客说，首先入亭，瞥了老农一眼：“奇怪，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黎城的人众口一词，说车队进城就是那付鬼样子，护军不足三十骑，也没有与车队走在一起，车队没有乘马跟随的人。这是说，车队在到达黎城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要在这段路上找线索。”八方刀舀水解渴：“车队出潞城是好好的，按他们的行程，潞城至黎城要不了两天，而车队进黎城却是两天后的入黑暗分。所以，毛病一定出在这一段路上。”

“哦！你们是说好几天以前，经过此地的军方车队？”老农夫突然问。

“是啊！老人家。”江南剑客兴趣来了：“二十八辆车，十几位乘马的，衣着华丽的人口一百名穿甲护军，几十骑游勇。哦！老人家可曾……”“我看见的。”老农向南面的山坡官道一指：“瞧！在那儿，在那儿扎营，埋锅造饭，不许人接近。老汉在这里看到的，可惜看不见山坡那一边的情景。”

“逗留多久？”

“大概有一两个时辰，未牌才走的。”

“你看见他们走的？”

“没有。”老农摇摇头：“老汉家在山那边，在山上只看到隐约的车马走动，是不是他们，还不敢决定呢！”

“谢谢啦！老伯。”

“不谢不谢，你们问这些……”“我们有人跟着车队走，事后人不见了，所以沿途询问寻找。”

“哦！难怪。”

江南剑客一打眼色，再次向老农道谢，出亭便走。

老农目送三人的身影去远，阴阴一笑也动身出亭。

他们先到达埋锅造饭的地方，找到了车辙，找到了扎营的遗迹，找到了遗弃的杂物。

找到了两只小孩遗落的鞍子，和一些撕掉的布帛。

不幸的预感，震撼着他们。

正在找，八方刀突然发出恐惧的惊呼。

百步外的草丛中，陆续有穿箭衣的人长身而起，四面八方，足有五十个人。

伊尔根觉罗阿林站在西北角提刀屹立，相距百步外，仍可感到杀气迫人。

化装为老农的人，站在一侧不住阴笑。

“从南突围！”八方公撒刀急叫：“咱们中了圈套，糟了。——“走不掉的，老哥。”江南剑客苦笑：“你四面看看，三里之内，连一株藏身的树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杀一个算一个。”

“我……我该死，我……我连累了你们……”杨芷姑一面拔剑一面哭泣，丢掉包裹准备拼命。

“这是我们命该如此，不怨谁。”八方刀长喙一声：“拼吧！是时候了，国破家亡，活着也是痛苦，我八方刀周三畏不是忠臣义士，至少今天拼死了，还不算迟。走吧！我领先。”

“往东走！”伊尔根觉罗阿林声如沉雷：“半里外，有处山洼，有新土覆盖，下面是你们的主子，你们可以去凭吊一番，我给你们片刻工夫。”

三人大踏步向东走，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概。

站在一排新土面前，腥臭的气味中人欲呕，覆盖血迹的土盖得薄，所以太阳一晒，腥臭蒸腾透土而出。

“天啊……”杨芷姑跪下哭倒，匍匐着站不起来了。

两位风尘侠客，酸楚地缓缓下跪，老泪纵横。

四十余名箭衣大汉，缓缓合围，一个个神色庄严，脸无表情。

“我给你们机会。”伊尔根觉罗阿林自主别：“我尊敬你们，让你们像勇士一样，在格斗中成仁。”

“我也尊敬你。”八方刀拭去泪水，面对威风凛凛的伊尔根觉罗阿林：“我，大明遗民周三畏。”

阿林举手一挥，大踏步出来了一名汉子。

“我，西林觉罗乌雅。”大汉抱刀行礼，操着纯熟的汉语大声说：“大清骁骑尉。”

一声锐啸，雁翎刀火杂杂向前冲刺。

“铮！铮铮！”双刀疯狂地纠缠，人影飘摇。

双方同样的骁勇，同样的刀法纯熟狂野，你来我往舍死忘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一扬激烈凶悍的恶斗。

双方刀上的火候半斤八两，棋逢敌手。

力与力的拼搏，百十刀之后，善于养力的人渐占上风。

在狂乱的闪动人影中，飞舞激射的刀光内，突然传出一声沉，一声破风的刀吟，人影终于分开了。

西林觉罗乌雅冲出三丈外，突然扔刀摔倒。

一声况喝，跃出另一名大汉。

“德都勒察钦。”大汉大声报名，声到，刀到，人到，森森刀气澈体生寒。

八方刀真力耗损甚巨，大汗澈体。

江南剑客一跃而上，要换下八方刀，但已来不及了，伊尔根觉罗阿林已挥刀截住，刀似雷霆锐不可当。

德都勒察钦已扑向八方刀，攻势如狂风暴雨，一刀连一刀绵绵不绝，抢制机先全力施展杨姑娘刚冲生二五步，身侧已有一名虬髯大汉虎跳而来，啸声如雷震，刀光漫天澈地而至，她不得不定下心神挥剑接斗。

江南剑客碰上了高手，碰上了勇士中的勇士。

伊尔根觉罗阿林，名义上是杂牌游骑兵的领队，其实是飞龙秘队的干员，未调任飞龙秘队之前，他已经是大名鼎鼎出身正黄旗的三旗侍卫一等巴图鲁（勇士），刀上的技巧、力道，扎实、超人一等。

他身经百战，刀下无敌，比起江南剑客以诡奇剑术在江湖鬼混的经历，他的根基扎实多多。

狂攻三二十刀，已取得优势，把江南剑客逼得八方游走，递不出剑招。

一声惨叫，八方刀首先被砍断了右腿，摔倒时身躯尚未着地，刀光疾闪，脑袋被德都勒察砍下来了。

杨芷姑是武功最差的一个。

她的剑根本就不敢与虬髯大汉的雁翎刀接触，十余刀之后便岌岌可危，只能用小巧的身法游斗。

八方刀的惨叫，把她吓得心胆俱寒，手中剑一震，被震得连人带剑震飞出两丈外，而虬髯大汉的如电刀光，已衔尾光临顶门。

她无法招架，顺势滚倒远出丈外，跪起一腿猛地以剑靶支地，人向剑尖上一仆。

“姐……我来了……”她凄厉地尖叫，剑自肚腹正中贯入向上穿透胸腔。

虬髯大汉到了，雁翎刀兜头劈落。

刀锋突然停顿，距顶门不足半寸。

她缓缓向侧滚倒，剑几乎已经看不见剑身了。

虬髯大汉退了两步，啪一声行抱刀礼躬身致敬，转身收刀大踏步走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伊尔根觉罗阿林，一刀剖开了江南剑客的右肋，飞退丈外冷然抱刀屹立。

江南剑客摔出丈外，双手在跪起时将剑捧起。

“人生自古谁无死……”他仰天高呼：“梦魂依旧……到……家……山……”剑在喉下一抹，鲜血迸流，人缓缓向前一仆。

四周，包括站在他前面不远处的伊尔根觉罗阿林，不约而同学刀行礼致敬。

上来两名大汉，分立在体两侧。

“我听得懂这两句话。”伊尔根觉罗阿林况声说：“不能把他们埋在这里。”

三具尸体拖放在一起。

西林觉罗乌雅的尸体，则由同伴抱至另一旁。

“到岗上去，替他们建坟立碑。”伊尔根觉罗阿林向北面的山梁一指：“这里所埋的人，全是贪生怕死的贱奴，所以不能埋在这里。”

后来有人在岗上看到三座坟，立了一座小碑亭，碑阴刻着两句诗不像诗的字：“人生自古谁无死，梦魂依旧到家山。”

碑面，刻的是：“故明三义士之墓。”

不具名，仅刻了年月：“大清顺治三年初秋吉日立”。

张家全潜伏在远处的岗坡上，丛草掩住了他的身躯。

他心酸地目睹惨事的发生和结束，却无能为力。

对方有四五十名勇士，大白天炎阳当顶，附近三里内有草无木，一无遮掩，自己即使不怕死，敢逞匹夫之勇，也力难回天。

只要一现身，远远地就会被人发现，在五十名勇士的围攻下，他除了

白赔上一条命之外，最多只能杀死对方几个人，依然救不了这三个可怜虫。

因此，他只能强按心潮，忍住内心的酸楚，远远地作壁上观，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孤单无助。

他把飞霞老道恨入骨髓，发誓要潜入守备府大牢，一刀宰了那贪生怕死的贼道。

当天，他赶回府城。

- 到府城，便看到城门口挂着示众的十二颗脑袋中，有一颗是飞霞老道的，他来晚了。

处决的告示中，仅提老道在潞城抢劫的事，而不提意图抢救山阴王妃的罪行。

奇怪的是，也没提抢劫的同谋犯是什么人。

他感到奇怪，飞霞老道招供，分明提到慑魂仙姬蔡红姑，为何官府不予追究。

海山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通知官府捉五行堡主？在沁州埋伏准备劫王府车队，冯堡主是实力最强的一伙。

他和鬼谷老人不在告示的缉拿榜上，却有许多人在暗中设法捉拿他两人。

这一切，他必须查出头绪来。

不能落店，藏匿的地方很多。

全城破败的空屋，真有上千上万家，不愁无处容身，而且他对府城的环境相当熟悉，天时地利都对他有利。

他却不知，自沁州至府城附近，密探遍布，都在全力侦查他和鬼谷老人的下落，附带还有一个八岁的小孩方小福。

这些密探中，根本不知侦缉他们的理由和罪名。

南关金桥旁有一座大宅，大院门已崩塌了一半，裏面有二十余间房舍，完整的数不出几间。

据说，宅主人早已死光了，子孙无子余，族人亲友无音无讯，事实上已成了废宅，院堂草木侵阶，狐鼠在内营巢。

据说，天一黑，幢幢鬼影忽隐忽现，鬼火萤光明灭不定，没有人敢进入探看，大白天也阴风惨惨扑面生寒。

这天傍晚时分，城门已闭，但南园仍然有短暂的夜市，金桥上偶或有看到三两个醉鬼，喧闹着走过。

张家全买了一包食物，一些菜肴几块大饼，匆匆经过金桥，要返回古宅中进食。

桥两边有人，两前两后，突然把他堵在桥中心。

“留步！”前面的两个青衣人，伸手拦住了他。

他警觉地瞥了对方一眼，半扭头又看到了身后的两个人手按上了刀靶。

“怎么啦？”他沉着地问。

只消看第一眼，他便认出对方是何来路了。

四个人，问话的这位仁兄，他一点也不陌生。

可是，对方似乎并不能认出他的像貌，他的像貌已经有些少改变。

“在下觉得你很面熟。”

“真的呀？你不会是认亲家吧！”说不了三句话，他的火就冒上来了。

他的刀没带在身上，所以四大汉以为吃定他了，虽则有所提防，但并

不怎么在意。

第七章

“贵姓呀？”大汉不介意他出言挖苦。

“姓海。”他突然想起了海山：“海河，很好记。你们到底是……”

“姓海？胡说八道……” 嘭一声响，他一掌劈在大汉的耳门上，同时一脚疾飞，把另一名大汉踢得飞抛而起，飞越桥栏向河下掉。

说快真快，猛虎回头狂野地反扑，掌出脚飞，出其不意痛揍，完全是猛兽的反应，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快速地解决所有的劲敌。

在行人笃惶呼叫声中，他挟起那位他认识被劈昏了的大汉，一溜烟过了桥，往小巷于里一钻，迅速脱离现场，再绕道扑奔藏匿的大宅。

大汉被拍醒了，眼前漆黑一片，发觉自己躺在地上，手脚发僵动弹不得。

“哎哟……” 大汉忍不住叫起来，耳门被劈处感到痛楚，这一掌挨得不轻。

“不要鬼叫，我知道你受得了。” 黑暗中传来张家全的语音。

“你……你是……” 大汉这才发觉身旁有人，也知道自己身处危境，大事不妙。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张家全。”

“哎呀……” “告诉我，贵堡主为何要搜捕我？”

“这……” “你不说，我另找人说，你还有三个同伴昏迷不醒。当然我不会饶你，你不说，我就将你一条条的撕下来。现在，撕一条腿肉……” “哎……不……不要，我说……我说……” 大汉不等他撕，手指一触大腿便狂叫起来。

“我在听。”

“堡主得了人不少好处，所……所以……”

“谁给他好处？”

“张爷，我发誓，我要是知道，要道雷打火烧。”

“是不是海山兄妹？”

“我真的不知道，海山的确曾经拜访过敝堡主，并没有谈论沁州轱车以外的事。在前些时，他也拜访过摄魂仙姬。这人在拜望蔡红姑之前，在店堂行凶打了本堡的人呢，可知不是他。”

“哼二你尽管胡说……” “这是天大的冤枉，我怎敢？” 大汉叫屈：“敝堡主之所以要对付你，并不全是为好处，他把你看成最强悍的劲敌，连断魂针与阴煞潜能也奈何不了你，所以……所以要除去你而甘心。”

说得合情合理，不由他不信。

“海山住在何处？” 他另起话题。

“不知道，这位仁兄神秘得令人莫测高深。不过，海秀她……” “她在何处？”

“她化名楚玲，躲在高升客栈，与一些鬼鬼祟祟的人鬼混，很少出外走动。”

“现在还在不在？”

“不知道，堡主不许本堡的人，管其他的闲事，要集中全力捉你和鬼谷老人。”

“你好好睡一夜。”张家全说。

海秀躲得很稳，她化名为楚玲，不在外面走动，以免引人注目。当然，夜间是她活动的时间。

不论昼夜，经常有人在它的邻房出入。

邻房也是她租的，她作为会客室。

天一黑，走道便黑沉沉。

她不许点走道转角处那盏小灯笼，黑暗便于活动。

一个人影像狸猫，在高升客栈各处悄然走动。

三更尽三更初，全店一静，仅大统的旅客，人多口杂，天气热睡不看，睡不看就天南地北胡扯。

这种地方交朋友非常的方便。

聊起天来，这些人的禁忌是：酒色可谈，不谈时政。

送走了三个神秘混混，海秀返回自己的卧房。

推开门，灯火外。

“怎么说？”躲在房内的姓费年轻人低声问。

“彭德传来消息，的确有人彷彿看到鬼谷老人。”她在床缘坐下，解开包头：“但没发现他带了小孩子。”

“彷彿？没求证？”

“该有八成是真的，那人与鬼谷老人有过节，不敢讨公道，所以不敢说十成把握。”

“这么说来，我们要追踪？”

“大概会的，老二。”她又要开始解衣沐浴了：“得出哥哥决定，她焦急得要死。小孩子如果落在彭德各地的人手中，招出身分，你我是死路一条。”

“烦人！”姓费的叹白气：“我同长治客栈，等那些人的消息，这里你要小心。”

“我知道，邻房有五支剑，料亦无妨。你也得小心，摄魂仙姬近来有点异样，小心她。”

“我会留心的。”姓费的说完，皆门走了。

刚转过另一条走道，那狸猫似的人影，已无声无息地从另一面溜进来。

这次，海旁将房门上了门。

房中早就准备好一大木盆水，大概它是个爱梁的姑娘。

这瞬间，它的手突然停在门上，那双本来美好的明眸，突然涌现浓浓的慑人杀机。

外面有古怪的声息，难道又是不畏死的伦香贼？

邻房藏匿有五支剑，意思是说：有五个暗中保护它的高手，做它的保镖伺机而动。

她无声无息地退至床前，吹熄了灯，悄悄抓起枕畔的剑。

她不是怕偷香贼偷窥春光，她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胴体裸露，而是听到了不寻常的声音，唤出了危险的气息。

普通的危险，它是不在乎的。

房中漆黑，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到房内的动静。

隔邻，传来轻微的叩击声：暂告的信号。

黑暗的走道中，突然传出飒飒风声。

邻房窜出两个人影，捷逾电闪，猛扑她门旁的唯一小窗，窗下伏着一个倦曲看的朦胧人影。

扑出的人身法相当怪异泼野，一个跃起，一个先向前仆伏，再斜向演出。

一上一下，奇快绝伦，而且悄然无声，仅两支剑发出利刃破风的飒飒轻啸。

皓曲看的人影不知道死神光临，蛰伏不动一无反应，好迟钝的偷香贼。

双剑奇华地贯入倦伏的人体内，剑上下几乎在同一瞬间人体。两个高手没有擒活口的打算。

这些卑贱的偷香贼不值得留活口，杀了拉倒，一了百了。

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慑人心魄的豹吼。

那是大豹与同类正面发威扑击的吼声，赶走同类保护地盘的吼声。豹搏杀猎物是不会发吼声的。

黑影纠缠了刹那，一接触便重归沉寂。

豹扑杀猎物就是这样的：一口咬断猎物的咽喉或脖子。

三个人影撞在一起，仅手脚不住抽搐。

她吃了一惊，客店里怎会有豹出现？

猛地拉开门，她贴地窜出。

邻房人影闪出，烛光乍现。

“姨！”窜出的三个人讶然叫。

她已从对面的壁根下站起，剑护佐全身。

那有什么豹？

也许豹已经走掉了。

两个同伴死在窗下，脖子断了。两支剑所贯入的东西不是人，而是一件青衣包了一张小长凳。

“先不要察看……”她急叫，及时制止同伴奔向察看同伴的死因。

微风飒然，一名青衣大汉手中的烛突然熄灭。

一声豹吼，风声自右面传出，消失在左端。烛熄的瞬间，有物自上方斜扑而下，消失在左端走道转角处，贴地窜掠，速度骇人听闻。

“碎”“人体倒地声入耳。

真是豹，难怪窜走的速度如此篇人，听觉也最为锐敏，身形似劲矢离弦，凭感觉急迫。

不可能是豹，没嗅到猛兽的腥味。

三具体，全是脖子被掌劈断的，一击致命。

另两个幸运的人，狂乱地跟踪便追。

黑影窜出院子，真像一头豹，轻灵美妙的姿态矫捷绝伦，跃上屋顶，两个起落便消失在屋脊后。

她大感惊异，星光下，黑影依稀，四爪腾跃纵窜，分明是一头豹，却没有尾巴。以她极为锐利的目力，居然看不清到底是虎还是豹，因为豹的身躯不可能如此修长。不算尾巴，大金钱豹的身长，决不可能超过四尺。

不管是什么，她都不能放过，有三位保镖可能已经死了，怎么能不追

查凶手？这头豹就是凶手。

她追过屋脊，豹已不见了，往何处寻？

“你们回去察看。”她向纵上来约两个同伴说：“看到底是被什么怪物所伤的？”

城里不可能有虎豹，至少璐安府城不可能有。战乱期间，山区里的小城，人死了十分之九，的确曾经有些城市中有虎豹出没。但府城不会有，人多，城高壕深，虎豹不会进来，所以她认为是怪物。

下面人声鼎沸，旅客们被豹吼声吓坏了。

右方不远处，第四栋民宅的一口匹耸屋脊上，她看到有物移动。星光下，动的东西一定会吸引注意。

她看到了，真是一头豹，那种猫一样的爬行动作，那种一无所惧的懒散轻灵移动。

后面，果然有一条尾巴在轻轻晃动。

如果能看得真切，她一定会发现那条尾巴是僵直的，而非柔软的尾巴。

那是一把运销的刀，当然不可能像豹尾一样柔软，可惜地无法看清。

“嗷……”又是一声豹吼。

她真应该等同伴土来，将同伴的死因告诉它的。但她等不及，不假思索地展开轻功提纵术，同第四栋民宅屋顶上的豹飞跃而去。

豹向侧一跳，不见了。

随即，出现在另一座屋脊上。

豹本来就是猫的同族，在树间屋顶与猫一样灵活，速度更快捷多多。人在屋顶上追猫，那是毫无希望的事。

但她不信邪，不信这头豹能逃得过它的手下。

这一道，迫近了大南门。

豹窜上了城门楼，城门楼空荡荡无人看守。

外面是南关，夜市早散，三更将尽。

她跟踪追入，志在必得。

奇怪，怎么不见了？

内侧的城墙一目了然，外面的雉堞也一览无遗，豹不可能跳下去，城墙一口匹两丈余，外面有深濠，跳下去该有水声。

她怔住了，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她收了剑，定下神小心用目光向四周搜视。

眼角看到柱角有物一晃，再定神察看，却又鬼影俱无，一无所见。

“我真的眼花了？”她向自己问。

它的左侧方，方砖楼面突然扭动了几下。终于，她眼角真正看到有物移动了，警觉地转身戒备。

怪影似乎是从黑暗的地方升起的，眼睛看到物体移动，便人目清晰。

是一个人，从地底升起来的人，不是豹。

移影换形，道术的一种。

她先前所看到的豹，至少她认为是豹的东西，就是所谓换形术。

她不知道移影换形术，所以觉得人是从地底下升出来的。

“你躲得真稳。”张家全语气冷森无比：“但还不够稳。你这支汉奸！这么多可敬的人都死了，你不死，公平吗？”

“原来是你”“她颇感意外。

“不错，是我。”

“有许多许多的人在找你，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获得你的踪迹，你却仍在府城出没，是很了不起。首先，你说我是汉奸？”

“不错。”

“你说我该死？”

“不错。”

“咕唔咕唔……”她大笑起来，一点也没有大家闺秀笑不露齿的好德性。

“你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胜利者。”

“等胜利者决定之后，我会告诉你我是不是汉奸，该不该死。”她拔剑出鞘：“张家全，你我曾经搏斗过，不曾分出胜负。”

“真的吗？”

“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承认你是我所碰上的所谓高手中，最骜悍、最勇敢、最高明的一个。”

“夸奖夸奖。”

“现在，是分出胜负的时候了。”它的语气斩钉截铁。

“势在必行，一点也不错。”

“这将是一场公平的决斗，你的刀，我的剑。”

“我答应你公平决斗，乃与剑。”他郑重地说，猎刀出鞘。

他本来就没有用飞刀对付海秀的打算，也猜想海秀已经知道他的飞刀可怕，用公平决斗的话来套牢他，他不介意。

天绝三剑，他自信应付得了。

剑吟隐隐，乃气撼人心魄。

似乎，双方极为谨慎地移位，沉稳地一分分移动，一足的重心未稳之前，另一足决不妄动，随时保持不动则已，动如雷霆的待发威力。

午夜的热浪已退，城楼上似乎秋霖已临，杀气弥漫，刀剑闪烁看慑人的奇光。

终于，气势升至临界点，陡然爆炸。

疯狂的刀光，狂乱的剑影，不知是谁先发动的？

猛然激射、闪动、流转、破空……

爆发的光芒陡然静止，天宇下，似乎仍萦回看隐隐的虎啸龙吟。

换了方位，刀上指，剑斜沉，相距丈余面面对，刚才那疯狂的搏击似乎不曾发生，那生死间不容发的凶险已过去了，那是很遥远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海秀的右背肋部位，有物微微地飘动。

那是它的外里，被刀划破了。

这一刀，真凶险得间不容发。

她打一冷战，她知道自己曾经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与死神打过一次交道，从死神的手军心逃出来了。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背肋部份外裳已被割开，但却感觉出让体内功在外力强压下被击破的震撼，和及失以可怖高速掠过时的瞬间灼热。

生与死的分野，就是那么一刹那，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事后才觉得危险万分，心寒胆裂，浑身冒冷汗。

一招几乎分了生死。

“你还有两剑。”张家全的语音坚强、有力、沉稳、凌厉，表现出强烈的

信心和意志。

风雷再发，电光浏射，死神再次光临。

黑夜中，招一发便已无法改变，生与死，几乎就在招发的瞬间便决定了。

仅凭豪勇是不够的，信心也靠不住。

攻出的刀剑，必须从那几乎无法臆测，无法计算的几微空隙中贯入、发力、逸出。每一丝力道都必须汇聚于一点，心神意志集中于一点。身躯每一条肌肉都必须保持平衡，平衡才能变化，才能绝对完全控制。

这就是绝顶高手生死相决中，至高无上的境界，与那些用拳头木棒乱打一气的泼斗，完全是两码子事。

刀，既存这电光石火似的瞬间流泻入剑山中。

“铮”一声狂震，火星激射。

厉啸声中，剑飞腾而起，飞越雉堞，飞落城下去了。

刀光电射，发出飒飒风涛。

海秀仰面便倒，危极险极，刀光一掠而过，贴胸斜掠而下，它的胸衣在刀气中破裂、飞起，高耸的玉乳，几乎被削掉了乳头。

她急滚，刀尖如影附形掠到。

她魂飞魄散，浑身力道全失，浑身一软，等待那猝落的刀光，等待最后一刹那。

胸口一凉，奇寒的刀尖，压在它的胸正中，压在她裸露的酥胸上。

傍立像鬼魅般的钢刀主人，冷然屹立真像个鬼怪。

“为何不杀我？”她听到自己抖切的声音。

“我正在盘算，该如何处置你这汉奸。”张家全的语气好冷，冷得令她心底生寒。

“你放屁！”她粗野地尖叫，几乎想跳起来。

假使刀尖不是抵在她的胸口上，她真会跳起来，暴怒的人，仍然知道克制自己，跳起来半死无疑。

“哼！我想到处置你的办法了……”“你才是汉奸。”她不理睬张家全的话：“你要知道我兄妹要杀朱家孽种的理由吗？”

“你居然有理由？”

“你知道天绝狂叟是如何死的吗？”

“你外祖？”

“清兵陷九江，他老人家率领庐山群豪勤王，协助南康王朱栩宅（金旁）反攻。”她咬牙切齿说：“那狗王竟然在再次失败后，诬指他老人家是乱民，他老人家与十八名义士，死在乱节与枪阵下。

从此，我家与朱家不共戴天。从此，我兄妹发誓，要尽所有力量，剑剑诛绝朱家的子孙，以免他们继续为祸人间。

你，你救走了我兄妹不共戴天的仇人后代，那小狗必定打起朱家皇裔的旗号，号召天下遗民义士，拥护他做皇帝，不知要坑死多少盲目复明的人，你……你……”她哭了，涕泪滂沱，似乎真的伤透了心，痛伤的人就是这副德行。

“你……你们……就算你们的仇人是南康王。”张家全一征，脸上的杀气逐渐消溶：“南康王与六合王是两码子事，天南地北各不相关，你……”“他们都是王室贵族，都是朱家的龙子龙孙，都是……”“住口：你这种计算方

法未免霸道荒谬……”“你才要住口：“她凶霸霸地叫：“假使今天他们的江山不垮，你如果得罪了六合王而逃到江西，江西的南康王会放过你吗？你在做梦，张家全，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太行山野人，你……”刀尖离开了那令人血脉贲张的裸胸。

假使他真做了那么一件事，不但江西的南康王放不过他，天下各地上百上千的龙子龙孙，都不会放过他，那是一定的。

“把你的刀挪开工我要起来。”她像头野猫。

“你……”“要不，你就给我一刀。”她指指自己的心口：“从这里捅进去，一下就够了，我相信一定不太痛。”

他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太行山野人，反应是直觉的，野兽般的反应，对方已经没有敌意，而且说得理直气壮，他的杀心便消失了。

当然，他怎能一刀捅进这美妙的酥胸？

他退了三步，收刀入鞘。

“你的理由不充分。”他直率地说。

“不成理由，是吗？”海秀爬起整衣，胡乱地掩住酥胸：“你不能不承认。”

“歪理！我不管你的仇恨是怎么一回事，你也不要干涉我的作为。”

“你把那祸根小鬼藏到何处去了？”

“我警告你。”他沉声说：“各行其是，互不干涉，那就天下太平。如果不，我一定会杀死你。”

他转身要走，海秀却缠住了他。

“好吧：我不管你的事。”海秀与他走了个并排：“恕我多问，你打算用那么一个小孩子，来号召天下义士反清复明吗？”

“废话：你看我像吗？你以为天下义士认识我张家全？我算老几？”

“那你……”“我不管这些事。”

“哦！我明白了，你受了鬼谷老人的利用。”

“你胡说什么？”

“鬼谷老人公冶方，据说为人方方正正，以大明遗老自居，利用你救出朱家的遗孤，自比周公，辅那个小成王，号召天下义士，他就可以从中取利……”“闭嘴：你把公冶前辈当成什么人？”

“好！不谈他，谈你。”他挽了张家全的手臂，拾级下城：“把这些烦人的事丢开。告诉我，今后你有什么打算？不会老死太行吧？”

“这……”“如果你有兴趣，咱们结伴邀游天下，如何？我是一个仔向导呢！”

“不，我得先返家看看。哦：你不会是官方的人吧？”

“我像吗？”

“你哥哥就像，我亲眼看见他出入守备衙门。”

“他是向衙门里的人打听消息，他恨透了你。”

“恨我？这……”“他恨朱家的人，可说已到了刻骨铭心地步。”她突然把张家全挤贴在城墙上，半裸的酥胸紧压着他的：“家全，你听我说……”叫得亲极了，声音柔柔地，十足女人味。

用声音、用身子、用手……紧贴在他身上，双手温柔地，情意绵绵地捧住他的双颊，鼻尖贴住鼻尖，吐气如兰。

他大为窘迫，也感到奇异的激情和不安，本能地用手抗拒，一抗拒就接触到令他更窘迫的所在。

“你听我说。”海秀姑得他更紧，压挤在城墙上，像一条缠住猎物的蛇：“有我在，哥哥不会再对你怎样，我们慢慢说服他，让他忘掉朱家的仇恨，好不好？人总不能在仇恨中活，是不是？”

他挣扎不脱，又不能板下脸发火。

老实说，这种感受他一辈子从没经历过，奇异的感觉又兴奋，又难过。他自己脸上像火一般发烫，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在发烫，真舍不得放手。

“是的，活得太……苦。”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双手不受控制，不由自主地在对方的身上探索：“所以，我不管身外的事，但谁要对我存心不良，我会毫不迟疑地保护我自己。”

他露得大多了，而海秀依然不满足。

“鬼谷老人其实是个好人才。”海秀引导他的手，同需要的地方摸索，用胴体来迎合他的需要，自己也陷入激情的境界：“去找他吧！他会指导你认清……”城头上，突然传出一声轻笑。

“他会认清该走的道路。”城上人扶看堞口向下说，是脆甜的女性嗓音：“年轻人的确需要睿智的人，指导正确的人生方向……”张家全像挨了当头一棒。

他在干些什么？他的手在一个温润的女性胴体内摸索，这岂是见得人的勾当？

他一惊而醒，猛地将快变成赤裸的海秀一推，一声水响，跳入护城河，人影俱消。

“家全……”海秀急叫。

“让他浸在水中冷静一下。”城上的女人叫。

她银牙一咬，掩好散开的外里，吸口气功行百脉，喜鹊登枝飞跃登城。

城头空荡荡，鬼影俱无，空间里，似乎隐约可以嗅到淡淡的、品流极高的幽香。

第八章

张家全仍在府城潜伏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

海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白昼在外面走动的机会要多了些，但夜间的活动仍然宛若神。

海秀，也不再躲藏，她公然向人打听张家全约消息，表示她与张家全是朋友。

侦查网缩紧了，注意力全集中在府城。

这天，三个骠悍的中年人进了城，立即住进距南关不远处的一座大宅内。

这是李家大宅，足有二十余栋房舍，但仅住了三五个李家劫后余生的子侄，本来锺鸣鼎食之家，婢仆如云的豪门大户，战乱后幸存的人，百不存一。

人李禄，一个沦落成混混约二十余岁年轻人，接到三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并不怎么显得兴奋，反而有点忧心忡忡，颇不情愿。

人置酒与客人接风，已经快到了掌灯时分，四个人已有了五六分酒意。

曹叔，幸而你们没赶上。”李禄大看舌头说：“车队远距沁州百里外，守备府的一千精兵已经先到达布伏，假使那时你们发动，城门口一定多了许多示众的人头。”

“说来也是天意。”那位虎目精光四射的曹叔苦笑：“一周南关镇，愚叔和陶老哥就平白无故病倒了，土吐下泻几乎送了命，真是岂有此理，不得不留下来调治，把事情耽误了。”

小禄，可有杨姑娘与江南剑客、八方刀的消息？”

“没有。不过，有人知道他们的确赶往潞城去救人，扑了个空。”李禄说：“也差一点被逮住了。”

“太行三仙就是那时被杀的？”

“不是，有两仙死在沁源山区，最后一个飞霞，是在此地被逮住的。”

“那就怪了。”另一位中年人说：“飞霞这贼道不是汉子，决不会熬刑，一定会招出在山区阴谋抢劫车队的事，为何五行堡、摄魂谷的人，仍能大摇大摆公然在府城落脚活动？”

“陶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李禄表示自己消息灵通：“那些鞑子精明得很，他们集中全力，对付那些暗地里叫嚷反清复明的人，对付那些愚蠢的所谓勤王义军。至于那些强盗土匪，他们不但容忍，而且暗中勾结利用。”

有土匪强盗，就可以有军管的充分理由，活动也不受拘束，这叫做互相利用。所以，官府方面张只眼开只眼，军方乾脆闭上一只半眼。除非像飞霞那种失去利用价值的人，军方是不会抓他们杀头的。”

“哦！这么说来，咱们河东三杰应该是安全的了。”曹叔似乎感到心中略宽：“只是没能及时赶来为杨姑娘尽力，委实于心有愧。”

“咱们明天就动身往北走，或许能赶上杨姑娘，她不是抢劫王府珍宝，而是要救它的姐姐山阴王妃……”厅门传来一声冷哼，踱入一位不速之客。

“车队恐怕已经接近京都了，赶得上又如何？”五行堡主冷冷地说：“而且，杨姑娘已经失踪了。”

四人吃了一惊，投箸而起。

冯堡主：“李禄脸色大变。”

“河东三杰曹兄、陶兄、姜兄请了。”冯堡主抱拳为礼：“来得鲁莽，诸位海涵，请恕闯筵之罪。兄弟冯威，请多指教。”

话倒是说得客气，脸上的神色依然阴沉倨傲。

“幸会幸会。”老大神刀曹成行礼：“请坐。俗务羁身，一直不曾东来，无缘识荆，今日得睹堡主丰采，不胜荣幸。”

“好说好说。”冯堡主皮笑肉不笑：“三位侠驾一进城，兄弟便知道了，一来是赶来拜望，二来是有消息奉告。”

“兄弟感激不尽，不知冯堡主所指的消息是……”“杨姑娘与江南剑客、八方刀，的确已经平白失了踪。太行三仙是你们三杰请来助拳的人，你们来不及赶到，太行三仙都送了命，你们可知道三位仙长的死因吗？”

“咱们初来乍到。”

“他们有两位，是死在汉奸张家全与鬼谷老人手上的。”冯堡主冷笑：“这位李小兄弟一定可以将详情向诸位奉告。”

“兄弟当然要打听清楚。”

“杨姑娘三人的失踪，极可能与张家全、鬼谷老人有关。诸位如果需要

在下帮助，在下一一定替诸位策画，布下天罗地网，擒住他们便可知道杨姑娘的下落了。

兄弟落脚在长治老店，在店中恭候诸位大驾，但移请守秘，以夜间往来为宜，以免落在灶张的眼下。打扰了，告辞。”

送走了冯堡主，神刀曹成眼中有疑云。

居然迫不及待，匆匆忙忙赶来表示助拳，到底有何用意 P’郝刀曹成不安地向众人说：“他“奇怪，这位冯堡主为夹刚愎自私，目中无人，江湖朋友耳熟能详，怎么今天走了样。

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热心得过分了？”

“用意不难了解。”小李禄笑笑：“在沁州山区，他五行堡与张家全、鬼谷老人结了怨目下仍在千方百计搜擒他们。平白多三个功臻化境的帮手，他当然会极力争取你们约合作干。”

“原来如此。好，晚上我们去找他。”

三人略一商量，决定秘密前往长治老店拜会冯堡主。

河东三杰，河东指山西，太行山在山西境内，但三杰的足迹不曾到过太行山，与太行山摩天岭的五行堡套不上交情。

五行堡主的热心相助，的确热心得过了分。

府城的人，当然不知道河东三杰是老几，但有心人知道，江湖朋友知道。

三个人背了包裹，走上了至潞城的官道。

神刀曹成，他那把狭锋单刀确是出招神乎其神。

夺命枪陶宇，手中的五尺金枪可投，可当棍用，可以当钩；因为枪尖根部多了一根钩状尖刺。

霸判姜冲，腰间的判官笔霸道辛辣，不但在河东声威不同凡响，在江湖道上也佼佼出群。

三杰是白道人士，与冯堡主这种易变的大豪，仅保持表面上的礼貌，凑不在一起。

五里，十里……

日上三竿，已走了二十里路，够快了，表示他们急于赶路。

但一过了牛屯集，他们便慢了下来。

他们在等，等后面可能赶来的人。

河东三杰是杨芷姑的赞助人，而且替杨芷姑请来太行三仙助拳。目下河东三杰露面了，与杨姑娘、太行三仙、江南剑客、八方刀这些人有牵连的人，一定会赶上来和他们三杰了断的。

可是，后面的官道虽然偶或有旅客行走，但不是他们所要等的人。

“那汉奸不会跟来的。”神刀曹成不胜烦恼地说：“他一定知道对付不了咱们河东三杰所以……”要等的人，反而在途中等候他们。

路右的一丛树林中，露出张家全的身影。

“诸位，借一步说话。”张家全招手轻叫。

“咦！你是……”神刀一征。

“前后无人，请入林一谈。我，张家全。”

河东三杰眼都红了，咬牙切齿接近。

他们不是小孩子，当然不会一见面便拼死活。

四个人在林子里面面相对，气氛一紧。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神刀咬牙切齿低吼。

“且慢眼红，老兄。”张家全毫不激动：“你们昨晚悄悄会晤冯堡主，所说的话和阴谋，在下全知道了。”

“你……”“稍安勿躁，老兄们，还有你们不知道的事。”

“什么事？”

“你们且听我先说一段故事，假使你们真是有血性的人，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哭。听看，不许打岔。”

张家全的气概，足以让这三位英雄气馁，要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怎敢单刀约会？昨晚冯堡主附近戒备森严，而会晤中策订的计画对方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好说？

沁州山区的冲突、变故。

潞城夜闯虎穴救人、失败。

潞城北面长岭，杨姑娘三人血战自尽；山岗上的三义士墓……

张家全真在讲故事，他自己也掉了眼泪。

河东三杰老泪纵横，仰天长号。

“现在。”张家全拭掉眼泪：“我把你们不知道的计画说出来，前面七里半，也有一座草岭，草深及肩，方圆八里内不见树影，正是埋伏的好地方。人伏在路旁的草中，上千劲卒也可以不被发现。

五行堡的人是中间最近的埋伏，如果得手，其他的人就不会出面。假使无功，中环埋伏出现，是海山兄妹和一群神秘高手。

最外围，是伊尔根觉罗阿林约五十名可怕的力士。现在，诸位应该明白了，有何打算，悉从尊便。假使不找我，告辞。”

神刀泪流满脸，须眉俱张，突然屈身下拜，泣不成声。

“不敢当。”张家全把住了神刀：“杨姑娘的死，在下见死不救，内疚于心，但情势不由人，请三位见恕。”

“老弟云天高谊，曹某铭感五衷。老弟已经尽了力，杨姑娘地下有如，当瞑目九泉。老弟，但愿来生再见。”神刀流着泪说。

“曹兄，你们……”“咱们去见姓冯的。”神刀说得声色俱厉。

“不要去了，他们不会让你们活的。”

“抱必死的决心……”“那是不够的，诸位。”张家全长叹一声：“我不是劝诸位识时务，而是无此必要。诸位如果有心，为大明存国脉，为忠义传香火，到南方去吧！大丈夫有所不为，为几个汉奸而舍身，犯得看吗！”

“杨姑娘的死，咱们河东三杰难辞其咎。”神刀开始将发辮一刀割断：“就算我们的死轻于鸿毛吧！与其一生悔恨，不如慷慨赴死，河东三杰义不苟活。”

三人丢掉包裹，结扎停当。

“老弟珍重，后会有期。”三人同声说，同时行礼，大踏步向林外闯。

“且慢！”张家全急叫。

“老弟有何吩咐？”神刀转身问。

“诸位有必死的决心。”

“对！”

“死，必须有代价。”

“这……”“咱们从外围袭击，且战且走，把他们引入北面的山林，逐一蚕食，岂不胜似在空旷处任人宰割？”

“老弟也要参予？”神刀狂喜地问。

“我是个猎人，当然了解被猎猛兽的心情。所以，我不愿被猎。我如果不反击，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张家全将刀挪至称手处：“诸位，话讲在前面，敌势过强，对方无一庸手。

咱们只有四个人，攻击发动，绝对不可能相互照顾，所以生死付之天命，各负其责。同伴有难，不可以把自己也陷进去。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言尽于此，咱们走。”

烈日炎炎，伏在草中等候猎物，那滋味真不好受。

这常是平坦的草岭，周围八九里有草无木。邱慌马乱二十年，火烧山平常得很，树林都烧光了。

太行山有些山岭，本来就寸草不生，有草已经不算是真正的秃山了，童山濯濯的山岭多看呢。

看看日色近年，官道上旅客渐稀。

几个负责监视的伏哨，眼巴巴地向南望，望得眼睛发酸，仍然不见要等的人现身，连做媒子的河东三杰也不见踪影。

不好受。

等，好艰苦的等待。

北面草场尽处，突然出现三个人影。

是河东三杰，并肩而立仰天长啸，声如激雷，还传十里外。

“冯威，你这狗娘养的汉奸。”神刀啸完大叫：“你给我记住，是要河东三杰不死，留有一口气在，必定铲灭五行堡。天日为证，不达目的绝不甘休。”两三里外，路旁的草丛中站起冯堡主的身影。

“喂！你们怎么变卦了？”冯堡主舌绽春雷大叫：“你们疯了不成？”

“汉奸！汉奸……”叫声绵绵不绝。

“姓冯的，咱们后会有期，你这狗娘养的杂种，曹某誓将你化骨扬灰。”

三人转身，大踏步而走。

里外的草丛中，首先蹦起伊尔根觉罗阿林，人影纷现，狂风以的急起直追。

三人脚下一紧，开始向并不怎么陡的山坡急走。

追得最快的三名游骑兵勇士，健步如飞快逾奔马。他们埋伏在这一面，比其他同伴近了一里左右，所以追得最快，远超在同伴前面。

三人到了半岗，扭头一看，不禁摇头苦笑。

“难怪这狗东西如此热心。”神刀摇头苦笑：“人心难测，这恶贼好毒。”

“留给我宰他。”夺命枪咬牙切齿说。

三个勇士纵跃如飞，并肩飞掠，速度相差有限，都是武功相当的高手。

中间那人只顾飞奔，突然看到前面草梢一动，人影长身而起，已经来不及煞住脚步了。

冲势凶猛中，单刀出鞘，本能地挥出，运人带刀撞上了，猝然遭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声暴叱，刀吟似风涛，光华电掠，人影似流光。

“呃……”这人舞看刀向前冲，前冲，直冲出三四丈外，草梢血珠飞溅，一声重重地摔倒。

刀光似电，几乎在刹那间到了三丈外另一名勇士的左后方，刀光猛地疾沉。

那人刚拔刀，还来不及转身，左肩已被砍开了。

刀光再折向流泻，猛扑最后一名勇士。

那人已冲出四五丈外，所以来得及回身迎敌，一声沉喝，迎着猛扑而来的张家全就是一刀。

“铮！”惟翎刀反向上蹦，空门大开。

刀光再闪，人头飞起。

“啊……”张家全举刀仰天长啸，像虎啸龙吟。

他向后退，同潮水般涌来的人潮冷哼一声，立即飞跃反走，不久便追上了河东三杰。

四人在树上掠阵，准备一击便走。

下面两里外，由于张家全出现得突兀，刹那间刀劈三名最骠悍的勇士，有若雷耀霆击。

他的神勇，把后面的人吓住了，不知中途是否还有人意外地出现，因此不敢再冒险急迫，脚下一缓，等候后面的人到达。

他极目眺望，找不到海山那批人。

五行堡的人，卸出乎意外的多，似乎比在府城露面的爪牙多了一倍以上，显然在暗处的人也露面了。

那个一身黑的黑牡丹冯秀秀，在阳光下似乎特别抢眼，一点也不秀，更不像牡丹花，而像一头嗜血的黑豹，纵跃如飞，矫捷绝伦。

他瞥了三杰一眼，三杰神色悲壮，杀气直透华盖，咬牙切齿虎目圆睁，激动的神情不是好现象。

“我不知你们要证明什么。”他叹口气说：“是证明自己勇敢呢，抑或想证明人心不死？前者，是匹夫之勇；后者，你们根本名不正言不顺。”

官方一口咬定杨姑娘意图抢劫废王车队的珍宝，是强盗，是大明的叛徒，两你们……你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证明不了。”

“老弟……”神刀的眼泪像泉水。

“走吧！南方，南方，南方。”

“老弟也去吗？”

“抱歉，我不想证明什么。”

“老弟……”“我爹是被浑王府像赶猪一样，赶往太原前线打仗的；像死囚一样押往太原所谓勤王的。我娘，就这样急死了。我不想再做草芥腐狗，我要以我的方式活下去。”

“谢谢你的忠告，老弟。”

“准备吧：他们快要冲上来了。”

“老弟，我们要走。”神刀口气一变：“一定是南方。”

“好，走！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要拼，要证明人心不死，必须在名正言顺下，旗正飘飘中，拼头颅酒热血。诸位，祝福你们。”

他扭头便走，收刀入鞘昂然阔步，头也不同地走了。

下面，人影来势如潮。

城北十余里的柏谷山，也叫百谷山，据说是神农百草的地方，当然山上柏树很多，与太行王屋相接，但与太行那些土岭不同，这里有有壑，风景绝胜，是府城北面的名山。

张家全大踏步进入山谷的柏林，精神抖擞毫无倦容。

“啐！有吃的吗？”他脱略地叫：“饿了大半天，我觉得我可以吃得下一头牛，外加一头鹿。”

林子里一声轻笑，摄魂仙姬带了四侍女钻出林来，侍女带了包裹，带了食篮。

“啧！蛮神气的嘛！”原本是死仇大敌的摄魂仙姬媚笑看说：“怎样，身上仅沾了几里血，很容易？”

“一点也不容易。”他一手接过侍女含笑送上的食篮：“河东三杰总算不糊涂，走了。”

我搏杀了三个。我真耽心脱不了身，总算还好。海山兄妹没有来。”

“我只是从五行堡的口中探出来的，他们的确说海山兄妹也参加。”

“他们不来也好，我不希望他们真的做汉奸。”

“我告诉你，海山的另一个神秘同伴，姓费，那才是最可怕的高手中的一口匹手，你可要特别小心了。”

“姓费？多大年纪？”

“和你差不多。”

“有多厉害？”

“我这四位侍女，不是我吹牛，足以跻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而毫无愧色，但在姓费的手中，一照面便栽了，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可以任意宰割人。”

“好，我小心就是。你这就走吗？”

“再不走，可就走不了啦！海山已经认为吃定了我，我必须十万火急摆脱它的魔掌。”

“哈哈！这叫报应。”张家全坐下来：“你本来就甘心情愿让他吃……”“狗嘴！”摄魂仙姬脸一红，作势要踢他：“说实话，我恨你恨得要死，真想借刀杀人宰了你。另外告诉你一件事，也许有用。”

“谢啦！什么事？”

“海山那家伙好色，但寡情得很。知道对方的弱点，不妨多用些心机。我走了，恐怕他正在找你。”

“谢，谢，蔡姑娘。”

“如何谢我？”摄魂仙姬盯看他媚笑。

“糟糕，目下身无长物……”他俊脸一红。

“亲我一亲，如何？”

“你……”他被摄魂仙姬的热情大胆吓了一跳。

“算了吧：你这野人，那能寄望你识风情？”摄魂仙姬一指头点在他的鼻尖上抚媚地微笑：“虚有其表的木头人。后会有期，珍重。”

她带着侍女走了。

张家全呆在当地胡思乱想。

他似乎有点食不甘味的感觉，似乎在这短暂的时光里，突然发觉自己显着地成长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人；一个本能反应极为锐敏强烈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当然，他也会用心机。

一个猎人如果不用心机，早晚会死在猛兽的锐牙利爪下的。

他觉得内心突然有了某种需要，某种强烈的震撼和冲动。

对了，摄魂仙姬所表现的纯女性明媚形象，深深地在他的感觉中留下

难以磨灭的憧憬，激起了内心的波澜。

首先，他想起了海秀。

然后，是浑身黑，矫捷如豹的黑牡丹。

最后，他想起一身白的尹香君。这些异性，在它的脑海里交相幻现，印象是那么鲜明，那么奇妙……

他感觉迟钝地撕咬看手中的鸡腿，神情有点茫然。

奇怪，怎么真看到了人？

想曹操，曹操就到。

月白的衫裙，佩了剑，俏丽如仙，绝代风华，明眸中有慧黠的笑意。

“怎么，她很媚是不是？你真该亲它的。”出现在一旁，巧笑倩兮的尹香君，用调侃的口吻说：“不打不相识，由恨生变，仇人变成情人，难道你就不卯珍惜？追上她呀！”

他跳起来，停了一声。

“你早就躲在这附近？”他冷冷地：“说吧！你想怎样？”

“唷！该先生气的是我，对不对？”

“那天晚上，是你的人把我打落屋下的，你那有权先生气？”他感到脸上热热地：“你定种怪怪的玩世态度，我不习惯，少来惹我好不好？”

“哦！原来你在意我的态度。”尹香君神色一变。

“你来山西，到底有些什么企图？”

“四处看看呀，似乎我每次见到你，你都和姑娘们纠缠不清呢。”尹香君毫无戒心地到了他身旁，不笑了：“那个海秀热情大胆，你幸好早一刹那跳河，要不可就灾情惨重，她的同伴已经发现你们了。”

“我该谢谢你在城头嘲弄我吗？”

“坐下啦！我们真该好好谈谈。”尹香君在食篮旁坐下，翻动篮中的食物：“你好像有意回避我？”

“不错。”

“为何？”

“听人说……”“鬼谷老人？”

“是的。”他点头承认。

“他一定说了我一大车坏话。”

“与你无关。”

“我在听。”

“你老爹。”

“家父怎么啦？”

“你老爹是侠，方方正正的侠。”他气冲冲地坐下：“嫉恶如仇，心硬如铁。我不方不正，鬼谷老人也不力不正。

万一我惹了你老爹，不管你老爹是否奈何得了我，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鬼谷老人要我离开你还一点。”

“那老儿舌头会长疮。”姑娘几乎要跳起来：“他自己躲在鬼谷，做事鬼鬼祟祟，怎能怪别人方方正正？其实他是个好人，只是鬼心眼多，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呀？他为了要利用你，所以……”“好了好了，他并不否认利用我。”他不愿再争论：“大丈夫恩怨分明，他在冯堡主父女手中软了我，我甘心情愿回报他，没有什么不对。就算他是天下一等一的坏蛋，我也不会把他当成敌人。你是跟踪蔡姑娘来的？”

“是呀！她以为自己很聪明，昨晚你找上她，她趁机摆脱海山的控制。所以向你透露冯堡主的阴谋。她已经猜出冯堡主是汉奸，海山一定会配合冯堡主的行动，来对付你和河东三一杰。

岂知海山并没有出动，反而留意她的反应。要不是我认为她人还不坏，才懒得管他的闲事呢！”

“你保护她溜出城的！”

“没有，我只是出了些障眼法，把海山捉弄得在南关穷搜鬼谷老人，让她抓住机会跳城溜走。”

“鬼谷老人还在？”他吃了一惊。

“你就点不透吗？当然是我的人扮的，五更初天没亮，扮一个鬼一样的老人还不容易？”

我算定你不会与那些人拼命，所以找一点也不担心你的安全。”

“老天爷！你好像把我看透了。你这人很危险，我真要避开你远一点，走也！”

说走便走，他往茂密的柏林深处一钻，溜之大吉。

“喂！等一等，你……你这……这……”姑娘在后面急叫，小脚直跺。

猛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窝巢；人也是。

张家全自以为肯用心机，其实并非如此。

其一，他不该在藏匿虚的金桥杀人捉人，在巢穴附近闹事，是江湖禁忌。它的江湖经验有限，而那些被杀被捉间口供的五行堡爪牙，都是老江湖。

其二，他不知从转来的话中，找出危机提高警觉。另香君告诉他，化装成鬼谷老人，引约海山到南关穷搜，让摄魂仙姬有机会脱身。

穷搜，当然不止海山一个人。那么，藏匿虚的大宅极可能受到搜查，怎能逃得过老江湖的明察。

假使他真的肯用心机，就不会同老了。

由于伊尔根觉罗阿林死了三名部属，全城汹汹，兵勇满街巡查、盘问、搜索。市民惊疑不定，形同罢市。

因此晚间气氛更紧，在外面活动十分危险。

第九章

张家全躲在南关外附近，看到关内的市民慌张情形，同几个出城的人打听，认为情势并不严重，反正他准备今晚好好休息休息，不必急于去找五行堡主讨公道，兵勇的搜查对他并不构成威胁。

南关的大官道直下泽州，出河南的怀庆府，是往来河南、山西的重要大道，车马行旅络绎于途。

已经是申牌初，他藏身在路旁的树林内歇息，可从枝叶空隙间，看清道上往来的行人。

六匹健马驰出南关门，骑士们都是长行打扮，较后有马色、有水囊、有鞞袋。蹄声急骤，从他的歇息处驹过。

他一征，这些家伙怎么走了？

前面两骑士，赦然是海山兄妹。

“奇怪！他们南下做什么？”他盯看逐渐远去的骑影自言自语。

不用多猜，他知道海山兄妹放弃追捕他的意图了。

“也好。”他自语：“只要你们不是汉奸，不找我，那就算了。”

海山兄妹与朱家子孙的仇恨，兴他无关。

每个人对仇恨的负荷和看法都不一样，他是局外人，最好置身事外，只要对他没有威胁，他宁可让一步。

这就是他放过海旁的原因，他并不后悔放过海秀的事。海秀的热情大胆，并不牵涉到他放弃报复的感情因素。

其实，在海旁对他表现热情大胆之前，他已经不再计较海旁兄妹不择手段对付他的仇恨了。

海山兄妹一走，他更是放心了。

健马驰出十里外，迎面驰来两匹枣骝，骑士虽然穿的是平民骑装，但一位骑士背上的特殊公文袋，卸不属于平民所有。

装上，插了一根鸡毛。

鸡毛报，十万火急的急报。

海山在三十步外使举左手打出手式，这手式只有自己人才能了解其中含义。如果对方不是自己人，就不会有所表示。

两骑士是自己人，所以立即同了手式，坐骑一慢。

双方接近，同时勒住了。

“怎么啦？”海山问。

“续报，请马上过目。”骑士先在马上行礼，取下公文袋奉过。

海山验了封，拔掉鸡毛，取出一封公文再验封，相当细心。

展阅片刻，他眉心紧锁。

“如果人从彭德南下，应该在郑州过河。”他向骑士说：“为何要转走怀庆？”

“属下不知道，是卫辉那边的人传来的急报。那边的人一定办事不力，让老儿冲出封锁一。可能老儿不敢从郑州偷渡，所以转往怀庆来了。”骑士欠身答。

“发现小孩子没有？”

“发现了，由一双浪人夫妇带看跟在后面。”

“他们的身分？”

“属下不知道，属下只负责传讯。”

“好，你到府城歇息，顺便招呼后面的赶上来，必须昼夜兼程。”

“遵命！”

天一黑，人宅便鬼气冲天。

街道、瓦面，皆有人潜伏，监视往来的人。而三个鬼鬼祟祟的人，从后面的破烂废屋堆中钻入，许久方悄然从原路退出。

街道、瓦面的人，立即撤走。

对面有一座民宅，两层，留了一个人躲在楼上，监视大宅的动静。

三更天，张家全出现在街尾。

他是很小心的，在街前街后走了一圈，看出附近一如往昔，家家闭户，没有陌生人游荡，这才放了心，从右邻的后院跳入大宅，消失在黑暗的宅院里。

对面在楼上监视的人，立即以灯火传讯。

片刻，大批人手赶到，立即形成合围。

张家全很小心，但还不够小心。

在荒野，他比猛兽聪明，因为猛兽没有智慧。

在城镇，比起那些老江湖来，他就逊色多多。

幸好，他有比一般平常人锐利百倍的嗅觉，简直可以媲美猎犬的鼻。

这是他在山区里狩猎，常年累月训练出来的，几乎已经成为本能的一部分，灵敏的程度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异。

刚进入经过巧妙布置的密窝，便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怪味。

他轻嗅了几次，并不介意。这地方荒废已久，什么气味都有，偶或飘来一丝异味，平常得很。

他确实知道不曾有人来过，他所布置的防兽小巧机关丝毫不曾破坏。

摸索看走了几步，脚下突然踏中一件他陌生的物件，俯身一摸，摸到一根六寸长的金属佳筒。

接着，嗅到先前那种怪味，怪味浓了些。

这怪筒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是丢进来的工一阵心悸，一阵寒颤通过全身，然后是眼前更黑，晕眩感无情地向他袭来。

一声兽性的怒吼，他向唯一的小窗飞撞，轰隆大震中，他摔倒在外面的荒草萋萋院子里，天下间决无人鼻卸倒的迷药。倒，一定早已嗅入了不少，药力自血液侵入经脉，需要一段时间。

他嗅入不少迷香，那种平常人认为无色无味的药物，他却能嗅得出异味来。

天幸发觉得早，得感谢那位太过小心的朋友，把喷香管丢进来，而不是放置在不易发现的地方。

受迷不深，他的野性发作了。

运人带窗摔出院子，一阵晕眩，头重脚轻，手脚一阵软麻。

但他有强烈的求生意志，激发了生命的潜能，又一声怒吼，一滚而起，手居然搭上了刀把。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人影纷纷下跳，铁拳巨擘及体，凶猛的打击力将他打倒，接着靴尖光临躯体。

晕眩中，他捞到一只扣他肩井的手，一声怒吼，奋身，滚。

“啊……”有人惨叫，有骨折声传出。

他爬起，又被击倒。

没有人敢出手抓他，因为先后已经有三个人被他抓住不但手被他折断，有位仁兄几乎被他抓裂撕烂了。

沉重凶猛的打击绵绵不绝，点穴的手指也不时落在背口的穴道上，卸制不了他的穴道，他的身躯时软时硬，不易受到制命的打击！

“找木棍来敲昏他。”有人大叫。

“打死了你负责？你负得了吗？”反对的人也大叫。

他不知到底有多少人揍他，反正四面八方全是人，拳打、掌劈、脚

踢……。

他像个疯子，手舞足蹈吼叫，跌倒、滚动、蹦起，又被击倒。

他成了练功的沙袋，能支持得了多久？

眼前已不能见物，精力以可怕的速度消退。每一条肌肉都在崩散，每一条筋皆在抽搐，本能运功护身，作用发挥不了二成威力的两仪相成大买力，正在慢慢消散，药力的威力相反地愈来愈强烈。

“用绳子来套他。”有人大叫。

这位仁兄正在他身右，被他循声凉到，一把抱住双脚一扳一扭一滚，这位仁兄狂叫着与他跌成一团，双足齐折，在他兽性的怒吼中痛昏了。

人影一闪即至，一脚踢向他的耳门。

一声尖厉的怪啸震耳欲聋，然后是风吼雷鸣，砖石木料漫天呼啸而至，有如狂风暴雨。

人影来势如电，咻一声巨响，踢他的人被震出丈外。

他感到脑门一震，被人一把抱起，便失去知觉。

一个在战乱中生长的人，在荒野中猎食成长的人，他的生命力极为坚韧，求生的欲望更为强烈。

他一定知道要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克服外界所加的苦难。他知道，要活，就得靠口己。

坚强的体魄，加上激烈的打鬥，血液循环的速度剧烈，迷香的药力也因此而消失得快。

人体本来就有排斥异物的本能，不论是迷药或毒药，每个人的排斥体质都不同，有些人甚至能免疫。

张家全生长在荒野里，他的体质比常人坚韧得多。

不片刻，他使神智渐清。

他又嗅到了些什么，熟悉而又陌生的气味。

襟陇中，他感觉出被人抱在胸前，抱他的人力气不小，竟然能掠走如飞。

后面，人影渐近。

“我知道你是谁，快把人放下。”在后面狂追的人怪叫：“既往不究，不然……”抱他的人可能有点不胜负荷，将人抱在臂弯里奔跑，那是难以想像的苦差事，普通人跑，了十步，就会气喘如牛，缓慢走也只能支持百十步。

他被放下了，传出拔剑的震鸣。

他一咬牙，挣扎着、忍受着晕眩感和疼痛感，要爬起来，岂知三两下挣扎，重心突然失去，人向下滚坠。

一声水响，他滚入清凉的河水里。

不远处便是金桥，他曾经把五行堡的爪牙打落桥下，现在他也下了河。

清凉的河水一浸，他完全清醒了，但却又被抢昏啦！

睁开眼，他看到火光。

“这是什么地方？”他呻吟着问。

一堆篝火，两个花子，围坐在火旁烤鸡。

烤的不是花子鸡，好香，两个木枝困成约三脚架搭在火两边，中间木条串着一只鸡，一凹烤一面转动木条，鸡在火上转动，香味四溢。

一旁，还放了一葫芦酒，两只碗。

那位不负责烤鸡的花子，正在火旁察看他的刀，指叩刀身，发出清越的龙吟。

“好刀！”花子脱口称赞：“虽然不是吹毛可断的宝刀，但一刀砍断脑袋一定不拖泥带水。”

“这里是南关外市何勇，前面就是流入山水河的河口。”负责烤鸡的花子睥睨看他：“你大概是城关里流出来的，死死抱住一根漂木，昏迷了居然不放手，所以我们把你拖起来。”

“呵呵！你真的没死吧？”

“我……我不是在说话吗？”

“对，能说话就证明没有死，你糊涂了。”看刀的花子接口，是向同伴说的，又转向他：“你像一头泡死了大半天的猫，真惨。老天爷！你怎么啦？瞧你那一身伤，他娘的工好像受了零刀碎刮刑，你犯了什么罪啦？”

“多管闲事罪。”他说，吃力地挣扎坐起。

真是遍体青肿，体无完肤，头青面肿不成人形，痛得他龇牙咧嘴，全身好像快要崩溃了。

“哗！这可极为严重哪！”烤着鸡的花子怪腔怪调地说：“管闲事就是破人买卖。江湖朋友说：破人买卖，有如杀人父母，你看严重不严重？还好还保住命在，算你祖宗有德。”

“我看你像个鬼，能吃吗？能吃就死不了。”拿刀的花子将刀替他归鞘，放在他身旁：

“不管怎么说，咱们软了你，总不能让你饿死。先喝口酒，活活血。”

“谢谢。”他接过酒葫芦，拔开塞喝了两口酒：“什么时候了？”

“四更过啦！”烤鸡的花子将鸡离火：“三更天伦得一只鸡，辛苦了一夜，只弄到一只鸡，真他娘的辛苦。天杀的，真该改行做强盗了。”

这年头，做强盗没人管，做贼偷鸡随时得准备被人把骨头拆散掉，真冤。来，小兄弟，撕一块，见者有份。”

“你们先用，我得先服药。”百宝囊仍在，湿淋淋地，幸好里面的药瓶药盒不进水。

有药，有酒，他一点也不欺心伤势，更严重的伤他也经历过。

有年，他十四岁，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他不慎摔落在崖下的半乾河床里，整整一天爬不起来。

“两位老哥贵姓大名？”他服了药问。

“张三李四，就是这么一同事。”正在吃鸡的花子说：“家破人亡，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行乞、偷窃、讹诈……只要龙活下去，什么都干，谁还提名道姓？免得替亲戚朋友丢人。”

“如果是张三，咱们是同宗，我吃定你们了。”他撕了一支鸡翅，好香：“我叫张大，六亲俱无，不大也大，我也怕提名道姓。”

“来，为不敢提名道姓的人乾一口。”另一花子递过酒葫芦：“张大，你一定比我们强，至少你这把刀，挥起来甚有分量。”

喝了不少酒，他在草地上睡看了。

他想起来了，救他的人是尹香君。

那用木石掷击的人，一定是姑娘的随从。

她，目下怎样了？

追它的人，没错，是五行堡主指断魂冯威，这无耻的恶贼，汉奸。

朦胧中，他睡着了。

有不少人沿河找体。河两岸的居民，接到官府的通知，发现浮必须立即报官，不得私自掩埋。

那年头，无名体经常可以发现，百姓们不愿惹麻烦，大都悄悄掩埋了事。

一天，两天。

没发现浮，没发现可疑的人。

长治老店中，五行堡的人准备动身，并非动身北上返摩天岭五行堡，而是南下遨游江湖。

守备府中，这天傍晚，有几位满官校尉，设宴替伊尔根觉罗阿林一群游骑兵送行，他们要返回太原原来的驻地。

对外，他们已经不是太原来的游骑兵，而是调防北上的普通官军。

一个黑影像幽灵，深入戒备森严的守备府。

军人是豪勇的，能吃能喝，吃喝同样豪勇，酒酣耳热，整座厅喧闹声震耳。

黑影潜伏在堂奥里，不久便离开了。

他是张家全，满语他一句也听不懂，偏偏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汉人，他只好悄然离去。

不算是自来，他总算知道这些人即将动身返回太原。

他也要返回沁州，正好回路。

在动身之前，他必须把未了的事办妥。

地出现在长治老店，首先便发现尹香君姑娘已经迁走了，得找人打听。

他内心深处，希望那天晚上姑娘能平安脱身。

冯堡主的暗器可怕，绰号叫指断魂，那种怪异的肩指环真可以断魂，防不胜防可怕极了，姑娘能逃得过此劫吗？

五行堡的人包了一座院子，所以只要派人守住院门，便可以有效地阻止闲人乱闯。

三更初，把守院门的两名大汉开始换岗。

“小心魔豹。”下岗的人向接班的人叮咛。

高升客栈内有豹子噬人的事，早已传遍全城。

死了的人抬出店，也是有目共睹的事。

海秀知道豹是张家全，但她不说。

“乌鸦嘴！”接班的人拍了那人一掌。

“什么魔豹？见鬼。”另一名同伴嗤之以鼻：“兄弟我不碰上则已，碰上了……噢！”

“瞧！”

右厢的屋顶上，的确有一头豹在走动。

“鹰豹！”那位下班的人尖叫。

他真是乌鸦嘴，福不灵祸灵。

“嗷……”豹吼声惊心动魄，黑豹轻灵地沿看屋脊跳到邻屋上去了。

吹牛的那位仁兄一声长啸，急走两步飞跃而上，人登屋剑已出鞘，胆气很壮。

豹并不被长啸声吓倒，从容不迫矫捷地轻轻一跳，又到了另一座屋顶

上。

那人再次飞跃而起，凌空猛扑，剑发似奔电，要一剑劈开豹子的头。

降下的刹那间，隐隐星光中，这才看清下面不是豹，是个黑衣人扮的，但已经来不及了，豹形人一闪，一爪抓出，背部立即挨了一击，发出一声惨叫，摔落瓦面，在断瓦纷坠中骨碌碌向下滚。

黑豹一闪不见，第二名大汉来晚了一步。

全店大乱，五行堡的人纷纷四面搜索。

冯秀秀仍然是一身黑衣，侍女小春跟在后面，也是一身黑。两人从东面搜至客店的几座独院，渐渐远离宿处，在屋顶上飞跃，轻灵敏捷高明极了。

“下面怎么样？”她向下面问。

两个大汉正在下面搜索每一处黑暗角落，用剑不住探索煞有分享，似乎在赶猫而不是赶豹，用剑赶豹是相当危险的事。

“藏不住的，小姐。”一名大汉向上回答：“这里没有，连猫都没有。”

“小心了。”她叮咛：“不是豹，是人。郝五确是背部被爪所袭，但用的不是兽爪。”

她跃向另一座独院的院墙，刚飘落墙头，便看到下面黑影贴地窜跳，窜向独院后面栽了花木的小院。

确是豹，至少像豹。

她心中一急，忘了她先前她说不是豹的警告，惟恐豹从后院逃走，迫不及待飞纵而起，全力狂追，快极。

刚掠出墙角，突然感到后脑一震，便失去知觉，人向前一栽，被人从后面一把抓住了。

侍女小春轻功差了许多，随后追出，后院空空，什么都没看见，小姐不知追到何处去了。

这是北郊的一座古老大园林古宅，位于柏谷山的中途，破败的半塌宅院，建在古木森森的园子里，亭台花树只剩下破瓦颓垣。

前院又宽又广，地面砌着厚实的大方砖，砖长满了青苔，野草从细小的砖隙里茁长而出，生命坚韧可见一斑。

院阶也长满了野草荆棘，倒塌了的巨型大厅，已成了杂草丛生的瓦砾场，往昔旦宅主人的风貌，尚可从这废墟中看出一些逝去的遗痕。

四周，燃起四堆篝火，火光熊熊，枯树爆裂的响声此起彼落。

中间，足有十丈见方的活动空间，砖缝中生长的衰弱小草，毫不妨砖活动。

一刀一剑分插在东西，中间相距约六尺。谁能够先一步拔出自已的兵刃，谁可以踢飞或没收另一把。

台阶距插兵刃处约有二十步，约八丈左右。

轻功佳的人，第三次落点必可到达。

张家全站在阶上的东面，一身黑的冯秀秀躺在西端，正张开有点迷惘神情的大眼，突然快速地挺身跃起。

“你可以先调息养力，恢复精力后再告诉我。”张家全冷冷地说。

她大吃一惊，神智倏清。

“你……”她悚然惊呼。

“张家全，你不会忘怀的，是吗？”

她看清了四周，火光熊熊，一览无遗。

“这里是……”她感到自己的咽喉有点梗塞。

“决斗场。这里，今晚，你我之间，只许一个人活着离开。我想，你不会拒绝的。”

“假使……”“没有假使。”张家全语气坚决：“你如果拒绝，我可以用所有的手段杀你。你现在有一双手，有暗器，但不会有剑。

你是江湖名女人，死时手中没有剑，是十分遗憾的事，我不希望你遗憾，所以要求你决斗，以武林道义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

“你……”“对付汉奸，我已经情至义尽了。”

她曾经亲眼看见张家全挥刀，在刹那间刀劈伊尔根觉罗阿约三名勇士，那里奔雷似的狂野气势，虽在远处观看，仍然感觉得出雷霆万钧的压力，她怎敢拼刀剑？

“家父也是不得已。”她打一冷战：“海山兄妹坚持要活捉你……”“与海山兄妹无关，我曾经目击你们与挞于伊尔根觉罗阿林合作，诱杀我和河东三杰，你不要强辩，那没有用，因为这是事实。”

她突然一掌吐出，左手随即跟进虚空一抓，澈骨寒流像寒涛，同张家全涌去。

“我不会和你决斗！”她同时尖叫。

阴煞潜能与拘魂爪，猝然攻击志在必得。

第十章

张家全身形一晃，出现在侧方八尺外。

寒涛汹涌，动气丝丝异啸，却劳而无功。

黑影向废墟中疾射，反手打出一枚扁针。

窜入废墟，闪在一堆残砖断壁下，定神回望。

不见张家全追来，扁针也没将张家全击倒。

“嗷……”豹吼声超自右后方，吓了她一大跳，贴地一窜，反手又打出一枚扁针，如飞而通。

窜入一处好像跨院的半场破屋，刚打算隐起身形，左前方的木堆中人影一闪，豹吼声迎面震耳。

“得得得”三声暴响，她向闪动的人影连发三枚扁针，人影已经不见了。

除了逃，她完全丧失拼的勇气。

“你还有五枚扁针。”语音不知是从何处传来的，反正她已无暇分辨，飞窜而走。

天老爷保佑，连窜三座废屋，已经接近广场的西端，后面不见有人追来。

火光熊熊中，插在砖缝中的刀剑光芒闪烁。

略一探索，她吸口气突然雷射而出，冲入广场，冲向自己的剑。

真妙，她摆脱了张家全，剑与刀全是它的了。

手伸向剑靶，快要抓住了，她兴奋得发狂。

“我知道你会决斗的。”张家全的语音超自前面，直贯耳膜。

她的手搭住了剑靶，但僵住了，不敢拔出。

张家全就站在她对面，手也搭上了刀靶。

左手向前一挥，暗藏约三枚扁针必可中的，相距仅六尺，大罗天仙也无法闪避致命一击。

手肘一麻，然后无力地摆动，三枚扁针翩然坠地，掉落在青砖上其声清脆悦耳。

是张家全理出的一小片碎瓦，先一刹那击中她的曲池穴，难怪手膀突然脱力。

假使张家全用飞刀对付她，她早就完了。

“拔剑吧！”张家全冷冷地说。

她的脸色在火光下，突然变得苍白。

打一寒颤，她缓缓收回打算拔剑的手。

“我……我认栽……”她几乎语不成声。

“我在你父女手中，共死了两次。”张家全语气阴森极了：“我有权处置你。”

“饶我……”“你曾经饶过我吗？”

“我求你……”她开始哭泣：“故我一马，我……我愿为你做任何事……”

“招出你老参与伊尔根觉罗阿林勾结的内情，放你一马。”

“这……我不能……”她掩面尖叫：“再说，我也不知道，真的不……不知道……”“你要我相信吗？”

“请你相信……”信孚语音未歇，最后两枚扁针射向对方的心坎。

张家全身形侧转，针贴胸飞越，身形续进，伸左手闪电似的一抓。

她正向后飞返，嗤一声裂帛响，胸衣被抓裂，胸围子也破了，酥胸暴露，肉帛相见。

身形还在飞返，张家全的身影如附骨之蛆紧随而来。

一声厉呻，她双爪齐出，寒涛怒涌。

双手被抓住了，衣袖不见了。她的肌肤柔若无骨，阴柔的怪劲可以保护身体，却保护不了衣物。

“砰！”她摔倒背部着地，一口匹耸的乳房暴露在张家全提起的快靴下。

这一脚如果踏下，它的酥胸将被踏扁。

“饶我……”她发狂般哭叫。

脚踏在它的酥胸上，力道不重。

张家全俯视片刻，眼中突然涌现奇怪的光芒。

“饶我……我愿为你做任何事……”她绝望地哭叫，死的恐怖令她崩溃了。

脚离开她的胸膛，张家全缓缓地在她身旁蹲下，缓慢地、缓慢地伸出手，缓慢地落在她裸露的玉乳上，似乎在摸索一件古怪的物件，也像是抚摸猎获物的美丽毛皮，眼中有奇异的光芒和困惑的神情流露。

她先是颤抖，最后平静下来了。

她知道，可能性命已经保住了。

她对自己的美丽相当自负，对自己美妙的胴体有信心，男人如果能平静下来，是不会毁弃它的，她相信自己有吸引男人的本钱。

张家全突然摇摇头，手不自觉地五指一收。

“咬……”她忍不住娇叫。

“你叫什么？”张家全急急缩手，像是被人咬了一口，脸色怪怪地。

“我愿跟你，仇恨两勾消……”“什么？跟我！”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嫁给你。”

“你……”“不愿意，你随时可以打发我走。”

张家全的手，突然落在她的裤腰上。

“带我找地方安顿，我是你的人了。”她含泪的眸子出现了笑意，挑逗性的扭了扭小腰肢。

火光熊熊中，月白色的人影飘然而来。

“对啊！带她走，你就有一个汉奸岳父了。”月白色的人影停在三丈外，背对着这一面说。

张家全呼出一口长气，眼中的奇怪光芒消失了。

“我好担心你，谢谢天！”他如释重负地说：“我该怎办！我又不能迫她，她什么都不说。”

“让我来。”芳香君仍然背向着他：“找件破衣给她遮羞，我有几件事问她。”

他拾起一幅破布帛，掩住了裸露的酥胸。

“好了。”他说，随时准备出手制止冯秀秀反抗。

尹香君盈盈走近，偎近他俏巧地蹲下。

“冯姑娘，你可知道燕山三剑客的事？”尹香君柔声问。

“这……”“我不希望用刑，你的阴煞潜能，我一个指头就可以勾消，你得实情实说。”

“我……我听家父说过，但不认识这三个人，家父也没见过。”

“是怎样的人！”

“年轻，武功高强，神秘万分。”

“伊尔根觉罗阿林是不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但他们之中，满名没有叫伊尔根的人。”

“叫什么！”

“我想想看，很拗口。对了，瓜尔佳索翁科罗、瓜尔佳尼楚和、纳拉费扬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废墟中，踱出飞熊熊海和摘星手罗维。

“是海山兄妹，和那个姓费的人。”飞熊亮声说：“他们是从太原跟来暗中保护车队的人，原来他们就是燕山三剑客，我还以为他们混在游骑兵里面呢。”

“熊叔，怎见得？”芳香君问。

“愚叔略谙满语。”飞熊说：“瓜尔佳是姓，是贵族八姓之一。索翁科罗，是长白猛禽海东青，满人通常以山水禽物为名。

海山兄妹把海东青的海字作姓，将名作姓掩人耳目。尼楚和，意思是珍珠，海秀该称瓜尔佳珍珠。纳拉，也是贵族八姓之一。费扬古，意思是老么；姓费的也就是三剑客的老三。

“不对。”张家全说：“海山兄妹的剑术，确是天绝狂叟的不传之秘天绝三剑，天绝狂叟那会有三个挞子外孙？说不通嘛！”

“谁知道天绝狂叟的家世呀？”飞熊笑笑。

“再怎么讲，天绝狂叟决不会把不传之秘传给外人呀！”张家全仍然坚持

己见。

“我告诉你一件平凡而又真实的道理，小兄弟。”飞能以长辈的口吻说：“真正所谓不传之秘，是靠不住的，会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和手段让他传。

死、并不是可怕的事。天绝狂叟也许真的不怕死，但他一定对那些方法和手段产生恐惧。他并不是真的狂，狂可能就是他的弱点，只要针对他的弱点下方法用手段，天绝三剑怎能不传？”

“唔！有一个方法，可以发现真象。”张家全说，他开始用心机。

“什么方法？”尹姑娘问。

他瞥了可可怜怜的冯秀秀一眼，一把将人拖起。

“你差吧！”他向外一指：“下一次，我不会活捉你，你唯一可做的事，是拼到死为止。走！”

冯秀秀注视他片刻，举步走向自己的剑。

“你应该识时务。”纤手拔起剑，面向着他神情冷肃：“天下已是满人的天下，要活，必须按满人的方式活，别无抉择。

熊前辈说得对，死，并不可怕。

有许许多多的治人方法和手段，比死更令人恐惧；满人就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和手段令人恐惧。我不愿日后面对你的刀，但我别无选择，再见。”

她走了，脚下居然沉稳踏实，真不愧称丧门女霸，与她先前哭泣求饶，愿做任何事的可怜神态，迥然不同，像是换了一个人。

“你放了她。”芳香君的目光投注在大踏步而去的背影上：“纵虎归山，日后，你可能栽在她手中。张兄，我……我真不该出来。”

“我做事，从不后悔。”他沉静地说：“我已经知道她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女人，一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在心理上就有了准备。我会好好提防着她的。尹姑娘，就算你不现身，我也不会杀她。”

“我知道。”

“也不会带她……哦！谢谢你临危援手，还有两位前辈……”“我叫飞熊熊海。”飞熊笑笑说：“那位是摘星手罗维。我们都是行空天马尹老哥的知交。

我们以长随身分保护香君侄女遨游天下，看看天下大局，不时管些闲事。你说有方法可以发现真象，其实无此必要。”

“为何无此必要！”他有点不解。

“今天，敌友分明，对方的身分家世，已无追究的必要。”飞熊叹了一口气：“而敌友两字，很难因人因事而界限分明。

燕山三剑客出身长春门下，中原武林对迁基关外甚久的长春门所知有限，谈不上敌友。

天绝狂叟却是中原武林颇为尊崇的前辈，很难将他列为敌人。

双方面面相对，各为自己的目的而刀剑相见生死相决，你根本无须在敌友方面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对不对？”

“但我要弄清楚。”他语气坚决：“天绝三剑与长春门的绝学是不同的，不知己知彼，会送命的。

海秀的天绝三剑火候已经不错了，海山自然比她高明多多。

那个费扬古可能是最可怕的一个，在天绝三剑中突出长春门的杀着，我岂不佳他们宰割吗？”

“你只要认定他们具有两门绝学，不就可以应付吗？”尹香君接口说。

“话是不错，但心中如果先入为主，自己的威力就有所保留，大打折扣

缚手缚脚了。”

“那你打算……”“ 伊尔根觉罗阿林。”

“他会告诉你？”

“用方法出手段呀！”

“也好，我们……”“ 不是我们，是我。”他喟然：“如果我所料不差，我沁洲的家一定完了。两你们，公然与官方军方为敌，结果将极为悲惨的。天下已是满人的天下，已经不容置疑，你们毕竟是有根底的人，千万不可妄动。”

“可是，你……”“ 我自会小心，诸位，后会有期。”

“等一等，从长计议……喂！你……这冒失鬼……”尹姑娘顿脚叫，作势要追。

“追不上了，丫头。”飞熊苦笑：“他像个鬼，轻功之佳，不下于你爹行空天马，更机警绝伦。在长治老店他扮豹诱擒冯秀秀，我在一旁竟然也无法看清他的变化呢！”

张家全的身影，早就消失在废墟里了。

第十一章

三十六匹健马，踏上北行的旅程。

他们不再穿游骑兵的制服，而是正式的城守卫军装。

从太原南下时，共有五十余骑。

目下北返，除了留置办理善后的人以外，只有三十六骑了，其他的人已经进了土，阵亡在这些人中，是最普通最光荣的事。

伊尔根觉罗阿林一马当先，雄纠纠气昂昂，英雄气概十足。

在京都，他是名震京都的巴图鲁（勇士）；在太原，他是悍将、屠夫；在袍泽间，他是英雄，最勇敢、最好的长官。

在太原，他的游骑兵仅在名义上，归太原守备将军管辖，但拥有完全自由行动的特权。

对付那些心怀二志异谋的人，与及可能背叛大清的边外蒙人部众旗主，它的雷霆手段委实令人不寒而栗，闻名丧胆。

他最大的兴趣是“灭”，遇旗屠旗，遇族屠族，遇村屠村，鸡犬不留，所以称为屠夫。

因此连太原守备将军也对他头疼，如非必要，不敢劳动他那些有特权的游骑兵，宁可另派兵马执行任务。

山西巡抚中朝纪是汉人，在伊尔根觉罗阿林这位小校面前，简直就不敢大声说话。

烈日当顶，已经是近午时光。

已经把长阳镇抛在身后，距府城已远出四十余里。前面群山起伏，草木葱葱，官道上行旅稀少，车马过处，留下滚滚黄尘。

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三两成群策马徐行，口中唱着汉人无法了解约满歌，悲壮激昂颇为动听。

死神在等候他们，同他们伸出魔手。

树林边沿，张家全一身猎装，背上有两壶箭，一三发（一发十二枝）。

他那张弓是从守备府偷来的，两个力的军弓，在他看来，太轻了些，但坚牢管用，携行方便，以全力发射，两个力在二百步外，可贯普通的护身甲。射中铁叶甲的缝隙，同样可以致命。

这些游骑兵所穿的，仅是极普通的护身短甲，形如背心，护住身躯和腹部，手脚头部却暴露在外。

头盔挂在鞍前的判官头上，大热天谁肯戴盔活受罪？又不是上战场冲锋陷阵。

弓徐徐拉满，矢尖的闪光刺目。

地势选得真理想，距离最恰当。二百步，稍斜的坡，中间杂草与不足丈一口匹的灌木疏疏落落，不妨碍健马驰骋。

近这一面坡脚，距树林不足五十步，有一道三丈宽陡落的裂沟，下雨时成为小河，不下雨便是旱沟。

健马冲出，发现山沟便来不及勒了。

一发十二支箭排放在脚旁，方便顺手。

二百步，是他这把弓威力最远的距离。

人渐近，歌声在天宇下悠扬飘荡，死神也在他们的上空歌唱，歌颂死亡。

长啸震天，禽鸟惊飞。

人马并未停止，但所有的骑士，不约而同止住歌声，向啸声传来的山林困惑地眺望。

“伊尔根觉罗阿林……”叫声传到：“我在等你，张家全……”这些人都是勇士，英雄惜英雄，岂能用暗杀的卑劣手段，来对付勇士和英雄？

伊尔根觉罗阿林心中一跳，迅速戴盔。

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

一支、两支、三支……

连珠箭排空而去，鹰翎啸风声如从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

“啊……”第一名骑士落马。

第二名、第三名……

冲锋的长啸与杀声震耳，骑士们拔刀向山林冲。

第五名……第六名……

第五匹健马上的伊尔根觉罗阿林，果然不愧称一等巴图鲁，一刀拍飞了迎胸飞来的一箭，脚离镫人离鞍，猛地狂鹰展翼冲飞而起，健马也恰好跃至山沟的中间上空，人离鞍马亦下坠。

人飘落立即左滚翻，间不容发地避过第二箭，翻腾虎跃，扑向五十步外的树林。

张家全挺身而出，离开树后跪射的位置，弓上搭了一支鹰翎，但不打算使用，冷冷地注视了正飞跃而来的伊尔根觉罗阿林，发出一声长啸，扭头便走。

能平安登上这一面山沟的人，连伊尔根觉罗阿林算上，只有六个，其他三十名勇士，死伤殆尽。

有备攻无备，不啻狂风吹落叶。

伊尔根觉罗阿林毕竟是一勇之夫，看到前面奔腾跳纵的张家全，眼都红了，不管自己的部属死活如何，是否跟来，迫不及待地怒吼如雷，奋力狂

追。

六个人中，有三人携有弓箭，但在山林中奔逐，无法发挥满人的骑射绝技，即使有机会发射，也奈何不了窜走如飞闪挪如雷的张家全。

一阵好追，先后越过三座山头。

伊尔根觉罗阿林约六名箭手，只剩下三个了。

四比一，张家全仍居劣势。

降下一处山鞍，张家全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四人狂奔而下，正感诧异，身形未稳，便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暴吼，随即劲矢破空声入耳“呃……”最后一名箭手向前一仆，背上鹰翎人目。

伊尔根觉罗阿林转身面向强敌，感到心向下沉。二十涉外张家全屹立如天神，而他的部属除了身旁的两个之外，已经没有第三个人了。

“鼠辈奴才！”他怒吼：“来决一死战。”

他当然不敢贸然冲上，用肉身去迎箭。

三人列阵，三把刀结成阵势。

张家全停了一声，丢掉弓，也解箭壶扔至三丈外，钢刀出鞘，大踏步而进。

气氛一紧，伊尔根觉罗阿林三个人的气势尤为凌厉，跃然欲动，已达到临界点。

刚举步进入八尺范围，一声怒吼，三个人同时挥刀进攻，刀山以狂绝伦的声，一一汇聚气涌如山，任何人也挡不住这三刀齐下的雷霆一击。

“迅雷……”传出张家全震耳的雷吼，钢刀斜掠，刀光从右侧的刀山几微空隙中掠出，刀气迸发中人影乍隐乍现，到了右方那位勇士的左侧背，条然静止。

右方那位勇士呃了一声，冲进三步身形一晃，再踉跄了两步，左肋下血涌肠流，向前然仆倒。

伊尔根觉罗阿林来不及策应，大旋身招发大地盘龙，火杂杂贴地狂卷而出。

刀飞人腾，后空翻夭矫如龙，张家全出其不意从对方的上空倒飞而过，刀光激旋而落。

“疾风！”他的吼声在刀光迸发时传出，锋刃光临原从左方进击的勇士顶门。

先是迅雷，现在是疾风，每一击皆狂猛精奇，出刀部位把握得恰到好处，让对方无法反击，更无法自救，神乎其神，真有迅雷疾风似的无比强烈威力，决不浪费丝毫劲道，一击即中。

勇士的刀挡错了方位，相差不足三寸。三寸，死亡约三寸。刀光疾落，自右肩入左肩出，上半身一至，突然跌落，内脏一进，下半身才挫倒。

第三次条然静止，血腥刺鼻。

这时，伊尔根觉罗阿林刚转过身来，同伴已被劈分两段，来不及抢救了。

张家全刀势一收，立即旋身。

“电耀……”他长吼，吼声震天，刀光划出一道令人目眩神移的灼灼电虹，光临对方的身前。

这是他主动攻击的聚力杀着，石破天惊。

“铮铮！”伊尔根觉罗阿林连挥两刀，总算半接半闪化解了这雷霆一击，

被震出丈外，再运返三步斜掠八尺，险之又险地从死神的指缝中逃出来了。

张家全跟踪逼进的方向也因此而折偏，未能及时抢攻第二刀，格斗的经验确比张家全丰富，可惜刀法与劲道都差了一大截。

但仍然难以摆脱张家全的紧迫钉人身法，稳下马步，张家全已到了八尺外，乃势已罩住了他。

“我要与瓜尔佳索翁科罗决斗。”张家全声色俱厉：“他在那里？”

化外人对决斗兴趣浓厚，对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从不人后。

如果用汉人逼供的方法逼问，成功的机会不大，勇士宁可决斗而死，绝不曾往胁迫下低头。

“他追鬼谷老人和小孩去了。”伊尔根觉罗阿林果然上当：“在怀庆府。你，你不配找他，你是什么东西配和他决斗！呸！”

“我要以一斗二，他，和他的妹妹瓜尔佳尼楚和。”张家全继续放饵：“你能告诉他们，说我等他们吗！”

“不能，我管不了他们的事，他兄妹一起走了。你，比瓜尔佳尼楚和只强一分半分，决斗你一定死。”

“我一定要找他们，要他们死。”

“还有我阻止你，你也追不上他们了。”

“老二纳拉费扬古呢？在不在府城！我也要找他。”

“你更不配找纳拉费扬古，本来他来找你，可是你像老鼠一样躲，找不到你。现在他也一起走了……”“现在，该你死了……”张家全叫。

语音摇曳，张家全扑上了。

“霆击！”两个字像暴雷，刀下也似暴雷，劲发也如暴雷，攻势之猛烈更似暴雷。

没有感情，没有怜悯，没有意识，刀挥出只有一个目标：杀死对方。这时候，人性已经隐去，兽性抬头，与野兽并无多少不同。

千万年来，人最终的目的似乎只有诉之于刀，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所以那些带了刀的人，一定自以为高人一等，因为刀可以不需理性便可达到目的。

“铮！”封住了一刀。

刀光反折，好快，有如电光一闪，掠过踉跄后退，站立不牢的伊尔根觉罗阿林收不回的右腿。

“铮！”挫倒的伊尔根觉罗阿林，拼全力架住了第三刀急袭，仰面震倒了。

“啊……”长啸震天，张家全冲上挥出第四刀。

雁翎刀双手上抬，但劲道已是强弩之末。

“铮！”钢刀疾落，雁翎刀下沉，而钢刀的锋尖，首先劈入伊尔根觉罗阿林的胸口。

张家全虎跳而起，然后鱼龙反跃，倒翻出丈外。

“嗷……”伊尔根觉罗阿林发出最后一声怪叫，开始挣扎，胸膛已被劈开，护身甲在钢刀下分裂，有如摧枯拉朽。

擦一声响，张家全收刀入鞘，最后瞥了伊尔根觉罗阿林一眼，上前抬起雁翎刀，插在对方的身旁，跪下一腿抱拳行了一次军礼，呼出一口长气，大踏步走了。

一个可敬的敌人，值得他行礼。

伊尔根觉罗阿林是英雄，也曾向杨姑娘、飞虹剑客、八方刀，致最高的英雄敬礼。

英雄是悲剧性的人物，世间真正成功的英雄没有几人，大多数都是这样悲壮地离开人间。

张家全一点也没感到兴奋，仅仅为了证实燕山三剑客的身分，他杀了三十六个人。

在它的敌人中，最不该死的应该是伊尔根觉罗阿林；一个忠实执行命令的军人，本身没有罪。

相反地，他忧心忡忡。

燕山三剑客确是海山兄妹，和姓费的年轻人。这三个人，已南下追捕鬼谷老人与六合小王子。

老天爷，鬼谷老人往南方走，南方，仍在烽火连天，朱家皇朝的孤臣孽子们，仍在为救亡图存浴血苦战。往南，该从开封渡河南下，至少也该从郑州渡河，怎么鬼撞墙似的，跑到怀庆来了？

也许，他们想从孟津到河南府，西出潼关入陕，走栈道入川吧？

四川日下也在奋战中。

不管怎样，他必须及时伸出援手，不管力是否能逮。

国破家亡，他所能替朱家皇朝做的事，恐怕也只有这一点点了；为大明存血脉，如此而已。

南关外小河旁，被茅屋中酒香四溢。

张家全带来了一大包菜肴，一高粱烧。

花子张三李四，也弄来一条烤好了的狗腿。

三个人席地而坐，兴高采烈大吃大喝。

“老弟，你的皇帝不差饿兵，办法真不错。”张三口沫横飞地说：“十两银子，那店伙眼珠都快突出眶外了，几乎连他娘的狗屁倒性事全抖出来啦！把所知道的事，一五一十加油加醋全说出来了。”

“不能加油加醋，三哥。”张家全笑笑喝了半碗酒，他的酒量大得惊人：“我要知道实在的情形。别卖关子，说啦！”

“分三批走的。”张三说：“有一批人住在鸿宾客栈，一批人借住在南大街的老栈房，彼此不相往来，见面装作不相识，其实是一窝的蛇鼠。冯堡主一批走在最后，共有十六个人，不多。”

“他的女儿黑牡丹在不在？”

“在，好像无精打采，也像惊惶失措。”张三的话粗得很：“偷汉子的女人，被捉奸在床之后，就是那种表情，那副德性。听店伙说，以往这女杀手趾高气扬，神气得很，不是这种鬼样子的。”

“天杀的土”张家全也粗俗地骂：“五行堡在平定州摩天岭，该往北走潞城，为何往南走？”

“南走可以下河南，可以到处作案呀！”

“他不作案，做汉奸，三哥。”张家全说：“他娘的混蛋！不死心。”

“什么不死心？”

“继续做汉奸呀！可能是卖身投靠，身不由己，去他娘的！两位，敬你们一碗酒。”

家全一口乾了一大碗酒：“小弟也要离开了。”

“你往何处去？”张三喝了酒问。

“往何处丢。乡关一别，相见无期；四海飘零，天涯梦断。三哥，四哥，小弟去了。”

他投碗而起，脚下踉跄冲出柴门外。

健马向南，又同南，风尘仆仆向南赶。

泽州，太行山区最南一座城。

那时，泽州还没有升为府，人口死剩十分之一，三座城门每天进出的旅客并不多，过往的旅客身分像貌，很难逃过有心人的耳目。

尹香君姑娘住进东关的凤台老店，店侧不远便是景忠桥，很好找。

凤台老店的店东，叫太行彪令狐彪，算得上晋南第一霸，住进他的店，等于是打了保票，蛇神牛鬼休想动旅客一根汗毛。

他不但在东关有店，在南关也开设了一家晋南车行，位于晋南第一桥左首不远处的大街上。

因此，他是江湖行业中的第一把手。

尹姑娘一落店，这位晋南第一霸就直了眼。

怎么天底下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娇娘！他娘的一定是狐仙光临了他这家店，真是全店生辉。

假使谁把太行彪看成大好人，那一定没有好日子过。

但他对投店的旅客，确是从不转任何坏念头，兔子不吃窝边草，当然窝里的草更不吃啦三更初，店堂约二楼密室，位于东主的练功房右首。

太行彪店务繁忙，有时须在店中坐镇，伸展手脚练功不辍，为了方便，所以将练功房设在楼上。

他约三位手下大将军全来了，他们是地理鬼程龙、铁金刚余虎、赤练蛇郝英。一个是包打听；一个是打手；一个是诡计多端的师爷。

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

有四个臭皮匠，那还了得？真可以在泽州闹翻天。

灯火明亮，砌了一壶茶，四个臭皮匠开始出计谋，商量谋害人的勾当。

“包在兄弟身上。”赤练蛇拍胸膛保证：“他们明天要是不就道，弄些人吵吵闹闹，他们自会结账换店。”

在半路上制造机会，挤散那两个长随，女的还能跑得掉？要是明天他们就道南下，那就交给老二去办。”

“没问题。”老三铁金刚也拍拍胸膛：“兄弟准备几个人，安排绊马索，来硬的。两个长随小事一件，不是兄弟吹牛，一手一个就就可以轻易送他们见阎王……”话吹得够响亮，话未完灯火摇摇，密室门不知何时悄然而开，微风飒然，室中多了一个人。

四双大牛眼，瞪得像灯笼一样大，张口结舌，像是四个白痴呆瓜。

一身白，俏丽如仙，尹姑娘笑吟吟地莲步轻移，同桌旁接近，满室幽香，中人欲醉。

“四位爷！”她的嗓音俏甜极了，四个土霸真有如聆仙乐的感觉：“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好人。”

这四个大好人，正在计画如何才能把她弄到手快活快活。

“小姑娘，你……你你……”太行彪指指密室门，那门本来是上了闩的：“你是怎么进……进来的！”

“令狐东主，你真健忘。”姑娘就站在他身旁：“你不是向他们说我美如天仙吗？我本来就是仙，仙，房门那能阻挡我呀！是不是？”

美丽，大胆，谈吐大方，可把四个土鞞弄糊涂了，一时真不敢有所举动。

“你……”太行彪还没会过意来，笨头笨脑傻呼呼地问：“你到底是……是狐还……还是仙？”

“当然是个啦！不然怎么知道你们四位爷，鬼鬼祟祟在密室阴谋计算我？”

下首坐着瞪着大牛眼的铁金刚，巨灵似的身材相当吓人。这家伙粗壮笨拙的外表骗了許多人，都以为他一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浑人，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但聪明机警，而且反应够快。

一听口气不对，这位金刚立起反应，铁柱似的巨手一件，急抓姑娘的腰间绣带。

“劈啪！”耳光声清脆震耳。

“哎……”铁金刚双手捂住脸，狂叫着仰面使倒，按着大概想起后倒怎能捂着脸？也许是反应的本能恢复了，后脑将撞及楼板时，双手后伸撑住了。

双颊立即泛白、变红，口中溢血，可能有大牙断了。

“所以我想，不如先来。”姑娘的笑容丝毫不变，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她也没有揍人：“免得你们多费心，撵我离店会有损凤台老店的声望；派人搬弄绊马索，可能恰好碰上办案的公爷，那会杀头的。”

她这两掌，把四个土霸打醒了。

不等铁金刚爬起，老二地理鬼隔桌伸手虚空一点，指风疾射四尺外的姑娘胸口七坎穴，出手相当够功力。

姑娘纤手微抬，袭来的指风一而散。按着扣指一弹，一无劲风二无气流波动。

地理鬼感到左耳一震，伸手急摸，摸了一手血，原来耳轮穿透了一个指大的孔，鲜血如泉。

“老天爷……”地理鬼盯着满手血叫天。

老四赤练蛇不信邪，大喝一声劈胸来一记毒龙出洞，拳风虎虎动气如潮，桌上的茶具随余劲飞起。

撼山拳，内家拳中相当可怕的拳功。

拳风一近姑娘身前，无声而散，而姑娘的纤手，却排气而入。

“上”一声轻响，她的食、中二指，闪电似的敲在赤练蛇还来不及收回的拳背上。

“哎唷……哎……”赤练蛇疾退，左手捧着右拳，脸色泛青，痛得颊肉不住抽搐。

太行彪完全清醒了，拔腿便跑，向室门冲。

糟糕，下身前冲，上身却往后仰，原来小辫子被姑娘伸两个手指捻住了。

“饶命……”他崩溃了。

“你们都坐下。”姑娘仍然媚笑如花：“你们四位爷都是英雄好汉，区区小伤算得了什么？砍掉脑袋的痛楚也承受得了，是吗？”

谁敢不生！

四个人抖索着，捧着被打处，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坐回原处。

“小姑娘，恕……恕咱们有眼……不识泰……泰山……”太行彪几乎要哭了：“你……”

你就高抬贵……贵玉手，放……放咱们一……一马。”

“你们在阴谋计算我，对不对？”

“老天爷，你……你是挖……挖好了陷阱，让……让人睁着眼睛往……往下跳。”太行彪叫起屈来。

“我挖什么陷阱！”

“一进店，你……你怯怯生生，像……像个弱不禁风的千……千金小姐……”“难道我不是！”

“算我太行彪走……走多了夜……夜路……”“你说我是鬼？”

“不！不！不是这意思……你说吧！姑娘，千错万错……都是我错，你说怎么办？”

“你们不想再受惩罚吧？”

“当然，咱们又……又不是白痴。”

“有条件。”姑娘不笑了。

“条件？这……”“四天前，到了一批人马，一到贵地，人马便平空失踪了。为首的人姓海，是位英俊的公子爷，就在贵店落脚。我要知道这些人的去向。”

“他们往南走了，我们怎会知道？”太行彪不料索了，这条件根本就不算条件。

“没有，我是从天井关回头追寻的，人马没过天井关，就在这里到天井关一段路上失踪的。”

“这……”“打听不出来，那就是你们谋财害命计算了他们。”姑娘神色一冷，声色俱厉。

“老天爷明鉴……”太行彪又叫起来。

“你叫天也没有用。”姑娘咄咄逼人：“当然你可能不会，但我不能不怀疑，你们有谋财害命的前科。”

“我……”“给你三天工夫，找不到，唯你是问。”

“好……好吧！”太行彪屈服了。“只要在这段路上失踪，我一定找得到线索。”

“守口如瓶，任何消息不许透露，消息必须尽快告诉我，走漏了，我挖出你们的招子来，记住没有？”

“我……我记住了……”

“三天。”

声落，白影一闪便消失在室门外“我的天！真是见了兜了！”四个人同时叫起苦来。

天井关，也叫太行关，号称天险。

有一队八旗兵驻扎，盘查行旅，搜捕罪犯，势难飞渡。

关上的驻军最近戒备特别森严，不知何时调来了一群七七八八服式怪异的人，昼夜不停满布山区，搜捕一个老人、一个小孩，一对中年夫妇。

关阻止得了正正当当的行旅，阻挡不了冒死偷渡的亡命。据说，四个人是从南面偷渡过来的，可能仍然在山区潜伏，因为从南面跟踪追来的人来

得很快，这四个老少不可能那么快就远走高飞了。

这一带的山势是向南走的，天井关就是山口，俯瞰着向下逐渐南降的群峰，下面六十里外便是黄河北岸的河谷平原。

人只要从其他山峰偷渡，官兵是无可奈何的。

偷渡山区非常危险，翻山越岭举步维艰，在紧迫追捕下，带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能逃得了多远？

天罗地网布下了，负责搜索的人愈来愈多。

两天前，五行堡的人化装商旅，离开泽州便失了踪，与姓海的一群人一样，不明不白形影俱消。

这天一早，一老一少抵达一处山峰下，老人背上的小孩已经睡着了，老人自己也疲劳得走不动啦。

前面三十余步，一对中年夫妇在开路，手中各握了一根铁棍，分枝拨草步步急行。

“天亮了，得趁早找地方藏身。”中年妇人向同伴说：“等公冶前辈赶上来再作打算，你回去帮他们一把吧！这一夜真够他老人家受的。”

“我还不是一样？”中年人插好铁棍苦笑：“每人背半个时辰，那小鬼似乎重得像条牛！”

“背久了就重啦！”妇人无可奈何地说。

不久，他们到了一条小河旁。向西望，双峰并立，小河中贯南北，两山对峙如门。

四人躲在矮树丛，开始进食。

第十二章

食物很粗劣，是粗麦粉烤的硬大饼。

他们是鬼谷老人、方小福。夫妇俩是江湖的名人，千幻剑舒灵、飞燕纪燕，是鬼谷老人的晚辈朋友。

“咱们真像被赶到绝路上来了。”鬼谷老人老眼疲态明显，说话有气无力：“天杀约二他们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快捷？真要命。”

“不是他们快，是我们慢了。”千幻剑拍拍填饱大饼的肚子：“各地传讯皆以八百里飞传，当然灵通快捷。几乎所有的各地官兵公人全出动了，你看灵通不灵通！”

“现在怎办？”

“有路就走，由不了我们。”

“这里是……”“这里我不陌生，多年前我会来这附近，拜望天鹰汪浩浩堡主，你瞧，那两座山像不像门？就叫龙门峡。这条河，叫丹河。

据说，山上有禹迹，也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我真不明白，大禹到底在天下各地，开凿了多少座山！多少座龙门？”

“你还有心情说笑话？”飞燕拍了乃夫一掌：“白天不能赶路，得好好睡一觉养力。这里往西三十余里就是泽州城，可能的话，到城里躲也许稳当些。”

“真是天晓得。”鬼谷老人说：“老朽是从潞州逃走的，被人追得上天无

路，绕了数百里路，紧绕着太行山打转，逃来逃去，很快又要逃回潞州了，一定是碰上了转磨鬼，撞了邪！”

“往东翻越两座山，或许可以摆脱搜捕的人。”千幻剑突然想起了些什么：“公冶前辈，认识天鹰吗？”

“天鹰堡？”鬼谷老人意动。

“对呀二太行的十六名堡之一，天鹰汪浩。”

“你们的交情如何？”

“慕名往拜，一见如故。这人为人豪迈，颇有魄力。”千幻剑显然对天鹰相当倾慕：“对人热诚，值得一交。”

“我听说过这号人物。”鬼谷老人老眉深锁：“如果天鹰堡在这附近，恐怕……”“恐怕什么？”

“天鹰对你这位慕名往拜的人热诚，对其他慕名往拜的人也可能同样热诚；谁知道追逐的人中，有没有其他往拜的人在内？”鬼谷老人脸上有显明的忧虑：“假使其他的人动之以利，胁之以威，奉之以名，结果如何？”

“这……”“天鹰能抗拒这种诱惑吗！他只是一个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势力，保有自己的声望身分地位，各方都不肯得罪的一方之豪，一点也没有鹰的豪气。”

日下江山易主，江湖现状失去均衡，武林道义半坠情势丕变，你想他会选择那一条道路自全？他敢与当道抗衡？”

千幻剑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眉宇间有隐忧。

“所以，我们必须远离天鹰堡的势力范围。”鬼谷老人继续说：“你我都不是天下人所知名的英雄豪杰，只是个性倔强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而活，不在乎世俗的平凡武林人和江湖过客。”

我们保护这个小孩子，全出于一点对一条小生命的悲悯与同情，与任何利害无关。在此之前，我们不认识他，谁也不可能想在他身上可得到些什么好处。

以你们伉俪来说，更是毫无所知，贤伉俪之所以肯毫不迟疑地与我出生入死，全冲在与我的交情份上甘之如饴。不是我鄙视天下人，天下间像你我这种人还真找不出几个，天鹰决不是你我这种人。”

不远处草声簌簌，一位虬髯大汉长身而起。

“不但天鹰不是这种人，连五行堡的冯堡主也不是这种人。”虬髯大汉说：“目下天鹰堡高手齐出，协同五行堡的人大举出动搜捕你们。走吧！不能歇息了，也许还来得及。”

“阁下是……”千幻剑警觉地问。

“在下猛狮冉刚，在天鹰堡作客。”

“为何要帮助我们？”

“在下发现五行堡的爪牙中，有官府的人。我不是心怀故国的人，但我不愿做顺民，这就够了。你们愿走吗？抑或在这里等死？”

鬼谷老人抱起睡着了的方小福，匆匆背上。

“走不动也得走。”鬼谷老人断然说：“决不能躺下来等死，走！”

“往何处走？”千幻剑向猛狮问。

“如果他们的人手够，一个时辰便可搜到这一带来。”猛狮向北一指：“他们必定向北追，沿丹河北上相当危险，不如沿河向西到州城。他们料定你们不敢往城市躲藏，正好出其不意摆脱他们。”

说得有道理，事出仓卒，不由他们迟疑不决。

鬼谷老人经验老到，对情势有相当了解，既然猛狮能找得到他们，天鹰、五行两堡的人当然也找得到，火急燃眉，那有工夫再分析利害。

丹河从龙门峡折向西流，沿河谷行走，比在山林中翻山越岭好走些。

绕过南峰，前面岗岭绵亘，偶或可以看到远处河谷旁的一两处小村庄，表示已到了有人烟的地带，也表示可以找得到路了，不必辛苦地爬山越岭啦！

猛狮一马当先越野开路，热心地带领他们定方向，指引他们该如何引诱追捕的人往错误方向追赶。

半个时辰后，钻出一处山口，前面展现一片平原，丹河拆向南流，形成一处十余里宽的湾流谷地。

近山脚处，出现一角红墙，林影依稀，一看便如是一座远离尘嚣的佛寺。

“噢！这是什么地方？”鬼谷老人问，上气不接下气，快累垮了。

“灵谷寺。”前面的猛狮头也不回信口答。

千幻剑吃了一惊，蓦地伸手拦住了后面的飞燕，手搭上了剑把。

“血魔僧上方禅师的魔窟。”他的语声变了：“姓冉的，为何把我们带到此地来？”

猛狮向前飞跃，两起落便远出七八丈外。

一声狂笑，冉鼓掌三下，右首的密林中，钻出八名像貌狰狞的和尚。

“幸不辱命。”猛狮向那位狮鼻海口，凶睛慑人的年约花甲大和尚说：“现在，他们是大师的了。”

上方禅师一阵狞笑，率领七名僧侣向众人走来。

“不要怪冉施主。”血魔僧上方禅师说：“人，总得要活下去，而且希望活得愉快，冉施主与贫僧自不例外。

有人保证维护灵合寺的利益，再加上一千两银子香油金，贫僧委实无法拒绝，天鹰堡汪堡主地无法拒绝，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拒绝。”

“卑鄙无耻！”千幻剑愤怒咒骂。

“诸位请至敝寺小歇。”血魔僧不理睬千幻剑的咒骂：“贫僧即发出讯号，汪堡主与冯堡主将在近期赶来，将诸位接走，请。”

“退！我断后。”千幻剑拔剑出鞘：“不要管我，你们有多快就走多快。”

一声狂笑，血魔僧戒刀出鞘，狂笑着猛冲而出，澈骨奇寒的刀气迸发，刀光如掣电排空急袭。

千幻剑冷哼一声，身形一晃，剥光突然从凌厉的刀光侧方空隙切入，剑光人影若有若无，发挥了不可思议的神奥剑术精髓，指向血魔僧的左肋要害。

可是，他无法应付另一名僧人的偷袭，配合血魔僧的攻势，像鬼似的从侧方掩出，戒刀恰好悄悄递到它的右肋背。

他如果一剑毙了血魔僧，自己也将付出性命的代价。

“铮！”剑神乎其神地及时后收，反拂，间不容发地震开偷袭僧人的一刀。

第三名僧人贴地窜到，一艘把他绊倒了。

血魔僧急旋而至，戒刀如天雷下劈。

三个僧人配合得宜，千幻剑以一比三，彼此武功相差有限，难怪一照面使身陷死境。

鬼谷老人与飞燕也脱不了身，陷入猛狮与五名僧人的包围。

假使这些人不是要活捉他们，恐怕片刻便性命难保，左冲右突作困兽之斗，支持不了多久的。

血魔僧来势太猛，人刀齐下可怕极了，千幻剑倒势未止，完全失去活动的的能力，眼看人倒地之前，便会被戒刀分了。

蕙地人影乍现，无情刀光先一刹那光临。

“铮！”暴响震耳，戒刀飞腾而起。

刀光再闪，血魔僧的脑袋飞起三尺，无头的身，一声栽倒在千幻剑身上，两人跌成一团。

怒啸声与眩目的刀光，激烈地闪烁，另两名僧人连人影也没看清，一断头一折腰，体踣倒。

围攻鬼谷老人的六个人，抽暇循啸声察看，看到血魔僧三人的惨状，按着便看到人影与刀光电射而来，不由心胆俱寒。

“小兄……弟……”鬼谷老人脱力地、狂喜地、精疲力尽地大叫，全身一软，老小两人摔倒在地。

方小福早已人事不醒，像一头断了气的可怜小猫。

虎入羊群，兽性的咆哮与可怖的刀光贯入人丛，血雨纷飞，手断头落。

五个僧人像枯枝，像被狂风所摧。

狂野的刀光就是狂风，风过处枯枝纷坠。

猛狮是唯一挡住了一刀的高手，被震出两丈外，手中的鬼头刀份量沉重，震力更凶猛，虎口裂开，乃几乎脱手飞出。

来人是张家全，在生死关头及时赶到了。

他没能赶上冯堡主，在泽州便发现冯堡主三批人，在至天井关途中失踪，便在山区中追寻。

他是个猎人，一个出色的猎人。天井关附近，是太行山的主峰所在地，与王屋山的交界点。

三年前，他曾经在这一带二度进出，可以说，这一带是他经常来的狩猎区，不但熟悉山形地势，对山中的民风匪窟盗巢一一了然。

冯堡主这些人进山，岂能逃得过他的追踪？

他是在血魔僧一群贼和尚，接到猛狮暗中传出的信号，率领党羽出手布伏的同时，到达灵合寺的。

灵合寺西距州城不足三十里，本来就是太行山贼的一处秘密联络站。

自从太行山九山十八寨的山贼们，大半接受大清官方招安散伙之后，这里便成了血魔僧独霸一方的魔窟。

他已经踩探出，五行堡的人曾经到过灵谷寺，沿途曾经留下显明的足迹，很可能在灵谷寺住了一宵，才动身他往的，目下到了何处，还得跟踪追索。

生死关头，他赶到了，先看到背了方小福的鬼谷老人，他眼都红了，激愤中，他愤怒地挥刀大开杀戒。

一口气屠尽了八僧，它的怒火消失了一半。

猛狮刚站稳，他到了。

“能接下我一刀，你很不错。”他扬刀逼进：“但是，我不能饶你。”

猛狮心胆俱寒，握刀的手不住颤抖，虎口的鲜血黏黏地，影响握刀的劲道，再加上掌心所冒的冷汗，挥动的鬼头刀一定不可能意到神到，刀法无法发挥威力。

“你……你是……”猛狮恐惧地一步步后退。

“我，张家全……”猛狮一定从那些人口中，听过张家全这号人物，脸色突然变得泛青，打一冷战，扭头便跑。

“嗷……”一声豹吼，人刀齐飞。

狮应该不怕豹，而且吃定了豹。但这头猛狮已经丧了胆，变成了又老又病的独狮，拼命逃，无暇回顾。

回顾也没有用，人刀不是从身从扑上的，而是从上空猛扑而下，刀光如电光下泻，猛狮的头颅离颈向前飞，飞出两丈外骨碌碌再向前滚。

“跟我走，快！”他急步到了鬼谷老人身旁，伸手丢抱失去知觉的小福，立即脸色大变：“公冶前辈，他……他……”“多日劳累，长途奔逃，披星戴月，疫疠交侵，他昏厥了。”鬼谷老人焦灼地说：“得赶快找地方调治……”

“来不及了，走。”张家全抱起了小福：“诸位，辛苦些，跟我来。”

为非作歹的人，并不是真正不怕死的亡命。

太行彪就是这种人。

尹姑娘给了他三天工夫，不到半天，他就有了回音，保住了自己的老命。地头蛇与地方土霸的神通，是十分惊人的，所以强龙不压地头蛇。

但真正碰上无所畏惧的强龙，地头蛇决不会愚蠢得与强龙比高下别苗头显威风；尹姑娘就是这里超强的强龙。

次日一早，尹姑娘三个人已进入太行深处。

今天，她换穿了墨绿劲装，不再穿显目的白衣裙，可知她已下定决心有所举动了。

这一带的山岭，与江南的山有显着的不同，更不能与黄山的鬼斧神工峰峦比较。

这里满目全是土山岭，林深草茂郁郁苍苍，有些是牛山濯濯，满目苍凉，浑厚有余，峻秀不足。

山谷中，居然出现了这么一处有奇崖怪石的地方。

三人一进入山谷，仿佛在感觉中，已回到烟雨江南。

飞熊一打手式，三人身形乍动，消失在奇岩怪石间，像是平空幻没了。

久久，毫无动静。

久久，前面一座奇岩上方，出现一个青衫飘飘，迎风卓立的英俊年轻人。

“给你们十声数，现身相见。”年轻人冷森森的语音极具震慑人心的威力：“不然，杀无赦。”

久久，千声数早尽，一百数也不止，却毫无动静。

一声弹指响，年轻人不耐地发令了。

岩石树影间，突然涌出三个黑衣人，黑节衣、黑骑裤、黑短靴，黑色的刀鞘，黑瓜皮帽全身散发出骠悍、阴森、冷酷等等气息，举动如一，连挪动脚步的小动作，也完全相同，可知定然是某一处地方，统一调教出来的冷酷、凶狠、勇猛的杀手。

“知道他们的埋伏处吗？”年轻人问。

“属下知道。”三人同声答。

“小心了。”

“属下知道。”

还没有下令发动，另一座怪石顶端，出现了另一个人，将手向上高举。

“大公子信号传到。”那人高声说：“点子转向，去向待查，这里已无等候的必要，请立即前往重新布署。不相关的人，不必理睬，以免耽误正事影响大局，避免作无谓的逗留，须防被人牵制。”

“知道了。”年轻人挥手。

那人抱拳一礼，跳下石走了。

年轻人停了一声，举手一挥，三名黑衣人立即闪身急动，一两闪无影无踪。

右上，年轻人已经不见了。

不久，三人现身在右下。

“不错，是姓费的。”尹姑娘说：“在长治老店中，我见过他好几次，咱们找到他们了“跟去吗？”飞熊问。

“对，相机行事。”尹姑娘语气坚决，领先便走。

匆匆走了百十步，前面一处崖壁下，踱出先前神气地发令的年轻人，劈面拦住了。

“原来是你们。”年轻人似乎颇感意外：“听冯秀秀姑娘说，你们并不是张家全的人。

“冯姑娘没说谎。”尹姑娘沉静地说：“她认识张家全比我还要早。那天晚上她落在张家全手中，还是我帮助她脱险的，也是我正式与张家全打交道的第一次。”

“对，她没说谎，任何人都不敢在我面前说谎。”年轻人的口气好大、好傲：“你们为何跟来？”

“来看热闹呀！”尹姑娘恢复了往昔玩世的态度：“看来，你不但与五行堡有关，也与海山兄妹有关，你到底贵姓大名呀？”

“你知道我姓费就是了。现在，你们已经妨碍在下的行动。”

“是吗？”

“所以，在下要求你们。”

“要求我们什么？”

“缴出兵刃，暂时由在下的人看管。”

“唷！你真像可以主宰任何事的主子呢！”

“不错，我就是主宰。”姓费的傲然说，真有几分主宰者的气概。

“你是说，我们已是阶下囚了？”尹姑娘不笑了。

“不错！”姓费的神情愈来愈傲慢。

“本姑娘却是不信。”

“在下会叫你信。缴剑！”

“如果本姑娘说不呢？”

“那你就没有缴的机会了，你必须用剑来保命，也得死在剑下。”

一声龙吟，他剑已在手。

“我见过不少狂妄自大的人。”姑娘实在憋不住：“你是最最狂妄的一个。你瞧，我找剑了，可不是向你缴剑，用来保命倒是实情，至于是否要死在剑下，相信不久自可分晓。”

姑娘剑在手，神色立即变得庄严肃穆，握剑的姿势，就有名家风度，从容升剑，举锷齐肩，饮神内视，吸口气功行百脉，剑发隐隐龙吟，全神候敌。

姓费的正好相反，剑在手威风八面，气吞河岳，傲视天苍的神情咄咄逼人，强烈的必胜气势真有无可克当的威力，仿佛脚下山河也在他的剑下屈服呻吟。

剑向前一引，英风豪气发挥极致，剑气催动时龙吟声比姑娘的剑吟强烈一倍，杀气开始涌腾。

迫近了两步，似乎，他的剑势已经控制住姑娘了，大有一发即中，对方必定土崩瓦解的气势。

但姑娘敛神内视，点尘不惊，在对方强大猛烈的气势压迫下，潜神内蕴不为所动。

一个是气势已发挥至极致，一个是气势内聚至极致，双方的神情迥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不知到底是谁发起攻击的？

反正突然间，剑光如匹练同向前飞射、聚合、纠缠，速度相等，不可能由其一方抢制机先，主宰全局。

“铮铮铮……”一阵惊心动魄的剑鸣传出，剑气急速的厉鸣令人毛骨悚然，丈内罡风呼啸激汤，外围激起滚滚尘埃。假使有人旁观，必定被剑气逼得站立不牢，不退将有严重的后果。

刹那间的接触，生死间不容发！

蓦地剑光沸腾，第二次猛烈的纠缠随即爆发。

各展所学，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好一场空前猛烈神奇的恶斗，三丈方圆内风行草偃，草石纷飞。

“铮铮铮……”出招太过疾，无法避免双剑接触，一切花招巧取皆无用武之地，每一剑皆是致命的一击，谁接不住谁就得去见阎王。

最后一声震鸣传出，人影剑光终于脱出纠缠，蓦地风止雷息，仅可听到绵绵不绝的剑吟余音。

双方相距丈余，面面相对各自抓住机会调息以恢复精力。看气势，双方半斤八两，棋逢敌手难分轩轻。

两次可怖的缠斗，谁也没占上风。

“你是在下所碰上的高手中，最高明最杰出的高手中的高手。”姓费的脸上傲态消失了：“但在下有必胜的信心，也有必胜的剑术，呸……”沉喝声中，他再次狂野地扑上了。

这次，剑术骤变。先前是雷霆万钧，现在是诡异奇奥，剑路完全相反，威力却似乎增了三倍。

“铮！”第一次剑鸣。

剑光突然扭曲折射，神乎其神地钻隙切入，有如银蛇寻穴，不可思议地锋尖抵达姑娘的右肋下，像流光逸电排空直入。

“铮！”姑娘在千钧一发中，封住了这一剑，侧逸出丈外，几乎失足栽倒，花容变色，感到右肋下寒流仍在，肌肉发麻。

一声长啸，姓费的在略感意外一怔后，立即身剑合一狂冲而进，声势十分惊人。

“游斗！”传来飞熊的惊呼。

姑娘身形疾闪，反手一剑回敬，剑发一半便知劳而无功，立即折向掠出八尺外。

姓费的一扑落空，折向发剑有如电光一闪，几乎击中姑娘的左胯。

另一面，黑衣人再次现身，一个扑向飞熊，一个扑向摘星手。”

两人出剑之凌厉，似乎不下于姓费的，三五剑急袭，立即抢得机先，把两位一代名家，压迫得只有招架之功，还手乏力。

姑娘这才知道，姓费的可怕极了，剑法改变时的确不可思议，防不胜防。

两种剑法，都不是天绝三剑，似乎有点相像，却更为神奥，更为凌厉，威力无穷。

她岂能不游斗，游斗也不见得能避开对方的神来一剑，人危险了。

“和他们捉迷藏。”她娇叫，猛地身形似电，到了飞熊身旁，剑光如匹练。

“铮！”地出其不意格开黑衣人的剑，飞熊使脱出纠缠，侧射丈外。

摘星手哈哈一笑，从黑衣人的剑网中逸出。

姓费的电射而来，却晚了一步。

剑术再神，也奈何不了不全力接斗的人。

这一带奇岩怪石丛生，树林茂草星罗棋布，正是最理想的捉迷藏所在。姑娘的身形一闪再闪，便形影俱消。

姓费的怒火勃发，不相信姑娘能在他面前逃脱，忘了正事，不走了，发誓要将姑娘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杀姑娘决不罢手。

七个人，就在这崎岖山谷内你追我赶，时隐时现大捉迷藏，没完没了。

这一来，海山兄妹失去最强劲有力的帮手。

第十三章

四个人努力地工作，找来了不少枯木，削树枝为钉，贯山藤为索，制成一只木筏。

方小福虽然已经醒来了，但脸色苍白，气息奄奄，神色坏极了。

“顺水下放，切记不可放乎中流。”张家全向鬼谷老人匆匆地说：“祸福难料，各自珍重。”

筏推下水，鬼谷老人把住了他。

“老弟，你不走？”鬼谷老人满怀希冀地问。

“我能走？”他苦笑：“不阻挡追兵，你们能脱身！河不经泽州，流经州南，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快，时不我留，各自珍重。”

他大手一挥，向来路如飞而去。

“江湖上见。”千幻剑高呼。

他听到了，但并没回头，心中百感交集。扬手一挥，谁知道是否相见有期？

沿途，他发挥了猎户的本领，技巧地布下不少引敌人迷途的玩意。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山区广阔，林深草茂。

太行山的地势隐蔽，天下闻名，周回数千里，大多数地区没有人迹。往昔，太行山贼也天下闻名，千百年来，任何皇朝都无法剿灭山中的绿林盗

群，即使动员百万官兵，也劳而无功。

五行堡在太行山以北，距此地真有千里之遥，冯堡主对这一带地势所知有限，而且带来的人手也有限。

海山兄妹更是对山区一无所知，所带的人手更少。

凭他们两拨人，想在这百万官兵也望山兴叹的地方，追捕鬼谷老人几个老江湖，的确不自量力。

因此，他们必须获得当地土霸的协助。

天鹰堡的人，就是他们的向导，由冯堡主从中穿针引线，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搜捕队。

即使加上天鹰堡的人，人手仍不敷分配。

共分为八组，分别担任伏候、寻踪、拦截、追赶……等等小组，总算能把握了正确的追索路线，主力方面，找到了逃犯留下的线索。

逃犯昼伏夜行，追捕的人昼搜夜宿。

几天来，冯堡主疲于奔命，虽在天鹰堡的人协助下获得一些进展，无如始终不能把握逃犯的正确行踪，逃的人经常改变行程，可把他们累垮了。

逃的人不好受，追的人也不见得安逸。

这天，的确掌握了逃犯的正确去向，谢天谢地。

已来不及将散布各处的人召集在一起，冯堡主仅带了六位随从，跟着五个天鹰堡的人，其中有天鹰堡主在内，十二个人放胆循踪急迫。

后面，向导领着海山兄妹八个人，在后面五六里跟进，沿留下的记号急赶，希望尽快与冯堡主会合。

信号由各地的人用暗号传出，指示各处的人速来会合，愈快愈好。

人毕竟不能飞，各处的人根本不可能尽快地前来会合。姓费的这一批人相距最近，可是，意外地耽搁了，被尹姑娘三个人缠住脱身不得。

他们追过了龙门峡，足迹愈来愈明显，表示逃犯已不再昼伏夜行，已经发觉追兵将及，所以不顾一切拼命逃走，无暇掩灭踪迹了。

一口气奔入灵谷寺，手中鬼影俱无。

冯堡主早两天曾经与天鹰堡的人来过，血魔僧答应全力相助，怎么却人去寺空了？显然出了意外，要不是和尚们反而帮助逃犯弃守逃亡，就是到别处去了。

但逃犯的确是前来灵谷寺的，不可能逃到别处去。

十二个人停下来一阵好搜，搜出八僧和猛狮的体，把冯堡主吓了一跳，幸好找出逃犯的去向。

十二个人心中惴惴，硬着头皮往前追踪。

八僧与猛狮不是浪得虚名的人，竟然全被杀死了，可知逃犯的实力十分可观，难怪他们心中惴惴不安。

踪迹向上延伸，伸向前面的山鞍。

山鞍，是最容易爬越的地方。

天鹰堡两个最有经验的寻踪觅迹专家，像发现猎物兴奋无比的猎犬，连跑带跳向山鞍奔去。

山鞍长满了高与人齐的茂草，张家全站在草丛中，手中有简易粗制的木弓，腰带上有用树枝削尖，用树叶作羽的十二枝箭。

搭上一枝箭，他虎目中杀机愁涌。

箭是粗制的，但在他手中，却是致命的武器。

弓徐徐拉满。

下面百步左右，两个向导毫无戒心地向上飞奔。

五指一松，木箭破空而去。

“啊……”惨号声震耳，第一名向导惨号着向下滚，胸口木箭穿心，木尖透背而出。

第二名向导仓卒间向侧一闪，还不知同伴为何惨号着摔倒的，为免被撞及，所以向侧闪，没想到破空的锐啸声入耳，还来不及转念，胸口已有物贯入，贯穿了咽喉，一声未出，便向下翻滚。

下面约二十步的天鹰堡主大吃一惊，机警地向下一仆，伏在草中藏身，木箭破空的锐啸慑人心魄，人是不能与箭相抗的。

“小心防箭！”他总算够朋友，发声警告同伴。

“啊……”第三个人倒了，这位仁兄不够机警。

冯堡主大惊，侧跃三丈，再一跃便窜入一旁的树丛。

等他们绕两侧到达山鞍，只剩下六个人了。

这短短的百十步，人死掉了一半。

草丛中，突然出现张家全的身影，手中的木弓拉满，木箭对正了最先冲上的冯堡主。

“是你……”冯堡主大惊，骇然止步。

六个人全到了，分三力合围。

“不错，是我。”张家全语气奇冷：“你这狗娘养的汉奸，燕山三剑客给了你多少好处，你甘愿做他们的鹰犬？你这卑贱的狗。”

“清兵西进，我五行堡首当其冲。”冯堡主咬牙说：“飞龙谍队午夜猝然光临五行堡，我只能听任他们摆布，收拾山西境内不甘归伏群雄的工作，我不做自然有其他的人做，你用这些话来责备我，公平吗？”

“这就是标准汉奸的论调和嘴脸。”

“你……”“燕山三剑客在何处！”

“我怎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他们派了三个人在我身边，不时传达他们的命令。”

“海山兄妹又是什么人？”

“他们是江湖游侠，与官府暗中有往来，专门对付朱家余孽的，搜捕聚众造反的主脑。”

“你不是受他们的指挥？”

“燕山三剑客勒令我配合海山兄妹行动，不许问理由，不许干涉他们，但不受他们节制指挥，我有行动的自由。”

“他们派在你身边约三个人呢？”

“这……一个被你射死了，一个和我女儿那批人一起行动，一个……”一个鹰目钩鼻的人突然贴地急窜，反应甚快。

木箭破空，把那人钉死在地上。

这瞬间，天鹰汪浩飞跃而起，半空中拔剑出鞘，以饥鹰搏兔身法向下猛扑。

张家全屹立如山，丢掉弓同时右手向上一扬。

一声刀吟，他拔刀在手。

天鹰的飞腾搏击身法，号称武林一绝，很少有人能接得不如此凌厉威

猛雷霆一击。

身形刚从飞跃的顶点向下降，双手握剑向下扑，一道淡淡的，肉眼无法看清的芒影突然从剑下一闪而入，恰好奇华地贯入胸口，直抵腹膈不留痕迹。是张家全的回风柳叶刀，有如阎王帖子。

剑突然脱手，人仍向下扑。

张家全本无表情地横跨一大步，乃升起了。

“！”天鹰像中箭的雁，重重地摔落在草丛中，开始濒死的翻滚挣扎。

“嗷……”豹吼声、刀啸声、破风声……在同一瞬间爆发，死神光临，死神的手从云端里伸下，藉张家全的刀收买人命。

两名爪牙不知死活，左右一台，挥剑夹击。

另一名爪牙是天鹰堡的人，仰面躺侧向侧滚，爬起撒腿狂奔，这位仁兄是个聪明人。

冯堡主是这些人中，武功最一口匹，也最聪明的一个，向侧一闪，折向飞掠而逃。

“啊……”夹攻张家全的一名爪牙，腹部被剖开了。

刀光电掠，另一名爪牙的右腿齐膝而折。

两里外的山脚下，十二个人目击山鞍的惨剧结束，千步狂追而下的张家全，脚下一紧。

是海山兄妹，还有一身黑的冯秀秀。

他们一看到张家全的猎装，便知来人是谁了。

冯秀秀父女连心，心中惊怖已极，拼全力向前狂奔海山愤怒得快要爆炸了，不再往前冲。

“列阵！”他大喝：“不许乱了阵脚，我要斗斗这其他十个人中，除了海秀之外，有六个是他的人。

看到飞逃而下的冯堡主，看到后面百个野人。”

六把剑列成半弧阵，气势浑雄无比。

三个五行堡的一口匹手，不得不随冯秀秀奔出抢救堡主。

逃命的人，脚程通常要比平时快十倍。

冯堡主可说已用尽了吃奶气力，却无法快过追的人，短短的不足两里地，距离从百步外拉近至十步左右了。

“用暗器助我！”这位一代之雄，向奔来救应的爱女失声狂叫。

他自己的双手，共有五枚断魂针，左三右二，先前却来不及使用，只顾丢下同伴逃命。

张家全半空击杀天鹰的飞刀，把这位目空一世的风云人物吓坏了，凭他这个暗器行家，根本没有看清张家全是如何出手的。

张家全狂野绝伦的刀法，也吓破了他的胆，所以要女儿用暗器助他。

张家全看清了甘涉外的阵势，看到威风凛凛的海山，也看到脸色不正常的海秀。

身形条止，他放弃了不可能到手的冯堡主。

如果不放弃，他必须从冯秀秀四个人的暗器丛中穿越，就算穿过了，也恰好冲入海山兄妹布下的剑阵中。

冯秀秀心中一定，立即掩护乃父急退。

“嗷……”张家全举刀，发出震天的豹吼。

“海山！”他吼完叫：“你一个人上来，看你有没有种。”

海山怒哼一声，向前走。

张家全向后退，一步步向上退。

“山腰。”他大叫：“正好施展，看你的天绝三剑与长春门剑术，到底有多厉害。不要带人上来，要你的人在原地等候，等候收你的，抑或是收我的。”

海山向后大手一伸，示意众人等候。

海秀踏进两步，然后退回，用手向后面的人打手式，手式自然只有它的人才看得懂。

冯堡主虚脱地在一旁喘息，像头快断气的老牛。

半山腰有处稍平坦的草坡，山上山下的人都可以看清坡上的情景。左右的树林密密麻麻，人在林中行走举步维艰，要登上山鞍，非走草坡不可。

当然，这里也是决斗最好的地方。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山势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日下日影偏西北，谁要是被迫在下坡，那就有些麻烦，向上攻烈日刺目，因此双方势必争取上方不可。

上方的人向下攻也有困难，挫身发招威力大打折扣，活动不够灵活。

两人面面对，站在相等的高度冷然相向。

“小孩子呢？”海山稳定下来了，情绪不再激动，好现象。

“你自己去猜。”张家全更显得无比的冷静。

“我一定要这个小孩子。”海山一字一吐，语气与神情极为坚决。

“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小孩子。”张家全以牙还牙，说得比对方更坚决。

“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我要的是道德勇气与忠义传统，你能给吗？”

“你要知道……”“我什么都不必知道。”张家全打断对方的话：“我不必骂你责备你，因为你不是汉奸。”

“随便你怎么说。”

“我认为你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

“原因何在？”

“你是个男子汉吗？”

“我，顶天立地。”海山的傲气英气，在这句话中显得铿锵有力。

“好！那你一定不会说谎，或者没有扮懦夫的勇气而不屑说谎。”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把你看作真正的英雄男子汉。”

“夸奖夸奖，在下深感荣幸。”

“瓜尔佳索翁科罗！”张家全声如沉雷。

海山一征，脸色一变。

“要我叫你懦夫吗？”张家全再次沉喝。

“我。”海山举剑一口匹呼：“正黄旗贵族，直义公费英东的嫡裔，瓜尔佳索翁科罗。”

“我，山西张家全。”张家全的刀也高举：“今天，你我都为了正当的理由，勇往直前生死与之。”

“张兄。”海山口气一变：“你们汉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你是断章取义，至少也是歪曲义理。”张家全郑重地说：“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是指君权并非是天授的，天下事是众人的事，而非皇帝一人之天下。”

“朱家无道，我满清龙兴长白……”“狗屁！”

“把朱家余孽交给我，我保证封你爵……”“狗屁！”

“我保证你成为江湖霸主。”

“狗屁！”

“子女金帛，任你予取予求。”

“哈哈哈哈……”张家全仰天狂笑。

“你笑什么？”

“我一个山野村夫，要子女金帛做什么！我很满足，我活得很愉快，我……”“你，狗屁！你将面对千千万万个死亡，你将在万千刀山剑海中粉身碎骨……”“你吓不倒我的，阁下。在你我生死相决前，有件事请教。”

“什么事？”

“天绝狂叟日下何在？”

“这……”“记住，你不是懦夫。”

“在京都，是三旗侍卫的贵宾教习。”

“老而不死，是谓之贼也！”

“他识时务，你……”“我不识时务。”

“你还有机会。”

“我的刀，就是我的机会。”

钢刀高举，乃作龙吟。

他仰天长啸，声震长空。

“我自横刀向天笑，脚底山河任沉浮。”他扬声高吟：“人事天心，无须深究，我只知尽其在我，不问其他。是时候了，阁下。”

刀向下徐降，杀气开始涌腾。

海山的剑，在烈日下幻出夺目的闪烁光华，气势磅礴，每一条肌肉都跃然若动，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

徐徐移位，双方的心意神，皆在作无声的凶狠搏击，所谓气吞河岳，形容得不算过火。

一移，再移……

一声暴吼，双方都看破好机，同时发起空前猛烈、气势无前的攻击。

一道光芒，一次死亡！

一次风吼，一次凶险。

刀光画出生死门，剑虹闪出地狱门。

冲错、旋击、挥劈、厉斩……

“铮铮！铮！铮铮……”狂乱的攻击声密似绵绵殷雷，火星不断爆发。

人影疯狂地闪动，刀光剑影可怖地纠缠。

不知攻了多少刀，不知挥了多少剑。

生死间不容发，一闪一危机，一烁一死亡，好一场疯狂激斗的恶斗，风云变色，烈日无光。

各展所学全力以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谁慢了一忽秒，谁就向人间告别；谁暴露分厘空门，谁就注定了去见阎王。

刀挥出志在饮血，剑发时意在夺魄。

疯狂奋击中，蓦地刀光扭偏了分厘，剑虹乘隙而入，陡然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剑连一剑，把刀光逼得不住扭曲旋舞，向圾下无奈地急移。

一声长啸，刀光一颠一顿一旋，钻隙而出，立即光芒闪烁加剧了一倍，把剑虹逼至最小的空间，一口气连攻八刀，把剑光逼回原位。

最后电光闪烁中，几声震耳交鸣，双方回复对等的位置，人影也脱出纠缠，在龙吟虎啸隐隐中，抓住了喘息的机会。

两人都大汗如雨，隐现喘息，脸红似火，时又涌现苍白，眼神凶厉，移位依然矫捷沉稳。

一移，再移……

“迅雷！疾风……”张家全的喝招声，随攻击的发动而破空轰传。

第二次疯狂搏击，猛烈倍增，凶险倍增。

一连串巨响爆炸，刀光剑虹一而再楔入贴身了。

剑虹突然出现在张家全的右肋下，有如电光射到。

刀光疾沉，铮一声在千钧一发中崩开将及体的剑尖。不等他反击回敬，剑尖神乎其神地，不可能地疾射它的心坎要害，危极险极。

刀光一顿，刃口回转、上升。

“铮！”刀几乎贴身挡偏了剑尖。

“天龙斩……”它的沉吼随暴震声同时迸发。

刀光以令人目眩的奇速，突破剑虹的封锁，电光石火似的长驱直入。

“噗”一声响，海山倒射三丈外。

第二刀落空，天龙斩只发出一刀的机会，海山退得太快了。

他骇然变色，忘了追击。

这一刀，磨盘粗的巨树恐怕也腰斩成两段。

怎么可能？分明一刀中的，而海山却不曾倒下。

海山在两丈外稳下马步，身形晃了几晃，脸色陡然泛青，大汗如雨般洒落下来。

腰带断裂，马甲斜裂了一条缝，衣衫自然也裂开了，缝长八寸多一点，表示受刃点也有八寸，不见有血沁出，显然不曾受伤。

这是什么护体神功！不可思议。

他已经以两仪相成大买力驭刀，至柔的劲道封住了袭心坎的一剑，至刚的劲道回敬，以天龙斩行雷霆一击，真龙的身躯也将被腰斩。

可是，海山却承受了这可怖的石破天惊一刀，不但没被腰斩，而且不曾受伤。

长春真人的成道仙术，可辟刀兵水火。

海山是被刀斩退的，毫无疑问中了一刀。

一声怒啸，他不信邪，火鸡杂地抡刀豪勇地冲上。

人影飞扑而来，海秀与六勇士在这刹那间，从七方合围而上，剑虹到达。

“铮铮！”一刀二剑接触，一比二，海山兄妹合力接下他雷霆一刀。

三人同时暴退，他左右三剑及体。

一声怒吼，连声暴震，三剑乍分，他也斜震出八尺外，恰好撞上另两把剑，他不得不倾余力封架。

糟了！他陷入八剑疯狂的聚力围攻。

不但海山兄妹可怕，六勇士的剑也狂野辛辣，片刻间，他成了重围中的猛兽，左冲右突皆被剑网兜住这回，身入死境。

他已无法抽出左手取飞刀克敌，此时此地，海山已不逞强放弃英雄式

的决斗，他有使用飞刀的权利。

可是，他已抽不出手分心，必须用双手驭刀，才能招架聚力攻击的数把剑齐发的可怕劲道。

外围，冯堡主父女与三名爪牙，虎视眈眈伺机出手发射致命的暗器。

再拖片刻，他就会力尽功消死在乱剑下。

“九幽斩！”刀剑乱舞中，响起他一声愤怒的长啸，刀光下沉，激地飞旋。

天龙斩，乃攻中上盘。

九幽斩，攻中下盘威力万钧。

保护下盘以长兵及最为有效，剑却有难以兼顾的缺憾。澈地刀光旋转中，一名勇士断了右脚突然摔倒，剑网终于出现缺口。

人影带着刀光飞射，被网而出，带着一声愤怒的长啸，激射入右面的树林，一闪即没。

海山兄妹楞住了，脸上有惊骇的表情。

冯堡主更是脸色大变，倒抽凉气。

看了张家全的神勇，这位太行大豪心胆俱寒，日后张家全如果找上了他，他……他想起来就毛骨炼然。

“老二为何还不赶来！”海山突然顿脚叫。

“哥，也许……也许他接不到信号……”海秀苦笑：“这人，后患无穷，哥。”

“加上老三……”“他不会再上当了。”

“那……”“大师兄。”海秀沉声说。

“这……他在大河以南。”

“请他来。”

“他身负重任，恐怕……”“没有他，对付不了这个人。”

“老二他……”“老三不错，但要取胜，不容易。”

“好，我传信请大师兄。”海山咬牙说。

“这里……”“继续追，快！老鬼与小孩子走不远的。”

“我把信号传出。”海秀说。

老二纳拉费扬古误了大事，未能及时率众赶来围攻张家全。

他被尹姑娘三个人缠住了，一气之下，誓要毙了姑娘而甘心。

在怪石如林草木丛生的地方，追逐轻功已臻化境的高手，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弄不好反而自己送命。

好在他武功超人，尹姑娘比他差了一大截，飞态与摘星手更差些，还不至于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

因此他无所畏惧地放胆追逐。

他的三位手下，也都是身经百战，骁勇绝伦的高手，在他附近构成严密的保护称，除非能击溃这三个人，不然休想威胁他的安全。

四个人构成有效地搜索称，尹姑娘三个人真不敢轻易地放胆一击。

尹姑娘的轻功，姓费的就差远了。

熊海绰号叫飞熊，虽然并不能真的飞，至少可以表示轻功无人能及，在飞腾扑击方面，比尹姑娘更具威力。

摘星手的轻功，并不比飞熊差，如果不能上天，如何能摘星？

所以，三人的轻功皆是江湖道上顶尖的人物。

他们的真才实学虽然比姓费的差了些，只要不逞强拼死，轻功佳的人

定可来去自如，武功如不深厚一倍以上，决不可能把他们缠住。

姓费的武功造诣，并不比他们高一倍。

七个人就在这方圆廿里的奇岩怪石丛中，你追我走，我进你退，你搜我藏，我静你动，没完没了，可把追的人逗得七窍生烟，逐渐按捺不住了。

终于，姓费的抓住机会了，姑娘黛绿色的身影，由于比草木略深些，目力超人的高手，很容易在她微动时发现它的身形。

她正从一丛矮杯中，闪电似的窜入一座奇岩下。

五丈外隐身石后的姓费的，锐利的目光发现她了。

奇岩后，是一座五六丈高的山崖，成半弧形。

这是说，她正进入像袋一样的地形。只要堵住了袋口，等于是拉紧了袋口套绳，人在袋中，有如毒蛇入袋，一切都完了。

说粗俗些：中捉鳖。

姓费的大喜过望，一声怪叫，跃上奇岩。三名黑衣手下，心意相通同时掠走，分别堵住了两侧。

袋口，锁紧了。

奇岩与陡崖间，还有些八尺高的参差怪石，与矮林杂草，足以在内隐藏。

“我对你这种一击即走的胆小鬼行径烦透了。”他得意地说：“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你上岩来和我分个你死我活，一是我下去像赶兔子一样，把你赶到崖下杀死。”

尹姑娘藏身在崖前不远处的猿蹲虎踞怪石后，这才发现自己已不幸误闯入绝地，小心地察看一番，心中叫苦，大事不妙。

四个人已堵住了出口，四支剑映日生光。

不远处匿伏的飞态与摘星手，已来不及救应，大惊失色，两人一打手式，不顾一切潜至最右首。

最右首那位黑衣人似乎不知身后来了强敌，面对崖下冷然屹立，剑随时皆可挥出截击。

两人一打手式，悄然猛扑而上。

剑虹打闪，沉叱似乍雷，不但原来那位黑衣人大旋身抢先发剑，侧方不远处另一位黑衣人，也几乎同时从斜刺里猛扑而来，剥光如匹练，攻到摘星手的右肋。

“钱销！”四剑凶猛地接触，火星飞溅。

四人同时向侧暴退，剑上的劲道半斤八两难分轩轻，谁也没占便宜。

同一瞬间，姑娘雷射而出。

“此路不通！”左方的黑衣人豪勇地大叫，剑出风雷骤发，火候精纯内力十足，这一剑真像推出一座剑山，等候送死的人撞上山来。

姑娘已别无抉择，疾冲而上。

“铮铮！”黑衣人硬接了她两剑，仅被逼退了三步，依然阻挡住去路。

这一停顿，姓费的到了，一声狂笑，剑吐千朵白莲，挟风雷以至。

“铮铮！”姑娘无法不接，姓费的剑势太快太猛，不接就死走了。

浑雄无匹的劲道，震得她虎口发麻，连人带剑斜撞而出，锋尖划破了它的胁衣，几乎伤了肌肤，护体气功抗拒不了对方剑上的可怕内劲。

碎一声响，它的左肩脾撞上了一座巨石，反弹而出，脚下一虚，扭身便倒。

姓费的狂笑着冲到，剑如殒星下坠。

“啊……”狂叫声在这刹那间传出。

人影雷射而来，快得令人大白天见影而不见人。

刀光一闪，铮一声狂震，下刺的剑偏升，姓费的疾退三步，脸色一变。

姑娘滚身而起，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黑衣人摔倒在三丈外，是被张家全的飞刀击毙的，乃入左肺，叫号时口中鲜血溢出，锋尖几乎透胸而出，飞刀的劲道可怕极了。

张家全无意中经过此地，来得正是时候。他一把抓住姑娘的手，飞掠而走。

姓费的稳下马步，他已远出五六丈外，将姑娘向前一推，回身横刀候敌。

“纳拉费扬古！”他沉喝：“来！决一死战。”

纳拉费扬古不认识他，但看了他的猎装，有点明白，一跃而至，剑一伸剑气涌发。

“你认识我？”费扬古沉声问。

“你也该认识我。”

“你是……”“张家全。”

“哼！你不是在潞州……”“腿是我的，我该呆在潞州吗？”

“你的诡计瞒不了人，你在潞州牵制我们，掩护老鬼带了小孩子东逃，没料到我们把老鬼往回赶吧？”费扬古得意地说：“听说你很了不起，我接受你的决一死战。”

“就算你们人手多，天罗地网非常的严密，但在下看来，如此而已。你现在只有三个人，我们有四个，你即使想拒绝决斗，也无能为力。叫你的人闪开！”

两个黑衣人，已在费扬古的左右后方戒备。飞熊和摘星手，也和姑娘在一旁仗剑列阵。

“我答应你决斗，我的人就不会加入……”“我不信任你。”

“混蛋！在下令出如山，我的人……”“你的人又怎样？他们担心你这位主子的安危，你下的令起不了多少作用，而且你的令不值半文钱。”

“你……”“瓜尔佳索翁科罗也信誓旦旦，答应与在下决斗，结果是生死关头，他的妹妹瓜尔佳尼楚和率领六个爪牙一拥而上，可耻极了。”

“你已经与他们见过面了？”费扬古一惊。

“小意思，在下砍了索翁科罗一刀，他的护体奇功果然厉害，居然挡得住在下雷霆一刀。下次，哼！你，燕山三剑客武功第一，敢不敢公平决斗在下无法相信，除非叫你的人走开费扬古停了一声，挥手示意两位从人后退。

“你满意了吗？你的人。”费扬古向尹姑娘三人一指：“她们，也要退。”

张家全也向姑娘挥手示意，三人只好缓缓退去。

“阁下！”张家全立下门户大声说：“天绝三剑挡不住在下雷霆一刀，天绝狂叟在中原武林，算不了什么超等高手，他的绝技如此而已。把你长春门绝学掏出来吧！不然，你决难侥幸。”

“在下一定让你开开眼界……”一声豹吼，张家全扑上了，刀光灼灼，风吼雷鸣，首先便以绝招迅雷行狂野一击。

“铮铮铮！”费扬古的剑漫天澈地，毫不退缩地化解了他一连串浪涛似的刀势。

人影疾分，双方兵刃上的劲道太猛烈，撼动了身形，一触即分。

“电耀……”张家全再次主动发起攻击。

“铮铮！”两刀被封住，剑光乘隙直入，有如电光一闪，锋尖到了张家全的右肋下，神乎其神，反击之快骇人听闻。

“铮！”张家全封住了这一剑。

两人再次震飘，然后是第三次接触，再分开……

两个黑衣人紧张地逐渐移近。

另姑娘也香汗满手心，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心跳，也情不自禁地徐徐向前移动。

一声长啸，费扬古终于第一次抢攻了，剑如电光激射，势若浊浪排空。

长春门二百余年前威震武林，号称可以降妖伏魔的天机剑法，终于获得全力施展的机会了。

每一剑皆以轰雷掣电的奇速与声声，排山倒海似的剑虹从中宫强行切入，剑剑攻向心坎要害。

“铮铮铮……”张家全布下了绵密的刀称，钢刀挥动的空间缩小至最大限，懂得护住窄小的中宫空间，刀光以令人无法看清的速度闪烁，排开剑山步步为营，澈低封锁了剑出的冲击。

但是，他连续退出两丈。

剑的攻势太猛烈太迅疾，乃网不免有时出现间隙，必须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后撤以便封闭，在气势上难免显得稍弱了些。剑山终于出现缺口，气势将尽。

“天龙斩……”钢刀及时反击，气势如虹。一阵令人心落的撞击、闪动、……错旋。

逼进了一丈，蓦地刀光与剑虹出现剧变。

一声暴震，人影飞分。

张家全连旋两匝，屈右膝滑出两丈外，右胯出现血迹，全身大汗淋漓，虎目中精光一敛。

费扬古刹冲出三丈，一声左肩撞中一株大树，枝叶摇摇，左手及时抱住了树干，及时支撑住身躯不倒。一顶分为两截的瓜皮帽，飞落在草丛中。

费扬古的辫子幸好还在，乃从顶门掠过，顶门断了一绺头发，把瓜皮帽砍飞半分，险极。

一剑换一刀，张家全不幸见血挂彩。两人真力将竭，差不多了。

人影飞掠而来，是另一批随后应召赶来约九名黑衣人，身法有如星跳丸掷。

“快走！”尹姑娘一闪即至，一把架起张家全的左膀，如飞而走。

两个黑衣人双剑齐出，飞态与摘星手及时阻截，雨声暴震，四人同时飘退。

“追不上了！”费扬古虚脱地叫。

第十四章

摘星手的百宝囊中有食物，四个人坐在山顶的树林中进食。这里，已经远距龙门峡三十里以上了。

张家全右膳的伤算不了什么，是被剑锋割裂了寸长的口子，深仅分余，这种伤在他看来，是家常便饭。

“张兄，他们真是燕山三剑客？”尹姑娘问。

“是的，海山已经承认了。”张家全将决斗的经过概略地说了。

“果然，天绝狂叟不保晚节。”飞熊叹息着说。

“张兄，那海山真的刀枪不入？”姑娘心中暗惊。

“半点不假。日后碰上了还真不易对付。”

“这……有点奇怪。”飞熊说。

“有何可怪？”张家全追问。

“不错，长春真人道力通玄，罡气无坚不摧，当年他带了四大弟子，至雪山谒见成吉思汗，随军西征数万里，征服西方千万色目人，沿途经历过无数魔劫。他修真近百年，已臻地行仙境界。

但燕山三剑客如此年轻，和你决斗所用的内功决不是罡气，在你以两仪相成大真力驭刀雷霆一击下，怎么可能毫发无伤？”

“也许他们另练了神奇的绝学吧！长春门开创迄今将近四百年，在退出关外之后，二百年岁月漫漫，此期间谁敢保证他们不曾参研出惊世的绝学？总之，今后我得找出对付他们的武功来，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你真得特别小心。”飞熊说：“长春门的传统，是一师必定收徒四人。这是他们祖师爷长春真人留下的规范。

长春真人就有四位门人，大弟子李志常更是文武双全，也是正式开创长春门的功臣，不但道术武功皆臻化境，文才方面传世的西游记两卷，更是家喻户晓的纪传。

十年前我在镇江，花了廿两银子买了一部木刻刊本神怪闲书西游记，写唐僧率孙悟空四徒西域取经故事，就是影射李志常这本纪传，与及掺入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而撰成。这位孙悟空神通广大，就影射这位李志常。

燕山二剑客必定还有一位同门，武功至少也该与海山这三个人相等，假使他们聚四人之力量相图，你……”“我不会再上当了。”张家全拍拍饱了的肚皮：“让他来找我吧！我不信他们能永远三四个人挂在一起。

本来我认为他们很有种，很英雄，岂知大谬不然。所以，我也没有硬充好汉的必要。我也会用心机，明的暗的各种把戏我会玩。”

“张兄，今后你的打算……”尹姑娘满怀希冀：“和我们联袂遨游天下吧！社稷已倾，山河场主，大局已不可为，放浪江湖，也许能为我们的同胞做一些事，胜似遁隐荒山徒伤悲。”

“很抱歉！”他一口拒绝，整衣而起：“我不欠人什么，人家也不欠我。这次我无端卷入这场漩涡，完全是意外中介入，因势利导，势不由人。

今后，我将尽量摆脱这种倒楣事。诸位如果真想为同胞做一些事，何不去找鬼谷老人与千幻剑夫妇？”

“他们现在……”“沿丹河下放，很可能脱出网罗，有我在这里牵制住燕山三剑客与大群的汉奸，他们脱险有望。以后，可能往南方走。”

“往南方？南方正烽火连天。”

张家全不能把方小福是六合小王子的事说出，连千幻剑也不知道鬼谷老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他们必须往烽火连天的地方走，那才是他们必须去的地方。”他不多作解释：“你们不是家在江南吗？为何不助鬼谷老人一臂之力？”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没有，也不能说一定没有。不过，我警告你们，一旦燕山三剑客不找我而离开了山西南下，那就表示鬼谷老人露了行藏，凡是接近他的人，都必须面对燕山三剑客，与及官府及汉奸的无情袭击，不死不休。”

“哦！有这么严重？”尹姑娘吃惊了：“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诸位，山长水远，后会有期，祝福你们。”他身形乍动，穿林而去。

有些动物当巢穴遭到危险时，会逃得远远地，永远不再回来了。有些则等到危险一周，便回到原处整理巢穴，不打算丢弃。

豹是属于后者的动物，除非巢穴被占据，而他又无力驱赶，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对保卫自己的地盘，它会非常的勇敢，除非真的对方太强了。

张家全回来了，沁州有他的巢。

在泽州的僻静处，他避了一阵子风头。

七月抄，他仆仆风尘昼伏夜行往回走。

由于伊尔根觉罗卅六名游骑兵的遇伏阵亡，潞安戒严了一段期间，官府出重赏追查凶手。

太原方面，也派了不少军方人士前来调查。

体上的木箭与刀痕，官府的结论是受到山贼的袭击，潞安附近的绿林好汉们，像避瘟疫似的，远远地避风头去了。

有些知道些少内情的官方人士，居然不曾怀疑到张家全身上，因为消息已经证实，张家全在泽州太行山区出没，他与伊尔根觉罗这群人并没有什么恩怨索缠。

可是，沁州却出了意外。

张家全是很小心机警的，他有野兽的聪明机警与勇猛。

三更天，一个黑影站在与文街张宅的废墟中，不言不动像个鬼魂。

街上其他的房屋，皆在大兴土木重建。而他这座并不怎么破败，原来有十余间房舍的张宅，却在他离去期间，变成了瓦砾场。

是被火烧掉的，当然不可能是天火。

他从不信有天火，有火德星君一类神话。

他在问自己：为什么！是谁做的好事？

即使官府知道他是杀人凶手，也不会放火烧屋。

潞州府没有他犯案的档案，沁州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他犯罪的档案。

理由很简单：他已经知道海山兄妹不敢将事故张扬出去，根本与当地官府不提张家全的事。

走脱一个朱家小王子的的事，决不是海山兄妹承担得起的重大事故。

海山兄妹只敢出动自己的人，和利用一些不知情的汉奸，和贪鄙的盗贼与无耻的江湖大豪，不顾一切紧迫追踪鬼谷老人与小王子，不敢调动真正的官兵协助，目的就是怕走漏消息，宁可秘密地把这件事了断。

他必须弄清楚，是谁毁了他的家。

久久，他站在瓦砾场中丝纹不动。

他不能在白天公然出面打听，也许海山兄妹在守备衙门留了什么指示，

暗中有人在沁州查缉他。

正打算离开，以后设法打听消息。

街口方向，一个人影缓缓地踏入瓦砾场，不久便看到了他，不慌不忙地向他接近。

他警觉地用目光和听觉，留意四周的动静。

没有其他的人，这人是独自来的，胆气真不弱，半夜三更敢独自来到鬼气冲天的阴森瓦砾场。

来人渐近。

他目力超人，还隔廿步外，藉朦胧的星光，他已看清对方的轮廓。

好眼熟，是熟人。

猛兽遇上陌生同类的警觉消失了，他的手离开了刀把，但另一种警觉，却取而代之。

“算算你也该回来了。”那人在七八步外停步：“很困惑是不是！”

“是的。”他出奇地平静：“其一，你怎么知道来这里！”

“因为我们有不少人，散布在各种行业，有各种身分，在各地秘密活动，消息是相当灵通的。”

“其二，你像是知道放火的因果。”

“谁？”

“有人密告你在北面山区，有意图抢劫车队的嫌疑。胡知州派人找你找不到，一把火烧了你的家，免得你再回来惹事生非。”

“不错。”

胡知川胡世棠，是满人派来的知州大人。以汉制汉，满人这一手非常的高明，地方政事由汉奸奴才们治理，满人只在背后拉线。

而军权却在满人手中，各地的城防守备守尉，由八旗兵驻扎在该城，名义上不管民政，事实却是政令皆出自守备的手中。

后来天下承平，名义上逐渐分治，但真正的统治大权，仍然握在当地最高军政首脑手中，各地的满城也就是小皇朝。

“抢劫车队的事并没发生，他怎敢胡来？”

“他就敢。”那人说：“他是个忠于大清的好官，希望地方土太太平平，不许有任何不法刁民为非作歹扰乱治安，防患于未然，所以要挖你的根，不欢迎你这种人在沁州兴风作浪“告密人是谁？”

“还没查出来，是从潞安府城来的。”

“罢了！”他苦笑：“这件事，早晚会发生的。哦！在潞州，你们就知道我的底细了？”

“不，是你追踪南下之后，我们的人才发觉的。如果知道，小兄弟，我们早就和你搭上线了。我是奉命溜到州等候你的，猜想你可能会回来。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等到你了。”

“你们是……”“此非善地，我们找地方好好谈谈。”

“好的，张三哥。”

这人是花子张三，他的救命恩人。

在书院后街的一栋幽暗住

宅内，张三替张家全引见了四个人。

四个中年人的姓名很好记：赵宇、钱宙、孙洪、李荒。

光读姓，是赵钱孙李；读名，是宇宙洪荒。前者，是村学小孩们读的百家姓首句；后者，是千字文的第二句。

张家全总算有点了解江湖门槛，一听便如是化名。与救他约两个人一样，张三李四都不是真姓名。

六个人沏了一壶茶，室中一灯如豆，本身就带有阴黑冷森的气氛。

“小兄弟，首先，我要请问你一件事。”那位叫赵宇的人诚恳地说：“你听说过十二星相的事吗？”

“没听说过。”他不暇思索地说。

“十二星相，也就是十二生肖。”

“这我懂。”

“三年前，十二星相在京师与山西成立，顾名思义，可知是由十二个人组成的。”

“我在听。”

“这十二个人，在京师山西两地活动，专门向满人与汉奸下手，惩罚与报复齐施。次要的工作，是帮助一些被迫害的人。三年来，成就斐然，在江湖上闯出道来了。而且颇有名气。当然，官府中也留有档案。”

“我明白了，十二星相在暗中，做着反清复明的事。”他直肠直肚地说。

“不错。”钱宙笑笑接口：“最近一年来，我们也损失了一些人。三月前我们在员定府，损失了黑风虎。

人损失了，必须物色人才补充，补充的人选，必须是武功出众，满腔忠义的血性人物。

我们在潞州，得到有关你的一些消息，认为你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哦！原来你们是……”“十二星相。”赵宇说：“我，就是白日鼠。姓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是双头蛇。”张三拍拍胸膛：“对外，我是张三；对内，我叫老六！留图记信号，画蛇；留字为信号，写天文星。”

“我们希望你参加，共襄盛举。”白日鼠诚恳地说：“你在潞州所干下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日下正向江湖轰传。

你的武功和胆识，足以让我们饱声势增强一百倍。本来，我们希望你接任老二黑风虎，但经过磋商协议，众家兄弟希望你做老大，顶我的白日鼠老大天贵星。我们衷心服从你的领导，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张家全楞住了，有点失措，也有点茫然。

芳香君姑娘，要他参予行侠的行列，但他受鬼谷老人的影响，断然拒绝了。其实，他对尹姑娘极有好感，只为了一个“侠”字，他只好打退堂鼓。

现在，这些人要求他参加反清复明的行列。

如果他真有意反清复明，他该跟鬼谷老人走，把小王子送往南方，参加福王或桂王的抗清队伍。

“我……”他不知该怎么措词才好。

人，总有弱点。张家全的弱点，是他太过重视恩怨分明。

张三李四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生死关头的重要时刻救了他。而且，事后不曾向他提出任何要求。

鬼谷老人也曾在生死关头救了他，但事后的要求抵销了救人的高贵情操，所以他并不甘心情愿，恩也有成为怨的可能。这就是恩怨分明！

现在，他无法断然表示意见。

五个人，都是胸有城府的人，看出他的迟疑，掌握住他的情绪。

“老弟。”钱宙义形于色：“山河破碎，我族蒙羞，非战之罪，耻在吴三桂一流汉奸令河山蒙尘。

咱们百姓小民力不可回天，但岂能俯首称奴？至少，我们有权发表示我们的反抗与愤怒，除非我们已经是没有血性的行走肉。

你说，胡知州凭什么就这样放火烧了你的家？

你并未参予北面山区的劫车案；唯一的理由，因他是满人鞑子的奴才，他才能肆无忌惮地州官放火。”

“我们要公道，公道！”双头蛇的叫喊声，真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煽动魔力：“向汉奸记公道，向鞑子表示我们的反抗力量，向……”“请让我静一静。”张家全显得有点激动失常。

“小兄弟！静一静解决不了问题。”白日鼠沉声说，打铁趁热：“静一静改变不了我们的奴才命运，你愿意做奴才呢，抑或要起而反抗？”

“我不能做白日鼠，也不能立即决定接任黑风虎。”他一咬牙：“给我一点时间……”“时不我留，少兄弟。”白日鼠的豪气，像焚天的烈火：“有血性的男儿，会找出一千个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行径。

一个懦夫，会找出一万个理由，来为自己的怯懦行为掩护。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去做。不要坐而言，要起而行，小兄弟。”

“英雄与懦夫，主子或奴才，你选吧！任你选，我们正等你的答覆，谁也不勉强谁，这毕竟是十分危险，要上法场挨刀的事。”双头蛇大声说。

“是家破人亡的事。”白日鼠加重语气：“是人头落地的事，早晚要人头挂在城门口示众的事。

明夷者死；偶语弃市；你可以做强盗，但决不可说自己不是奴才。做强盗罪名很简单，一人做事一人当；拒绝做奴才，可是灭门毁家的严重罪名，不分男女老少，全得上法场。

所以，小兄弟，你的不能决定，没有人怪你的。”

四面楚歌，义正辞严。这些人的手段，比鬼谷老人的哀求，尹姑娘的请求手段强烈多了，份量也够重。

有些人，恳求和请求不会发生作用，反而对激将法有亲和力。

“我只能暂时接充黑风虎。”他意动，还有些迟疑：“我对虎的装腔作势毫无兴趣，我宁可做豹。可惜十二星相中没有豹。志不可夺，你们如果不同意，请另找高明，当然我会从旁接受诸位的差遣。”

双头蛇仍想劝说，却被白日鼠悄悄伸手拉了一把及时阻止了。

“虎豹同科，没有什么好争论的。”白日鼠欣然叫：“欢迎老二加入，雄奋虎威。现在，你是天权星了。”

白日鼠立即替另三位同伴，正式介绍星名。

他自己是天贵星，白日鼠，地支之首，老大。

钱宙：天厄星，莽金牛，老二。孙洪：天破星，房日兔，老四。

李荒：天福星，千里马，老七。张三：天文星，双头蛇，老六。

今后，姓名已不用提，以免被追根寻底，见面皆以星名或星座（绰号，地支所属）相称。另有六个人，他们日下散布在府城附近活动，他们是：

老五，天奸星，九变龙。

老八，天驿星，追风羚。

老九，天孤星，多臂猿。

老十，天刃星，起舞凤。

十一，天艺星，哮天犬。

十二，天寿星，天蓬帅。

他们不打出什么轰轰烈烈的旗号，不发声嚷嚷要做某些了不起的大事。

十二星相就是十二星相，离乱世代中的一群亡命之徒，如此而已。

姓名对他们来说，的确已无意义，那是以后许久许久的事。

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成为朱洪武第二。

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成为吴三桂第二。

成王败寇，大丈夫该当如是。

不流芳千古，也该遗臭万年。

张家全对自己的武功修为颇有信心，现在，他发现白日鼠这些人，外表不怎么样，武功的底子卸出乎意料的深厚。

白天，不论是白日鼠或双头蛇，表现在外的气质，完完全全是一个不起眼的，平平凡凡的人，或者不引人注意的混混。

但一到夜间，或者身旁没有外人时，所流露的那股阴鸷凶狠的气息，与及机警灵活的反应，像是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一个充满危险阴森气息的人。

也许，这是黑道人共有的气质吧！

天一亮，老五天奸星九变龙，从府城风尘仆仆赶到，欣然向老二黑风虎表达敬意，热诚地将府城所发生的变故，有条理地说出。

五行堡的人，从泽州北返，在府城逗留了三天，曾经乘夜鬼似的在府衙出入，然后秘密离开府城，去向不明，很可能返同摩天岭去了。

张家全不便将泽州的事说出，更不便将鬼谷老人与小王子的事透露。五行堡的人是汉奸，已经不需要他提证明，白日鼠早就知道五行堡是些什么货色。

次日，他偕同双头蛇在城内城外活动，打听消息，了解情势。

双头蛇不再是花子打扮，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棍。

张家全的外貌，也有了显着的改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打手。九变龙精于化装易容术，张家全在这方面可说获益非浅。

走在大街上，甚至走在兴文街上，连他的老邻居，都认不出他来了。

气质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人指导，是不容易改变的，自己体会之后改变，是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名师指点，比自己去体会省事多多，进境也快。

鬼混了一天，他打听出太原来的军方调查人员，仍有一些人留在本城，侦查各山区中盗匪头目的根底，经常与官府的人交换消息。

燕山三剑客的活动范围在山西，飞龙秘队山西的一队中枢在太原，可知燕山三剑客必定会从这条路返回。

可是，没有人知道谁是燕山三剑客，怎知道他们的去来？也因此而无法估计，他们是否南下追捕鬼谷老人去了。

他在用心机，一定得设法把燕山三剑客诱回山西来，免得鬼谷老人与小王子遭到毒手。

十二星相的行动计画，与他心中的打算不谋而合。不知是对方获知他的心意呢，抑或是巧合？

这他就无从得悉了，反正情势已经演变到这种地步，势在必行，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多作思考判断了。

三更初，州衙除了签押房还在忙碌之外，其他地方的人皆各返居所，准备安歇了。

仲秋时节，天黑后不久，北面从漠北吹来的冷气流，驱走了炎热，晚间要加衣了，人们可以早早安歇，不必再受热浪的煎熬。

有些山区中，已经可以看到浓霜，冬天的脚步不远了，正是夜行人活动最方便的季节。

三个黑影进入州衙，无声无息有如蝙蝠宵飞。

胡知州不曾携眷上任，所以不住官邸而住在州衙的公馆内。据说，他是某一个县的前明知县，投降之后获得晋升，当然是因功而晋升的，升了一级，派放到沁州做了知州大人，从七品升至六品，前途无量，就任不久，所以家眷不曾带来。

最近的一连串事故，把这位胡大人搞得晕头转向，军方的压迫让他喘不过气来，主子所交办的事无法完满交代，他的肝火旺定必然的。

连夜还在办公，他确实是个忠于职守的好官。

公馆的公厅灯火通明。

州判官姓江，两位巡检：梁巡检和庞巡检。三个人一脸委屈像，让知州大人一个人独自冒火。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知州大人拍案火爆地叫：“怎么尽扯上太原来的人？他们在潞州府要调查的血案，已经忙不过来，正需要这里的线索，怎么可能做这种未扶干就铲根的笨事？”

“大人，卑职所获的线索，在在皆指向太原府来的人。”江判官哭丧看脸说：“他们操之过急，用这种笨手段，意图逼张家的人出面，事急出下策，事属平常。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笨事来。”

“难道不可能是他的盗伙，阻止他出来投案的绝户计吗？”知州大人相当冷静了，不再冒火。

“这个……证据显示，他并没有同谋盗伙……”“胡说！连太原来的人，都知道他有同谋，有盗伙，你们却蒙在鼓裏。还有，告密的人与纵火的人一定有关。”

“这……”“去上设法把与张家所有沾亲带故的人，给我全捉来好好盘问，到底……”正在大声提示的知州大人，突然张口结舌楞住了。

梁巡检扭头循知州的目光看去，也吃惊地虎跳而起，手已快速地落在腰刀上。

“什么人？”梁巡检沉喝。

是三个仅露出双目，穿了灰黑色夜行衣的人，鬼魅似的出现在听中，不知是何时来到的庞巡检是沁洲的老公人，办案的经验丰富，手面也广，消息灵通。

“大人快退入内室。”庞巡检拔刀挡在知州身前戒备：“是十二星相，小心……”三个夜行人已扑上了，三把刀同时出鞘。

梁巡检自然小心，反应也快，单刀破风，刀光连闪，接住了第一个冲来的夜行人。铮铮雨声刀鸣，硬封住夜行人凌厉的两刀，立还颜色，反击了三刀，刀上具见功力，锐不可当，把那位冲上的夜行人逼回原位。

庞巡检发出警哨，拖了知州急撤。

“纳命！”第二位夜行人到了，刀光似奔电。

庞巡检也不错，把知州向内厅口一推，大喝一声，猛虎回头接招，刀光狂泻，铮铮两声震鸣，总算封住了两刀，感到虎口一痛，膀子发麻，刀抬不起来了。

第三名夜行人飞跃而进，猛扑向内狂奔的知州。

“噗”一声响，第二名夜行人一刀反抽在庞巡检的右耳门上，庞巡检应刀昏厥摔倒。

“要活的……”第二名夜行人冲入急叫。

可是晚了一步，第三名夜行人已先一刹那，一刀劈开了知州的顶门。

“糟！口供完了！……”第二名夜行人叫。

他是张家全，打算要向知州要口供，岂知却被天破星自上空超越到前面去，手急眼快，一刀结果了知州，他要口供的希望落空。

他不能怪罪天破星房日兔，刀剑无眼，谁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刀如臂使指神意相合？

叫喊声大起，有人挺刀枪向公馆涌。

第一个夜行人突发神威，一声沉叱，一刀磕开梁巡检的刀，贴身旋入，走险近身，身形疾转中，腰部用了劲，顶住刀背猛地旋身，腰环玉带刀尖以可怕的力道急旋，划开了梁巡检的腹肋。

“杀光他们……”第一位夜行人得手侧跃，是白日鼠老大天贵星，凶性大发急叫：“老三，一不做二不休……”“不可以……”张家全立加反对，他对杀一些衙役丁夫毫无兴趣：“撤！”

白日鼠不想坚持，跟入后厅走了。

每个地方，每个城乡，都有一些所谓地方名流，其中有文有武，是地方上的领袖人物。

沁州南关外不足十里的南泉乡，就有一位以武扬名的领袖人物，名武师神钩董杰。十余年前，他就是潞安渾王府的卫军教头，平时使用护手钩，马上军中他使用钩镰枪。

在山西河南，提起神钩董杰董大爷这号人物，虽然不是家喻户晓，至少武朋友都对他有些认识。尤其是白道朋友与吃公门饭的武林高手，多少与他有些交情。

巳牌初，头部裹了伤中的庞巡检，带了五名随从，策马驰入南泉村，直趋董家的大院。

董家大院气氛不同往常，似乎早就等候庞巡检到达。

大厅中气氛沉闷，人人脸上的神情都很沉重。

“大爷对昨晚的不幸变故，都知道了？”庞巡检忧心忡忡，眼中余悸仍在：“梁巡检是大爷的知交，他的死，我深感抱歉，但委实无能为力。”

“我需要进一步的消息。”神钩董杰眼中的恨意十分显明：“你能确定是十二星宿所为吗？”

“绝对无误。”庞巡检语气十分肯定：“知州大人被杀，州库同时被劫，损失库银三千五百两。他们分别下手，事先已有周详的计画。唯一可疑的是……”“是什么？”

“那位不杀我，而用刀身拍击打昏我的人。”

“怎么啦？”

“不像是他们的一贯手法。而且……”“而且什么？”

“我亲耳听到他们叫他老二，那时我还没完全昏厥。老二，是黑风虎天权星。五月初，黑风虎在真定府失风，八名星宿行劫派任河南的一位知府，被十二位保镖用暗器击杀。

本州曾经接到海捕公文，要本州协力缉捕十二星相余孽。黑风虎老二死了，怎又有一个老三？”

“那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人补充了。”

“猜想可能如此。”

“新人新手法，所以你挨刀背而不是挨刀锋。”

“我所疑的是……”“是什么？”

“那人是张家全。”

“什么？不可能。”神钩不假思索地说：“十二星相恶名昭彰，无所不为。张小哥再没出息，也不会参加这种黑道与匪盗混合的混帐组织，也不会失去理性在本地做杀官劫库的勾当。”

“大爷，如果是他呢？”

“这……”“大爷会找他吗？”

“我会找他。”神钩沉声说：“但愿不是他。不管怎样，十二星相既然在芒裹做出这种混帐的事，我不能坐视，何况他们把我的好朋友杀死了。给我几天工夫，我这百飞柬召集朋友前来商量。”

在官方的研判来说，罪犯远定必然的事。三千五百两库银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背也要五六个人，足以逍遥好一阵子。得手之后，必定尽快远走高飞，有多远就走多远，一年半载决不会再出现在附近州县内。

十二星相并没有远走高飞。

从沁州到潞安府城，仅有两百余里。

出西关有一条小径，进入丛山，廿余里左右，便是群山环绕中的高河镇。

百十户人家，有一大半以上是空屋，一些大宅院已成了狐鼠之窝，镇外的零星大宅，经常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哭神号。

这栋镇外的古宅位于山脚下，大白天也很坐有人走近，晚间连狗也不在附近出没。

十二星相第一次聚会，就在大宅的后堂大开筵席。

张家全发现，老八追风羚是老十天刃星起舞凤的哥哥。

起舞凤却是十二星相中唯一的女性，刚健婀娜，而且长得相当美丽动人，落落大方能言善道。

烛火摇摇，两张八仙桌并成一张长桌，十二个人开怀畅饮。

不知是有意呢，抑或是巧合？

起舞凤就坐在张家全的下首，似乎对他颇为注意大有好感，殷勤劝酒之外，不时与他谈论一些江湖典故与传闻。

渐渐地，出现了亲的举动，酒意一涌，所有的人似乎都露出江湖儿女藐视生命，放浪形骸的本相。

这一顿酒，当然以他为目标，一个敬一杯，一轮就是十一杯之多，饶是他量大加海，到头来仍然难支，昏昏糊糊中，他已忘了身在何处。

一觉醒来，日上三竿。

他几乎要惊跳起来，但又忍住了。

他，赤条条地；身旁，起舞凤也是一丝不挂，睡得正甜，一条白嫩丰润的玉臂，还搭在他身上。

他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因为起舞凤一直甜睡，直睡至巳牌初，才睁开那双勾魂慑魄的媚目。

第十五章

三天后，潞州府城仍然风雨满城，沁州知府被杀州库被劫的事，沸沸扬扬人心惶惶。

一早，起舞凤拉了张家全，到后出练功去了。

人，最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张家全也不例外，虽然他知道与起舞凤鬼混是错误的，但他原谅了自己。

三天的相处双宿双飞，他已经不再感到内疚了。

而内听中，老大白日鼠与其他的人，抓住机会聚在一起商量要事。

“你说，那个庞巡检没有死？”白日鼠向老七天福星千里马问。

“千真万确。”千里马说：“搜捕十二星相的十万火急命令已经发出，不知风声是从何处走漏的。咱们韧州库时，该灭口的都灭掉了。”

“这不难估计。”天艺星哮天犬说：“官府中确有不少人才，鹰该可以从咱们作案的来踪去迹，不难估计出咱们的去向。老大，这一来，咱们在潞州的行动，必须赶快的进行，不然就来不及了。”

“对，真该加紧进行了。老九，消息如何？”

“人的确囚禁在守备府死囚牢，也就是往昔飞霞老道被囚的那一间。”老九天孤星多臂猴说：“警卫森严，那一队负责警戒的，是属于蒙古八旗的勇士，骁勇骠悍不易对付。”

“有老二在，应付得了。老五，府库方面，准备得怎样了？”

“内已经就位，只等时机。”老五天奸星九变龙说：“府库的三道门钥匙，大后天就可以完全制妥。”

“能不能提前一天制妥？”

“这……只好赶工了。”

“那就赶吧！”白日鼠下了决定：“老四，接应的快马，也要提前一天备妥。”

“好的。”老四天破星房日免信心十足：“银鞘袋早已备妥，管坐骑的人不会出毛病。”

“那就好。”

“老大的意思，后天就动手？”天奸星问。

“是的，必须提前。老八，这两天，告诉起舞凤，决不可让老二接近镇里的人。”

“我知道。”老八追风羚说：“镇上的人，其实不太理会官方的事，沁州知州被杀他们也懒得打听，更不知道州库同时被劫的事。老二也不会向人打听，他不是一个多话多问的人。”

“他早晚会知道的。老大。”大肚皮像富翁，更像猪八戒的天寿星天蓬帅苦笑。

“等他知道了，木已成舟啦！他只有死心塌地跟咱们走。”白日鼠得意地狞笑：“所以庞巡检不死，我反而高兴，求之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们十二星相作的案，老二永远洗脱不了，还能不死心塌地跟咱们走？老六。”

“老大有何吩咐？”天文星双头蛇问。

“这次行动，透露一些口风。”白日鼠狞笑。

“老三？”

“不错。”

“好的。”

“要不着痕迹。”白日鼠叮咛。

“一定。”双头蛇肯定地说。

官方如果获得民众的合作，就可以防止大半重大刑案的发生，破案也容易些。

久乱思治，难怪百姓们不会理会皇朝的主人是谁。山西、陕西是流寇的老家，卅年来十室九空，民穷财尽，好不容易出现升平气象，百姓们获得喘息的机会，而要求他们与新皇朝作对反抗，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奢求。

神钩董杰一露面，四方豪杰纷纷打磨他们的刀剑。

健马良驹开始集中，强劲有力的快速骑勇组成了。

就在庞巡检造访董大爷的次日，午后申牌左右，卅余匹健马在武乡以东的山径上飞驰。

神钩董杰不但带了他威震武林的护手钩，也带了骑士必备的弓箭。三名武功了得的朋友，一马当先以比正常脚程快一倍的速度急赶。

绕过一处山脚，树林中驰出一匹健马。

“前面片刻，廿匹马，仅八名骑士。”马上的骑士匆匆说：“绕道越野，在前面笔架山抄出，迎头截住他们，跟我来。”

这一带的山，几乎全是土岭，马匹上下方便。健马都受过训练，冲越树林时，只要骑士留心些，就不会把骑士擦翻落马。有些山，甚至有草无木，人群马匹也可以尽量冲刺，无碍于驰骋。

八名骑士共牵了十二匹驮马，每匹驮马有两只大鞞袋，外面用草袋盛装一些山区的日用百货，掩盖住鞞袋伪装得很好。

他们是活跃在太行山区的小商队，主事人本身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必须与各地的绿林好汉有良好的交情，才能吃这碗刀口上的饭。当然，光靠武功是不够的，绝对无法与大股的强盗拼老命。

但假使没有防身的武功，万一碰上流窜的小股不按规矩，吃过界飞象过河的强盗，岂不完了？

所以这些人几乎都是不安份的亡命，看得开不把生死当作一回事的好汉，玩命的强人。

必要时，他们也客串客串强盗。

八名骑士似乎急于赶路，沿小径驱着驮马急走。

前面是飞凤岭，岭巅居然有一座巨石，像一头振翅欲飞的大鸟，这座石真不知来自何方，足有一栋两层楼房大小。

右后方，就是三峰并立的笔架山。

一声胡哨长鸣，然后是鹰翎破空而至，箭带有小哨，飞行时候发出刺耳的锐鸣。

是警告性的响鸣，太行山的强盗喜欢用这种玩意。

八骑士一怔，勒住坐骑惑然四顾。

前面山坡上，驰出五匹健马，神钩一马当先，驰下小径迎面而来。

左右山坡的树林中，传出数声呼哨，随即每面出现十名骑士，勒马林外冷然注视，气氛一紧。

“那一寨的朋友？亮万。”八骑士的首领是个虬髯大汉，不认识这些不像是强盗的人。

神钩在十涉外勒住，仔细打量八骑士，有点失望。

“在下要与白日鼠谈谈，那一位是？”他沉声问。

“在下夜游鹰。”大汉说：“很抱歉，阁下认错人了，这里没有什么白日鼠。”

“好，人可以认错；货，错不了。”

“阁下的意思……”“在下要检查这些货物。”

大汉转头四顾，脸色微变。

可以看到的已经有廿五个人，每个人鞍旁有弓，腰间有刀剑，三面包围，即便能冲出丢，货物也完了。

“你们要什么？”大汉强行镇定：“请教尊驾贵姓大名，有何用意？”

“在下沁州董杰，够明白了吗？”

“在下不明白。”

“检查过之后，阁下就明白了。”

“慢看，必须把话说明……”“好，阁下的货品中，如果没有在下要找的物品，在下向你赔不是，一百两银子赔偿阁下的损失，够公平吗？”神钩是个讲理的人，一百两银子可是相当大的数目。

“这……董兄，你到底……”“阁下心中明白。”神钩脸色一沉：“你必须要有担当，是吗？”

“你们这是无理取闹，行径比绿林好汉们更恶劣。”夜游鹰昌火地呷：“我夜游鹰做山裏的生意，已经不是三两天的事……”“哈哈！不错，你已经干了好几年。”神钩的朋友快活一刀禹雄在鞍上大笑：“据在下所知，你走的山路是辽州以东，好像不该走到西南来，你已经吃过界飞象过河。

如果阁下不想来文的，那咱们就把武的搬上场，阁下，你必须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限你立即退至一旁，咱们的人好检查。”神钩不再客气，声色俱厉：“要不，一切后果责任，自行负责。”

“咱们拼了！”夜游鹰身右的骑士大叫，手一抖，一柄小飞叉破空向神钩飞去，同时拔刀出鞘，策马前卫。

“不可……”夜游鹰狂叫，但已经来不及了。

神钩冷哼一声，左手一伸，两个指头夹住了电射而来的小飞叉。

“班门弄斧。”他冷冷地说，信手一抖，小飞叉调转头，速度增加了一倍，向举刀冲来的骑士飞去。

不愧称王府卫军教头，小飞叉恰好从起伏不定的健马额上飞过，穿过鬃毛，贯入骑士的胸口，奇准无比。

“哎呀……”骑士狂叫看落马，健马也立即止蹄，恰好停在神钩的马前。

一声长啸，廿五名骑士随看啸声撤兵刃。

“不关我的事。”夜游鹰狂叫：“在下只是一个承运的人，这……这位叫杜林的人就是货主……”，两位骑士跃下马，到了在地上挣扎的杜林身旁，一刀一剑归鞘，用手擒人。

“货物是什么？往何处去？”神钩沉声问。

“我真的不知道。”夜游鹰说：“共有八个扁鞘囊，运费二百两银子，按规矩我不能察看是什么。运往辽洲的盘蛇岭，在峻极关北面卅里。八个扁鞘囊很容易带，也不重，所以……”

“二百两运费，未免太便宜了。”神钩冷冷一笑：“劳驾，卸下来看看。”

八只扁鞘囊，藏在八匹驮马的货物袋下，费了好些工夫，总算一一取出。

当第一只鞘囊取出打开时，夜游鹰也愣住了。

共有五十锭银子，每锭十两，一点不错，有沁洲的官银铸印。

那年头，银子进出有所谓改铸折色银，最高的折色可达一成，那是公定改铸的消耗。

州府具备有铸局，税收的碎银官银一律改铸，解往布政司衙门之后，布政司衙再改铸以明责任。

收银一两，只算九钱。县以下，不须改铸。

改铸后发出的，所谓官银或纹银。民间改铸的，一律称碎银。用碎银缴公库的税捐，一两只算九钱或加一折色。

十二星相得手之后，来不及改铸，算是人赃俱获，夜游鹰脱不了身。

三千五百两官银俱在，多了百余两金饰和二百余两碎银。

杜林中又伤势并不重，神钩出手有分寸，留活口是捉人的金科玉律，人如果打死了，可就麻烦啦二禁不起二一盘两间，杜林招了供。

他只是十二星相的外围运脏人之一，事先受命到某地等候，取得赃物使自行运走或雇人承运。

至于十二星相要做什么案，他们毫无所知，也不可能参予其事。十二星相在各地到底布有多少这种人，杜林也毫无所知。

盘蛇岭有一处秘窟，杜林只知把脏物运交秘密的人，便没有他的事了。秘窟中到底有些什么人，他不敢问，当然不可能知道。

夜游鹰确是无辜的，他透露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行走林虑山南北的另一伙运货人，首领恨天无把贾河，悄悄率领驮队往潞安府一带走动，很可能与十二星相的运脏人搭上了线。

神钩大喜过望，连夜兼程赶返州城。

这天傍晚，西方天际残留着一抹夕阳。

起舞凤今天穿得特别惹火，宽松的春衫，色的薄薄长裙，云鬓堆绿，云鬓上插了一支凤头钗。

由于里面不穿胸围子，那光景真够瞧的，走起路来简直就像是存心勾引良家父老，跳荡看无限风情。

两人坐在山下的小溪边，她半躺在张家全怀内，捉牢那双坚强有力的手，按在自己的胸怀中。

当然，张家全那双手已经不再坚强，虽然依然有力。

“家全。”她半抬起头，粉颊呈现在张家全的颌下，笑得媚极了：“今晚

准备出动，你知道吗？”

“我还会知道？”他笑笑：“老大那些人昼夜不停跑来跑去，没有我的事……”“你是熟面孔呀！府城多危险呀！当然不能让你去跑。”她腻声说，伸起一手，俏巧地轻抚张家全的脸颊，情绵绵，意绵绵。

“这几天像是一跤跌在温柔乡里，跑也跑不出什么头绪来。你说，出动什么？”

“你到过蒲州吗？”

“那不是六合王的封邑吗？我没往西走过。”

“蒲州有位真正的英雄人物，叫翻天雕狄承先。多年前，领了一群知交好友，专门抢劫满人往来的军需粮饷，会被八旗兵穷追。他逃过河西，在陕西也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来。两年前，他又过河西回到蒲州。

可是，官府放不过他，直至今年五月间，他才不得不在友散援绝下，亡命泽州怀庆一带藏身。”

“他该重同河西的，这一带藏不住。”张家全苦笑：“太行王屋一带的绿林都招安了，山里的豪霸们也与官府合作。我这次下泽州，差一点就没命了。”

“是藏不住，所以被逮住了。”

“糟！凡是袭击过八旗兵的人，死路一条。”

“还没死，目下囚禁在府城守备府的死囚牢内，等候太原方面派人来，押解到太原或蒲州原籍受审，也可能在这里等决。”

“恐怕不会解往太原或回籍。”张家全并非对官府无知：“这里的城守备，好像足什么副都统，官阶不小，可算是方面大员，有权立决人犯。

目下道路并不完全通畅安靖，犯不看千里迢迢把人犯起解，在这里砍下脑袋示众岂不省事？”

“对呀！太行三仙的飞霞老道，就是这样被砍掉脑袋示众的。”

“与你们有关系吗？”

“翻天雕是咱们的朋友。”她郑重地说：“朋友有急难而袖手，要朋友来做什么？不瞒你说，我们这次从真定府来，主要的目的，就是相机把他救走。就为了先办你的事，而耽搁了好些日子。”

“老天爷！你是说，要到守备府……”“救人，救朋友。”她坐正身躯：“负责死囚牢守卫的，是蒙古八旗鞑子，你怕吗？”

“这……”“那么，你可以在外面把风。”她用上了激将法：“办任何事，都必须讲求配合得宜，一击即走不能延误分秒。你新来不久，老大也怕你不能配合，所以……”“杀鞑子，我不落人后。”张家全站起整衣：“那些鞑子是察哈尔左翼正蓝旗的骁勇，你们……”他摇摇头：“只要被缠住片刻，你们谁也走不了。”

“你……你像是知道呢！”她喜形于色。

“知道一点。”

“那可好，老大正担心不知死囚牢的布置呢。”

“去见老大吧！他会用得看我的。”

她脸上有飘忽的笑意，眼中同时也有关切的神情流露。

“你千万要小心哦！”她紧挽着他的臂膀幽幽地说。

“为什么？”

“我……我不愿失去你。”她突然倒入张家全怀中。

十二个人，分为三拨。两个负责救人，一个担任扰乱和牵制。

天黑后不久，他们到达西关外。

白日鼠带了九变龙，先偷越城关进城看看风色，青布大褂往身上一披，除掉头罩，便不再是穿夜行表的贼了。

不久，两人纵出城同到潜伏处。

「一切如恒，按计行事。」九变龙向众人宣布。

白日鼠则拉了第三组的指挥老九天孤星，绕至护城河向下一伏。

「府衙来了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是近午时分到达的。」他向天孤星多臂猴叮咛：「恨天无把的人已准备停当。咱们的眼线曾经设法打听那些人的来路，可惜毫无所获，因此你们必须特别小心。」

「我只担心你们那一组人手不够。」多臂猴说：「还是去两组吧！老三不一定能挡得住那些鞑子。」

「绝对不能临时改变计画。」白日鼠说：「第二组必须在进城之后，立即转往你那一面「好吧！」

「哼！救翻天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府库里的银子，你知道吗？」白日鼠阴笑：「翻天雕的婆娘小气鬼，只答应给一千两银子。道义，哼！能值多少？你们八个人，每人所携的最少也该有一千两银子。」

我又没发疯，犯得看拼老命把大部分人手，去把翻天雕弄出来？弄得不好，说不定两头落空呢？」

「好吧！这就走吗？」

「该走了，接应的人恐怕等急啦！」

预定是三组人分开走的，所以当张家全发现其他的人都不在时，并没感到意外。

他却不知道，另两组人走的是另一条路。白日鼠向他说另一组四个人负责接应，那是骗他的。

在沁州杀知州，他不知道其他的人同时劫州库。

这次进守备府救人，他也不知道其他的人也同时劫府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笨得可以。

守备府很好找，那是以往的浑王府。

在承平时期，纠结一些真正不怕死，真正勇悍的人，抢劫官库并不难，那些吃惯了太平饭的丁役胥吏，平时一无准备，出了事保自己的命要紧，那敢强出头多管闲事？恐怕一看见刀剑就逃光了，守库的丁役其实也没有几个人。

但如果事先得到风声，有所准备，十几个人想明火执仗打劫，简直是开玩笑。

死囚牢也是以往王府的囚室，本身并不怎么坚固。

以往王府的人犯罪或过失，假使不牵涉到百姓或者罪名不大，通常回王府自行审理，地方官无权过问。罪行重大的，则移至卫城羁押，卫城的牢房坚固多了。

囚室虽然并不怎么坚固，但把守的人却坚固得出人意料之外，由蒙古兵正蓝旗的一位佐领负责，正屋厅厢共有二百名精锐居住，警卫森严，闲人严禁走近。

以四个人的力量，想攻开囚室救人，有如痴人说梦。唯一寄望的是，

看守、警卫、巡逻等等，都睡看了。

白日鼠并不寄以厚望，所以他的计画是以闪电似的快速行动，一击即走，能将人救出当然好，救不及也必须立即撤走。

张家全并不知道白日鼠志不在救人，而在劫府库。他认为既然要救人，就得勇往直前尽力而为，所以他的打算，与白日鼠有了冲突。

一个志在声东击西；一个傻呼呼地志在救出与鞑子作对的英雄翻天雕。

志在声东击西的人，是一身轻装，以便脱身容易。

傻呼呼志在救人的帐家全，多带了一把沉重的巨斧，准备用来破门砍锁。

三更将尽，寒气渐浓。守备府的灯笼，似乎光芒也逐渐幽黯，守卫的士兵，也走动显得懒洋洋提不起精神。

四个夜行人鬼魅似的接近了正屋，自后面潜入通向四室的走道，两个跃登厢廊。

院子里有两个警卫，中堂门紧闭，看不见里面的景况，但右侧的签押房小窗有灯光出。

里面，才是狱门，不进去便无法救人。

厢外侧，传来清晰脚步声，是巡逻，一行共有五个人。不久，便出现在东院的角门，进入后与警卫问了几句话，然后从西角门走了。

四个人两上两下，屏息以待。

张家全伏在风火墙下，身旁的白日鼠一打手式，猛地闪至他身旁，向下一伏。

「警卫不易接近。」白日鼠附再说：「三丈余空间，不易一击便中，你负责右面最远的一个，如何？」

「没问题。」他肯定地说。

狩猎期间，他曾经在大白天，在四丈外向一头猛虎冲去，刀挥出猛虎的爪还只是刚抬起来。

「真有四丈，你能？」

「我能，你呢？」

「我用飞爪。三匹丈内，我的飞爪一定可以无声无息，勒断一个人的脖子。」

「那就好，千万不要发出声息。哦！老五他们应该就定位，把信号传来了，是吗？」

「这……他们一定已经到达南面了，一定碰上了巡逻的人，不便把信号发过来。」

「老九的人，是不是应该到达中堂，监视那面约两个警卫？我好像没见到人影呢！」张家全一直就在用目光搜索另两批接应的人，若他们是否已经到达预定的策应位置了。

假使他知道只有他们四个人，一定不会同意发动的。

「天大黑，你怎能看得见？」白日鼠心中有鬼，含糊地应付：「放心啦！不会误事的。」

你看吧！老二老四两个人在上面潜伏，你能看得见吗？准备，是时候了。」

白日鼠老鼠般窜回原位，小心地探进，一寸寸前移，猛地举手一拂，发出发动袭击的信号，右手在长身时飞爪已奔电似的抡出，飞爪横空，子缠

住了一名警卫的脖子。

可是，警卫手中的刀，突然掉落在方砖地上，发出可怕的响声。

张家全更快，他的流光遁影绝世轻功，与鬼影功揉合参研之后，便成了可快可慢的移影换形绝技，一动一静之下，像是玄门弟子的遁术，对方看到人影，人已近身了。

一斧砸在另一名警卫的头部，头盔内陷，人也颅裂，身砰然倒地，警卫的刀却到了他手中。

「糟！」他低叫，乃响声在黑夜中可以远传。

这时，白日鼠刚将警卫拖倒。

果然糟了，前面的中堂传出呼喝声。

张家全不再顾忌，一斧砍毁签押房的小窗，涌身跳入，压止潜伏的人下来了，紧跟而入。

冲出签押房，灯笼下，狱门前约两个守卫刚看清人影，死神已经光临，巨斧如天雷下劈，刀光如匹练横空。

跟上的天厄星莽金牛那把泼风刀，威力也不比他的巨斧差，一刀便把守卫的脖子砍断了。

一阵轰鸣，巨斧发挥了威力，十余斧猛挥之下，铁叶门轰然而开。

裏面仅有一座刑室，四周囚房。

一位禁子心惊胆跳地在里面呼叫，门一破抡刀相阻。

巨斧一挥，禁子连人带刀滚跌在壁根下，被跟上的老四天破星房日兔一剑搯死在壁根下。

「翻天鹞！」白日鼠急叫。

四周四室挤得满满地，每室横七竖八躺了十几个蓬头垢面的人，有些刑伤沉重，闻变也爬不起来。

「这里……」第三四室有人敲着铁栅大叫：「我是狄承先。」

张家全抡起巨斧，两三斧便连锁带砍开了。他再砍其他三间四室的锁，想释放其他的犯人。

「不能拖延。」白日鼠拉了翻天便走：「人多出去不易，快走！」

「给他们机会。」张家全一面砍锁一面说：「打破了兔笼，你最多只能提回一只兔。」

打开牢门，人群涌出。

前面，兵士们已呐喊看往院子里涌。

第十六章

张家全丢掉斧，猎刀出鞘，一声虎吼，连人带刀首先冲入人丛，刀起处风雪骤发，血雨纷飞。

白日鼠经验丰富，透风镖先击灭了两盏灯笼。

「上屋！」后面的莽金牛劈翻了一名兵士，飞跃登屋。

张家全断后，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廊下。一跃而上。

糟了，四面八方都有兵士，屋顶上也有。

第一个往下跳的也是莽金牛，刚砍倒一个人，便被一名使军刀的人拦住了，一连三刀，把莽金牛迫得返抵壁根下，竟然封架不住军刀凶猛的砍劈。张家全冒险往下跳，一声虎吼，猎刀自天而降，一刀劈开了那人的脑袋。

「跟我来！」他大叫，压下了兵士们的呐喊声。

四个人把翻天雕夹在当中。翻天雕受了刑，举步维艰，得由他们连推带拉护着走，真不妙。

张家全领先杀出，他的猎刀有如阎王令，刀下无一招之敌，这得感谢兵士们太过混乱，还难分敌我，有些糊糊涂涂便被砍倒了。

冲抵东面的一排房舍前，其他各处的兵士已潮水似的赶来了，灯球火把通明，走不了啦「糟了！老五他们为何还不见现身？」他愤然叫。

「左面，从屋上按计画脱身。」白日鼠顾左右而言他，自己却不敢先往左面的房舍冲，紧跟在他身后叫嚷。

五个人，连被拖着走的翻天雕也浑身浴血。

右面，是雕梁画栋连绵不绝的王府主宅，那一带上屋困难，而且事先设计及轻功超人的翻天雕成了病鸟，怎能再从王府正宅脱身？

所以白日鼠要往左走。

一声虎吼，张家全挥动沾满血的猎刀向左冲，一口气砍翻七名兵士，冲到房舍下。

兵士合围，潮涌而至，呐喊声响遍全城。

十余名衣衫不整的赤膊蒙兵，挥看弯刀迎面截住了。

张家全首先无畏地冲上，铮铮铮荡开刀山，直撞而入，一刀反击便劈倒了两个，再狂风似的侧卷，乃头舐血，立即有两个蒙兵头裂腹空。

杀出一条血路，他快疯了。

白日鼠三个人，仅摆平了两个，便被缠住了。

猎刀回卷，虎入羊群。

白日鼠乘隙冲出，发出急撤的信号，用尽余力飞跃登屋，而且把翻天雕推至墙下不顾，自己先走了。

莽金牛与房日兔也不慢，跟踪跃登。

「拉我一……把……」翻天雕狂叫。

这一叫，引来两名蒙兵，双刃齐至。

张家全及时赶到，猎刀一挥，双刃飞蹿而起，刀光再闪，左右分张，两名蒙兵狂叫着摔倒。

屋上，白日鼠三个人已经不见了。

「该死：」张家全发出一声咒骂，收了刀，拖起惊惶过度的翻天雕，匆匆背上飞跃登屋。

精力将竭，他仍然不顾一切救人。

一阵箭雨到达，他已经消失在屋背后。

牵看坐骑，进入柏谷山中途的古宅。

天快亮了，城内的兵马即将涌出向四郊搜索，这里距城太近，必须尽快离开。

这是他掳来冯秀秀决斗的地方，有一条山径进入丛山。这里，是他们的预定会合点，人一到齐便动身入山，快马加鞭远走高飞。

他来晚了些，不是他的错。

他简直愤怒得咬牙切齿，十二个人，只剩下他一个人最后逃进城，其他的人呢？

连白日鼠三个人都先行匆匆溜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假使事急便各自逃命，这算什么玩意？

他带着吓软了也快要吓昏了的翻天雕，跳城而下游过护城河，在城外却找不到预先安置的坐骑。

西进北出，这是预定的进出路线。

事先白日鼠告诉他，另有地棍朋友预置坐骑接应撤退。大概白日鼠那些人一看风声不对，出来之后不等他便逃掉了。

也该留下坐骑呀！这算什么玩意？

他只好潜入民宅，偷了一匹光背马，驮了半死不活的翻天雕，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迟到了。

古宅中鬼影俱无，那些怕死鬼逃了个无影无踪。

第二处集合点，在柏谷山北面的小隘口。

过了柏谷山，已经日上三竿，幸好已经进入丛山，这一带安全了。他那一身血迹，落在山民眼中，准有大麻烦，所以他尽量赶快进入山区。

小隘口还有廿里，得花一个时辰。

看地上的痕迹，不错，白日鼠这些怕死鬼已经过去了，应该在第二集合点等候他的。

愈想愈胃火，白日鼠这些家伙满口仁义，怎么却是这种货色？

「慢点走好……好不好？」坐在光背马上的翻天雕，却有点受不了啦！

「你还抱怨？」他扭头气冲冲地说，拉着马脚下更快了些：「苦的可是我的两条腿。等追兵赶到，你再说这种话，才算你有种。」

「何必生气呢？」翻天雕苦着脸：「我知道你们冒了万千风险，这种事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的亡命活计。有许多人，为了十两银子都肯拼命呢！喂！我那婆娘给了你们多少银子？」

「你说什么？」他突然停下来，虎目怒睁。

「我并不是心疼。」翻天雕会错了意，叹了一口气：「这毕竟是卖命的事，比我所干的买卖凶险一万倍。」

俗语说，有钱可使鬼推磨，世间每样事都要付出代价的，酒肉不会平空从天上掉下来，而又恰好掉在你嘴裏。

他娘的！有人吃多了撑着了，说钱不能买命，真是他娘的自己骗自己活见鬼！至坐生了病，有钱请郎中的人，就比没钱请郎中的人死得慢一点，我这条命，就是花大钱买来的。”

这番半牢骚半讽刺的话，张家全听得一头雾水，对这位敢向满人军方挑战的英雄形象，好感大打折扣。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鬼话？」他又好气又好笑：「他娘的！你像个下三滥的滥污，怨天恨地的窝囊废。老天爷！我怎么这样倒楣，拼死拼活碰上了你这种货色？」

「你……」上面隘口，突然传来一声短啸。

「天杀的！」张家全重新拉了向上走：「他们总算没有溜掉。」

是招呼的信号，表示白日鼠那些人并没溜之大吉。

隘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但往裏走两里地，却是一处平坦的山谷，

溪流一，小径沿溪上行，两侧山势陡升，草木笼，一座真的只有三家的三家村，住了七八个种山的山民。

村前的大树下，系了四匹坐骑，只有莽金牛那粗壮的身影，焦灼地目迎渐来渐近的两人一骑，直等到两人接近至五十涉外，屋裏面才抢出白日鼠和房日兔。

张家全像一头怒豹，丢下马匹飞步冲进。

“你们三个浑球！”他一面冲上一面怒吼：“比兔子逃得还要快，不揍死你们此恨难消……”“老二，听我说。”白日鼠急叫。

“砰砰！”张家全两拳头把白日鼠打倒在地。

“你们……”他再向莽金牛冲去。

“人都没来，你打我也没有用。”莽金牛居然流下眼泪：“我们……恐怕是一败涂地了，他……他们……他们到现在还不见踪影，一……一定凶多吉少……”这么一个又粗又壮的大汉，哭起来真令人不忍卒睹。张家全的拳头，真挥不出去。

“他们根本就没现身。”张家全愤愤地收回大拳头：“自始至终，只有咱们四个人在死撑，什么凶多吉少？哼！恐怕都像你们一样，风色不对就贪生怕死溜掉了。你们几个老大老二如此，他们为何不能？呸！”

“说来说去都怪我。”白日鼠狼狈地爬起，自怨自艾：“本来杀警卫是十拿九稳的，偏偏就有一不稳出了纰漏，过早发出声响，功败垂成，真是……真是天意……”“狗屁天意：败在人谋不臧。”张家全余恨未消：“你们说过必须讲求配合得宜，不能延误分秒，事先演练得个个信心十足，人人保证可以配合完美，事实如何？”

仅提早片刻被发觉，就完全走了样，简直就岂有此理！现在该怎么办？其他的人会赶来会合吗？”

“只好再等一等吧！”莽金牛用袖拭泪：“希望……希望他……他们……”

“不能再等了。”白日鼠似乎打一冷战：“我似乎感到有点不太对劲，无端感到毛骨悚然……咱们的弟兄赶不及前来，或者情有可原，但派在这里接应的朋友却也踪迹不见，确是令人不安。”

“你在这里也派有人接应？”张家全问，举目四顾，警觉地、本能地挪了挪猎刀。

两侧的山脚，远在里外，但树林向中伸展，最近的浓林相距不足五十步。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他像一头发发现强敌入侵，刚毛根根竖立的豹。

“是几个准备接走狄老哥的人。”白日鼠指指坐在树下喘息的翻天雕：“他们应该一早就在此地等候的。可是现在……现在已经是巳牌初了……”“该死！”张家全大骂：“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重漏的危险。糟！这里不安全，准备走……”他冲向一匹坐骑，神色紧张。

“快走！”白日鼠醒悟地叫。

狂笑震天，蹄声入耳，两面的树林中，出现四五十匹健马，驰出林便勒住坐骑，五十余名骑士冷然拔刀撤剑。

“冲不出丢的！”白日鼠骇然叫，扭头奔入一栋土瓦屋，掩上门准备死守。

只有张家全不向屋里退，发出一声兽性的豹吼而非虎吼，猎刀出鞘。

五十匹健马，以三家村为中心，徐徐小驰而进，徐徐形成合围。

神钩董杰神色庄严，高举左手，人马在廿涉外停止，骑士们纷纷下马

列阵。

神钩董杰举手一挥，领了四名大汉向前接近。

“张小哥，真是你！”神钩在十步外止步，不住苦笑：“老天！为何？”

“你是……”张家全一怔。

“不记得董家大院的董大叔了？”

“哦！神钩董大爷。”他恍然。

由于他很少在家，可说是在山林里长大的，对地方的名流多少有些耳闻和模糊的印象，只是不认识罢了。

“张小哥，你……你怎么做出这种可怕的事？”

“住口！什么可怕的事？”他大声抗议：“满人非我族类，本来就是生死仇敌……”

“胡知州不是满人。”

“他是汉奸，他没有理由烧我的家，他……”“你错了，张小哥，胡知州正在全力侦查纵火焚烧你家的罪魁祸首，你却不问情由杀了“什么？”他吃了一惊。

神钩举手一挥，左面山林中驰出两匹坐骑，后面拖看一个人。

是老九天孤星多臂猴，双手被困住踉跄被拖看走。

“他，若九天孤星多臂猴，才是真正的纵火犯。”神钩沉声说：“这种嫁祸逼反的诡计平常得很，你上了他们的当了，张小哥。”

“这……”他如遭雷殛。

“他们激你入伙杀官，另一批人却去劫州库，劫走三千五百两库银，已经人赃俱获。昨晚，你们杀入守备府劫囚，其他的人去劫府库。八个人三死五被擒，在外面接应的第三批同谋犯十二名，全部死的死擒的擒。在这里接应的人共有五名，首脑是恨天无把贾河，一到此地便一一就擒，就等你们了。”

“白日鼠，你给我滚出来说个明白。”张家全火冒三千丈，同屋门大叫：“你告诉他们，他们说的是谎话，是胡说八道，是……”门闭得紧紧地，没有人出来。

“他们不会出来，因为我说的是实话，有人证物证，千真万确。”神钩沉声说：“张小哥，你上当不足为奇，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滥匪诡盗，被他们利用的人太多太多了。”

“你代表官府吗？”张家全沉声说。

“不，我代表地方上的善良百姓，要求安和乐利的生活，不需要杀戮，不需要血腥。卅年，一世，这一世我们过得太苦了。”

“做汉奸？做顺民？”

“这不是我们的错。所以，我们不管守备衙门的死活，我们只保护治理我们的府衙，以免府衙中我们自己的同胞被屠杀。”

“我也不后悔我所做的事，毕竟我是为了救一个抗清的英雄而尽力……”
“哈哈哈哈哈……”神钩仰天狂笑。

“你笑什么？”

“你救抗清的英雄？”

“对！”

“谁？”

“翻天雕狄承先。”

“张小哥，为什么不叫他出来，说说他的抗清英雄事迹是如何轰烈伟大？”

“翻天雕，你出来。”

当然，没有人出来。

“十二星相在京师山西，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目下富户已经不多，所以他们转向州县的公库下手，盘蛇岭秘窟金银堆积如山，他们还不满足。

他们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一群发国难财，残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他们要救的人，会是什么抗清英雄吗？”

“这……”“只要你到过蒲州，就知道这位姓狄的是什么货色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杀的贱种。”

“他……他是……”“他是最近十年来，最强悍最无耻的百十名悍贼的首脑，专门向难民肆虐，奸淫烧杀，残害无辜的贱贼。

他曾经一度参加流寇，后来又溜回去继续抢劫烧杀。清兵曾经七度围剿，他见了清兵就逃，最后贼伙溃散，他逃到玉峡关才被捉住的。你问问他，他这一辈子除了在死囚牢见过清兵之外，曾经见过几个清兵？”

“我……我是……是一无是处了？”他几乎崩溃了。

“不丁昨晚，你替咱们同胞扬眉吐气，鞑子们把你看我了不起的英雄，认为他们碰上了唯一的悍将。”

“这……”“张小哥……”“我要走了。”他向后退：“这一生，我做错了这件事，但我不后悔，错了我认错。但我不会受你们制裁，不要试图拦阻我，除非你们想要死掉一半以上的人。”

“我们不会拦阻你。”

“谢谢。有件事请教。”

“请说。”

“起舞凤她……”“很抱歉，她中箭死了。”

“她……她……”“她临死，要我向你，她对不起你。她……她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

张家全呆立片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他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长号，泪水飞洒中，一跃三匹丈，刹那间便消失在右面的浓林深处。

张家全在山区活动的消息，官府以急足快报传至各地。

官兵一队队裹粮入山搜索，潜伏在太行山区避风头的牛鬼蛇神，纷纷作最坏的打算，往穷山绝岭里逃窜，有些干脆逃出山区亡命去了。

已到了大河北岸，全力追踪的海山兄妹得到消息，果然认为张家全在泽州带了鬼谷老人与小王子，潜返潞安重归老巢图谋发展啦！立即率人飞马往回赶。

一天天过去了，穷搜山区的官兵陆续返防，各回汛地。他们捉不到张家全，但小有所获，清点结果，四川两府出动的上万官兵丁勇乡兵，共捕获了一百廿二名有案的强盗、土匪、杀人犯、逃犯……

另一批人，随即陆续进入山区。

同巢的牛鬼蛇神，也悄然出现在山林深处。

数百年来，周围数千里的太行王屋山区，从来就没安静过，是亡命者的避风港，化外之民的安乐窝，逃犯的逃捕藪。

他们与官兵不断地捉迷藏，与当政者作对，每一座城镇的外围，都是他们的活动地盘，到底那些人是贼是匪，大家心照不宣，也无法弄清，捉不胜捉。

山中无岁月，有些地方的人，一辈子不知道山外事，世世代代不曾与外人接触，你要和他谈起唐宋元明清，他还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天外天的事。尽管这里是中原的心脏地区，无可否认的，仍有许多地区仍是政令无法施行的化外之地。

深山大泽，必隐龙蛟！

潜入的人，就是一些龙蛟。

张家全景龙蛇；但更正确的说，应该是最具危险性的魔豹。

魔豹，这是潞安人给他的绰号。

他走得好还好远，向南又向北。

他要远离这处令他悔恨，令他感伤的地方。如果可能，他打算今生今世，再也不回来了。

一头猛兽，一旦决定放弃它的旧巢，就不会再回来了，它会为所开辟的新地盘而活下去。

恒山与五台山，是连在一起约两大山区。

恒山，是大大有名约九岳。五台，只是北岳南面的佛教名山。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元朝，这里的佛教徒开始南迁，佛教的另一支密宗喇嘛，成了这里的主宰。

蒙古人是十分奇特的民族，有先天的尖锐两极性格，也有坚忍骠悍的体格。

可是，我们很难澈底了解蒙古人。

他们被汉武帝往西赶，征服了东欧，被西力的色目人（西方人的总称）称之为东方蛮族，然后又回头重返东方；然后又南下牧马；然后又与汉人连年战争；然后又往西进兵……

元朝大帝国分裂，分为东西两部分。

西方，重入欧洲，在中东重建大帝国，政信了回教。在东方，经过一段回光返照式的挣扎时期，反而被奴隶满清所征服。

东方这批人，成了佛教徒，崇奉密宗喇嘛为国教，这些人变得懒惰、肮脏，民族性格丕西方的一部分，由帖木儿汗（皇帝）下令改信同教，变得勤奋、清洁。东西两部分人，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同样是蒙古人。

满清入关，蒙古人出尽了死力。所以，蒙古八旗的地位，就比汉军八旗高一等。

蒙古人可以封王。

汉人自从吴三桂一群汉奸惹起三藩之乱后，皇帝明令规定绝对不可封王，认为汉人是奴才，奴才功劳再大也不可以封王。

即使满清快完蛋的时候，此令不改。曾国藩一力回天，平定了太平天国，功劳高得快上天了，也不配封王。

那些把民族自尊挂在脸上，把满清人看成“自家人”的充充诸公，开口闭口歌功颂德，把乾隆游江南看成满人的德政宏恩的人，员该去国史馆看看掳来的大清档案，若那些满人把咱们汉人到底看成什么东西？

或者，该听听慈禧太后在列强压迫下，咬牙切齿声嘶力竭所呼叫的两句话：“宁给鬼子，不给家奴！”

满清人与蒙古人一样尊奉喇嘛，五台山便成了喇嘛最坚强的据点，黄教红教（或称黑教）平分秋色，各画势力范围，信徒们各信各的，谁高兴信什么就是什么。

严格说来，恒山与五台，都该算是太行山的脉络。

由于元、明、清三代皇朝，喇嘛都有特殊的地位。所以自京师至山西朝五台的王公贵胄们，甚至皇帝本人，都从京都出怀来，经宣府，先到大同，然后再南下游山礼佛，或者偷偷摸摸参欢喜之禅。

因此大同至恒山的大道，经常可以看到王公贵人们的车驾骑队往来。游罢恒山之后，照例南游五台，再高高兴兴北返。

张家全不是来游五台、恒山的，他在逃避自己。

自己是无法逃避的，心病必须心药医。

他杀富劫库，而这个官却正在替他追查纵火犯。

尽管这个官不是他杀的，但我杀他杀又有什么分别？反正他是罪魁祸首，这就够了。

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女人，甚至曾经爱过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曾经使他成为一个员的男人。

可是，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这个女人，临死留下的话，要他坚强地活下去。

他一点也不坚强，他在逃避自己。

他以为已经逃离太行山了，已经把那个逞血气之勇，分不清青红皂白、容易上当的张家全，埋葬在太行山了。

其实不曾，他不可能把自己埋葬掉。

这里是坪头镇北面十余里的大道旁，至五台山还有五十余里。香客通常在坪头镇打尖中伏，赶一程便可抵达五台。

大道宽阔，不时可看到成群的香客往来。

已经是八月杪，大道不时被大风刮起漫天尘埃。

道旁的松林内，张家全坐在一株松下，脚边放了一只豹皮大革囊，那是他的包裹，穿一身青，外加一件豹皮背心。猎刀插在腰带上，真像个猎人。

他眼神有点疲态，神情显得懒散。

午膳已毕，他将一根山鸡的腿骨，百无聊赖地引诱那些纷扰的蚂蚁，拉过来，拖过去，搞得遍地都是乱窜的蚁群，似乎乐此不疲，而又漫不经心。

第十七章

也许，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根骨头，蚂蚁是追逐他的人，虽然咬住了他，围住了他，却又无奈他何。

想着想着，他傻呼呼地笑起来了。

他早已发觉身旁来了人，但毫不在意。

这位仁兄大概也童心未泯，颇感兴趣地在旁看他逗弄那些可怜的蚂蚁。

“你也是个笨蛋”“那人看了许久，终于忍不住发话了，而且格格笑，显明地笑他是笨蛋。

“天下人都是笨蛋。”他头也不抬，拖动鸡骨。

“怎么说？”那人问。

“你不笨，为何在此看笨蛋？”

“喝！你小子嘴上带刺呢！你以为蚂蚁搬不了骨上的肉，其实它们一丁点一丁点早就到口了，所以……”“所以，你也是笨蛋。”他仍没抬头：“没有一丁点肉，怎能引来成千上万的蚂蚁？除非你比蚂蚁更笨。”

“唔！有道理。”那人点头同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财没有食……”“人与鸟同样会死亡。”

“唔！也有道理……”“笨蛋道理。”

“喂！你小子话中有玄机，你是干什么的？”

“你管我干什么的？”他仍没抬头。

“小子，和我说话，眼睛要看看我。”

“滚你娘的蛋！”

那是一条黑凛凛的大汉，背上系了一根沉重的霸王鞭。虬须一抽动，大汉冒火地飞脚便踢。

他向后仰身，手中鸡骨飞向大汉的大海口，一脚落空。

大汉眼急手快，百忙中伸手一抄。

大汉还真笨，不该用手接骨头，骨头入手，一顿之下，骨上的无数蚂蚁被震飞，飞入烂窝似的虬须内，鼻子眼睛也遭殃。

“哎呀呀……”大汉丢掉鸡骨狂叫，发疯似的猛揉脸面，吃足了苦头。发怒的蚂蚁咬住了须根的内，即使死了也不会松口，这滋味真令人受不了。

受不了就更冒火，冒火就要解霸王鞭。

张家全像一头豹，一声豹吼，扑上了。

“砰噗噗……”铁拳如雷，在大汉约两颊、小腹开花，一连七八拳，把大汉打得退了十余步，一双大手拼命封架，却无法封住长驱直入的大铁拳。

但大汉受得了，体型本来就像金刚，像铁塔，皮坚肉厚，内外功都到家，挨了七八拳仍然挺得住。

拳头无效，张家全立即改变方法，变拳用爪，豹爪，一搭对方的脖子，一声豹吼，大汉便被扭摔出丈外。

一抓一摔，豹猎食就是这付德行。

当然无冤无仇，他不能向大汉的要害下手，人摔出爪亦放开。

大汉居然十分了得。高大的人通常又楞又笨，但如果修为到家，必定超越通常的境界，甚至比矮个子更灵活，更矫捷。

虬须大汉就到了这种境界，虽然有时也会显得笨头笨脑，比方说接鸡骨，就笨得可以。

人凌空倒翻，大汉竟然能扭身倒翻腾，吸腹收肩再来一记扑地大翻腾，落地虽然狼狈，总算没被摔倒。背上有那么一根沉重有廿斤以上的霸王鞭，翻腾时居然灵活得像鸽子，真了不起。

人影电射而来，香风扑鼻。

张家全一跃而上，手脚齐来。

大汉身形未稳，眼看要大吃苦头。

“住手！”娇叱声震耳，人影已近。

另一个人影，也电射而至。

纤纤玉手伸到，从中插入。

砰一声响，虬须大汉不得不坐倒避招。

张家全的右手，一搭从中插入的纤手便飞跃而起，前翻跃从大汉的上空超越，在两丈外飘然落地，倏然转过身来。

他面前，一个青衫飘飘的中年人，刚好稳下马步作势发掌攻击，却因他的倏然转身，所流露出来的狂野表情，似乎失惊而蓄劲未发。

他真像一头发威的豹，喉部抽动要咆哮扑出。

一位明眸皓齿的蓝衣女郎，也止住身形，拉开马步跃然欲动，正是那位伸手阻他的美丽姑娘。

“有话好说，好吗？”蓝衣女郎惊疑不定，提高警觉的神情说明心中颇为紧张。

虬须大汉挺身而出，怪眼中惊骇的神色也十分明显。

“你的掌力十分诡奇。”张家全向蓝衣女郎沉声说，眼中阴森的冷电像利镞：“在下有再接你几掌的打算，你们是否准备三人一起上？”

中年人与蓝衣女郎皆佩了剑，加上虬须大汉的霸王鞭，真要三人联手，威力可能十分惊他已经试过女郎的掌劲，知道这三个人都不易对付。但不易对付并不表示不能对付，他敢向任何高手挑战。

“你也未免太狂了。”中年人眼中也有戒意：“年轻人狂并不是坏事，但总该有节制，对不对？你真以为你可以向我们三个人挑战？”

“何不试试？”张家全的野性消退了些，那位蓝衣女郎正冲他嫣然一笑，也许是觉得他这种野性勃发的神情有点好笑。

“算了算了。”虬须大汉上前排解，不住揉死须根的残余蚂蚁：“你小子捉弄人也太过缺德，你以为我是什么？穿山甲吗？可恶。”

穿山甲吃蚂蚁十分有趣，张开鳞甲，让蚂蚁闻腥而入猛咬它皮肤的分泌物，等蚁量可观时，鳞甲一合，再跑到水边把蚁放出浮在水上，逐一吞噬乾淨俐落。

“是你惹我的，没错吧？”张家全也忍不住笑了：“你皮粗肉厚，还真挺得住，下次，哼！打不散你的骨头，算在下载了。”

“你小子很不错，你行。”虬须大汉毫不脸红地说：“在京都，我虬须虎几乎罕逢对手，今天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捞到，你小子快得简直像个鬼，不知拳脚是那一门派的家数？”

“猎兽的家数。”

“你……胡说！贵姓？”

“太行山的豹人。”他向松树下走，取自己的豹皮革囊：“下次不要惹我，知道吗？”

他向松林深处走，绕出林扬长而去。

三人目送他的背影去远，眼中皆有疑云。

“李大哥，能看出他的路数吗？”蓝衣女郎向中年人问，中年人的年纪，比她似乎要大上一倍。

“看不出来。”中年人摇头苦笑：“我对中原的武学，可说陌生得很。我家世代久居辽阳，我在关外成长，仅往来京都两次。要不是辽阳失守，我怎会内迁蓟州安身立命？你是中原人，该看出一些底细。”

“看不出来。”蓝衣女郎摇头：“手一接触，刚化去他的浑雄劲道，另一股更强韧的怪劲突然迸发，几乎被他震得真气回流。大哥，假使他是内务府的密谍……”“内务府不养密谍。”中年人用权威性的口吻说：“内务府仅负责大内的衣食住行日常度支。不错，有钱，养有各式各样的人，但不养对外

的密谋，那是军机处的事。

墨勒根亲王的三大法宝之一，那就是飞龙秘队，或称龙飞秘队。他这一套，完全是套袭大明的两厂制度而组成，整整活动了三十年。”

“这人……”“不像是飞龙秘队的人，据我所知，飞龙秘队遍天下，甚至已远派至大漠以西，远及西南万里外。

在山西，有著名的燕山三剑客，长春门的出色子弟。再就是长白龙与天池三怪的门人子弟四五人，他们负责监视九边外的蒙人叛乱。

按理，这位无所事事，大权旁落，乐得清闲的小皇帝，一时兴之所至，前来五台看活佛，不会把山西地区飞龙秘队的人召来扈驾。京都出来的人，已经够用了，八猛兽五丁力士三国师，抵得上万精兵。

墨勒根亲王的十二家将，足以构成铁壁铜墙。一千二百骁骑，足以阻挡上万山贼，还用得看再惊动山西的人？何况小皇帝是临时出的花招，说走就走，连一天都没耽搁，那来得及通知山西的人准备？”

“可别忘了他们八百里飞传的快报。”虬须大汉说：“总之，咱们小心些总是好的。我就看这小子举动奇特，所以才有意挑的，没想到反而被他摆了一道。”

“豹人，豹……人……”蓝衣女郎不住低念：“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

“八猛兽中有一位飞天豹黄标，出身汉军旗。”中年人说：“碰上那头豹，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沾身，免得身上的肉被他撕碎抓掉，他那骇人听闻的爪功，决不是一般正宗气功所能抗拒得了的。走吧“不能再在这附近游荡了，须防赶先出京布置的密谍注意上我们。”

张家全并没远走，他像蹊踪的豹，蛰伏在不远处，留意这三个男女的举动，颇感困惑。

这三个人为何不走大道，在道旁附近越野走动有何用意？

等三人向南去远，他不再理会，走上了大道向北行，漫无目的地信步北上。

北面，是恒山山区，他不管前面是什么地方，见路便往北走，到底要走到何处，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他却不知道，恒山已成了戒严区。

大清的第一位皇帝，小皇帝顺治带领一群儿时玩伴，浩浩荡荡出京，要往五台山看活佛，沿途游山玩水，车驾正缓缓向恒山进发，那些负责保驾的人，已经赶到前面布置，戒严当然空前的森严。

这里距恒山还有两百余里，所以还没嗅出紧张的气氛。山林一切如恒，仅能从北面来的旅客们，脸上凝重的神色中，偶或可猜出前面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事故。

山势是向下走的，滹沱河在恒山与五台山之间奔流，河谷是两山的分界线。

愈往北走，似乎愈显得荒凉，童山濯濯的山巅也愈来愈多，果真是地广人稀，山多林少，走了老半天见不到河流小溪，视界所及处看不到村影。

也许这里的人喜欢住窑洞，所以看不见村影。

大道在丛山中缓降，不时可以看到下降的乾涸河床。

深秋了，所有的河流都乾啦！

前面传来急骤的蹄声，可以看到掀起的黄尘。

坡度虽然不大，车马可以从容上下，但赶长途而策马奔驰却是少见，一定是附近有急事待办的人，快马加鞭向上赶。

后面半里地，一部搭了半篷的大车，由一马三骡拖曳，正以不徐不疾的速度向下放，一看便知是车行的长途客车。

他将豹皮大革囊搭在肩后，悠哉游哉信步而行，不理睬前途后路的旅客，在烈日炎炎下赶路悠然自得其乐。一个人无忧无虑，随遇而安，的确是十分写意的事，仿佛他是个世外人两匹马急驰而至，骑士是两个穿骑装的大汉，手中的马鞭很名贵，红丝绦相当抢眼，但不是装饰鞭，是结结实实用来揍马兼揍人的皮马鞭。

马急驰，鬃毛飞扬；骑士背后的猪尾巴小辫子，也随风飘扬。镫是名贵的响镫，跑起来像金铃般悦耳。

腰间佩剑的剑穗，也随风飘扬。

骑士看到了他，绳渐松。

后面，大车将近。

他那身装束并不起眼，村夫穷汉平常得很，抢眼的是他那件敞开胸襟的豹皮背心，和插在腰带上的猎刀。

假使掀起衣尾，就可以看到藏有十二把回风柳叶刀的宽皮护腰。

捞起裤管，可以看到他左脚靴统旁暗藏的尺二匕首。

总之，他身上有许多可以杀人的家伙。他的身材和像貌，一看也知道是个不好惹的危险人物。

但两位骑士是不怕任何危险的人物，只知道用自己的手段办事，任何不怕的人物。

大道宽阔，他是走在道左的，不妨碍往来的车马。两匹健马勒住了，恰好停在他旁边，假使再挤偏一尺半尺，就可以把他挤落路沟了。

他心中在冒火，但忍住了，冷然昂首屹立，一双冷电四射的虎目，不友好地狠盯看挤得最近的骑士。

大眼瞪小眼，双方僵住了。

两骑士据鞍高坐，神气极了，不可一世的神态极易引人反感。也许，他们觉得自己鲜衣怒马，是个有身分的人，别人就应该卑躬屈节奉承，必须先向他们请安问好再言其他。

“你！”骑士冒火了，用马鞭向他一指：“我有话问你。”

“呸！”他向地下吐了一泡口水。

一声破风声传出，马鞭迎头抽落。

手一抄，抓住了皮鞭，右肘一转，霸王肘重重地撞在骑士的膝盖上。接着冷叱一声，一脚踢在马腿上。

马用脚踢人不是奇事，人踢马脚却是少见。

骑士惊叫，健马负痛向前一蹿。

骑士在狂叫声中，脚离镫摔落马下。

另一骑士大吃一惊，怒喝一声，纵马急冲而来，黑虎偷心一拳排空直入，先下手为强。

他冷哼一声，伸左手架开儿心捣来的大拳头，右手的豹皮革囊噗一声痛击在对方的顶门上，扭身再加上一脚，打击之快，无与伦比。

“哎唷……”骑士苦头吃大了，被一脚扫飞出丈外，飞越路沟，砰一声摔倒在路旁的衰草堆里挣扎。

前一名落马的骑士站不起来了，大概膝盖痛得受不了啦，刚屈一腿站起，张家全已逼近三尺内。

“狗东西！你也真像个混帐贼王八。”张家全粗野地破口大骂：“大爷我不知道你是老几，你为何气势汹汹找我的晦气？呸！我要挖出你的眼珠子来，免得你日后惹上杀身之祸。

大车停下了，车厢内抢出两个乡妇打扮的女人，徐娘半老，手脚却是快捷俐落。

“住手！有话好说。”抢到的第一个女人急叫。

又是有话好说，打了再说。

“怎么一回事？”另一个女人问。

“叫他说。”张家全揪住骑士的领口往上提，语气凶狠余恨未消。

“顾姑娘，先……先揍他……”骑士竟然顽强地叫：“他……他他……哎……”一耳光打得结结实实，骑士满口流血仰面便倒。

顾姑娘怎能先揍人？她连想出手阻止张家全抽耳光都力不从心。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张家全背起豹皮革囊空出双手：“打了再说并无不可，文的武的太爷奉陪，不揍扁你们这些贼王八此恨难消。”

另一个女人可就忍不住动手了，纤手突然扣指向他疾弹，劲气破风，一缕罡风射向他的胸口七坎大穴。

张家全自从上了五行堡主偷袭的当以后，变得聪明了，决不会对近身的人的小动作掉以轻心，包括对方抬手动脚。

在他的观念裏，自卫的本能就是以牙还牙。

对方抬手扣指的动作固然快得令人目眩，而他的自卫反应更是快逾电闪，身形略扭便移开正面，手疾伸来一记金豹露爪。

“嗤！”裂帛响刺耳，女人骤不及防，出手攻击本来以为万无一失，忽略了自身的防护。

张家全避招反击，的确太快了，女人即使事先早有防备，也无法闪避他的利爪反击。

女人惊叫一声，双手掩住暴露出来的硕大乳峰，花容失色疾退。外衣与胸围子全被抓破撕裂，春光外露，胴体一露，那还敢再逞强？

顾姑娘总算有眼光，再闹下去可就不可收拾啦。

“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粉脸一沉，同两个心惊胆跳相扶后退的骑士喝问：“丢人现眼嫌不够，想丢掉脑袋才舒服是不是？我老远就看到了，这位旅客并没有惹你们。”

“顾姑娘，在……在下只……只是向……向他打……打听前面的事……”那位口中溢血，右膝伸不直的骑士哭丧看脸：“岂知他……他他……”“你还敢说你有理？”顾姑娘声色俱厉。

“这……”骑士勉强地闭嘴。

顾姑娘的目光，移注在张家全脸上。

“你们这些人都很霸道，会遭祸的。”张家全怒火渐消：“到此为止，我放过你们，下次碰头，最好离开我远一点，不然，哼！”

他举步便走，昂首阔步。

“你也要小心。”顾姑娘在他身后说：“我们是大同来的人，你……”“大同来的人又怎样？”他止步回身问。

“追查逃犯，缉捕奸宄。”

“怪事，捕快中有女人？”

“我们是应官府召请的人。”

张家全哼了一声，他想起神钩董杰。

“就算你们是公门人，也不能如此嚣张。”他冷冷地说：“假使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也可以点灯。理字当头，在下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就算你们是当今皇帝，在下也不会任由你们欺凌。”

“你……”“你可以假公济私，咬定在下是奸宄逃犯，但你绝对得不到好处，在下要一下子就层光你们，你信是不信？”他凶狠地说：“在下对你们这种人，讨厌极了。”

“那表示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顾姑娘羞恼地说。

“完全对。”

“你贵姓大名？”

“豹人。”

“什么？豹人？”

“不错。”

“有姓豹的？”

“有人姓牛姓马，难道不许人姓豹？少见多怪。”他的气消了，转身便走。

“发信号，留意这个人。”顾姑娘向骑士低声说，同大车走去。

张家全尊敬神钩杰的侠义英雄行为，那是欺人之谈。真要说讨厌，却又不太正确总之，他是在山野里长大，血气方刚野性十足的年轻人，虽然知道与十二星相一群鼠辈在一起是错误的，但神钩董杰替官府跑腿，而这所谓官府又是他所不愿承认的，多少会抵销一些他内心的错误感。

假使神钩董杰当时不放他走，而下令捉他，他必定毫不迟疑，把那些人杀得落花流水。

有很多是非，是很难正确说得分明的。

在他看来，凡是影响到他生存的是非，都不成为是非，世俗的比较与认定，他都不会承认。

正如同猛兽一样，对威胁生命的强敌唯一的反应，是挥出利爪锐牙。假使对方的威胁不至于太严重，是会掉头曳尾走掉算了。

顾姑娘四个男女假使再不知趣，后果将极为严重，他决不会掉头曳尾走掉算了。

他是有一点讨厌这种人，幸好还没转变为憎恨这种人。

顾姑娘就不够聪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

他并不急于赶路，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目标，洒开大步信步北行，悠然自得，不久便忘了这大半天，所碰上的两件不愉快事故。

看看晚霞满天，即将降下滹沱河谷。看对面群山连绵起伏，牛山多而丛林坐，不由感慨系之。

这里，比太行山区的生活要艰苦多了，牛山多禽兽一定少，猎食就不容易，不是他可以愉快生活的地方。

牛山多，猛兽活动容易，所以恒山山区虎豹比太行多，这是事实。所生长的狼，也比太行山区的狼凶猛。

生存空间环境愈艰苦，人和兽的性情也愈凶猛冷酷。

道上早就行旅绝迹。

在这一带行走，申牌初便人马渐稀，如果有人错过宿头，那就麻烦大了，不但强盗毛贼可怕，虎豹狼群更是令人魂飞魄散。

据说，还有厉鬼妖怪作祟。

总算不错，前面山坡居然出现了一座小村，大概不少于三家，比三家村略大些。

原来是一处中途歇息站而非宿站，路旁虽然没有车行的歇息棚屋，却容纳不下旅客住宿。

第一家土瓦屋前，站着一位粗壮的大汉，目迎这位风尘仆仆的单身旅客，似乎感到极为意外。

“喂！你怎么啦？”大汉叫：“虽然你带了刀，但一把刀有屁用，怎么这时还在赶路，嫌命长了是不是？胆子可真不小。”

“怎么啦？”他笑吟吟地说：“是不是你这条路上有恶鬼不成？我赶了一辈子夜路，似乎从来没有碰上鬼，还真想碰上几个呢！女鬼更妙。”

“别充好汉了，老兄！”大汉苦笑：“就在我这里睡柴房吧！我这里供茶水，也供些吃的，今天还没卖完，还可以找些食物填肚子凑合凑合，但钱得照付。”

“谢谢你老哥的好心，可是我没有睡柴房的习惯。这样好吧！卖给我一些吃的喝的，我带看上路。”

盘缠已经不太充裕，摸一摸，腰囊中还有四锭纹银，几块碎银，马马虎虎还可以支持十天半月。

他掏出一块三两座的碎银递给大汉，想想应该可以买到一大堆食物。

“你还要赶路？”大汉接过银子，大牛眼瞪得大大地：“往鬼门关赶？”

“早晚要往那地方赶的，是不是？”他可不在乎对方说话触霉头：“往北，是什么地方？”

“错过了我这家村，前面三十里没有店。”大汉说：“四十里，过了河，才是泥沟集。

日影一斜，虎豹出没，豺狼成群，有强盗呼啸来去，有毛贼打闷棍背娘舅，你受得了？”

“呵呵！他们就不怕虎狼？”

“他们有藏身的窝呀！”

“总该有人走夜路，不然他们岂不饿死？没有人走夜路让他们打劫，他们早就散伙啦！

对不对？”

“他们就是靠你们这些错过了宿头，或者自以为胆大不怕；或者发生意外落了单；或者犯了案不得不走夜路的人，供给他们衣食才能勉强活下来的。”

“原来如此，不要紧。”

“你是那一种人？”

“猎人。”

“难怪。进去喝口水，我替你准备吃的。”大汉收了她的银子。

重新上路时，他多提了一只酒葫芦，一草袋明早填肚子的粗糙食物。

走走看看，他往路右的松林一钻。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不走了。

虎啸猿啼，鸟鸣狼嚎，各种声音以及飒飒风吼，令人听得心惊胆跳，这种晚秋季节在山林露宿，真需要超人的胆量。

气温急骤下降，一阵冷风，一阵枯枝折断声，皆会令人惊跳起来。

但睡在草窝里的张家全，即睡得安安稳稳。

在他看来，这种天气最适合露宿的季节，也是猎物最多的季节。禽鸟们吃得肥肥的准备长途南飞，野兽们吃得壮壮的准备迎接严冬的皓寒，谁挨不挨得过这个冰封的冬天，就看这季节吃得够不够强壮。

如果怕危险，可以把自己绑在树上睡，但冷得让人睡不稳，也不舒服。他不怕危险，他选择草窝，在四周布了一些必要的零碎，猛兽接近会给他提出警告。小动物是和平胆小的，不会打扰他。

半夜裹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各种稀奇古怪的声浪，似乎突然增加了一倍，终于把他从甜睡中惊醒过来。

枯枝簌簌怪响，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豹皮革囊抓住蹲伏起来，手按上刀靶，耳目的灵敏度加强了十倍。

有脚步声，从十余步外经过。

听到或看到，不测的意外凶险性已减少了一半。他悄然将裹身的豹皮卷妥放进革囊背好，略加整理衣衾，幽灵似的消失在夜幕下。

第十八章

五个高大的人影鱼贯而行，外表奇形怪状，有人脚下沉重，有人轻如无物，走动时快时慢，似乎带起阵阵阴风，如果有人迎面而来碰了头，真会吓一大跳，以为碰上了妖魅，甚至可能被吓昏。

降下山梁，五人身形加快，向上面的秃顶山头飞掠而走，比下山的速度增加了一倍。

山顶光秃秃，像倒覆的一只大锅。与南面约五台五座山峰一样，光秃秃像台。

山顶上，已经有几个先到的人，分别盘坐在四周。这五个人往东北角占了一席之地，并肩坐下了，既没向先到的人打招呼，也没向左右的人说话。

不久，又来了三个人。山顶上，已经有十四个人了，围成十丈方圆的一圈，安然不动像是泥塑木雕的菩萨。

又片刻，三个黑袍人与三位戴奇形高帽的喇嘛，神气地从北面进入场中心。

罡风呼啸，寒气袭人，更增三分阴森冷肃的气氛，听不到任何低语。

五台也叫清凉山，盛夏也寒气袭人。

这时的五台，已经有雪光冰影了，但这里走山下，这里的人大概都不怕寒冷，一个个仍然安坐不动。

一位喇嘛突然轻咳了一声，打破了冷闷的沉寂。

“你，同他们说。”喇嘛用纯熟的汉语说，手中的人骨笛向一名黑袍人点了点。

“是的，呼图克图（活佛）。”黑袍人点头应诺。

“没有来的人，给我记下”“是的。”

这入声如洪钟，声震耳膜，飒飒罡风也压不住震耳的声浪，显然意在以浑雄的内力示威。

“诸位可说大部分已应邀前来与会。”黑袍人向众人发话：“在下深感荣幸，特此先致谢忱。”

“有话你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南首一位反穿虎皮外袄的大声说，声音也震耳欲聋。

“如，在下开门见山，奉敝上指示，请诸位共图富贵，流芳千古。”

“好，怪吸引人的。”东首有人喝起采来：“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富贵？”

“富贵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恰好掉在你怀里，阁下。”

“怎么说？”

“目下西南未靖，西北正待举烽烟。敝上认为，诸位啸聚山林终非了局，莫如接受朝廷招安，以诸位万人敌之勇，兵效命沙场，日后裂土封侯，指日可待。北大同南太原，皆建设招待所，军需粮秣军饷马匹器械一一俱备，等候诸位前往领受符印，以参领官衔各领一军，候命立功。诸位，这是最好的机会。”

“如果咱们拒绝呢？”西面有人大声问。

“大军云集，玉石俱焚。”黑袍人声如沉雷：“恒山五台一带，即将有无数怀有奇技异能高手，在山区清除不法亡命，重整各地古刹丛林。

锡伦活佛从京都来，奉钦命勘察各寺院良窳，日下卓锡五台显通寺，已经把近百名没有度牒的不法伪僧处置完竣。”

“我知道，他带来的那一大群不三不四人手，确有几个了不起的杀手。”南首站起一个挟了水火棍的人：“但不知锡伦活佛，有没有文殊菩萨降伏五百孽龙的神通？”

“你，过来！”锡伦活佛用人骨笛向那人一指：“本活佛就算没有文殊菩萨的神通，至少也有菩萨座下善财使者的无边法力。你，一定不相信。”

“在下当然不相信。”那人双手握住水火棍，大踏步逼近：“一百年来，五台山一直都是咱们亡命好汉的猎食场，不知猎食了多少善男信女。假使文殊菩萨真的有灵，那些死了的善男信女岂不太冤？”

岂能以果报冤衍来解释？所以在下必须亲眼看见才算数。要让在下相信，在下当然愿为新朝打江山……哎呀……”锡伦活佛的人骨笛一拂一扬，接近至丈内的大汉突然狂叫看飞翻而起，砰然一声大震，摔翻出两丈外，背脊着地，手脚朝天，水火棍抛得更远，挣扎了两下，手脚一伸，便失去知觉。

四周的十三个人，皆惊得倏然站起。

天大黑，罡风又大，这些人其实并没看到锡伦活佛拂动人骨笛，只看到大汉一面说话一面欺近，相距约一丈突然翻飞倒摔，如此而已。

一声虎吼，那位身穿虎皮袄的人，猛地跃起，飞越三丈空间，同锡伦活佛迎头扑落，真像猛虎扑羊，扑击的招式正是猛虎扑羊。

“嘛呢叭弥吽！”锡伦活佛沉吼。

金刚狮子吼，正是文殊师利王菩萨的伏魔佛法。据说文殊菩萨伏魔时，命座下的狮子发出吼声，妖魔自灭。

这一声沉吼，已向下扑落的穿虎皮袄大汉如中雷殛，身躯突然蜷缩，砰然下坠。

有五个站起的人，抱头狂叫着滚倒。

另七八个惊恐地扭头掩耳狂奔，作鸟兽散。

蓦地长啸震天，四面八方出现十二名黑衣人。

“谁敢逃走，格杀勿论！”黑袍人沉喝，威力比锡伦活佛的狮子吼差不了多少。

刀剑拂动，发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十二个黑衣人列阵相候。

一声刀啸，一声惨号，逃得最快的一个人，被一名黑衣人一刀砍断了右臂，惨号着痛倒在地挣扎。

黑衣人一跃而上，加上一刀砍下了那人的头颅。

片刻间，十三个人被押在锡伦活佛前跪伏如羊。

“你们，愿意为朝廷出力效忠吗？”锡伦活佛声如雷震，震得俯伏的人不住发抖。

“我……我们愿……愿意……”众人乱喊乱叫。

“从明天起，你们等候消息。”锡伦活佛说：“眼前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澈底清查山区的歹徒逆犯，需要你们尽力。

半月之内，朝廷将有天潢贵胄莅临五台，必须澈底把歹徒逆犯清除，你们必须立此大功。夏大人。”

“本堂在。”黑袍人答。

“把他们带去歃血为盟之后，将可疑钦犯的图形发给他们，要他们遍示给他们的手下，“是的。”

“北面来路已清，大同方面已派员负责。南行返驾道路艰险，太原方面的人可望在近期赶到协助。自山麓至龙泉关以迄保定府，已饰令保定府派人协助御林军布防。五台有本活佛负责，这里可要偏劳你了。”

“这是本堂的责任。”

“你知道就好。哦！设法通知大同方面的人，尽量慢行，步步为营，本活佛在未能确实完全控制情势之前，早来可能有意外发生。”

“本堂这就派专使赶赴大同。”

“好，走吧！”

皇帝们朝北岳，通常北出怀来转大同，南下恒山，祭岳之后，顺便南游五台，再南下东出龙泉关至保定府返京都，绕一个大圈。

后来，顺治帝逃禅出家遁隐五台，他的儿子康熙大帝五上五台礼佛，都走的是同一道路，在名义上是祭岳，其实目的是至五台游玩。

从五台走保定府返驾，要近了五六百里。

而走龙泉关这条路是下坡，车驾的速度要快些，刺客想在这条路上行刺，比在五台以北困难得多。

伏在山顶下方不远处泥土中的张家全，身上盖了一条与泥土同色的布帛。

换形术，他的修为愈来愈精纯，曾经有两名黑衣人经过他身旁，相距不足八尺，居然不曾发觉有异。

他直待人已下山，这才匆匆离开。

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知道恒山五台将有一场可怕的风暴。

他虽然看不清山顶所发生的事故，但由于他伏在南面，风把那些人的对话与响声往南吹送，他听清楚了七八成，多少也能猜测出当时的情景。

那个什么锡伦活佛，把这些在恒山五台称雄道霸的牛鬼蛇神降伏了。

那个什么夏大人堂主，要将这些人招安从军，替新皇朝打江山。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些占山为王霸地为寇的牛鬼蛇神，成王败寇的机会终于抓住了。皇朝将有天演贵胄大员前来祭岳，闲杂人等被赶被逮是极为正常的事。

他当然是闲杂人等，真得离开是非场，而且必须及早离开，愈早愈好，不然必定遭了池鱼之灾。

他准备尽早离开，去向一决定，就不再胡思乱想，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往回走，不能再往北走了。

往南回望，群山起伏，草木凋零，深秋的景色在这里最为明显。远远地，数十里外高与天齐约五台五峰，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光秃秃的山顶一目了然。

已经是日上三竿，他填饱肚子，喝掉葫芦里的酒，背起豹皮革囊，不久便走上了大道。

半个时辰后，三家村出现在面前。

好像旅客此昨天少，这条路似乎旅客不少。

昨晚他在这里买酒食，车行的站棚是空的，现在好像有旅客在内歇息，而一辆长程客车，已经远出里外了。

昨天卖酒食给他的小店前，栓马桩栓了四匹健马，其中一匹一看便知是大宛马，雄骏的枣骝。

他泰然而行，距店百十步，小店内便步出三个神气的骑士，穿得华丽，所佩的剑饰也抢眼。

骑士看到了他，三人不约而同互打眼色，其中一人向店门内叫了一声，招招手。

他接近店门，昨晚那位招呼他的大汉出来了。

“是不是这个人？”那位留了八字胡的神气骑士向大汉问。

“是的，老爷。”大汉不敢不恭敬地回答：“就是他，没错。”

“你说他是往南走的。”

“老爷，小的总不能禁止他往回走。”开店的大汉有点不乐意了。

另两名骑士，已经到了路中，拦住了张家全，两双锐利的怪眼凶狠地打量他，眼神极不友好。

与店伙打交道的人，已经向这一面走来。

他不是善男信女，也用凶狠的目光，狠盯着拦路的两骑士，相距不足八尺，大眼瞪小眼，互不相让。

八字胡骑士到了，冲他冷冷一笑。

“你。”马鞭向他一指：“干什么的？”

“你。”他横了对方一眼：“你管我干什么的？”

“哼！你野得很呢。”

“不错。”他冷笑：“在下与山林野兽为伍，不野，早就被虎豹吃掉了。该死的！好像有人跟我过不去，我却不信邪。”

“慢着！你是猎人？”

“如假包换。”

“你对这一带山区很熟悉？”

“多少知道一点。”

“在山上这几天，可曾碰见陌生人走动？”

“你们就是陌生人。”

“我所说的人是这几个。”八字胡骑士从百宝囊中，取出一卷图画递给他：“看看之后再告诉我。”

他不再冷，若这位骑士的态度还不错。

打开昼卷，首先入目的人，就是昨天被他戏弄得灰头土脸的虬须大汉，那根霸王鞭昼得不错，人像也相当传神。

人像是全身的，正反侧各一图。没有文字，看不出身分记载。

第二个人，是一位乾瘦的留鼠须老人，像貌有些像鬼谷老人公冶方，但公冶方的双耳并没有耳垂，这人有。

继续展开，第三个人就是那位蓝衣姑娘。

图卷长三尺余，共绘了七个男女，工笔画相当细腻，所以很传神，出于名画匠手笔。

昨天他所见过约三个人，都在卷上。

三骑士锐利的眼神，紧紧地捕捉他的神色变化。

但他的神色变化控制得很好，泰然自若不流露任何表情。

“只有这个人，我好像在那儿见过。”他指指那位有点像公冶方的人像：“但不敢确定，一时也想不起来。”

在山里过河的人，大多数都是这副德行，乾乾瘦瘦的，本来就缺粮缺食，不饿死已经够幸运了。”

“哦：想想看，再想。”八字胡骑士收回图，鼓励他：“在那儿见过？多久以前的事？”

在……”“对，想起来了。”他装得像真的一样：“半个月前，在应州佛宫寺。那天我去逛金城雁塔，这位老乾猴在塔下施展三只手，扒走了一位香客的绣金荷包，对，错不了，就是他，这老乾猴。”

“去你的！”八字胡骑士笑骂：“你把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剑侠，看成一个江湖混混，岂有此理：“什么？剑侠？会在千里外飞剑取人首级吗？”

“滚你的！”骑士挥手：“半月前，这老鬼在京都杀了三个人，十天前才失踪。”

“我发誓，我的确在应州……”三骑士不再理会他了，上了坐骑向南急驰而去。

两年前，他曾经到过应州，卖了几张虎皮。那时，满清人与蒙古人已经大举南下。

沧州狮子应州塔，是华夏的两大工程奇迹。

大同附近气候乾燥，这座佛宫寺的巨大木塔，建自辽金时代，几百年来依然光耀寰宇，世无其匹。

塔叫金城雁塔，匾刻名符其实：“天下奇观”。几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和佛门弟子。

塔全用巨木建成，巨木衔接用镂空。外七级，内九层，高卅六丈，周山十丈，等于三十层的大楼，远在卅里外就可以看得见，工程之伟大艰巨与神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仅此一塔，绝无仅有。

目送三骑士去远，他转头向大汉一笑。

大汉摇头苦笑，转身入店。

“我还要一些吃的喝的。”他跟上说。

“最好先别进去。”大汉扭头低声说：“里面还有几个凶霸的达官，会有

麻烦。”

“他娘的！闭门坐在家也会有麻烦，怕麻烦就不用活了。”他的嗓门提高了一倍，大踏步往店堂里走：“我算是碰上了丧门，冲了太岁犯了煞，这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碰上一大堆麻烦，实在受不了。”

店堂中的三个人，拍案而起。

又是两男一女，男的雄伟，女的美丽窈窕，都佩了剑，三双不友好的目光，全向他集中他扫了三人一眼，暗怀戒心。看样子，麻烦真的来了，这两个男人被他的话激怒了，这次，是他惹起的麻烦。

“先灌满酒，包上一条羊腿。”他将酒葫芦递给店伙：“走在这条路上的达官贵人英雄好汉，一个个好像都会吃人，吃定我了。天杀的！再有人找麻烦，我……”“你又怎样？”那位豹头环眼的大汉沉声接口。

“我砍他娘的十七八刀。”他毫不客气顶回去：“再去找那个什么夏大人，从军效力打天下去，总比在这里受怨气活得痛快些。”

“你认识夏大人？”另一位威风凛凛的中年人冷冷地问，虎目精光四射。

“你管我认不认识？”

“你要是不说……”“不说又怎样？”

“你非说不可。”中年人一脚拨开凳：“夏大人召见的名单中，都是拥有不少人手的一方之豪，怎会有你这种没出息的货色？所以……”“所以，你不许外人加入，分享你们的光采。”他有点明白，这个中年人，很可能是昨晚参予召集的十四个豪强之一，摇身一变，成了满人的忠实走狗了。

“你是那一处地段的人？”

“你呢？”

“龙泉关的四大王之一……”“我听说过你这号毛贼。”他嘲弄地说：“黑风大王穆龙，你那一身黑袍就是活招牌。”

哦！我该叫你一声穆参领。

奇怪！好像这一带不是你的地盘，你怎么不赶回去收集你的贼伙，这么快就替夏大人办起事来了？果真是摇身一变，变得忠心耿耿起来了……”

“毙了他！”黑风大王怒吼，受不了啦！

豹头环眼大汉一声虎吼，冲上一掌劈向张家全的面门，要劈开他的头脸，掌如开山巨斧，力道空前猛烈沉重，真有数百斤劲道。

一声豹吼，张家全左手格住了来掌，右手捷逾电闪，金豹露爪长驱直入，太快了，一接触生死立判。

对方下杀手，激发他的野性，这一抓志在必得。

“噢……”大汉狂叫，胸骨被抓裂，皮肉撕开，死状极惨。

再一声豹吼，他一脚将体踢得向黑风大王飞砸，人随后冲出。

刀光闪电似的斜掠，恰好截住躲闪体的黑风大王。

“呃……”黑风大王闪势未止，剑拔出一半，刀光已掠过右肋，身形续闪，然后扭曲着向下栽，血，流了一地，腹开肠流。

美丽的窈窕女郎自始至终，不曾移动身躯，神色更是漠然，似乎所发生的事与她毫无关联，她与黑风大王两个人并非同伙，双方打交道也与她无关。人死了，她连眼皮也没眨动半下，冷静得令人吃惊。

刀指向她，杀气弥漫。

她丝纹不动，冷眼旁观。

“拔剑吧！你。”张家全向她阴森森地说：“你一直不曾有所表示，所以

我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

“你希望我表示什么？”女郎冷冷地问，毫无拔剑的准备。

“你们同仇敌忾呀！”

“你有没有搞错？”

“搞错什么？”

“我正打算向这位大王套交情，向他打听一些消息，好不容易结识了他，你就鬼撞墙似的撞来了，一言不合就宰了他们，误了我的大事。”

“这……你不是他们……”“那位店伙可以告诉你，我是第一个入店的人。”

惊得手脚发软的店伙，躲在壁角直发抖。

“她……她是骑看那……那匹枣骝，一……一个人来的。”店伙战抖看说：“只……只笑……笑了一笑，那……那两个人就……就搭讪上了……”“那么，我抱歉。”张家全收刀入鞘。

“你误了我的大事。”女郎却不放过他。

“怎么啦？”他一楞。

“我的消息还没看落。”

“这……一刀杀死了，他们已……”“已无法透露半个字了。”

“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你得替代他们。”

“什么？”他脸色一沉。

“我要向你讨消息。”

“废话！”他懒得理会，转向店伙：“喂！我的酒食呢？快准备，我把体丢到山里去狼，回来……”“不许动！”女郎喝住了他：“说清楚再善后。刚才你提到什么夏大人。”

“不错。”

“是不是那个什么浑源州，负责绥靖的夏都堂大人？”女郎摆出问口供的气派。

“鬼才知道他是什么都堂大人。”他逐渐有点冒火：“只知道昨晚一群本地的牛鬼蛇神，被一个自称本堂的夏大人，由一个什么锡伦活佛作主，布下天罗地网降伏，如此而已。”

“唔！你倒是消息怪灵通的，正好……”“我一点也不好。”

“我问你……”“我不再答覆你任何问题，走开！”

“我非问清不可。”女郎的态度十分坚决。

“滚你的！”女郎哼了一声，纤纤玉手探出。

好快！双方同时化招出招，两双手二十个指头有如乱洒星罗，四条腿移动的速度令人目眩，身形急剧地闪动盘旋。刹那间，便各换了十余次方位，气流呼啸中，蓦地人影从纠缠中倏然平分。

“咦！”女郎惊叫，粉脸一变。

“好快的神奥手法！”他也讶然叫：“好像是传闻中的大慈悲手，刹那间变化万千，假使以内力发出，可凝结对方的拆解，取穴制脉有如探囊取物，你很不错。”

“好，碰上一个识货的行家。”女郎的眼神变得相当莫测：“分出胜负再说，打！”

玉掌一伸，响起一声气流的进爆。

要不是他早怀戒心，这一掌必定大吃苦头，掌吐出固然奇快绝伦，所

发出的内劲更是凌无匹。

女郎算定他必定封架，岂知却料错了。

他一掌斜拨，身形侧移避开正面，反应之快，无以伦比，迅雷般袭来的掌风，被他的掌所引偏，一声巨响，八尺外的食桌飞砸而裂。

他脸色一变，一声沉叱，立还颜色，也一掌拍向女郎的高耸酥胸。他可不理会武林与女相搏的禁忌，被女郎这一记内家重掌激怒了。

女郎虽则武功深不可测，但反应没有他迅疾，来不及闪避，只好百忙中挥掌急封，也希用自己神奇的掌力，给他沉重一击。

噗一声双掌无可避免地接实，双方攻招封招太快了，功深者胜，无法取巧。

“哎呀！”女郎惊叫着向后急退，粉脸突然变得苍白，急退五步，噗一声背部撞在墙壁上，手抬不起来了，摇摇欲倒。

他马步一沉，仅上身晃了两晃。

